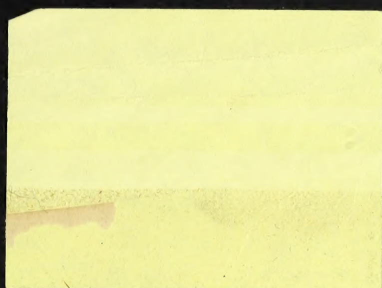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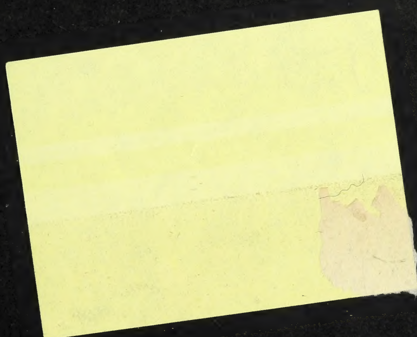
齊顏山邑

虎台/芳

Butcher 碑文







寄園寄所寄卷六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李欽式肖巖
閻若璩百詩
仝
姪景御
孫繼抗
校訂



焚麈寄
座箴
勝國遺聞
科名
壽考
神童巧對附
閨中異人
譚屑

寄園主人曰終日清談而于事一無所濟博奕不如矣玉麈高揮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之警終身改行追談近事默奉典型侈口科名使子弟益知勤學旁涉壽考俾後生咸念養生屬對果忙則助拜表作賦之用巾幗亦及足慚鬚眉男子之顏要皆有益之言不當而清談概棄之也寄焚麈

焚塵寄

塵箴諄諄終日而漠然無與身心雖正襟莊色亦僅僅與譫浪等談言微中可以名塵可以名心可以資學必首錄之以當書紳

遇美色於密室逢千金於曠野臨大敵於猝然聞仇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菜根譚

人能捐百錢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盜竭財貨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座右編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贓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歸有園塵談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眾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極則明消此可作衛生經說儲

少飲酒多餟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巖棲幽事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每見富貴者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隆厚幣延名師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鈌典寘之不問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庸師固樓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珊瑚網

近俗尚信二教匹夫愚婦每月素齋求福甚有無為之教其說更不足污喙夫聖人齋心

戒事致敬神明蓋尊神以師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淨口腹以祈福所謂來生現果之報信有準哉靜齋談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韓山子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仝上

呂叔簡刑戒一日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童生莫輕打舊族名門子弟莫輕打援例等項生員莫輕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拶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鄰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節令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應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應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應打為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九曰五禁甚於打小事用夾棍甚於打夜間用刑甚於打決責不如法甚於打濫禁淹禁甚於打重罰甚於打存心錄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

儉藿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為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為新婦反不識好惡（客中閒集）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厓轉刲羊之經乃異端之義（玉笑零音）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於彼我者類然（說儲）

鄉有仕而歸里餽者迓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既而族姻交賀即詈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宮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為（韓山子）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昨非錄）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吃虧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同上）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時見面門無官府身體强健麻麥徧地豬羊滿園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絹新衣秋米白飯田事既了官税早辦安穩眠穊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着縣門寃者得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嫁萋萋鳥東鳥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 金石殘編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幹事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僅彀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彀以此知自心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 道狗編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盤固侯宣和五年鶴乘軒衛懿公蝦蟇得稟晉惠帝雞鷹食縣幹犬馬乃有赤彪儀同道遥郡君淩霄郡君之封號並北齊幼主夫木石鳥獸皆可以得爵禄然則爵禄何足以榮士人 說飴

碭石齋當國日一弟為京卿二弟為方面諸子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愼復舉進士第一人

賀者畢至公顰蹙曰君知為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舞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為亡何公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慎南而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声頓衰玉堂叢語

富貴壽考人情愈得愈無厭心閩中林大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座右編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賠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如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座右編

汪少宰閒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為來春膏液恐為凋謝之漸奈何不加滋灌而自伐之斤斧乎魏紫姚黃忽然糞土誰之過歟格言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家宰歸家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座右編

康熙辛酉予山西本房馮雲驌典試江南時余督榷揚關遣伻要於路諭之曰予第力拔真才予家子侄五人應科舉者槩不令入闈勿縈心曲也馮子喜甚對天拜祝而南行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子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辯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以洩憤耳不知公門一入吏卒禁呵笞扑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遂有畏懼刑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强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啼號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 昨非菴集

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 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 疾必迎醫勿事禱禳 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 故舊不可忽遺 勢要不可趨附 座右編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輕財讓産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交豪俠客不狎優伎不寵健僕九不尚才華技藝工巧十不殺生十一妄語自欺十二學黃老守雌 古隱方

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

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貸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譚亂十六也不談閨閫事十七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客中閑集

縱恣慆淫不自珍重　窘若拘日無瀟洒之趣　怨天尤人廣生煩惱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　室人噪刮耳目盡荊棘　聽信師巫禱賽行殺戮以重業緣　寢興不適飲食無度　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　多服湯葯蕩滌脾胃元氣漸耗　以死為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寬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與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預防居官十宜

卯辰飲酒　未晚巾脫　近午梳櫛　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　信口穢罵　喜聞僕輩

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　箕踞橫股倚跛而坐　當食發嘆見客不常揖　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　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　妄想不可為不可行之事　十二簡

教子九則曰勤學曰擇交曰戒多言曰習應對曰知禮義廉恥曰進退威儀曰不事嬉游曰有守曰遇事有知識　教女九則曰習女工曰議酒食曰學書學算曰小心軟語曰閨房貞潔曰不唱詞曲曰聞事不傳曰善事尊長曰戒懶　細珊瑚

不可不戒者十　偷婦人　好賭　縱酒　交匪類　刀筆　打紙牌馬吊　傳是非凡契墨輕易着押　有事信口答人問　足恭　雜纂補

不可不效者七　結交有智人　密事不語婦人　酒後不多語　勿聽妻言疏兄弟博古知今　不妄信奴僕　入境問風俗　同上

重富輕貧焉可托妻寄子　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　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即深交究竟平常　樂處生愁一生辛苦　怒時反笑至老奸邪　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形於色名成還立大功奸亦有之　心想摘要

勝國遺聞　國有簡編矣何遺乎爾曰事瑣屑未必悉紀董狐也父老之街談豈盡同湘山野錄隨採所聞亦以佐得失之林

洪武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頓悟竟却衆議　稗史

自叙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曰消田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鈌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師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衆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

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翦勝野聞）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客中閒集）

洪武年擇解額內儁異者俾肄業翰林院中張唯等凡十有七人寶與撰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玉堂叢語）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仝上）

高皇微時過剩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柹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為凌霜侯（在田錄）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游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响而驚嘆曰瞻怯往海昌賈銘家時

新建廳堂精潔唾汚之銘出見令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即大斫一塊與之箕多王侯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晚得聖祖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龍興慈記

大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即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積課簿搗而為之果成初政錄

太祖初下建康聞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為南臺侍御史即薦陳遇中行於太祖遂三顧聘之為帷幄師臣應菴隨錄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方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大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而世乃傳太祖慘刻甚中山疽發背命内官賜之熟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為解已遠遁矣萬青閣偶談

孫丹陽炎字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子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劘下筆快埽百紙可立盡常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撲案大呼譁聲撼四鄰在處時以上命召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為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山陰太古雪為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為寶錦為帶三尺枯蛟出冰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不敢御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為霖雨 列朝詩集

忠勤伯汪廣洋字朝宗為詩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征鄱陽詩曰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將收七十城烟花催疊鼓雲騎擁連營山越人爭喜殊方自此清 仝上

舊內在今應天府之所高皇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去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上悅 碧里雜存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橐橐問曰此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 鴻書

明兵之入燕也危學士素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撻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列朝詩集

嚴德明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是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為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請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曰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耳談

汪陰焦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雞酒由街直直入太祖喜其至輒命以其物付光祿治具相飲歡甚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戶數日遜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而歸泳化續編

高皇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

留者緫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娶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内庭教宮女刺繡縫紉反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穉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焉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啟於王王鄰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到股與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帛勞遺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為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 野記

金陵帝王廟正殿所祀歷代帝王十六位位次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大禹王 商成湯王 周武王 西漢高祖皇帝 東漢世祖皇帝 唐太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風后 力牧 皐陶 夔龍 伯夷 伯益 伊尹 傅說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召穆公虎 方叔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鄧禹 馮異 諸葛亮 房玄齡 杜如晦 李靖 郭子儀 李晟 曹彬 潘美 韓世忠 岳飛 張浚 木華黎 博爾忽 博爾朮 赤老温 伯顏 右位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趙普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增陳平馮異以為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節義有終始之善去趙普以為負藝祖為

不忠祀木華黎而罷安童以為祖歟祖而難並既祀伯顏亦罷阿术仝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寢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總計天下糧稅共三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纔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也一本朝康熙初分華亭為婁縣輿圖廣注

洪武甲戌錢宰以唐鐸薦詔遣行人乘傳徵入定蔡氏書傳書成復欲歸因微吟云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聞之召燕於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大悚惶謝罪未幾太祖論禮部尚書任亨泰諸儒有年老願歸者聽錢老最有年遂賜宴及鈔仍馳驛歸洪武庚午年也又三年卒壽九十六泳化續編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為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應菴隨錄

黃巖陶宗儀字九成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出游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抵淞教授弟子至正間累辟辟舉張氏開閫辟軍諮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舉人才至京以

病固辭得放歸遭亂播遷必以卷帙自隨有田一廛家於淞南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理樹下如是十載累盎至十數編次成書卷帙甚富列朝詩集

學士陶安字主敬明太祖嘗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仝上

明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為王宣德元年始歸為給事中三十三年羈留外國二十二年然纔給命勑賜老而已其視蘇子卿出使加久而視典屬國之賞又何薄耶太白劍

郯城李驥洪武丙子以大學生撰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焉起知東安縣縣多狠嘗嗹寡婦子寡婦訴於驥驥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於城隍神翌旦狼死於寡婦子被嗹之所東安施公禮時為刑部尚書異之為紀其事應菴隨錄

權謹以孝子起為文華殿大學士鄭沂以義門起為禮部尚書仝上

洪武初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尋繹義理而已末年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㬉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燒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玉堂叢語

周是修善畫龍自題曰甚然首歸然角靜能潛淵遂躍蘇蒼生用汝作吉木周是修寫并題後觧學士大紳和日勢崢嶸出頭角翻海濤只一躍兆豐年霖雨作後題曰周是修子

同業友也今見其所寫龍並題何可無詩和之

袁珙相成祖驗後欲官之珙曰相陋福薄不堪仕祿但求杖頭不缺到處酣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喫酒有人問汝根由道是永樂皇帝好友 遺愁集

姑蘇閶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求及況太守鍾莅任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 座餘

況鍾謁一勢奄拜下不答欲揖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且長揖 雞窗剩言

蘭溪邵玘有膽量中鄉舉人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衆皆畏縮邵直前取花為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進士即擢御史即復御點兩浙巡按玘辭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 勅石閒談

翰林周叙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元三史有石溪集八卷國初館閣莫盛於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 列朝詩集

饒州朱友季自立一家言輯為書專詆毀濂洛關閩諸子以書詣京獻闕下成祖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即敕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之仍搜檢其家藏所著書悉焚於市論曰除惡不可不盡也 泳化類編

近有周翰林某好詆宋子一夕夢金甲神曰汝何妄詆先賢也射之中心因驚寤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宮竄竇以出人不知也祝髮為僧居某寺幾十秋矣吾於代革之際潛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且皇祖尚有容赦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祇欲還家死自己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於是奏聞敕老臣往視之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為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少帝舊容遂訪問焉少帝視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寶三枚與爾爾匍匐堦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献吾乃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此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時故臣皆來弔探僉以實聞詔養於二館中未幾暴卒命以公禮塟郊外泳化續編

建文回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殺曹賊時擲下金鎗尚在乎蓋建文嘗命曹國公李景隆禦師曹國公敗歸建文鎖景隆於太廟謂之曰國若亾爾必先死於此及城破不及殺景隆而遯去泳化類編

建文破國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

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入從中道行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答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為曰吾老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敕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視我為問吳誠在否衆以白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囓取食之汝寧忘之也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內佛堂養之未幾殂云東朝紀

金川門之變建文帝闔宮自焚實錄謂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之以天子之禮若然豈有不為置陵守塚掌之祠官者乎是則備禮云者特史臣期世之辭爾至於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墓好事者實之以為建文帝墳然訪之土人莫辨其處遜國之事野史紛紛以忠思所獲僧楊應祥詭為楊應能或又以太監吳誠偽為吳亮且隱應祥之斃獄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指不為何人之墓以為帝坟考應祥之獲在正統

五年上官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師錮之錦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論辟宥死崇禎中鞏都尉永固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於是言者謂當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說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是亦癡人說夢矣兩京求舊錄

正統中宗伯胡濙蚤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面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寐竟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潔出班奏啟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被執如囚斯文不雅上曰足之遺愁集

鄒幹在母娠時父濟為春坊庶子英宗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羣臣濟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百自懸弧以自易簀始終祿養父謚文敏幹謚康靖客中閒集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錦衣指揮彭德清在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權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

故先言以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擕一小校推監門進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解支之裹以蒲包理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客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為襯斂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為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時同年尚彝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 玉堂叢語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干少保謙時鈌祭酒翰林徐有貞欲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干請再四少保曲意從之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姦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 同上

干肅愍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刼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枕口吟一絶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

冊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續亘史

少保既殺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双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刑於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眠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於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宥還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從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蓋天順初盧太監永亦以姦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故云明朝有三謙高廟時余謙在翰林宣廟時虞謙都御史皆名人堯山堂外紀

章綸為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生於首奇痒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若無其器一日忽有群雀共啣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邊篦子也公感荷神貺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離一床之地磚壁轟然倒矣臣鑒錄

予壬午夏先恭人攜兒避兵瑯琊山卧吳氏山樓侵辰忽一蜈蚣從空落席上予驚起走數步屋樑墮枕間免於虀壓先恭人喜曰兒亦何幸遇難不死也

景泰間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為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請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悖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剮於市又有某御

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獄詔杖殺之座右編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季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玉堂叢語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淡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筵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其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淺紅者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詩閣院宮僚咸和仝上

徐晞既貴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出句云擘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命諸生對久不能屬晞代答云咬開銀杏白衣裹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堯山堂外史

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逝母陳氏改贅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謫死遼東文貞甫十二歲即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為乞恩除免京戍籍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嫁育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

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太夫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歸授封者僅此兩見應菴隨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毋以詩寄舜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玉堂叢語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備加考掠輒巫服及索瓶無以應追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此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寃民多矣雪濤談叢

宏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極諫下錦衣衛鞫治況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釘作聲若稱寃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習舉子業能詩文壯始閹說郛

宏治間京師熊入西直門馬文升奏㕘守衛因乞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災禮部焚禁中乾清宮焚或問之孟春曰宋人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云耳續文獻通

覃吉在東門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孝宗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為竟辞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讀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憲宗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憲宗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憲宗不得已解俊獄劉瑾以寶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宗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臣安進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賢者二涓人而可以閹寺概論 說郛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成肅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玉堂叢語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

悅之三學士或於閤門伺公出問上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
至尊羡葢紀實也（全上）

正德大盜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去大怒出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返群盜壯之重得之知為趙素有英聲因擁為帥以是多奇筴兵益强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盜固不足盜而其語亦有刺（近代紀聞）

長蘆鹽運司斗山劉公繹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劉瑾初擅權政急於貪或告瑾曰文官富侑惟邊郡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黄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每日剎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藥納口中覺而口尚有餘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宣聞九市上達朝堂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公得釋為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投監察御史未幾瑾敗朝野稱為鐵漢（見聞錄）

康對山以救李崆峒見劉瑾遂蒙清議瑾敗坐落職為民既罷免以山水聲妓自娛間住

樂府小吟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侑觴西登吳嶽北涉九嵕南訪經臺紫閣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然欲仙居恒徵歌撰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為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楊侍郎廷儀過滸西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想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對山怒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歿也以山人巾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風致殊可思 列朝詩集

劉太常介繼娶妻艷冡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諸少頃輿歸 續筆乘

武宗問天文書星名注張又作汪張下問欽天監及史館皆莫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漢書以復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為三地名慎復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嘉靖癸未修武宗實錄總裁二閣老盡取稾草屬刊定焉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率諸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問楊慎云何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用修聞之益自放嘗醉胡粉塗面作双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奉觴游行城市諸土酋以精白綾作裓遺諸妓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諸酋輒購歸裝潢成卷嘗

語人曰老顛非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盛行於世 列朝集

將司空瑤為揚守江彬輩惡其無貨賄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當者左右遂以中公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不取值矣 天中記

正德己巳姜榮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倉卒付妾竇氏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氏哀求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池中歸幸言之我死矣此至花塢鄉過道旁井紿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詔旌曰貞烈 客中閒集

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於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於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祖刪今府邑堂前改為棊華火耗碑亭上 仝

宸濠令一士詐為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繪松請題韓為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綠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樹為放春光三兩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 堯山外紀

楊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睹諸史豢豕惻然恚曰夫四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也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顰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為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 座右編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黨嫉其功復營内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陽明受命巡撫江南許泰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日暮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啟釁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於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陽明給示内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酬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泰日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泰乃强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旁同聲踴躍泰不樂而罷且曰吾軍亦皆附彼耶遂班師 野編

興献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肅宗毛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毛以手撫弄肅宗首與頷且曰相貌良雅秀時年十一退屏後憤然不平比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為職故敢為傲肆上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為念堯山堂外紀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䝉王盈坐至不能相識皇朝盛事

夏言用事久家富貴高堂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入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俱家所攜酒餚甚豐飫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各自為饌玉堂叢語

許九杞名相卿海鹽人為禮垣以敢諫肥遯最為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經嘉木以書致九杞與決進止於時落泉郡縣艤舟祇候道相望也九杞葛巾茘帶刺一小舫詣夏夏問九杞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公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奉明教須臾擂鼓廻帆顧諸祇候一時星散去夏撫然遂不果辭卒及於難海鹽縣圖經

光州劉繪字子素在省垣抗疏論貴溪用事上是之貴溪屈無以難乃遣客李寶以相率來說子素怒捽寶柱下已而從給舍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其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疏言十罪不報六月朔晝晦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素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

天怒明日遂逐貴溪 列朝詩集

嚴相謂華亭公吾平生為貴溪所狼籍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三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間許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貒狸消熊棧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上候直出乃敢啟盞又次揆諸城為慫惠則曰吾以某日赴自閣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憩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畧沾脣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竟不交一言 玉堂叢語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議至後日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野編

嚴嵩當國時朝貴相欵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瞠目周視復入曰關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撤如掃諸公無可為計據地達旦一日蕃謂某尚書曰某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作馬杌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国朝典故邊事机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處分莫當上旨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寵日盛而勢益張 耳談

閣老嚴嵩得痔疾肅宗賜紅柿療之其謝啟有曰草木何知允執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潘桃而獻壽克昌厥後立辰琵以宜男 水南翰記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 笑史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發声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盂 仝上

嚴氏籍沒郡司奉台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眾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為淫籌焉 仝上

尚書王天華取媚世蕃用錦罽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双陸以進每對打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 仝上

沈練字純甫與陳鳴埜徐文長為意氣交以劾嚴嵩為楊順誣陷純甫雄於文下筆輒萬言作籌邊賦吊死戰諸將文及紀事諸詩尤憤懣順既殺純甫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歛純甫遺槀將焚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純甫峩冠緋衣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圖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集兵書亦續諸編也 列朝詩集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葢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膈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 觚不觚錄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饌己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目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為減去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戍 稗史

丹徒靳文僖卒時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孫為嚴氏客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部書吳山曰婦人節旌制也第今甲所載諸旌典原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文僖公身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柰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執寢之大學士徐偕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偕語塞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 玉堂叢語

徐文長入京師館張宮諭元忭舍宮諭悛悛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鍵戶不見一人挾一犬與居絕穀食者十年人問之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無他也宮諭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裁此一出耳 列朝詩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吾鄉徐文長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畧為次第為徐文長傳 瓶花齋集

肅宗閱海忠介瑞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習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階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嚴訥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衮停刑至冬宴駕忠介得免 林居漫錄

忠介在獄自分必死肅宗宴駕提牢主事某設饌款之海食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海曰久知獄中例將死必餞欲醉飽而死焉主事曰莫誤莫誤宮中昨日云云海聞之即痛哭擗踊飲食盡吐 蘇談

李綱初授御史陞太僕卿嘗過蘇州盜奪其篋閱隸曰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 臣鑒錄

張居正喪父巡撫線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

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為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廚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為羞（座右編）

居正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眞定守錢普創以供奉者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內童子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眞守燕錫人獨能為吳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野編）

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厩飭廚傳（玉堂叢語）

居正母怯渡江楚撫于其歸先排列艨艟上覆以板往來若平地兩傍栽絫夭桃柳月下燈照前後居正母輿中竟不知渡江也（南虹筆記）

湖廣巡按朱瑾吾為居正建三詔亭居正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況欲侈恩錫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道漢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台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驛耳烏睹所為三詔者乎此書有才有識故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蘇譚）

居正方專國從容問其叔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晁賈不人者乎曰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居正將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命諸郎因其叔延致兩生湯義仍獨謝勿往而沈君典遂與居正子懋修偕及第又六年癸未湯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相使其子召至門下亦謝弗往也除南大常博士後以劾政府謫典史 列朝詩集

居正未第時極為僚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歡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居正綈敝黦然久之私戒尚衣宮監程其短長出繒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且走騎奴遺之居正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趨赴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居正掌國反日夜思齮齕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荊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 說郛

嘉隆間講學盛行楚人顏山農謂貪財好色皆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閼之第弗留滯胸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戚且弗庭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惟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笞五十不良行困囹圄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罵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羅亦唯唯 朝野異聞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毆三拳

而後拜受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人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何竟為張居正所殺居正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屏後規見便謂此人能殺我辨學遺編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數載從學者日衆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江名儒也特憫其忠為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為若謝翺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為為之者後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釪以提學至造其廬拜之執子弟禮甚恭至今山上祭忠臺在焉華野纂聞

萬歷中楚宗人訐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相率過漢陽府公館奪其私書并解京銀四扛鏤馬本府問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副使周應治鄞人也愴惶請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焚其書捉獲宗人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桔梏而鳴金鼓以入於會城諸宗人見之憤甚初五日麇至撫院遇應治併學院實某其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神樹趙出諭語復不倫登時打死碎屍應治乘閒棄敕印逃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五人餘焚錮太白劍

是年七月布政使門首桃樹開花閏九月初三地震千里自東北達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鳴復大雨

潤州丁魏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公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浪作而周覆李夢陽督江西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請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竟無恙（中洲野錄）

許文穆公典己丑試聚登榜者於射所戒厲之既至拜謁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賭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長班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湧幢小品）

萬歷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門外見監廠內銅殿一座詢之云是陳太后敕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臺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裝至京被撫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聞風伺隙難防徐議請旨今改送句容華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濶各一丈二尺周圍皆菱花牕格秀麗可愛又於本廠內起爐鑄一座送五臺各料將完匠工俱是川人問每座價值若干云王座約費十五萬崇禎末有扛大佛數座入京者至彰義門門軍阻之檢驗每佛身中藏一大銅砲（先曾祖日記）

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請乞無厭一日慈聖賜一篋封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後斂戢（覽莊微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梦炎不可云天

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年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貢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彙書二編

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應立其次弟先達之子業宏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主異議另推先通為嗣蓋文長長子正憶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詭稱先達為乞養非王氏故業宏不得立又徧賄五府諸公侯竟以先通嗣業宏不平上書忿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宏乃以免綏寇紀畧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製不憚煩勞當造作得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幸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蘇談

天啟六年南京太監二十四衙門與北京太監魏忠賢立有生祠在後宰門與善寺傍其祠大三間有魏璫真容三副正間一副畫朝衣端坐兩傍小內監執圓扇牙笏又木刻魏璫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副畫金盔金甲端坐兩傍皆武將執鎗劍侍立其右間畫方巾行衣端坐兩傍皆小內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璫出身入宮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璫扶幼主功業節省南京進貢解物錢糧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廩生

撰書外有儀門頭仍未造完所費何止以萬計天啟四年創立至四年尚未完工先曾祖日記

萬歷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為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常照點將錄傾害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尚書娬媚如閨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耗塔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龍雲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粮頭領天富星撲天鵰禮部王事賀烺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璉天勇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一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公賞罰政司頭領二員考覈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江南汎地水軍頭領八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

員等名色所列如李應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愼行陳于庭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遣愁集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即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內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為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吊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自然蕩盡後果應仝上

五人墓事世艷傳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升聞讀時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墻奔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斸其疔肉擲以飼狗貞勝編

蘇州逮周公順昌民變繫斃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啟無道亙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皆和其說將天啟錢積下後傳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曉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先曾祖日記

天啟七年三月歙縣巖寺街民變因工部呂下問要吳百昌家屬扳報各親代完欽贓激變市民萬餘奔郡城將察院內下問新造樓屋折燒下問撞破後墻帶家眷走入庫廳衙內府縣官出示安民後許志吉代任更酷於下問志吉文穆孫至今有餘愧云仝上

楊漣入獄時度不免嚙指血草草千言冀以尸諫理訟所為許顯純所發付之火吳次尾集

顧裕愍公大章以璫禍與楊忠烈公漣同下鎮撫獄每被拷掠裕愍切齒不發聲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拷輒一呼裕愍未死前數日右手大食指指尚存捏筆作書曰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吾詩有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為吾祠堂中既既被難以血布衫裹殘落八指寄歸裕愍與弟大韶學生貌相當父母不能辨既長一成進士官部曹一第窮經著書木齋新編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為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北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為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首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衚衕有强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閉矣且吾告若几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淩遲家人斬豈不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篩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為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為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識小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為某翰林第七姬侍見遣

鞭扑將斃復置水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 太白劍

績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駙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臨安公主出也貶績溪為民主號泣上前上賜以手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見主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驗以敕中胡惟庸為容李祺為棋且善長死于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敕云仲春與實錄及奸黨錄事迹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紙墨鈕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為豈高皇聊塞主請故為錯悞以開疑案其真偽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為至當初獻此獄者援妄假敕書律世選長繫論長無論功臣將相公主駙腑之謂何嗚呼過矣 綏冠未刻編

劉鼎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為內璫邏者所持坏劉五板扑李十五板李歸寓忿極遂絕時省元陳組綬聞訃往哭之歸而亦絕 雪廬焚餘稿

中官握政本亂天下者無甚於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專權絕相類振在樞最久其橫惡至乙丑丙寅以後而極己巳層裂於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剮於燕市家族皆誅夷籍沒忠賢肆虐亦乙丑丙寅為極而即伏誅自縊於丁卯仍戮屍籍沒瑾相去一甲子忠賢之去瑾則再甲子也 貞信編

崇禎年校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搆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為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日二十四氣者殺氣吳甡梶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袞時氣黃景昉殪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鎔霸氣倪仁禎疝氣周仲璉虆氣房之祺疾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維業離氣馮元颺濁氣袁愷油氣徐沂穢氣瞿式耜月氣錢元愨各有諢號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為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國難兩朝識小錄

左寧南侯良玉遼東人也起軍校以功官都司初以若貧刼錦州軍裝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顧獨認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謁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巵且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陵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陵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柰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臣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

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諸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壯悔堂文集

宏光三月甲申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待御扎召至聞者爭赴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入內己丑乃命會審於大明門楊維垣颺言謂駙馬王昺侄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誤傳辛卯於吳門外復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拶發鎮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己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籍籍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亂因得溫旨著好生護養弗輕用刑以招民謗乃得不死遺愁集

宏光五月時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鋮等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書牓於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不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遺愁集

辛酉歲姑蘇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隨上之撫軍張公國維啟之甚輕函內蠟封封內紙裹悉啟乃宋德祐年鄭思肖所藏詩文所言皆亡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人間座右編

家玉峯少宰巡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患無從覓舊徑忽得一秘冊細註某處石礎某處土岸某處幾丈尺折而東西瞭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侵占房屋河遂濬開若得神助

關夫子廟獨顯京師正陽門者以門下宸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祇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思齋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吉也天啟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先是成祖北征木雅失禮經潤灤海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沫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中袍刀仗貌色鬚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白馬師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晡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書之祠籤最靈休咎一無爽者京京景物畧

魏忠賢柄權朝臣附之者以為父忠賢目曰乾兒都人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其時献媚者爭為立祠自永恩祠一倡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懷德召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勳茂勳表勳感恩祝恩瞻恩德聲鴻惠隆禧內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黃土木偏于寰宇至杭州建於關壯繆岳忠武兩祠之間而國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於太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聞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臟腑則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以四時花簪之其献媚如是兩朝識小錄

天啟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三十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取中迨墨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特命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於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箓巖貞良慈谿馮眉仙元飈皆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晚號遯叟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翬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奭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棗書

國朝浙江查嗣韓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闈五經兼作題准戊辰會試均入史館後不為例

崇禎朝所任五十相即位初勸進者多絓吏議甌卜者或濫廷推蒲州（薛爌）定國是而幹畧無聞高陽（孫承宗）當巖閑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興調延烏程（溫體仁）之釁起宜興初望止於一推君子持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爭奏俾體仁與錢謙益俱罷主上未必不悟乃冢臣王永光權譎兩端輔臣李標錢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為人也才而疎其才也可以有為疎也亦易於僨敗體仁腹心陰沉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為宜興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嗣昌）欺而體仁未嘗不詐韓城（薛國觀）鷙而體仁險惡過之用事八年致寇難日深勦撫機宜盡失其後之人踵得罪而已獨免果操何說而得此彼蓋挾其機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遏言路幸使名位全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矣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主不視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馴致崔魏之禍追懷宗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蜂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詡功名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險詖

惑亂天下雖然起與之爭帝既信其孤立又恐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不可解舉軍國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間取得失功罪攙而入於恩仇之中俾主上為之徬徨疑惧莫適所從兼以涸任事者之心而抵於敗故曰國家之禍宰相與臺諫為之也當宜興烏程其執政草澤易於瀰除兩相漫不之省宜興去而寇患始棘又經烏程之戀權偷責讓禍而不決策者累年武陵受之無所諉以至於斃則當國之解免不待智者知其難宜興家居本佚樂自以帝必思之身閒既久亦不得已於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說以盡反烏程之所為故其復相也捐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當世所急者一為縣官盡力乃可身名兩全顧宜興不知為宜興謀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搰搰然焦勞宵旰而不效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興以小自弛易延儒至京上親賜宴退入宮欣欣喜色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皆行○壬午元旦皇極殿朝賀畢帝召閣前日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未圣躬轉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諸臣跪謝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自此手詔皆稱先生云朝士樂其寬而幸其專爭欲狎驪龍之睡以行所欲故雖中原糜潰輒交口而誦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與臺諫之勢合而釁隙生矣同宜興再召者有江夏賀逢聖帝之允賀逢聖放也同周延儒陳演召見賜坐德政殿逢聖睠懷聖恩忽放聲大哭已賜宴中極殿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殿檻外行禮絜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為不祥淄川張至發皆不久稱病謝德州陞者性谿刻又以人言免天下事一決於延儒陳井研

演本與陛同拜晉江將德景黃景昉興化吳甡又以賀謝行後始入甡故按秦撫晉以勦撫流寇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帝痛念山陵見閣臣而流涕自咎失德因責中外調度乖方諸臣叩頭謝次日帝再召甡曰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卿可往湖廣督師圖恢復甡曰逆賊不道犯我陵園臣何敢惜其死願陛下發勁旅假便宜率之而南必雪國憤退而上書請兵三萬人進復襄陽承天而兼顧南京重根本秦督師孫傳庭宜出關合勢圖賊帝覽奏殊不懌御昭文閣召甡前曰先生奏用兵多三萬人豈易猝辦且南京去楚遠是退守也詎是今日計耶甡頓首曰左良玉跋扈不用命閣部十檄之不至豫督侯向是其舊帥僅遣數十曰為衛而已臣憑藉寵靈不過閣部良玉退居江漢有甚河南方僅內憂遑御外侮若臣有重兵在握進可制强賊退可馭驕帥不則徒損威重萬分何益南京高皇帝陵寢在焉臣懲承天前事豐芑是虞出師南征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進曰督師去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甡曰臣之請兵正以督撫無兵耳秦督新集之衆不足仗且遠緩幾千里勢豈相及豫督得良玉護從之卒數十豈足言軍豫兵敗於開封新撫衰瘡痍亡散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天新衂諸將不知存亡督撫何兵可為臣調度者乎臣今日免御上命提空名視師仰面悍鎮束手待斃計入境之日必騎置急奏臣待帷幄望天顏尚不得請況在行間萬里外乎兵者國之大事机宜一失禍不忍言臣敢惜餘生

不以上告君父耶帝見其語切為色動曰先生言是若一時難調發其先將一萬人從乃召兵部尚書張國維議配以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賜督師臣賞功銀五萬兩而於左良玉下特詔出帑金專賜其軍從督師請也唐通尋以西協留防而國維尋與司農傅淑訓俱得罪上方簡用大僚於兵食重有所變更督師儒次未發帝一日召閣臣出劄示之曰此秦督進兵疏也卿等以為何如甡曰兵危事而傳庭易言之矜其勇氣刻日掃除以約束未定之兵當僄悍方張之寇是役也臣竊危之上曰何也甡曰傳庭軍資甲仗皆斂之於民秦父老怨刺骨又不結以恩信而驅不教之民以戰一往趨利難以持久信其間諜恐墮狡謀臣愚不知其所以勝惟上熟慮之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顧賊横已極秦督奮然一有所出亦惡可以少也甡乃不敢復言先是宜興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鄭三俊劉宗周馮元飈倪元潞等皆其所稱舉即上所最恨者無如黃道周且錄用督師甡則援而至於相者也自吳昌時入於宜興最親而興化之交亦厚日游於兩公之門以招搖寵利而三四趨風僄銳之徒乃起而與之爭權其中稍自持正者黙以告興化謂兩相應皁自別白又有宜興素厚善者求事稍不嗛輒陽侈而陰背之宰相與臺諫且離且合而江南北之郄漸成上亦頗知其端未察也會延儒先以視師薊門中官及駱金吾養性之間得以入延儒出征上意已疑之及至軍用劉釋清為中軍諸大師奔走若蝟猶如長安時中官皆密以聞

而姓因受命辦嚴逡巡失上指同官又從而齮齕之洪辰而江南北兩相俱罷宜興羅織監軍內搆

而與中官往來頗厚上恐其合也乃於誅王裕民之前一日密召宜興盡屏左右而所及不過泛語五鼓棄裕民市而宜興始知中官昔以昨者造膝寔贊帝殺之雖力辨不信也以此根刺骨而其過日聞於上矣掌金吾事郭承天罷者賂遺養性以非資用由宜興所拔會與吳昌時不合宜興亦有意易之養性見人大怨望熊開元之刾宜興也上嘗密語賜死而中止養性洩之于同鄉科臣廖國遴國遴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絆良直與化客也以此并根姓兩相俱罷

延儒自用他事看議姓以三月請兵責其稽緩既皇恐待罪再疏與致仕云姓屢奏請行而以無兵為言上曰徐之兵將集之卿獨往何益時延儒自受命夕出都蔣公德景言于倪司農曰上意欲吳公速行緩語扶慰者識耳觀首授疾趨可見姓閣之不以為然又以孫傳庭出閣姓力言特重以拂上之意故有後命也

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皖豫楚諸軍舉討賊事專責之矣當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馮元飈倪元璐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見中左門諭之曰國家艱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此兩人者公忠潤達實有濟變材早年為體仁之所抑沒元飈緣南卿寺問地免元璐則烏程畏蔡澤之逼嗾勳臣論劾之宜興再召而始出一見被眷遇始信上知人向誤國事皆體仁輩壅蔽之耳元飈數被病強起視事上賜藥餌雜物居數月不得瘳元璐歸併三餉以便稽核廣鼓鑄行鈔法以助之卿支吾匱絀非其意也每相見輒頻足曰使吾兩人早受知竭狗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傳庭之出閣也貽書元飈惟不欲速戰且上意及朝廷趣之急不得已誓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帝坐便閣喜甚召元飈曰傳庭乘勝賊亡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

方朕且加殊賞元颺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上嘿然良久弗應因罷去無何傅庭兵敗書聞在廷切切惴恐臺諫之糾宜興者口數奏上以西事為恨曰吾日夜憂賊而大臣多受金錢壞法令無纖毫以國家為意即心齊之謂何因震怒而張獻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吳甡早誓師南征不至此獨怪臺諫鮮有平心按劾故逮延儒也并甡治之延儒賜帛自裁延儒孰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小之不逆瞞敝不責當時有黍其利歸群小玷集厥躬者此實錄也賜死前一日輔臣德藻等渴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捐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天下感戴太平但其賦性寬疎門客賓人乘机假借延如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以致寵絡彰聞罪安可遣惟上念其觀師一出杭慨馳區徵勞可敗俯從部議遠戍甡可也帝曰覽奏朕心惻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諭已明姑念首輔勒令自裁已有旨了固未出國門武昌之敗誅之無辭得減死戍金齒初延儒未罷時上驟用修撰魏藻德為大學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同首輔陳演入閣佐理藻德廷對第一甫三年岳貢久滯松江太守得譴用清名召見不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泰風骨峭拔性慷慨負重名晉人善治生家百萬數欲捐輸以佐縣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奈何以資進及相而賊已過河計不留之以為大盜資顧捥腕已晚是時上數憤懣不食建泰進曰臣自度居中無以分主憂願馳自太原出私財贍死士且以倡率鄉里擊賊不用公帑十萬之衆可集也上大悅即其所薦凌駉介松年郭中傑以從駉以進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戶科給事中中傑假副總兵為中軍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將禮先期駙馬都

尉萬煒奉特拮告太廟上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勞賜龍節一尚方劍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樓光祿寺置宴大合樂御製詩餞行建泰拜謝上為之起凭欄目送之良久乘輿乃返是日大風揚沙建泰就車適數步而左軸折觀者以為憂進士程源私於駉曰賊過河全晉已騷動若疾行可及遲則不能支若晉破公雖行無能為也既而曲沃陷建泰家破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閉門不給餉攻之始開建泰疾甚兵盡潰猶豫畿輔不能進上以建泰之行也於二月朔用工部尚書范景文禮侍郎丘瑜入輔而藻德岳貢於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遣藻德以兵部尚書兼工部進文淵閣為總河岳貢以戶部尚書兼兵部進文淵閣為總曹皆管屯練事務駐於臨清淮揚備南遷也尋得旨中止是月也德璟演相繼罷德璟之罷也以光時享疏言練餉殃民追咎首為此策者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国良深上不悅召見詰之以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為對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餘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三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名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

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併三餉為一何必多言璟言戶部雖併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倪司農元璐至以鈔餉條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少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為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又甚臣又私心恨之益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死因引咎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陳純德奏抽兵練餉之弊疏曰兵一加則人失其故居无田園丘隴之戀無父母妻子之依思歸則逃逢故則遺抽餘者既以餘薄白安于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為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且樂其逃而利其餉以武弁扣尅既熟則凡可以營謀轉陞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扣餉厚餉不用以養兵而用以營陞伍虛則無人而又安言練餉靡則愈缺而安望其俗此兩窮之道也 先朝詞臣有經世之畧者莫過於海上徐文定公光啟晉江蔣公德璟徐公農書及西洋火器諸法皆講求以備國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蔣公於錢糧馬士之數瞭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惡直好諛見延儒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環巧捷給而蔣不免於戇直口操閩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時已危急雖用之無益也德璟去都諫孫承直汪惟效爭之皆力魏藻德亦以為言然已先傳藻德為首輔矣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并汧相演雖同免其

得放在後時幾輔冠騎已充斥乃不果行嗚呼上之號咷求賢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幾乎一遇以今觀之如蔣德景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馮元飈之備六卿以視從前之古位者相去遠矣然沁用闒茸斗筲之魏藻德躢而處乎其間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全取給於屯監民運二者其閑支京帑始自正統訖於萬歷之末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據德璟所陳當時盧國諸臣眞萬死不足以塞責誠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景效用如烏程宜興時俾當宁早聞此言且虛懷前席之恐後不幸大勢已去明知前人之蔽欺不可勝誅不得已責曲沃破家專征訪通州以敵臺城守啓爲目前支吾苟且計其經久遠謀非不深領其言固以無可如何怫於心而逆於耳噫嘻孰非時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於始用事之人也綏寇未刻編

高皇帝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樁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帝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爲燕王也皇帝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歷子天啟崇禎宏光皆萬歷孫也果符其讖剪燭叢編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大內淚如泉注四夷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姓名若歸告吾君以貢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屈續表忠記

科名　士患不聖賢豪傑耳必科名哉雖然重科名則科名中未必絕聖賢豪傑也姑畧其遠請以所聞于近者筆焉後起者可以興

隋始設進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呼之面試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試時賦并雜文帖經為三場宋太祖賜屢試不第舉人出身始放進士榜太祖始分進士為三甲進士分甲次自王世則榜始賜新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瓊林院太宗始置武學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哲宗詔進士專習經義從此廢詞賦古今原史

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宋太祖太平興國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等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

例四經出身授監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至勝朝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日知錄

洪武間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立三場試格始此後有增損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於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閱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東書

明初三科有四書疑問倣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書名曰制義藝　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兩鄉會試革去頭場止用論策取士論題仍用四書己酉復八股制藝至今遵行應菴隨錄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朝試錄存二本以其有朱文公文文山名在也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台州志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聞文出簾宴出題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聞文蓋場中聞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日始謄錄第一場文十二日第二場出題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謄進二十外三場文始謄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於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是以真才多遺必減飲宴寬以月日乃可桼字編

科第至三元世必艷稱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應並首捷京兆解頭礼狀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說儲

北京解元其初不盡北直隸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宏宏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釋己酉孫鋌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玘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慶庚午李廷机萬曆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乙卯鄒旻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自萬曆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隸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盡南直隸人如正德庚午許紹先嘉靖戊

子許仁卿俱浙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樂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史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夫科場取士期於得人莫非王臣議者必欲區別之名從公而實私也（兩京求舊錄）

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国學三十名又襍行五名故曹鼐以典史解糧赴京中北直隸鄉試而廷試為狀元今無襍行應試者矣（耳談）

曹鼐為典史日夕讀書不輟邑令戲之曰將欲中狀元乎鼐曰誠如尊諭（明朝狀元譜）

明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二人胡廣曹鼐馬愉陳循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周延儒　國朝傳以漸呂宮徐元文（玉堂叢語）

明解元登狀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　國朝解元登狀元者胡任輿（仝上）

明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　國朝會元登狀元者韓炎彭定求陸肯堂（同上）

康熙己酉余分校晉闈所得士馮雲驌等而陸肯堂胡任輿俱出雲驌辛酉南榜

明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賢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客中閒集）

前朝少年鮮元廣西將晃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歲皇朝盛事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清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傅燦王守郡廷斡舉進士馬工部拯太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　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講洪王參政愼中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鄉魁　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燿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寶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方少保逢時俱登第　二十八歲沭定遠晟封黔國公同上

胡忠安公濙為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為會試知貢舉官同上

一府七會元常熟施顯太昌吳鈛即陸鈛長洲吳寬吳縣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賜爵同上

中進士而祖孫父子相見者絶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為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為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歷癸未進士為給事中孫嗣成萬歷庚辰進士為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上全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輅其一黄公觀正氣紀云黄觀貴池人字伯瀾一字尚賓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發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太祖嘉之擢狀元除翰林院修撰後殉建文難池州學宮中三元匾尚存雞窗剩言

王踈菴冢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窗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踈菴覽之驚曰皆卿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福遠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即金銘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礎亦壬辰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仕卒於塗踈菴之言竟不爽稣談

明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奏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求的國子監

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裡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說郛

謝文正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二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叅以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甚者也黄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賛狀元宏從子懋忠羅文莊欽順從子程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試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曦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甲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成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叅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謚楊文光祿惟總己卯解元辛已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賜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 皇朝盛事

洪武間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閻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宣德七年以故鴻臚

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設座禮部叙次位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玉堂叢語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云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貧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堯山堂外紀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艮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皇朝盛事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也玉堂叢語

狀元任亨泰襄陽人永樂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仝上

曾棨字子棨五歲盡職象戲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

及第（堯山堂外紀）
永樂初曾棨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閒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曉開三殿降絲綸衮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遥近體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棫樸播皇仁（全上）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喜甚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玉堂叢語）

皇朝盛事云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　本朝康熙丁卯江南解元張兆鵬吾邑芳于人也父仍休寧庠庚午浙江解元吳錡歙溪南人辛未狀元戴有棋吾邑璞溪人會元張瑗祁門人亦一科同郡兩元矣（愚青閣偶談）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莆田林文修撰也而為主考吉水劉儼侍講也而為同考當日重在衡文故不序爵（棘闈記）

永樂十六年戊戌會試金溪王英為總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復主順天鄉試永

樂十九年辛丑會試吉水周述為總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復主順天鄉試宣德五年庚戌
會試吉水錢習禮總裁至七年壬子正統六年辛酉復主順天鄉試皆先生會試而復主
鄉試後此則未聞矣仝上
章孟端宣德間為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
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
諸子連中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題於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歸人
多羡之山堂外紀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
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拏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尋上是
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為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
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河南李太父永昌見為太監通紀補遺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
吳江人皆蘇州府皇朝盛事
劉學士儼景泰中與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為親厚薦者奏儼
與泰有私儼欲扣閣力辯禮部請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某

某取次折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為解元時目為欽賜與人西樵野記

景泰丙子鄉舉吳啟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公餘日錄

彭華安福人景泰五年會元是科狀元孫賢河南人榜眼徐溥宜興人探花徐鎰武進人賢面黑溥面白鎰面黃時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狀元譜

天順癸未貢院火甲申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燄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鶴江新語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彙書初編

朱希周宏治丙辰狀元年八十四見嘉靖丙辰狀元朱大綬而歿玉堂叢語

又無錫某科進士花甲一週與某科新進士會同年令其子輩俱拜為年伯余於甲子年會辛卯同年在士籍者於寄園胡又弓李九畹鄭山公王龍洲岳鎮九王涓來成愚

崑王阮亭張蓮峰田子眉鄭方旦蔣飛古任介石梁翼宸郝飈嘉胡二齋吳曉岳李遜五沈維菴杜讓水張羽京王爾成陸會菴陸節菴主人沈繹堂姚陟山李奉倩尹瀾柱及子共二十九位今甲戌年止鄭山公王涓來王阮亭三位尚列朝端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為吏部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為乙丑會狀姚公以辛酉解比為壬戌會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修撰超入內閣姚自給事中超拜侍郎 皇朝盛事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地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莫師為我釋之詰且師訪諸徒得之力命文定為洗滌之文定復如祠書免貶二字去成任壬辰文定廷試首冠位至少宰掌銓事 野記

錢塘李子陽旻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車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朱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二日衆以此為文明之兆子陽為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定因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羡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子陽果以經義發解甲辰廷試第一 堯山堂外紀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領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勝負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跪久李年高漸至不能起上命兩内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仝上

唐皐字守之徽州歙縣人嘗夢與鄭佐同榜時皐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皐兩榜皆同捷同上

唐皐在歙庠日每以魁首自擬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息鄉人誚之曰徽州好箇唐皐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綹多唐聞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皐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皐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一維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洎正德癸卯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仝上

倫文敘廣東南海縣人由儒士中會元狀元子以諒由儒士中正德丙子解元以訓由儒士中正德丁丑會元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會元又兩中鼎甲皆由儒士夫豈偶然倫元小紀

宏治時南京龍霓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澤子逵入試浙場中第八又

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劣龍霓家窘手皃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缸寄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閶闔說彈章其詩盛傳於時後人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拭首立貢院門内辨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堯山堂外紀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強悍其可恨處不少却有一最得意處嘉典嘉靖乙丑試會元唐荆州川順之狀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會元鄧定宇以一狀元張陽和元汴州四人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王不阿附亦不抗忤最為得体湧幢小品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試訊興化學終松溪諭初興化生王譽者政才之故規砭不少借秋試譽禱夢九鯉神曰當問倪先生譽以先生必無好言勉往一請政怒應曰去中解元來譽喜甚疾趨出果發歸海鹽縣志

三科場夢兆應否萬有不齊偶采一二則以該其餘人畢瑜為山東提學曰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瑜增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裡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留彩鳳鹽車未必困驊騮東籓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龍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堯山堂外紀

萬曆十三年詔起侍郎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申時行吳縣人次相許国歙縣人三相同出南省二相同一府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

元華州三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七中鄉舉次第庭譔年十六繼中幼弟庭論年十五亦中三人皆早發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 說郛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申二公偶同座有相士過指之曰元元元首許終申果不爽許貧時嵗除袖修金歸憫投水婦贈之方患無以卒歲徘徊河西橋休寧程爵遇之高其義厚贈且結姻焉次年許即發解 蚌虹筆記

袁了凡初名表萬歷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下科登第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了凡少時遇異人知數前定不復營求而改名以希遇於不可憑據之夢其於前定尚在疑似間 觚談

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予與同年朱若臣士綬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傍左邊不甚了了予笑曰年兄未必便中會元得無為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鎔榜發會元朱錦

萬歷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朱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掄元小錄

天啟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

輕之入衙為大夫人具述且哂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潸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庠賫志沒故獨而悲耳令隨取其卷閱之大為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太守亦評其年令乃具呈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 庠右編

熊公廷弼已中武解元因事為當道呵責大以為辱折節為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科路號於督學請收遺才督學為無錫鄒公以錄遺已過不允熊力大持其輿與夫俱倒督學怒立責三十板出題命作文意欲黜之熊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督學喜送入闈送發解後熊督南畿學見鄒鄒蹴踖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佩教誨歡然無復遺憾 容壯集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榜發揭公重熙第一陳公際泰次之際泰為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與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經文呈者以為大士也閱之乃揭耳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書一藝稍弱意欲為首陳地也揭應聲即於案頭復補二藝公遂首揭 豹斑集

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援生時獨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

李行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文進行芳輒揮不録最後私問其小竪竪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執蒲乃求應震爲文三行芳三稱善既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俟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壯悔堂集

正德崩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宏治癸丑狀元也堯山堂外紀

中州士人周見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須待朱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入學問其舉業瀞然其年周君朱錚科挈朱同吿考周代朱作兩人俱入試三場同號房亦然周中本房第一朱亦登科周至膴仕朱至縣令云升菴外集

明朝制藝確有分兩作文者閱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闈得意甚自以爲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墮泥中者大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文果高一籌曰眞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董宗伯思白將赴南宮往辭其尊公公歡曰兒入場須加意我向决汝爲元今不穩矣以吾前閱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伯謹受教畜馬乘題聚歛句已重頓矣憶其尊公言欲駕陶上復改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董平發不及陶遂置

第二馮公夢禎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闈題聞某公與某公議但曰斗筲字要之何用貴介子遂知為行已有恥三節矣馮知之邀一契友入西山靜養半月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出闈徧訊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及我也發榜果魁多士湯宣城賓尹讀書山寺上科某會元來訪傳衣鉢者偶過其地見湯徘徊於寺廊下忽疾走狂笑大擊寺鐘無數某公問之曰則曰我作一元文樂甚也索觀之曰是矣但仍未盡善因指其隙湯大服請教遂授以元脉焉 嘯虹筆記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不覺声出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貞云啞巴乃其父之相識因天開眼一拜而遂有声音 萬青閣偶談

國朝徐相國元文赴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忽迎曰狀元來矣後魁天下造一船與之俾温飽終身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勗永豐人往南直隷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亮七人或以為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毋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鏜揚拔瞿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鏜以僉都卒於家三相方在朝分

作墓志傳表亦盛事也揚至總督侍郎湧幢小品

馬狀元鐸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騏越三日臚傳凡三唱無應者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每報刺騏字黑書馬朱書騏笑史

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凡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泪交下次科隆山亦第仝上

李于鱗子駒敏慧能文有声壓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未在場中檢之朔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於櫃下塵上中七作皆佳駒未幾病殁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稣談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响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泰棗三孺子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問之曰泰來三孺人者為誰其婦張目宅曰汝奚問為蓋此婦與邑少年泰來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笑史

胡任輿為諸生時夢人贈二香圓云手持双园小天下辛酉江南發解五上公車甲戌以孔子登東山題捷會榜策七謁子寄園述舊夢子曰君今其得狀頭乎任輿謙讓未遑臚唱竟驗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闈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汙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竝罷除名吳為水国遂應其占亦一阨運也蘇州人為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代筆者往往有人皆無他異所未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減湧幢小品

江西吉安府自開科至嘉靖三十八年已未六十科中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耳談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物色侍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適當榜發乃姑蘇申相國時行始尤徐姓而生以病進學嘔血卒先伯氏為相国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為絕倒同上

姑蘇有儒童許潤嘴垂老尚未採芹偶伴某公子計偕入都公子昵一伎甚狎無心入場屋戲謂許曰代我會試何如許懼獲譴曰無傷也自監臨及內外簾皆親故聞唱我名必代庇護耳既入乃坐天字二號謹垂簾不敢出頭恐人覺其替身也天字三號亦蘇州孝廉于入場先一夕夢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號必中既微差甚悵悵試識認坐二號者何也驗其應否既揭簾認其為許潤嘴大駭許急以實告且善言求之隔號生曰若欲不張揚請換二號與我坐不得已從之已而至晚竟不能成一字又來問許許七藝已草完矣隔號生曰與我七草方不叫破又從之然許終恐負公子托也更草七義為之塞責榜發公子與隔號生俱捷南宮共謀所以報許許曰大福不再功名非所願也任我意飽煖于二家可耳知其事者謂一童生中兩進士鵬升集

古今名稱之盛王謝尚矣唐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靈寶許氏一門皆貴希遇也我朝建興人物之盛亦有足述者父子尚書王宗簡王熙宛平人兄弟總憲徐元文徐乾學崑山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東貞遼東人一榜三鼎甲馬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靄探花江南丁酉科方月江尤所取也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元徐秉義徐乾學俱探花同同榜一縣兩宰輔山東益都孫廷銓馮溥俱己卯科洪承疇以內閣經略五省吳興祚由知縣三年陞總督皆異數梅窗小史

予本籍休寧人寄錢唐同時兩相国黄次辰機錢唐一人吳賡庵正治休寧人俱與予鄉誼甚篤

金進士居敬未遇時祈夢於少保坟夢語之云對陸生之策淹蹇數科乙丑捷南宮殿試日來陸肯堂曰狀元定屬君問何以知之遂述其夢已而果然棣園新語

一書生禮奎神虔甚同儕戲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前座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又荊溪周處祠上人号處周王有見像蒙垢者手拂拭之其人素不羸忽竟神王後以勇聞人謂得周默助云說儲

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會試共寓都城峩嵋寺予語道南云參乎全章題曾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時已二月初六將近闈矣道南晚作此題文止三百餘字予為評隲訖語曰予一時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與兄再作同門也及至小寓將進場時同在坑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參乎章好甚同人取閱而禹玉注目多時予謔之曰君若抄其文耶何閑之久也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內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患才少君患才多再一整鍊自拔前茅語禹玉已得復失閱其卷卷即次題參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同兩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重復鄭房李公目云既抄時文何不兩棄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為拈鬮乃得胡而棄沈予曰此有天道存焉

喜以文請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當以是為戒

戊子予讀書靈隱偶憩冷泉亭見李文宗際期屏去騶從止攜一小童步行入寺舍與予書齋僅隔一壁移時李公步行去鄰僧急過予云黃公索僧以尊諱面遮宗師云值此時而隔壁有士子學生未識其面夜過午書声不絕當培植之宗師唯唯小僧特來報喜予詢之方知黃公諱鳴俊字跨千由浙文衡歷官巡撫為李公房師避靜此寺前輩之歛跡如此予再投稟謝之禮意甚殷極口賛許絕不道及薦予一字科已發落文宗面諭此意

壬午十月二十三日隆阜戴應昌字孟全中式歸邑借予里德聚堂居停候縣官迎出東門十里再赴公宴相傳昔年程篁墩鄉居值本縣宴科已程公陪席因斟滿一爵云諸兄能決科者飲此汪循應声起飲程公曰兄果爾爾老夫當出郭迎十里也汪公中式歸坐滊山舖不赴宴為致此意程公曰我幾忘之矣急出迎本縣隨行今相沿為例然亦陋矣

天啟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禮祀凡籩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 鋒書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某為汝座師醒大不樂曰試何與臬司且掾何為者此不徒兆也入省訪臬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慇懃掾亦不省夢所謂揭曉前一日監臨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竇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填註一曰某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馬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罷爭蓋掾因往還熟姓名也其見夢也有故不獨其言驗而已 耳談

句容笪巡按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試官折卷到笪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閒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與此事類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榜發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為黃鶯兒歌之者其詞曰命意在題中輕貧上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枉工夫往來要道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貨殖是家風上聞並北場皆嚴處分 雞窗剩言

壽州葉甲丁酉中式第七後緣事改名滢入學補廩康熙戊午金陵鄉試語同寓休寧戴錫蕃曰吾夢場中首題是點爾何如一節並囑其從游王宅三王鑑各作一藝戴以舊題熟擬未必出置之是科首題抑為之不厭三句夢弗驗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復科已戴又

與同寓因問其師葉則去年七月作古矣是科首題果點爾何如一節出場時二王相告以為異是科戴中副車懷秋集

楚士某常夢人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破釜猛進而夢不已再入棘闈居左者文藝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藝貽居左者是人尚謂若已妨其良白出而亦為謄寫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後是人發憤績學名幾與士軋耳談

順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闈中作文繕寫已畢甚覺慊意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予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筆緫書一狀字魁星倏以手反撲印於卷面而去此卷因是不得謄進盍士子頗善吏筆也仞菴偶筆

嘉靖間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永平灤州入籍中北直隸鄉試以冒籍被攻除革隨入南籍中南直鄉試以在外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叩閽請旨准在何處考試隨蒙奉旨抵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為進士冶濮齋閒筆

壽考富貴我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壽誰主之得壽則得天矣若夫生享大年而名不傳於後世焉又當別論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卒於仲丁之世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

歲趙逸五百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嶺南雞窠老翁年二百餘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然則彭祖之壽豈誣哉升菴外集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客中閒集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三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韓王奏群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全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宏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馬為蓋人瑞狀元坊盛事也皇朝盛事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寺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中洲野錄

胡忠安公濙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盈克誠竝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愷一時以為榮駒陰冗記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禮內侍張茂而每食不過麄飯一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而每觀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晳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不飢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祕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人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筯續明道雜志

王翁湯陰人年一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索題元瑞為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一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宏正儼目睫信陽北地俱見童則李少君為數百歲人能識武君座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遊射處及齊桓公時銅器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耳談

巴陵老人年一百八十歲誕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適楚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吾謁壽星耳然主者數人皆龐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尚未出蓋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貌益異酒數

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温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温者算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一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人來汝謝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呼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傑談雲中大中丞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歲台司為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并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食房帷如常其於百歲不必君平可卜矣同上

洛陽劉太史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年百七歲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類纂

范蜀公將薨數日髮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先君雨淮公自解組以來多講出世之術迨耄年眼目昏花不能見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歲將易簀神彩精爽兩目烱烱遍呼子侄輩矚視之乃薨此事與范蜀公同東坡嘗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耳梅窗小史

明山東掖縣人趙攉官吏部尚書胞弟煥左都御史弟某孝廉一門顯赫燿歸省時父母皆八十餘人咸以為榮　國朝刑部尚書李化熙長山縣人胞弟李文熙掌河南道御史以其母一百零一歲請　旨建坊　杭州黃相國機母亦百歲餘建坊于門曰百歲壽母之門貴而且壽真為難得（麗草亭集）

家玉峯少宰太夫人萬氏年將百齡尚視聽無缺都門咸以為人瑞

天聰三年車駕至海州閱視城垣命葺其傾頹者海州有一漢人年一百三歲妻一百五歲子七十三歲其族皆持齋　上聞之命其父子來見謂海州守臣曰此老人可令在廟中奉祀以終餘年勿得擾害仍賜之牛種（麗草亭集）

神童巧對附。（小時了了豈堪皓首無成即曰後生可畏然蒙以養正當有司其責者矣若夫終身榮枯往往定于片言對雖小技可忽乎哉）

顓頊十歲而為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為顓頊相唐堯十五而為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為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為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為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為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為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為博士終軍二十為謁者（究委餘編）

方孝孺髫齡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行俱下目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相將貌形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玉堂叢語）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為父為母　平生能着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　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　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　柳搖台榭東風軟花押欄杆春晝長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　黎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臨卭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　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　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　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稗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老鼠上栗樹喫栗落穀螃蟹入菱池擒菱鉗蓮尼姑田裏駄禾上女子房中抱繡才　和尚墻頭遞酒必是私沽道童鍋裏燒茶何須礶煮　吳先生飲酒倒口便吞謝書辦要錢抽身即討　棋客着棋着着着出好着藥工員藥員員員得能員（嘯虹筆記）

解學士縉少年發解及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才名乃瀹茶止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解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莫氏入林）

解學士七歲時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於是續云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堯山堂外紀）

解學士幼母孀居若里胥催徵具詐縣宰併係以詩有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

頭之句邑宰即指望堂邊小松為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叅天仰面難宰奇之遂蠲其稅（同上）

傳黃門凱出使外國道經仙遊縣九仙祠黃門虔禱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及入界燕享殊隆國王令主客者謂曰黃河灌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黃門應以夢中句國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華有九曲而彼國亦有三十六灣也（徵夢錄）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間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立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生以壁間句奏對得官（堯山堂外紀）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一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稱善為減死（駒陰冗記）

于肅愍八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隣人呼其名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對譜）

于肅愍幼時其母梳其髮為双角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即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回對母曰今後不可梳双角矣他日古春過學館見公梳成三角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對曰一秃似擂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三異人書）

徐晞為郡吏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麋伏地守云屋北鹿獨宿晞應声曰溪西雞齊啼守

遂不以常禮遇之韻林

齡嚾初游州庠不循矩度學官亦以句云賭錢喫酒養婆娘三者備矣齡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已而舉應天癸卯鄉試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嚾以三元自期內閣閣其首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後勵行檢務文學遂得全終身名堯山堂外紀

楊文襄八歲時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玉堂叢語

林舉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應聲而就落句云會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題韓文公像云獸立藍關雪回看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塾師嘆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節者列朝詩集

袁相國履善六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願為小相袁即答云竊比老彭厥後相國年登耄耋云遂成讖語珊瑚網

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涯字訪東之江朝宗字東之賓之適陳啟東謁選至吳文定以扣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為之擊節對譜

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客中閒集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西涯曰五風十雨梅花節篁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詩神童集

林莊敏公九歲時邑宰謁其尊人梅所先生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宰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眼睜睜惟顧主公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宰嘆曰公輔之器（同上）

紹興董元雲南太守復次子也八歲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圞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眞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無不精妙宏治已卯張御史請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式命還籍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玘乙丑會元（堯山堂外紀）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書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者公援筆書云扇作帆兮劔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神童集）

王陽明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堯山堂外紀）

楊公繼盛鄉塾讀書師出羣童為迷藏戲師歸怒曰藏形匿影能屬對者免責公曰顯姓揚名師許字以女（三異人書）

嚴嵩十二歲游郡庠有提學為句曰玉關千里鄉心一片雨絲絲嵩曰金闕九重聖壽萬

年春蕩蕩續白眉故事

施槃年幼而貧謁張都憲張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應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即招與子同學堯山堂外紀

陸貞山粲有對云東棘為新截斷劈開成四東閶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閶粲兄采亦善屬對東郊巡按蘇松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采私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一對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采亦屬云鋪牌得快掌中天地現金星巧對彙書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也無忌堯山堂外紀

坡公曰栗破鳳凰見弗邦對曰藕斷鷺絲飛佛邦曰無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元子由曰不若何水能如河水清稗史

戲臺買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聯云足固在勞胡不令腰一息眼宜縱飽亦當為腹三思其自壽六十云非無意於求安胎投已定何以知其必壽胆未全嘗添足古句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無父母日方知世間最難得者弟兄有弟兄時不覺哼虹筆記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應以响馬能空冀北群人嘲江西以臘雞譏輔

以嚮馬故二公各指所籍為戲噴飯編

陳啟東震長洲人善屬對人以拘頸葫蘆四字命對未就方沐浴偶得空心蘿蔔對之喜躍盆為破啟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喫分分開啟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諒叅政浙藩與啟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啟東曰陸大人滿臉鬍鬚何須如此陸公大賞嘆稗史

一審官怒生員詞寃出對云兩猿截木山中小猢猻焉能作對應聲曰匹馬陷身泥內老奇生怎得出蹄對林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鬮字多未為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日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婚配巳酉一日為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為佛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同上

小字始於漢盛於晉如犬字對豹奴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虫名姑惡子規皆鳥名子林卧千律中會以鳥名伯勞對姑惡古人表字朱翁子對祭弟孫胡仁祖褚孝孫

王公世貞幼見鬻刀者師命作詩輒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戰死黃沙漠予幼以儒童

應試時廖經歷代貢途攝縣命予對八歲兒童豈有登科之志予應云三年經歷料無報國之心予怒其詞嫚故借音以誚之又一日遇予於途復召試對雞鳴犬吠占稠密予對曰鳳舞龍飛識太平郡守蕭公知之方入試公問曰童子能對抑亦能詩乎曰能曰汝詠童子手中筆予應聲曰筆與大人同今日能揮墨他年定着紅蕭公大賞即以予文薦之學使列名庠校彭氏部集

李膺召入內廷過門高中貴曰神童腳短李膺言天子門高遂肄業翰林孫公承恩五歲吳一齋公指紅燭試破即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嘆曰此華國之器洪舍人鍾四歲善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捉筆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頓首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下書耳即令內侍舁几一揮而就仝上

王侍郎道享年十二咏古墖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句或不過是同上

有才士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久未有對者後請乩仙以此問之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痴留編

閨中異人女主乎內以声不越閫為賢豈尚異哉獨自媧天補石來異者多矣吾摘其近以媲鬚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崔篆母師氏封義成夫人秦竇滔妻蘇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

女學士袁大捨等秦韋逞母宣文君唐女學士宋若莘若昭若倫若華若憲闘圖南妹為不櫛進士婦人能文者類不勝舉要當以蘇若蘭為冠（嘯虹筆記）

唐三原孟媪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齊女子婁逞仕至揚州義曹從事（仝上）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偽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横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豫廢立之謀碞武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朱温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趐其親可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蜩笑偶言）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画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暮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

之傳奇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升菴外集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陽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晉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益北夢瑣言

女子為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又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為女學士宋孝武朝韓蘭英為女博士女子為男官者女將軍晉王欽起兵顧滎母孔氏年百餘以為軍司馬厥復以己女為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為果毅陳女白頸鴉為契舟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姫司綸綍者唐上官婕妤女子詐為男子而有官位者石祭酒婁録事黃崇嘏薛濤林妙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馬使御史夫夫孟氏宛委餘編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寧洗氏陳氏又有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明石柱司土官秦良玉作賊者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樂時唐賽兒反雞窗剩言

晉王厥女為正烈將軍朱序母守襄陽築夫人城唐鄒保英妻為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為奇義夫人荀瓘女抜圍請兵古立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兵號娘子軍

嘯虹筆記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 焦氏筆乘

黃善聰金陵惟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初無弟安安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隣有隱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儼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即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 同上

節孝婦宋氏洪武初坐戍金齒奉姑偕行過盤江守渡題詩郵亭壁上訴其流離困踣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碑樹祠旁御史黃忠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建其詩云郵

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茆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呑聲哭傍人問我來何方
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敕賜双飛
虎兄弟晦迹在山林立志從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
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志欲出仕魁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
決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閬州守飄然畫舸西南行到官未
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
致遭僚佐怒府推擭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
中父老泣相送道傍聞者咸嗟吁彼時徵贓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
暗囑家人莫送飯嗟吁餓死囹圄中頭旂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
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斂抄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
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割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
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
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慘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
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
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熟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

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玉髻斜簪金鳳翹翠雲纏髮蛾眉嬌繡房新刺双蝴蝶坐久尚快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綉羅襖終日騎驢涉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嗟吁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貪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盜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道傍見者為酸心隔嶺猿啼叫何許 鉄橋志

洪武間勅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叔妻商勝為武定府知府 通記

靖難後誅僇臣僚妻子發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婦題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河而死或云松江謝氏婦籍没給配象奴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 列朝詩集

正統間項襄毅公忠以隨駕陷於邊陲因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頗習途徑與君俱往隨戒傒粮同公潛行行且強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四日程度所齎糧不足供兩人且供人闕必多盤詰往則偕斃耳前途遊騎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

遂以粮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忽痛獨行甫抵閔楞腹已一日矣乃祀婦於家庙 遺愁集

夜梅者僰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順寧郡男女與敵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 名勝志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女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顛人號白頭花燭此僅事亦韻事也 湖州府志

景東府治東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統間上知府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襄率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襄為太淑人 景東府志勝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臣鑑錄

豐城楊女為李姓婦談兵園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曲意事其妻甚見暱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貲會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盡使得發埋貲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擲妻

大笑曰若子吾自撫之乃釋弁雞辮靴袴腰刀從兩徤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徤兒夜起馘之馳至里以策撾家門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具述易粧巧脫狀縣官為給牒獎許紳士歌美詩之彙書

女學士沈氏名瓊蓮字瑩中烏程人世傳富名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曹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嘗試守宮論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廟悅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弟溥官通判即就試寄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為女閣老傳其宮體諸詩時人以為婕好花蘂不足多讓列朝詩集

白毋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毋為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知縣毋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尚數千兩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刦取之縣無城郭寇倉卒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毋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還公别室理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侯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以表識之用是捕獲徐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執荔枝宏治間嫁山陰進士張璟琦生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書三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

察使接武是職（珊瑚網）

盧漢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强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啟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以全節操啟不得奪李侍母不離啟先載鹽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懷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煙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盧翰妻李氏題既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多艤河下教隸誦詩往來鹽船間三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迓蓋恐明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昇至盧寓館為夫婦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為護持以遂其志及是歸盧母亦嘆異（堯山堂外紀）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善屬文豪右爭欲委禽紅橋不可語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於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為媒邑子王恭自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王偁賞僦居東鄰竊見其睡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深居不出偁悒悒而去偁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適見張焚香庭前託鄰媪投詩張捧

詩為之故齒援筆而答媪將詩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屬和君詩誠所希有鴻大喜過望使媪道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篤倆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倆密賄侍兒潛窺鴻與張狎作酥乳雲鬟二詩調之張愈怒倆知其意乃挽鴻遊二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賦一絕句張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唱和大江東一闋留連惜别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一闋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遽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徬徨之際忽見牀頭玉佩玦懸一緘折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酹之過紅橋一慟而絕列朝詩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攜二女觀烜叢襍中少女為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鵬擅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為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攜歸父母即以賽濤歸子文有曲江鶯囀集皆賽濤詩詞也同上

薄少君婁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儁才而夭薄為詩百首以吊之踰年值君烈忌辰酹酒一慟而絕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白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

怨薤露須歌鉄板聲上帝徵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舉凡間學道人鐵骨支貧意獨深有精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没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盜有晤言期情生欲化山頭石刼盡還愁石爛時獨上荒樓落日熏依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聞吟句遥憶鬚眉莫是君水次鱗居接葦蕭魚喧米閧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望君歸過板橋兒幼應知未識子予從汝父莫躊躕今生汝父無緣見好向他年讀父書男兒結局賤浮名曲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旬垂白父戸三老眼欲無聲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沉沉夜壑燃幽炬塚入松根逼寢處風悽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名媛詩歸

嘉靖間常熟沙頭市女子季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詠燭詩應声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為春其父推墮地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致死同上

嘉靖宮人張氏早卒殮於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枝殺數人詩曰悶倚欄干强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凉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南窗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洒埽舊内見別院墻壁多舊時宮人題咏年久剥落不能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声催月下斜廊字婉麗辭

意悽怨可想其風神月思 堯山堂外紀

周才美為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二器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即拜辭舅姑不願為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之所為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沾累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之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酧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為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臣鑒錄

木生涇字元經正德朝以鄉薦入太學嘗登秦觀峯夢老媼攜一女子甚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煙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明年入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異之題二詩於樹上云隔牆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声所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鈎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永樂中用薦為工部郎休浴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橋偶憩田家老媼熟視其扇曰此扇吾女涓涓手跡也偶過溪橋失之何為入君手女尋扇至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諷詠得非君作乎命涓涓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也共相歎異遂為夫婦 列朝詩集

閨許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藺相如傳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頭之句一時稱其豪拔管於嘉從洪承疇軍其妻吳葉仙送之一絶萬里從軍急孤身一劍愁家國落日裏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卒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峯外集

徐氏居莆之北關父龐鄉為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郎俞紈袴兒也合巹之夕傅姆囑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出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棄之僅存批點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凝妻諸贊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鄭邦衡梓之以傳列朝詩集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江景純負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佽助景純以畏友目之下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賦詩屏却丹華景純好畜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為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深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字清勤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遠出樓稿亦不存吳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閣筆襝衽仝上

天啟元年宣撫使奢崇明叛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為宣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藺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

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巻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平関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為犄角移文夔州設兵瞿防塘為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賊女將掌兵一時無兩貞勝

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即其石砫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未幾賊大至張令被射死秦石砫兵亦覆沒秦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稟其半半餉之官足破賊土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箸以能破者畢至帚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己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記可信遂謝玉良計不用邵撫捷春也稗史

王二本女子順天安東人年十八父母携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於廂白旗德住甲寅黔滇亂德什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任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棺具易其衣乃知為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為店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為美談醵金共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桑門王二傳

四川石砫女帥秦良玉帥師秦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万里行（崇禎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黑澄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乜陳化有豆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墻為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纔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成流寇始末）

江蘇韓巡撫遣幹賚辦金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樓上悞傾汚其衣怒甚店主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汚貴人衣速下請罪幹辦知其為妓也怒盡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焰動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響馬號箭至矣幹辦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刧我禍將不旋踵盜近前乃美少年忽擲帽淨星眸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還汝盡攫其金去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織彼與汝前後同來投宿耳知為誰乎（柳朝叢談）

都城南居賢坊民劉甯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曹逮以聞氏頗知文墨并習女工萬曆二十七年曾經備選貴人不中遂不肯擇人毀齒自失事兩尊人甚孝三十歲足跡

不出閨門日惟閉戸誦經讀書兼作女工即至親比隣未嘗見其聲色未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悉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張死女跪靈前泣血水漿絶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絶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崇禎長編

譚屑 譚屑類清談矣何焚塵之有非也村嫗磨針呼以悟学事有不相謀而相師者是在其人

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劉更生為之父許敬忠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冑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稗史

兵部尚書如瑺衡州衡山人也明成祖兵起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宋晟定遠人也以父開國襲都督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常晟二君有愧乃子同上

張宏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於剷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間矣楮記室

王安石剏為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其弟維爭之曾布陰禍善類而其弟肇移書勸之邪正相反誠判若參商至若王處仲親為叛逆而其弟竺法深獨脫然遊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說儲

徐中山王而有增壽之子李岐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壽為弟而又有輝祖之兄何父子兄弟迥殊歟酈亭新語

阮籍遺落世事不向禮數取教其子渾則曰仲容咸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棄官反初服嘗曰人生衣食可適一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新以為有生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則曰兒曹逢時故時祿山反不得自安山林免勵名節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於一塗說儲

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可以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於禍吳陸遜為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為大都督統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為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為亂兵所殺三世為將相道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而曹至子削封蕭五祀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次子奕奕子閎為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為表薦奕為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尚恕華衡俱以贓敗廣平之業衰

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陽三四傳不復能振裔孫元亨僅為永興教授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於謁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廸一時名宰子孫相繼宦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墻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亦嘗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絶人目改換墻固無恙公聞之愓然即請老 雜窗剩言

有舉孝廉而為人主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為人主者夏主李遵頊也 續筆剩

郭霸常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為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趙履温褰衫為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遣傍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向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竇懷貞詔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為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貶明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為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座右編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寵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氊嚙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取彼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胆可對天日而啟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為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

既去乃以詩寄衛玠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客中閒集

袁忠徹以相名天下有二壻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為談相妻必吒云莫訊言且相女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苣栅談

王廣津作相曰穿庭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汲水共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酧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喻香削肉皆香處以金絲郤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處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郎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頓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寔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饍備珍奇廚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裡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培元錄

狄梁公之思親也南昌白雲而佇立梁景之思兄梁瑄也亦南望白雲而慘然孝友根於至性輒以雲物動情亦見性情合處 說儲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此輩正自有人（蜩笑偶言）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渾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同上）

狄靈慶親為袁粲門人而抱首粲子者慶也周某（史失其名）親為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為晉相李崧所錄用而搆成崧族誅者穀也究之狄被噬於猘狗周折頸於隧相阿之死墓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俛視恩地不祥莫大焉（說儲）

剖冰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魚踊出者王延也卧冰而童子送鯉者楚僚也泣禱河神而冰開得尺許鱖者查道也又焦華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薦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應之彼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思生地黃者即慕容熙以南面之尊切責有司而猶不得以是益信孝感之神（同上）

右之異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稟星精者也傅說為箕尾仲（四星）造父王良（並五星）各垂象於天則歿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琯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主楊億武夷君陳堯

次南菴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富弼崑崙真人王會青草堂和尚蘇軾陝右成禪師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為南山伯荀顗為泰山君劉聰須遮國王韓擒虎蔡襄並閻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同上

朱子綱目一書字字繼麟經之筆莒人滅鄫春秋不為少諱乃呂易嬴牛易馬何綱目竟不置一詞乎且期年而生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嬴氏之種得毋恨始皇焚書坑儒為此論以快心乎若牛馬之謠乃魏時張夜石圖所現他物甚多不止牛馬二種何得以此定其為牛吏子與武氏亦係篡奪世人不樂為辨之也朱子作綱目要非無見嘯虹史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瀑漲子美為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而死劇談

李白人傳其醉遊采石捉月而溺死然今采石磯有李墓或云病死另詳豕渡

元祐黨人之貶蘇子瞻得儋州子由得雷州劉莘老得新州皆取字之偏旁則幾以遷客為戲仝上

文翁拔劍擊江神而廻復水遂平王遵執璧當金隄而水波旋郤武肅命强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既至足廻狂瀾仝上

張洪陽相公見王茗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

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 遣愁集

子美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担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彼售書求米者非惟人品逕庭即其書可知矣 稗史

唐荆川曰僕偶想宇宙間有二三絶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畧有些名目在世者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王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尚悉付祖龍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 遣愁集

金壇三茅靈觀每年顯化攝衆自陳罪業葷酒斷迹及湖賊揭竿山頂千年宮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忤伏甲寅之亂江西上清宮亦為賊燬說者謂天師但能驅邪魅不能制生人然數之所為豈易避焉 鵬升集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達蓬折櫓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

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郁離子微）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為之默然（西墅雜記）

兵部尚書徐晞家居新貴皆薄其出身吏胥狀元某歸徐往賀不得已往答不與言一茶而起徐問曰狀元幾年一箇笑答曰三年又問吏員為尚書幾年一個無以答某同入儒學某指夫子像戲之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蓉泚集）

龔介菴祖錫由江南布政內陞太常寺卿偕予修輯賦役全書館中語諸同事云趙農部每與予面譚不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輕佻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誌銘贊曰前數十年士大夫多以富為諱爭自洒濯以免公議今閭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閒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為過亦風氣使然（玉堂叢語）

有牝雞啼者主人命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同為宰雞主人曰是雞之不祥也彼一啼而罹殺身之禍於人何預耶（莫氏入林）

牝雞司晨及雄雞夜啼俗皆謂之不祥余居杭時雞忽夜啼命宰之三兒景行方幼遽

止之曰信不祥乎雖乃預報主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為以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從之

凡遇奇異之人奇異之事要有定見漠然不動方無詿誤江西舉人但調元素有文名一日游瓊州遇李某王某講天文尊信之許為異人萬歷癸丑會試調元首二場佳甚葉臺山相国已擬為會元及閱第三場問天文策對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修定葉大驚亟黜落之朱平涵相国曰但生瓊州之游特尋寃對以阨其進取耳余筆此以為見識昜動者之戒 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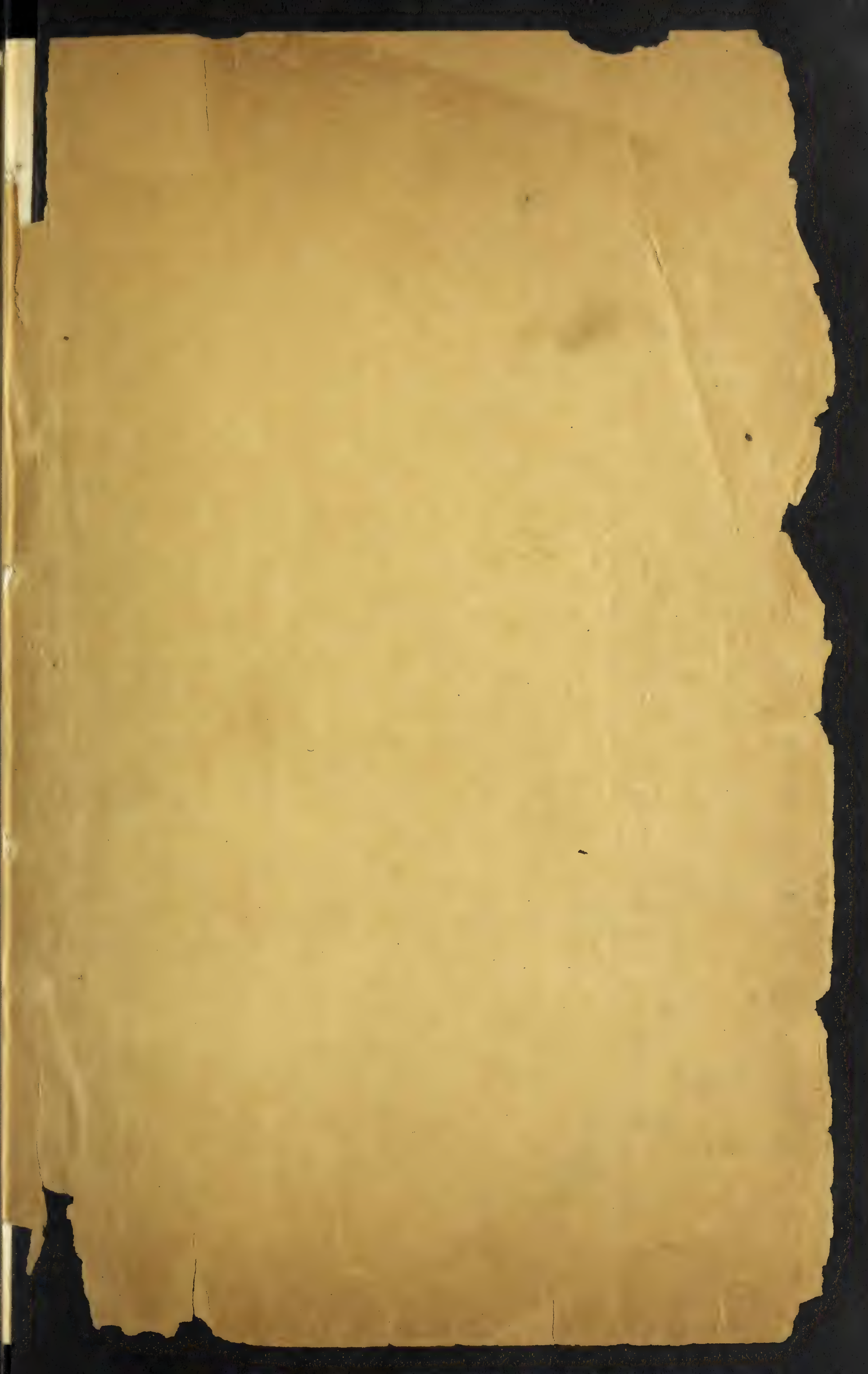
趙清献欲絕慾挂父母畫像於卧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孫坐習忘以却之文節構枯木菴死心寮以為養痾之所伊川於室中置共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為萬金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座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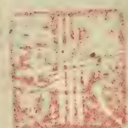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賓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蓋三十人 僰童小品

胡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

要非二公匠而汪南溟以戚南唐四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薊門調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邪可並舉同上

三代後嘗言有三箇匠一漆匠金安藏一石匠安民一漆匠楊瑄士大夫有媿此三匠者多矣嘯虹筆記







寄園寄所寄







宣統三年季春
文盛書局印行

敘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恒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夫恒無以應乃出所輯寄園寄所寄示予請敘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鬚寄滅燭寄焚麈寄獺祭寄豕渡寄裂眦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為卷十有二言以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纚纚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繇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臂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暴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泊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為流為峙者蔽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岱之為嶽寄於青齊鄒魯之間衡之為嶽寄於沅澧瀟湘之徼華之為嶽寄於崤關陰晋之交恒之為嶽寄於雲中鴈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澗伊洛濟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寄於河濟勃海青州之民寄於臨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遥荊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

豫州之民寄於滎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渭洛灃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雷寄於光琴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皐夔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典謨訓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之什寄於詩爻象古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音九變之繁寄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太權寄於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蘩歌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焉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衣服之為寄何慕錦繡知飲食之為寄何羨珍羞知妻室之為寄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為寄何必極懽歟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為耽

則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戚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關風化英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為燕總儒人仙釋之著并包治亂寇盜之夯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恒夫園何寄恒夫未有荅今知恒夫意即

趙君吉士字天羽號恒夫安徽休寧人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年舉鄉試康熙七年選山西交城知縣治平山賊卒能成功居官廉介嘗出私財賞軍中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興論平賊功徵入為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故官繼以父憂歸再起擢為戶科給諫後忌者劾君被黜旋補國子監丞四十五年卒官年八十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文集及寄園寄所寄諸書事見先正事畧



豫州之民寄於滎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渭洛灃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雷寄於光琴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皐夔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典謨訓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之什寄於詩爻象古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音九變之繁寄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太權寄於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聲歌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焉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衣服之為寄何慕錦綉知飲食之為寄何羨珍羞知妻室之為寄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為寄何必極懽歟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為耿

則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戕臣忠有傲士女投贈而關風化英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為燕總儒人仙釋之著并包治亂寇盜之芬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恒夫園何寄恒夫未有答今知恒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仙湖愚兄士麟頓首拜撰

寄園寄所寄凡例

一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輒筆之於將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坑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採十餘條入日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一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于不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予作令晉中平交山寇夏君宛來叙其本末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証

一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槩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帋上空談耳

一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敦本行亦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一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耑為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予于山水因緣不淺況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一撚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卧遥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一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怪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

避防之命音何厚若言鬼怪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一焚塵寄飽食終日祇聞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皆足令人鼓舞興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箴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攷神童皆可類推

一獺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豕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裂眥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世者為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尤不敢漫加已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非未確處觀者自能從原書正之

一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辯折要為吾鄉存其畧以見金公功在枌榆

一插萸寄可以不錄然借胡盧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毋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識于燕邸寄園之見心軒

寄園寄所寄總目

漸岸趙吉士恒夫著

卷之一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卷之二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卷之三
倚杖寄
嶽瀆　名勝　大好山水
卷之四
撚鬚寄
詩原　詩話　乩詩

卷之五
滅燭寄
鬼　恠異　人妖
虎　雷　墳
卷之六
焚塵寄
座箴　勝國遺聞　科名　壽考
神童巧對附　閨中異人　譚屑
卷之七
獺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書法附器用　禽獸　類聚數考
卷之八
豕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卷之九
裂眥寄
流寇瑣聞　殉寇諸賢　羣寇　普吾沙
四鎮附見
卷之十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仙　二民
卷之十一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故老雜紀　黔兵始末
卷之十二
插菊寄
笑柄　笑談

寄園寄所寄卷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馮雲驌懿生 仝男 道數
錢晉錫再亭 孫繼抃 校訂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功哉名臣匡濟固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務遇智士而立決豈無本而然歟余更隱寄園上自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輯而存之以徵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囊底寄

經濟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哉顧熟之紙上而窘於臨機如君國何成績不勝記抑髫齡得之祖父所傳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慾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秦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上不聽楊廷和蔣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封藩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通記

此真不諫之諫猶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每言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閱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尚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既成讀而芟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太臣上之　貞勝編

嚴世蕃既敗復為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羅龍文嶽論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納賄自不可掩然上上所深惡聚衆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繼盛沈練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

乃令其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之階固已頗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家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覔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闡發通倭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手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户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於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賞楊沈命柰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縲絏歸矣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及龍文通倭狀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數語速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俱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憝者蹙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

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共悉華亭亦勢逼騎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王遺憾千古矣取以舒公忿

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晉與賊通家僮田自友以次應守堞城總敵煥促之不應反恨煥福佯為好語召入扃戶捶之幾死且曰城破在日內何守為予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韓魚禎者康熙元年為福毆死遺言妻子無釘棺此冤終得自泄九年啟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責數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與魚禎同日出城葬自是賊亡內諜攻城之謀漸寢

周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嘗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鏢又以士鏢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為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敕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士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為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德璟曰道周未成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吳甡輩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甡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參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筆記

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間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通誌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面奏曰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遇令永寧會靈寶民若鄉貴焦衍豐凌鑠憒憒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攜僕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飲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動之若伏則衍豐一村夫耳為爾請命上官一穽斃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永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削衍豐籍擬鬼薪遠近快之劉巡撫傳

梅公之煥將勤王入都援兵有譟而潰者殺一叅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

斷其歸路徐檄論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 啓禎野乘

沈文學自儆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張椿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為計復遵永事定後封㒞論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予上賞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伯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即知所備矣某又何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令箭夜縋城出至袁營勵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弓執矢欲射視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即不次擢公可謂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臺省舍沙明主投杼公族無焦類矣且公往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名自贖稍不盡節天下且爭臠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容謝請即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然入朝此盧杞所以阻懷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馬於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 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搢紳富民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閣學錢公士升怵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愜命改票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

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驅天下皆為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錢閣學傳）

安先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刼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公玉瓚宰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視囚籌凡以都中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感公恩皆散去（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忤璫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忠賢曰此上首科狀元苟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敬事信國璫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啟貞野乘）

崇禎末年闖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單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海船二百艘卒勁千人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柝沈沈閣門晝扃愷章徬徨七日欲泣出闕四日而京城陷

集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專寵羣臣咸慮福王奪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甚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為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話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趁此寵眷時啟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曰語可畏王一之國百口氷解更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同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與貴妃皆大喜初續表忠記

泰昌不豫南昌劉文端公一燝預顧命駕崩日君臣哭臨舉哀畢公即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而入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即還選侍初頷之既而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閤公不可請暫居慈寧上喜顧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爲閤下伴我乃無恐公鬚修故云仝上

神宗晏駕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左忠毅公光斗還封不啟曰尺地皆殿下

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進奉乎仝上

光廟賓天年號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啟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議始定同上

常熟顧裕愍公大章為部郎日兵尚張鶴鳴行邊奏獲杜茂係奸細與知縣某同謀遣管家三人交通叛族事甚具王尚書紀問諸司皆唯唯公獨曰謀叛大事也兩人同謀三月其相與親密必非尋常可比豈有管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審過五六次夾過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況往返數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問姓名尤不可解王大笑蓋杜茂實陶登撫朗先標員領餉募兵餉費而兵不集懼罪走匿山寺中為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坐當何罪諸司不能對公曰某雖非奸細然與叛者同族按律擬流三千里可也後王蒙譴侍郎楊東明署事欲定讞結案曰叛者既以謀反論則於某乃反族當論斬公直前曰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期親公曰某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讞乃定左上

藺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砫司秦良玉乞兵援成都目把紛囂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衛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

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白市驛之戰俘斬萬餘占拒兩嶺酣戰一日夜斬首千餘奪據二郎關擒黑蓬頭追降樊龍復重慶奢寅糾士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人囊米五升截苗蠻賊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偽元師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偽印勅偽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崇禎長編

兵部尚書呂維祺當崇禎初年為南戶部侍郎督糧儲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宦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解率以空文其覆甚有卧扺不掣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那移别欵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噪侮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刷又請開鑪鑄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篩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場給軍者免謂之水兑公燭其弊乃改倉為場聽運軍就便交納即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頓清續表忠記

康熙甲子裁浙閩總督為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峯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為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

給之餉至必安然後于衢設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克伍僉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實貸給之曰吾家素豐倍萬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即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懽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杭城苦火災盖人居稠密衢巷聯絡檐舍鱗次櫛比鮮磚石垣墻每一延燒輙以千百間計男號女啼塞巷塡街搶火兇徒咆哮挺擊甚于强刼公初涖即約寮屬以救火為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任于折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于在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叅遊統之行藩司于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掛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别也某某執長柄鉄鐃鉤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榔斧平居逢朔且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風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着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于四傍稍遠隙處折之鉤以鉤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榔以巖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杭兵卭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寀中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我涖容城小邑民借旗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

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毋攜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已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毋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衙門閱視呀曰真滇物也公既如此為兵民我輩當恤公及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為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庄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況外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其論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完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于民負也公曰恐攜物不足則失言每兩讓六完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算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尚依藩臬學使鹽司遞捐以足葛藤永斷兵民祠祝

智術　智係以術雜霸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於以善身有餘其於應世何有奇才不乏果足濟危難定禍亂判覆盆破奸究弭禍患者均歸之曰智術焉

永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蠻甚倨傲聞朝廷使臣來別搠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閉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上甚惡至者居半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散去北面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箠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箠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攜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叱緬人闢門不聽遂箠之排其

門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勾綰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魘蠱命易生牢來饋舊聞緬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用掃除營內毋客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為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為別廁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較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獻游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瘧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沒於彼即命官旗焚收骨直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為神明 泳化續編

宣德末永豐賊既平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陳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來衆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可轉禍為福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衆 貞勝編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著寧府有鶴為民犬咋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鬬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稗史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仇鎧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群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傒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仝上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去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鑊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刀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桐夾道不絕峽中蠻聞之驚呼曰大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即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虀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　亰談

山東滕家庄三兄弟為響馬魁遠近州邑嘗被戕南人入都此為畏途順治丁酉秋余

以計偕同徐新于徐次鋳聯舟北上道臨清將至泊頭二徐舟為氷破行李盡移岸剩予孤舟不便行遣家人覓車從陸未至有小刹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歎息聲余疑之手致一金為香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庄有宥馬來覘今夜諸公行李不保恐見果是用不敢納二徐色變予曰易耳急至泊頭雇三小驢問何往予曰前至滕家庄驢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予笑命家人押車運行李後至即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西沉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肅衣冠出大門迎曰早知佳賓至特相候主賓禮畢予呼曰餒甚何不速飯吾飽餐辛談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極豐潔皆南味也食已畢安置卧具於書房二徐不敢合眼予酣寢辰興至午行李尚未至二徐憂甚予置不問少頃家人押載三大車至曰泊頭車不敢來蒙滕家庄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運至遲耳莊三兄弟各居大廈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廝役不計各具優觴欵留次月宰猪羊設香案欲誓為兄弟好當是時余默揣稍有難色即生彼疑心矣目授意二徐各親書生身年月於黃單二徐皺眉予宣讀畢即取黃單同香紙俱焚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滕氏三兄弟但悦二徐乃釋然越三日各贐白金六遣役送予三人及隨車從各乘驢馬行李車載俱備至七十餘里役云已近武邑東門小人應歸復家主矣二徐得脫險方有喜色予遣伻投刺武邑而城守戒嚴如禦勁敵手揮持

剌伻人曰速去遲即縛汝伻倉皇還盖合葦素創痛賊疑車騎從滕家庄來為攻城故也余測其意露屯行李草間復具書詳述來狀另遣家人克郡胥抵南門城下呼曰理刑公文到是時胡道南司理真定故假其名武邑閽上司人來然猶不放伻進城縋書入少頃典史繆心鏡出城迎曰幸勿以閉闈見罪三君子從豺狼穴中來安得不戈矛相向耶後數年滕終服法庄為墟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畲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畜德錄

王陽明為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毋於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計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誡皂隸報寅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為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遣愁集

剿撫王守仁計南贛賊橫水桶岡等處俱平獨浰頭賊未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浰頭賊乘虛出掠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鬢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覊

摩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横水破大鬢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降即願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為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衆兵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卒大鬢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羊酒賊嚴為備詭諸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讐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桉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鬢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十餘衆時諸縣民皆為大鬢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仇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鬢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鬢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贑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横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鬢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鬢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投許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且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鬢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贑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贑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

至是探知大髠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洌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賷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閱見檄遂不為意大髠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報歸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閒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髠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大髠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至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洌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洌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魚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逮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洌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礧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下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交山賊為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從省旋執張清源汝瑚手曰山賊披猖吾備之

甚嚴君屬民情大懈可慮汝瑚曰吾邑貧庫無分文山賊不在意也予曰夜夜防盜尚有意外況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補行鄉飲酒禮其夜三更諜者密報清源失事殺死教官李開秀縣官易服逃免予傳密令練總馬奐率鄉兵趣賊歸路再出公庭解餉五千兩赴省戒曰途有異聞毋返返且死銀已出郭予至儒學行鄉飲酒禮復邀師生登卦山酒數巡邑中方傳清源殺官報到山同坐大驚予曰君輩無恐賊且就縛其日解餉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慄不前既念予臨行誡語卒赴省無虞馬奐密報群盜已困馬鞍山予急致書汝瑚索捕賊關文汝瑚諱之謂教官墮馬死非賊也予不得已密令奐等放開一路縱賊歸若依余行賊盡被縛矣

王晉溪還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滋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為法仇咸寧之大父為百戸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為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賀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為法彙書陽明既擒宸濠因於浙省時武宗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

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湧幢小品

伍文定討宸濠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臣鑒錄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見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宸濠遣人饋物則倮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唐伯虎紀事

陰允記云蘭陽處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悞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寧邵大維嘗槖遊江右附孫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貌甚不良邵懼亦用此術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燭盡檢箱篋遂得無恙螭虹筆記

孔侍郎公鏞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蒞任甫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秪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

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側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亦一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罥裸人於樹者遥望見公吁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峝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恭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酋問公為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逼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如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取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裾郡生犇走公按轡出峝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

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郤城閉公入復開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稗史

交山盤結千餘里通數省賊自明末踞其中數十年官吏從無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觀賊形勢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勸農往往交山之麓明日至長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巨魁惠崇德馬前投首釋之改名重生後三日至惠家庄即庽其家密擒大盜楊芳林楊芳清兄弟於趙家汉先令差役於捷徑押送縣度行二十餘里予始整部伍行賊首任國鉉統衆千餘來奪予縛營兵鍾明節加刃於頸曰賊至先砍汝頭即率兵役二百餘逆之驅明節衝鋒以明節雖係營兵寔為山賊頭目賊因此不敢廹予始整旅而還明節亦即亡入山為賊

汪應軫為翰林官武宗南廵抗疏諫奉旨廷杖瀕死出知泗州車駕既發郡邑徬徨勾攝為其民至塞户逃匿汪獨凝然不動或詢其故汪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倘費集而駕不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需索汪率壯士一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歛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洲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汪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

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能納之宮中俾受蚕事實裨治化事遂寢世宗立召復舊職 臣鑒錄

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喬白岩患之乃命於江南拳棒教師中取其最短小而情悍者百人每日與提督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趫如飛北人蠢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僵卧彬氣阻異謀潛折自是不敢復橫遺愁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歷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用布絹公曰諾即出牒取庫金針去與太監市布絹復索金錢公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劵附案以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而去 後渠雜識

大同猫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夔為禮部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其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臣進貢但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遠之體 菽園雜記

胡廷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 臣鑒錄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横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為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錢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吏不能作威矣衆嘆服 珊瑚網

屠諭德應埈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旨也應埈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笑曰但水寛耳僕竟獲免 平湖縣志

同年胡道南以廵鹽御史内陞歸里予寓京都峨嵋寺二更有胡又申敲門見予謂道南有隱事來日某人決出条身家不保已與某訂定酬儀若干急同過見庶可釋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条人先來通知是明明嚇詐你須直為我致意來日某果有条疏弟即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諱口請别請别胡君大窘而歸事遂寢

劉公存義令平湖時倭寇城急計城上懸燈難禦風雨且苦燭寡令鐵公作薄鉄板斷薪木灌以瀝青上置木板遮覆瀝青遇風雨益熾不添燭而火光亘長夜置長鈎墜城腰城上望城下如晝城下望城上如漆 平湖志

明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貧身無策遂甘心從賊若不蚤圖區處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廵撫官於軍民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月給食米一担俟其殺賊有功請量授官職不惟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

於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材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貞勝編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緹騎詣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屏與羣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客盡盜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蓋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藏城外某塔頂上而言京中若其盜久矣

邯鄲有青矜子日夜讀書其庠書聲恒至旦忽以大盜容捕去庠師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户者然其家有駿馬匿園床中藉以重氊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徧為耳目而以青矜子為魁當其書聲息時即馳馬去刼掠還未未曉猶為閉户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 耳談

王世貞為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然履盜數後窺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即指然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皂為盜耶遽命釋之 遣愁集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適倭寇至儀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即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柏泉

亦名松官太宰　湧幢小品

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趙額之暨胡張筵宴趙趙愈有傲容胡微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越曰吾奉天子命監爾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為胡衛者聲囂特起其聲震地趙衆為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為主縱不為監軍屈寧不為尊賓屈耶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即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監我軍不過夤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來意必興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詈而賞之詈以洩吾氣賞以慰其私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明胡之量且足以褫趙之魄　亘史

胡總兵茂貞鎮嚴時余村南去五里為古樓有金西白質庫在金陵南門下人將胡總兵所質以年滿不與贖胡怒遣兵來圍金宅欲繫其從弟星簡家婦女辱之星簡先覺携眷屬夜奔舊墅余藏之後屋胡兵至古樓無所得訊知逃余家殺馬余門圖賴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紳士謁見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體不官往反為胡所重時以此事不能解往語之曰將軍素以威鎮地方聞豈與賈人爭金而損名乎胡轉怒為喜許其被

金家質庫所詐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內當囑其照數償還胡酌酒訂交已命星簡借代還之事遂釋後胡移雲南派六邑富戶贐金謂余附近村有獻者當贈余余曰若宵見免公之惠也若剝桑梓以肥吾家豈丈夫所為耶胡頷之余近村遂獲免不派西自名星賁因是憤發出仕歷官至陝西莊浪叅議

陳副使子文字在中閩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麻城知縣歷戶部郎出知長沙府土賊尹大憲阻水寨自固歷數守莫能捕子文故緩之盜畜積甚多竊出貿易乃伏壯上數十人於水次而遣一人微服買櫝往誘之伏兵卒發生擒其渠魁 列朝詩集

張江陵欲甘心高新鄭左都葛守禮與冢宰楊博力爭之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事中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居正忘之守禮識其字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二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無虞 貞勝編

王霽字象乾鎮宣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兩菱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咎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寃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霽字八十四尚

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 蘇談

姜瓖變亂山右各縣預備積貯殆盡事平藩司籍其事報部朝命給銀買補自己丑後二十餘年皆係揑報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並無倉予力陳顛末于達方伯蒙達公案計從前經承如數追補出買予特建預備倉於舊址米七百餘石粟五百餘石豆三百餘石草一萬三千束俱全因為出陳易新交民賴之沁州知州汪宗魯叙其事立有碑戶部侍郎勒公為達中丞胞兄予晉謁之問曰聞潭府為賊破今赴補必窘兄昔宰交城貯千金何不取用予茲然無以對公笑曰兄捐千金鑿山引水離任後交令同紳士中詳中止竟將兄捐者用去舍弟批詳云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為之前令豈無確見而棄千金如敝屣也爾等庸人不足語此速將前令捐資追出貯庫取具遵依繳兄可寫收字我給爾領回當時手無分文借貸無路得此足供都中薪桂吹瓊之用

楊璡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着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 座右編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旣滿入京時洞中庶常凡四人沉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之蓋其時有忌馮諂之於當路者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歡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頞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補館得不他補 湧幢小品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為譚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請館人皆驚以為不祥遂去 仝上

萬曆間海鹽令王臨亨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冒婦之叔一偽為夫一偽為亡夫之見詭詞訟縣已而佯以和請月餘偽夫訟婦之母見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詗其貌狼鞠之則前案悉偽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誣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與語已而遽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當先亡弟貧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貲俄破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來去所遺鞋是也公曰壻而盜何必登屋

茲方六月何必衣鞋升得白 海鹽縣圖經

李霖寰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圍上李公以大炮攻之楊裸諸婦向炮炮竟不然此受厭也崇禎乙亥流賊圍桐城上架砲賊亦逼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烟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鍊丹藥皆忌褚叙之厭 物理小識

沈衆將希儀屯柳州左右皆猺諜而無諜猺者沈以為使官府人為諜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詗賊衆感若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峝中諸猺雖凶暴樂役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絶棧深菁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雖肘腋親近絶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遺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而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 唐荊川文集

沈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價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見見公公皃女撫之久之稍

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詷賊後賊發具影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悅察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引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夫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蹌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懽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篋筐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減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己諸猺婦皆快快心羨嫉其夫使報賊莫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問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悉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宜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仝上

沈公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諸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罵曰某巢某也震慴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

六人皆為官用其遂巢而復為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仝上
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敷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旦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餒稿崖谷 同上
沈公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以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蓑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哭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詗者亦同會於城傍西巢人課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胆落或易而為好猺獞而柳城四傍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生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仝上
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聘者也兇猾甚嘗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終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

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竟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刃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令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恟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行司俱在山中今往刦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旣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以為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刦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

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聞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　仝上

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充兵遺盜長子孫備伍交山盜風愈熾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予移汎地換營兵嚴防守具詳兩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咨覆到晉將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原經制之兵一年一換著為例山中巨盜耳目方絕庶可施吾勦撫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給事中武攀龍宴三更歸交山群盜數十相隨入署予馳馬於馬廄左疾上城諭守城堞者加嚴群盜由北門踰墻出予縱其逃止擒獲殿後者二名閉內署鞫之許以不死因得諸賊實情蓋無日不以殺縣官為急盜首傳青山謂賊黨曰趙縣官內謀深而外若不經意我輩不殺縣官將來必為縣官擒渠官做得好於我輩不利換一個來又作商量予夜穫殿後兩賊方山中實情釋之入山究為吾用俟晨獲本地方作賊居停者四人立斃之即進省以實密聞於達撫公

趙應龍壯健力敵十夫交城原瓶都賊首與李宗盛交結刼附近州邑嘗破清源殺教官李開秀者久之余密探兩葫蘆川踪跡知靜樂李宗盛招趙應龍行刼予密招降賊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賊任國鉉惠孝文為予用以計紿應龍折其兩臂縛以付重生獻出應龍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予械應龍赴省應龍沿途據鞍高唱洋洋去無怖容

李宗盛者巨盜李黃毛子黃毛自明季為盜後降隨任標營久積貲饒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騾馬積芻糧藏鎧甲兵器甚備黃毛死宗盛即小黃毛時時出刼太原各屬党羽甚盛殺人視為常凡避罪逋糧者一入山官即不敢問宗盛屢捕不獲康熙九年四月初巡撫達公給示撫賊予止之曰縣官方伯言發兵會勦以振脅餘黨撫之則機敗誠假便宜發寧武協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必南引兩葫蘆各賊以自救縣官密用間使兩葫蘆賊不與之合則宗盛勢孤必踰劉王嶂以入黃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達公曰汝籌略鑿鑿得無為趙括乎予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達公曰吾知爾不托空言今晉中兵悉听汝調度但云奉吾面諭行之不拘爾以文法也予用印文四發調兵俱云奉憲密諭宗盛聞風乃與心腹十數騎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鵰巢就食劉振家食方備蘇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集鄉民圍之數十匝宗盛

呼曰吾李黃毛也任縛我去驍賊弓進单騎出戰射之踣餘黨逸去宗盛壯貌魁梧即被擒氣勃勃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坡野為滿雖婦女亦上垣簷縱目指顧笑語交山賊破州縣殺掠惡不忍言如惠岐山鍾斗尤淫惡岐山居惠家庄遇群盜他出即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刦輒倒裸婦人油漬牝火燃之或刀穿其牝兩輒鎖鎖之而去其惡如此後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　旨平交山寇勦殺淨盡十月初七日同守備姚順統兵至縣諭山民速葺靜安堡十三日屯駐官兵命移席郤月湖笙歌徹夜觀者夾岸初八日大閱演武塲速運酒米芻豆至靜安堡備用初九夜令司吏者促其籌夜之子發五鼓斂兵疾行四十里未曉至水泉灘飲犒諸軍謂順等曰此行奉　旨勦寇進屯靜安為息敵計耳順等驚愕予偕諸弁兵聲言赴堡出賊不意直襲葫蘆屯駐東坡底日暮安營畢語姚順曰此地為吾據則兩葫蘆聲勢絕矣是夜大雪山峰盡白諭山民寧家毋從賊凍死次早諭兩葫蘆居民許其拿賊贖罪强盜亦拿賊立功統計入山二十六日節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名餘俱押解又投首賊三十六名新撫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山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冊呈報其真正良民不為賊脇誘者止三十七人賞羊酒及扁額旌表或十里或數里或百里就地遠近立為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初三

日振旅遂縣汾文濟太諸縉紳士庶壺漿而迎者不絕婦孺俱在門内羅拜歡呼載道落司在省聞捷官所中語督學謝觀曰爾江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經宛來駰有交山平寇本末行世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内璫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紿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扼其以要害力持之呼群瞽皆來助擊至抉出目睛盡蒐其所奪始相攜歸耳談

古稱操舟者為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為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既被執時時陽為好語媚賊首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挾柁飯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為媚歌唱迭勸賊叫跳勸喜飲大醉卧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賊首長年

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刓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窘而黄鬚類倭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擄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噤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益窘貧甚猶操舟漁 湧幢小章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匧惟汝所欲小郎何得知盜競奔之皆恣其去取而幼子釋盜去家盡尤之曰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皆隣近某某即刼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一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贓皆得而財溢於所失數蓋盜往所藏也婢智矣哉 耳譚

劉滋濮陽人少為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萬金為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刼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

亦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錠遂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携耳湧幢小品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本觸木木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内因舉至賊家門首剥啄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内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為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耳談

吳叟吉安人妄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里暴行為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間詣其廬説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即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長者命之叟因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刼誠危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我當為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人持挺

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日已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湧幢小品

朱潮遠鎮章泉時軍民不辨官話每堂審役有譯鄉語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廹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證乃其姑丈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墮淚也今孝廉公車來尚稱之座右編

崇禎三年春奢安間成都百計攻城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箈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伏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朱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砲石不可砲石者巨木為柱柱置軸間轉索運杵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炮擊牛中其當軛者牛子反走乘勢縱擊敗之紀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

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某死其夫王𤁶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時為大司寇清理刑獄撿王案反覆披閱見单塡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幾數日耳鬚安能暴長宜矜疑衆不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部同事愕然碧園新草

浙西大盜屠阿丑聚艅數十出入湖泖間與海寇劉香合謀叵測汎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勦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乃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勾引窩贓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貰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做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岍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金阿丑就擒餘党悉降菊泉集

寧武總兵王中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日潰散渡河歸吳姓恐沿途搶掠遺患地方乃遣官招撫之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犒毋得擾掠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為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姓復差官以犒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主帥即病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隊某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為盜各官調停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手書檄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也領兵官果擒解獲院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餘令歸伍上從之憶記

崇禎九年正月闖王闖塌天八大將摇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急太僕寺卿李覺斯同知州率士民固守賊百計攻之不克賊掠村落山谷婦女幾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首環嚮堞埴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秋血穢淋漓以厭諸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燃砲砲皆迸裂或喑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圊腧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砲皆發賊大創未幾援兵至遂遁　續知冠子

儀真南門橋五日觀競渡龍舟在橋東眾皆趨觀於東左重右輕橋欹而陷觀者百餘人一時漂溺河流湍激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軒遂將棹橙亂投於河人得扳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　訒菴偶筆

溧陽裴令袠善斷獄無錫有叔與侄贖屋者侄年長叔庶出甚少侄欺之賺叔白金三百屋不肯還訟之無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裴裴置之獄中月餘忽以劫江寓家牒無錫拘其侄侄辨非寓裴曰盜某時劫銀三百兩藏於汝家非寓乎侄曰此乃叔贖屋者是叔寓也裴既令供明遂杖侄四十罰百金與叔百金賑溧陽饑餘百金牒無錫令而斷還叔屋　懷秋集

余令交城以廉能為達撫軍爾布薦方在署一日沁州知州汪竹巖宗魯迂道來謁余訝其無故遠辱竹巖曰弟心大有所不服特此來請余詢其由竹巖曰余兢兢業業為

令十三載得陞知州又就業五載甫得達撫軍薦剡兄作合甫二朞薦與余同兄審理大案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予曰無訪竹巖曰欺我哉予每事細訪尚有差譌安能無訪而得予曰不敢欺訪即奬生矣訪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訪及被告亦然訪及原被証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庭証原有情真但愁問官不听耳吾虛心勘審原被與証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勘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造所不能知者止問官獨知竹巖曰誠然若朱崇侍訪即吾子所好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有失鴨數十者控於休寧廖令騰煃廖曰近有來求鬻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來踪跡之鴨見在金強辨不服廖悉取兩家鴨雜於堂命各呼之金呼不應失鴨者以竹竿呼聚成群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絡叩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中金執以狡辨廖曰倘積竊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赦服責而還之 海陽紀畧

警敏 君子一言以為智仲氏子片言折獄言可忽乎哉節不易博採奇聞廣言語之科孰謂是編不可小識

明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頗上譴呵衆得釋 玉堂叢語

霍尚書韜嘗欲營寺基為宅浼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笑林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劉瑾復遣人來與李閣老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翱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為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閣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繆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玉堂叢語

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欵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對食能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强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盤飧責人 座右編

余官山右初謁逵公曰 喻鄧知府貪庸應參予曰鄧知府所處甚難逵公變色曰本院與屬吏水米無交責縣言作郡有難說乎予曰有說秦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下

之至有才者也鄧守無周之才而又不及秦之清所以為難達公笑曰此平情之論姑免以待其改秦守宗堯號明宇遼東義州人貢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樹號計伯河南延津人壬辰進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鄧守會號嘯菴福建閩縣人貢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歸時謂余一言能解鄧守於巡撫

某布政請按臺酒坐間布政以多子為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何云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共汲引之客中閒集

王文恪公鏊修蘇州志衆欲請楊君謙文恪以君謙謡諑不欲與同局姑蘇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謙方櫛沐不暇抽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以為狂慍甚一日晤楊問前語君謙曰然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始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楊之精識臣鑒錄

都指揮使王佐使後指揮陸炳陷其子欲殺之而盡取其産子甚窘子之母名亦在既捕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脇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尚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言僚佐皆驚歎炳頰不覺發赤汗下僞為旁視輒遣之出其事遂寢遣愁集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中州野錄

技巧 與巧也毋寧拙君子何取焉獨怪兩大一巧之區也巧之曰新如泉斯湧靈變不窮如花斯發紅紫萬狀豈以小而忽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 稗史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於負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見龜龜不見碑則竪矣衆悟與填土負重平碑遂立 嘯虹筆記

鴻書云金中都被圍完顏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今人用礬及膠以鐵釘共煮用其水寫白紙上視之無迹以墨塗紙背則其字畢現矣古人兵書中傳密信三發一知頗為費力何如此之省事 仝上

開濟館某尚書家上郊祀索白染圍爐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桌脚鑿圓孔白紙糊之取鐵鍋為爐如數進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於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

長督大小戸具門簾香燈迎駕遂命捲簾為燎得如數進上伏其才王文禄集

董潯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作柬嵩以為尊敬之也閽人利其金每一傳執即取金去後嵩敗董獨免交通律嘯虹筆記

私鑄者匿於湖中人猶聞其鋸銼之聲乃以甕為甃累而牆之其口向外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為甕所收也或曰廣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燒空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軍馬聲物理小識

猿山家謂之鞠候皮陸具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萊菔蔬果竹萌之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為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趨其群群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湧幢小品

熊公廷弼督學南畿每試輒以紙三條封諸生頭巾不令交頭耳語一生悮斷其紙懼其責也忽大聲擊案通場皆舉首驚顧紙盡斷生遂得免懷秋集

明時有内監懸一珠燈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數日無有應者忽一人舉其竿直走至有井處以竿揷井中取燈去内監大笑嘯虹筆記

尹見心為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

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識水性者一人往量其長短作一衫木桶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臣鑒錄

金山環缺處為波阻不能達有石橋一洞接焉相傳有僧廣募市金云楊子江心造石橋人爭佈之費不多而得募金無數又有一僧行脚餒甚無人與齋供遂號於路云二十個饅頭兩口吞有好事者詰其不能則云出家人不作狂語遂買巨餅二十與之欲觀其吞法僧張二袖口各納十餅而去菊泉集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為天下第一然有龍窩洞流甚急相傳泉為龍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峯閣命寺僧拏四舟相連若井抵洞流用繩沈錫桶桶上開五眼線繫木屑塞之無令濁水入下沉十數丈到底方拔線提起木屑則真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予急回岸烹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間味試以松蘿較惠泉色更不變僧曰衲等老死此山未獲嘗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較之味迥別越數日復拏舟較墓畔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輒引去謂之龍禁誠然

艾司寇方宴客寄園中盛夏新鑿一池客贊曰待來年好種荷也艾曰何待來年客以為戲比半酣起行池上則綠雲千朵清香搖曳六郎面灼灼迎人矣客怪問之衣曰為佳賓

姑借催花檄也蓋園卜盆荷甚多艾窖令人帶盆沉木搏一笑耳 鄖古新語

近時邑無賴子邀百人作百子會人出銀二兩搖骰子點多者先收每月一應八九年乃畢冀其不能終局先收會者得圖賴之耳然猶未為巧江西有一僧創千佛會人出銀一錢投木櫃搖點多者得百金歸不必復應往來行人圖僥倖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則利其每一會得抽分數金耳後令聞之懼惑衆村僧乃止 明升集

寄園寄所寄卷二

漸岸趙吉人恒夫輯

受業 丁廷楗駿公
于漢翔章雲 仝

男 景從
孫 繼揀 仝訂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寄園主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必聖人哉匹夫賤士一念所結亦可感風雨召鬼神但有純與不純之别耳載籍文史何一非為人振勵綱常述舊而不墮于腐談傳新而不落乎習見居今之世引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烏能綏耶

鏡中寄

忠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鞠躬盡瘁僅完得吾性分內耳徒為富貴利達謀必為身後声名計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蘇人范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黙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之遠　朝野紀畧

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縶於軍其曰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平對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今守北平　仝上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隠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　堯山堂外紀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蓋忠列之氣益古如新也聞太倉王相公錫爵以子病往祈忠

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為朝事余一生不作虧心事而見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否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廵兵執以為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单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務名節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寃終不為救然力可為而不為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湧幢小品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為殮其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絶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座右編

嘉靖初因賊亂割涂之半為峽江縣子寧舊居三州實隸峽峽人請祀之涂人與之爭知府劉琦許兩祀俱存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 逸史

御史馮恩以劾汪鋐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鋐等恨之入骨朝審定獄論斬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寃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詣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上

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貴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 遣感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為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興岳廟取為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闢土下多積石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後者數百遥見天門開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此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正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湧幢小品
天啟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以其女許字其孫允構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為民士所重及聞開讀觀者數萬人群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過忤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速剜若舌即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怒群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逮黃尊

素者泊舟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遂遁去巡撫毛一鷺魏黨也幾興大獄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寬旨捕顏佩韋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立謚吏部為忠介勑坊為清忠風世改埜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木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 遣愁集

江蘇巡撫湯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涖任未期年蘇城之業馬弔紙牌者廿心改業曰巡撫禁賭人人革心誰復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聖廟素靈異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沉之於湖疏奏盡毀天下五聖廟內名回京父老塞兩岸哭聲震天夫出署時有破被絮隨地藩司某公偶見為之涕泗 哮虹筆記

孝

百行莫先于孝本源固則撤天揭地可次第舉矣若割肝刲股固不在旌列然亦必聽其自為嗚呼誰非毛裏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為人所教曰聿去砍頭琬顏色不改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能生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為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 臣鑑錄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為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請之而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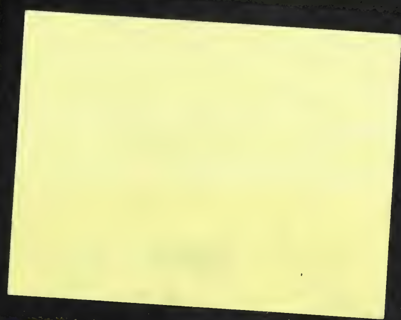
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並宏 玉堂叢語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十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塋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葬所隣人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 博學彙書

薛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臣鑒錄

顧薇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殁刻一木母奉之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壹如真母對之呼號無休時一夕木母忽作聲呼顧薇家人盡聞之相傳驚嘆母棺在堂隣火延燒將不救薇棺大慟火忽飛越免後事繼母盛如其母 海鹽縣圖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七八歲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漢唐宋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世陰陽歷數出山海圖經兵政刑律與稗史小說之書該覽貫穿問無不知於醫學尤精不肯與富貴人醫里巷貧窶及方外士求醫者趨往診視施與藥餌貌甚寢又以藥熏其面及肘股皆成瘡壘兩角短布衣芒履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肘股爬養時人見而惡之縉紳知其賢亦莫敢引薦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極孝郡守姚善賢而造之隔門語曰勿驚老母踰墻逸出他日卻騎從獨候門下始接焉



據坐受拜若師弟子守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連呼孃孃方絶歿後夜二鼓室中曳屨拄杖連聲呼孃孃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孃孃不得母痛既久乃息 列朝詩集

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於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見二本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涼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奬之 博學彙書

趙某無子止生三女及笄因親老俱不肯適人朝夕奉侍親終三女躬胼胝築墳丘高三十尺周圍三畝餘女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間夜有盜樹者樹將斷斧聲徹村墟二十里聞之人以為異今祗存一株闔境以孝女墳呼之 平遙縣志

新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而休寧孝女胡壽英因兄亡乃孝養父母終身不嫁至六十而卒瘞二親側尤稱奇女焉

臨潼醫生張應佩父母相繼没廬墓六年夜有盜呼曰張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贈及旦視之線布一束應佩白於官不受長安馮恭定公為立傳 陝西通志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産遺腹子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為具行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

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刄僕懼奪刄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担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疑之有丐者過門饘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己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體即役於官洗沐着縞觴豆遞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户皆為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悦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嘗子母錢為久計衆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之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為歸家双白偕老至大耋　耳談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弈則忘倦嘗終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　菽園雜記

諸大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並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絰疏本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為令嗣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類錫云　玉堂叢語

沈青霞君鍊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

具長跪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洒淚者父翁遂感慟亟命歸偕翁嫗相敬如初

徐文長集

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病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飭甚具民間有微慝罔不報聞於是三老率吏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閭井間剳編籍之羡金以饟之 曹能始集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己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竪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覲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

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夫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斬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慫恿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死堵下矣兩尹皆為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歛恨於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能為節婦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婦曰妾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裹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忽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令蒸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　耳談

王侍御報齋公常買妾困於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子毓俊甫八歲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麪食魚肉雜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　座右編

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爾嘉泣謂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公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嚇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為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

遺愁集

明太宰楊魏海豐人事母孝春日爲村裝繞母夫人負之背遊遍花叢歡娛竟日母終年一百四歲長山大司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嘗侍　世祖于便殿　上以孝諭羣臣化熙趨進泣奏曰臣有老母願乞終養　上不能屈遂允歸康熙壬寅太夫人九袠親友拜祝太夫人答拜無衰容又八年己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薨壽年一百一歲嗚呼司寇以母老歸養乃不能塟親而反爲親塟終養之私亦鬱鬱地下矣　上賜建百歲坊表曰一品百歲鄉里榮之前有楊母後有李母 梅窗小史

祝世喬字子遷江西人方襁褓時父神谷遠遊久未歸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數瀕危殆先是楚有楊某者德神谷療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妻以女世喬泣辭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嚴冬皸瘃無完膚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於鞏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觀者咸爲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卜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選入黌宮後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 陝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如珩焚香告天剪右股以進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而如珩已昏暈不能舉手妹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暈矣母曰有味再持來妻楊氏割股如其夫以進母曰只此足矣病即愈 臣鑒錄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子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復得子　座右編

汪存欽東關人事父極孝常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時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陬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己毋傷吾父虎遂去　續耳談

尹童四孝歙上豐尹氏子也長夢炎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曰夢友俱為童子母病瘵四子哀號累日夜炎昌乃謀藏小刃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圖之友不可謂兄必先我割我乃無號遂伸臂交割夜寂無聲淩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飲而甘之父旋覺加詈焉路人皆為流涕　亘史

高起鳳陝西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正五年二月流賊至擄其繼母秦氏並妹荊媧以去生即馳赴賊營曰吾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聞之遂庶道不放欲并留為書記且曰

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攢刀剉殺之於是百計誘脅荊媧媧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媧罵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屍瘞之巡按吳甡疏請表揚 崇耳長編

悌 花底啼鶯天邊分雁雖賢者亦復不免古人謂孝衰妻子於親且然況手足乎最下免鬩墻進而推產進而同居至數世十餘里斯為得之

齊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閏延安人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曰使諸婦女各聚一室為女工工畢歛貯一所無私藏幼稚啼泣諸婦見者即抱哺不知其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其孰為己母也 蘇譚

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發克其家旌為教授 類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從子十一人以其資產均分 同上

余兄端宰撫寧時有楊氏三兄弟長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氣和睦未嘗分爨兄嘉其義延之賓筵一時傳為盛事休邑明經汪紫滄暨弟汪晨俱刲雙臂調父藥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曰昂復割股肉烹藥進晨無効時治糈車八弟曰昇即以匠人巨斧截中指烹藥服晨終不治里人咸謂以弟救兄血性真摯前人所無

洪武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人贖兄命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

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延頸歡然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盛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彙書

明初休寧休汪彥光彥禮兄弟歙睦光五男禮僅二男父遺貲厚將析箸禮曰吾兄弟平分吾兒信有餘五侄薄矣請七分之里人高其義 居家金鏡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其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即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為可以激勵風俗遂建造牌坊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者千人對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濂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即命中官復詔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一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瞷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復有人愬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 金華志

宏治中吏部尚書王與奏臣例當廕子然長子沂叨中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廩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 文獻通攷

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子騰龍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事父蛟爲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 海鹽志

畢構爲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構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 臣鑒錄

上海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紿其父母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泣曰兒餓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王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王子兖汀州通判兖子兆元懷慶推官 湧幢小品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韓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搆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童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皃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皃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 仝上

隆慶年間潞州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各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鵜二世仇朴三世仇熏四世仇階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同上

余幼年一遊方道人趺坐館門化齋呼余曰汝來汝富貴壽考都有但聯眉兄弟不和耳歸拔之旬餘復長如初余因拜首誓天曰兄弟和不和由我我終生敬愛推讓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後眉永不聯

水部張克文隆慶丁卯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爾水部因舁弟屍徙置野廟中走禱關公祠五日屍尚不變凡十有八日復甦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北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新淦縣志

嘉興殷原善兄參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為後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彭北部集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稍有所諸兆三曰吾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湧幢小品

義匹夫匹婦一節可傳君子多為之其足風世也古道日遠誰為中流砥乎雖解橐傾貲好行其德亦未可媲而輕之

方孝儒在宋濂門為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輙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

天順八年流賊攻城教諭鄭廠訓導陳普家屬為賊所擄諸生溫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讀何書忍令二師全家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貲得二十餘兩付之亮誓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脇以危言亮不為動竟得二師家屬而歸清遠縣志

夏相國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事公有孕而公被禍初公出弊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弊得金一笏獻之公歎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風遂錄千門令司公服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國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為衆所推知其可託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綫之系在我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者爾其慎為之持金去金五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為保育計及孫兒生於忠禮書院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携入城中行館以糕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紿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汁飼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三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妒方相欣慶千既出虎口趙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殺兒為約責限以須私與陳夫婦商其事二趙亦來

五人相向位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孫托之山是隐祕愈密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食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為僧久之趙四二知事難終泯自出舉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老巾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洎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既見孫曰兩耳頤頷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郡公遠近翔集闐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郡公曰異哉兒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宣閙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也因問子何名曰尚未名郡公曰即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孫年十有五記保孫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銑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為百年計晁錯反懼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鬚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間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柰何流落邊鄙為溝中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

聞道去環曰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郎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酧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後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湧幢小品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喜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即扼橋格賊曰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鬭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同上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半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下先生悟言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本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吾主母乃行吾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之歸合養正葬歲輒上冢哭而祀之同上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睹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閉一空室中槀饘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遣愁集

明吳寬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簣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為官殮及殮賑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又尚書徐晞少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欲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留明日抱案已脫去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後為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于吏必謾罵遇宿署待公不為意其人卒于官親為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致通顯客中閒集

涇陽王者佐中萬歷癸卯鄉試任高陽知縣曾遇福建人黃賓卿被盜刦哭泣欲死者佐悽然憫之賙銀二百兩國初黃賓卿為游擊鎮守江口而涇陽陝西商人四百名時以為賊命賓卿殺之賓卿感者佐之恩不忍殺其同鄉盡釋之後四百家俱登門謝又有韓霖貸銀五百兩因霖死遠鄉櫬歸焚其券柩前陝西通志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于道孟昭熟視令人引進語友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辭去孟昭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巨鑒錄

閔象南為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江西暨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

萬人聞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挈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雲扶於浴堂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其八十餘人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金陵江某養豪俠不擇交游忽為叛案所供被捕獲武進許新字穎長上元諸生也素與江善欲救之曰子所犯非凌遲即斬吾不忍子吾弟保子不入縲絏子急逃吾即坐罪亦不身首異處也江果逃後追保人入官許曰生員不知其謀叛一時誤耳官亦義之果得不死事見解江無德色樗鄉集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此內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穩矣耳談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事斬西市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寃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

且泣乞寧己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卧起也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子然一奴也兒名繼之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湧幢小品

丹陽李某市販人也與生員賀馨蔫交賀有僕素無賴懼罪走投閩藩旗下藩移檄江南撫院追僕妻并誣以附寄財貨若干實無有賀驚惶無措平曰知交不一視李獨往省慰且為賀決策曰聞閩藩朝覲回道京口須親控之乃解耳賀書生素恇怯辭以不能李慨然自任曰我當代君遂具呈以油紙束于腦伺江口藩巨艦過李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遂躍洪濤藩命撈起知其訴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鎖之後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適藩下侍衛羣聚酣飲挾箏琵彈以侑觴李曰我頗能此何能解我縛為諸君奏一曲從之音調淒鏘可以泣鬼衆大喜以觴觴之訊以何言來訴告之故遂為代白之藩藩曰易易當喚僕來正之耳李哭訴曰今事在撫院差役臨門柰何藩憫其情急遂作檄付之撫院事得解絶口不言勞 檮鄉集

正氣 宇宙人類所以不絶者正氣在耳依阿取容奸慝蠭起遂使日月蝕星辰晦誰之厲歟氣之正者片言可以扶坤維一往可以廻造化嘻嘻卓哉

明初劉長史璟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敢讓 座右編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鄒亮献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者鍾得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懸笥瑣探

湖州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則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中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裡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徐訴曰久宿于此歲被隣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即彼攝伏永不為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泰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隣女久已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張公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茲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雷有一蛟死於錢溪之北湧幢小品

鄘埜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耶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跽誦惶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之難座右編

莆田翠渠周公英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自使童子自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笞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為主

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仰山脞錄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冠姓者啗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 玉堂叢語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擇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同上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疾夫來看廣陵潮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之不得 座右編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坟所直趨至坟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後渠雜識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迴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廸吉錄

薛文清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為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 玉堂叢語

予由交城令以平寇功陞部屬服闋赴補寓家掌科兄爾合邸中未出門投刺魏少司農家樞過兄邸閽者辭曰家主衙門未回未公曰我非拜爾主人我欲識我司官面耳步入門直進後園予衣冠出見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為敝省建不朽功業學生以為年大矣今見丰姿深為朝廷得人喜茶未畢即別絕無一語寒溫及補戶曹九卿會議時堂官派予與余公國柱主稿未上班陳少宰敳永忽高聲曰誰為吾鄉趙天羽者梁大農清標笑指予曰此君是少宰斂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識荆也李相國蔚謂大農曰天羽老誠練達浮沉郎署我輩不能辭職大農致其語予對曰司官練而不達老而無成得半止耳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治鉛山邑有父子訟者繫于獄諭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頭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繫大樹杪鴉群噪盤旋其上因以為神一時趨者成市侯伐樹乃止有妖巫挾魔魅之術壓殺多人公鞫之得其情撲殺投諸河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山中有寡婦子以採薪為虎所傷公以朱書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侯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三中其首殺之有民白晝忽為雷所擊乃隣悅其婦利夫之死偽為雷神公廉其實置之法後以治行徵南臺御史民尸祝之閒其子孫代有興者二酉日錄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郤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于牛群迄不見明年民病顛癘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湧幢小品

羅念菴父諱循字遵善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放余有來奔者佯若不諭意從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已為鬼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仝上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群兒之塔庄獲蟾掣擲良久釋之卒不為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二稽首謝歷三日硫黃氣滿室中朱書能蛇獄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仝上

王海日華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宿如常妖亦

旋止僧咸以為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槃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害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凡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精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 仝上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患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問載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楲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玉堂叢語

許穀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歷任南京陸尚寶卿以人言罷歸仲貽負時名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縉紳至南京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賦咏自娛所得賫文錢投竹筩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飲窮日月不倦年八十有三自為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列朝詩集

先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為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昨非庵錄

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為宗譜人爭以弟侄之分事之惟給事魏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不通名籍遂除令曹臣鑒錄

廉介貪夫徇才廉者貴焉廉美德也顧廉則必刻刻則使萬物無所容漸入刑名之學潔以處己稱物平施君子哉

吉水羅汝敬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阯會一僕死交阯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畧等用以損公公拒不納泳化續編

吳思庵為御史時巡歷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饋黃金百兩追至夔州思庵卻不受就題其封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堯山堂紀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

仗道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昨非菴集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嘆親取袖中餘錢賜之玉堂叢語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盔甲一副裕陵追悔泰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推帕一方振不之較張泰遺劉瑾止土葛雖御之而不螢此清之感實人也說儲

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織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宜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織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有過懷麓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玉堂叢語

東山劉公為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取去以充囊篋相襲為固然公初至發庫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時誠愧古人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無取仝上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隣家磨麪去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詣寢室見床

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操若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同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高脫中復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遣愁集

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命也何可獨享遂遍周貧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賑飢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聞賜官立坊壽九十四臣鑒錄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邸撿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聞雁齋一談

萬公士和知饒時唐先生贈以双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公服其言玉堂叢語

嘉靖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閒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橐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生平不妄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乃訓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座右銘

軒輗為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陛辞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遣愁集

海瑞曾南家宰以幣物為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二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酧鄒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廸吉錄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江水之外無闗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臣鑒錄

樊知縣毅曰吾歸囊資僅五千耳金繒不及一千王司訓輔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為少而王且喜六百為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餘藏輒不顧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幾而耀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成禮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竹為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子若孫皆致通顯家声駸駸未艾文峯格言

楊東山守吴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苧躬紡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

小疾旣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座右編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菴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温而已一日侍坐旣久有一布襆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子手製一布襆送老師遠菴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臣鑑錄

王九皐自遼東還朝饋送一無所受内官與同事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内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不受有死而已九皐不得已受之密綴衣領間人無知者居數年内官死其猶子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同上

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灶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曰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平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彝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秋山偶筆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吾家僕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座右編

吳相國甡云袁繼咸被祭携一僕赴京予捐俸贈之路費曰敢以清俸用佐廉儉繼咸辭不受諸生泣送于途汾州孝廉曹良直為執鞭弭送至京邸范廷輔詔子云袁僉事臨行簡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杯二器舊員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振貧生及置買學田具清如此 憶記

徐孝祥吳江人隱居好學後園見樹根一人塌陷諦視之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遽亟揜之一毫勿取人無知者幾二十年值宏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遽啟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荊布遣之而于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春氣錄

張獻忠穀城再叛日留書于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賄之日月多寡于其下旦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 明季遺聞

寛厚 人有市璧者其廣潤同而一則千金一則五百以其厚倍也 矯人情而過為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為繩終身當以之矣

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鄉居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署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 臣鑒錄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座右編

楊公翥有厚德為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鬻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瀦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為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玉堂叢語

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專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堂下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為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偉跼蹐無地 史補

雍泰字世隆為宣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雍泰乃

不忘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余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氈毯背隻鷄持瓠酒至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臣鑒錄

岳正字子方為翰林修譔英宗甚重之嘗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後謫戍于邊自題其像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横來安容得耶畜德錄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貪位固寵阻塞賢路五台不怒不辯第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槩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蘇譚

魏尚書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畜德錄

人有被横逆而欲復報者問于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何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吽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閑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消世人許多不平之氣書四說銓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凢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其家何在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為

原官 座右編

福建參政吳昂海鹽人少時聞海寧祝先生萃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負書往從就河濱濯足而進祝先生奇其人欲往之曰生來晚書舍滿無所置生惟一牛屋幸無牛生寧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先生家人掃除受祝先生書坐牛屋中日夜誦不輟冬夜一敗絮袍時解與所從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誦却寒歲晏歸祝先生贈米布要明年復來除夕上母壽訖卽走百里詣祝先生所元旦方啟門吳生儼然進謁拜罷復請受書矣後昂既貴聞祝先生死奔赴喪次哭踊執心喪三年如子 海鹽縣圖經

曾文恪公驛為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館憐其僕寒苦呼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均為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易忽恩從吾幼未難摧泥途還借來朝力伸縮相加莫致疑今人於奴僕鞭撻罵詈不啻牛馬尚能恤其飢寒勞苦哉 蘇談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芒履布衣亡貴倨態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驢踣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為助臂而出諸淖行數步方知為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憩門巷二騎士倖徼至詢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十省止携兩僕跨一蹇旅舍陵侮之

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為妖人訊諸豐令僕始吐寔令為負荊謝飾輿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仝上

阮恕字伯寬嘗赴長沙善化任中途宿窮谷間有商十數人先在馬從吏與爭釁恕為伏其吏且慰撫之吏退詬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為恕亦不介意及瞑商相謝曰某等粗疎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寢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僕堅扃以待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縱橫乃強寇也恕以扉掩血潜出逆行十餘里平明乃回故處官吏捕盜方急是夕脫命毫髮人謂寬厚之報客中閒集

宋栗庵纁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座右編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子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時絕無而僅有者同上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參良模說之曰翁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

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行步未嘗乘轎過侄朴菴公（名拯侍郎）及竹澗潘八（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玉堂叢語）

曾鶴齡會試曰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為人簡默在座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堯山堂外紀）

羅念菴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錄）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大僕趨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同上）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廵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卻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起匿輒使人諭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稗史）

徐存齋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遣愁集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里有官人夜飲温室語人曰今夜温煖若是時令不不正也從者于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自處富貴可不念人飢寒勞苦哉座右編

叅政吳昂家居嘗駕舴艋入郡城遇雨借大舟適相觸奮怒邀昂止昂布衣氈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他供具逆揣為農庄人要挾之欲令出錢償禮昂遜謝乞至西門湯別駕家行貸至則別駕大驚顧兩生何得辱前輩乃爾兩生慚沮昂貸錢固償兩生謝之愈恭徑歸海鹽縣圖經

尚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尚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机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尚書愧甚亟返其券蘇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為常春氣錄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

常逮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即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誚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為官稱其父為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資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為減罪今惟此不滋重耶盍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座右編

王元美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余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謝茂秦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吟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底昂歌竟鼾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何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堯山堂外紀

相國朱國禎萬歷戊辰主會闈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禎字棄去太史陳如岡房一卷亦以如岡如陵句犯其名見棄識者每嗤其刻野乘

順治乙未余會試已雋以文中有而不予人以可托句犯房官于可托諱見刖已酉余分校山右首題先有司三句有吉士彙征語因犯余名房考棄之余曰勿疑也果通闕節何以名為弟呈堂余當力爭之因獲第二登榜為文水閻調鼎瞬捷去夫螢窗雪案

決科三場乃以無心之語避嫌而棄人才念及昔年辛若能不汗浹衡文者念之哉

歸德侯司成恪以忤魏璫罷歸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豐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與之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為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壯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滇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支普名声賂魏璫寅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墓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吉若冬冬著綿米稍白則病囊具蕭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漢西門值左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編

江夏賀對揚先生為廣文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閒子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同上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云一段云拒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已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

歲除一毋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刋祠堂對聯當年雞豈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薪即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于鍾祥己酉館于嘉善寺或御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粮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一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吃盜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通欠馬遞水馹不往索一騎一舟山揚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昨非菴集

見色不亂色之移人甚矣哉蘇屬國若節十九年不能生子異地況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為傑士青娥紅粉安在不可以試人品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人讀書空舍中半夜鄰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入吾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遂去鎮將謂其清介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幃婦人于偏室酒酣內之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大學生拜監察御史續人鏡陽秋

曹文忠公鼐為泰安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馹庭色甚艷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領去後大庭對策忽飄一紙有曹鼐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鑒錄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强從命迤邐至臨青天漸暄夜多蚊蚋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報吾鄧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孫付托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不可不聞錄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察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若何對曰傾國傾城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同上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達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叅政臣鑒錄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攜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贈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樂不風流處却風流全州李文貴素方正自湘江買舟歸有美女子來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暑同宿帳中女窮途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動念行三日旁晚將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圖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衆急登岸謀投近山寺中暫宿且燎衣比紆折至寺隔墻有婦人咸哭聲衆碎戶入救則李妻也詰其故李妻聞母病同女婢往視因晚為奸僧掠入欲行強奸也稍遲一刻則必破污矣澄心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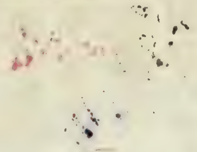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為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于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

俯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寢也遂出而反扃其户乃翁繼起户已閉遂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顧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祉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為賢宰相座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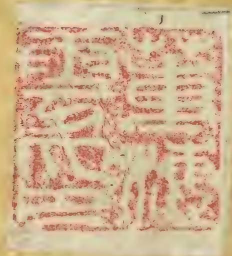
廣東張連寇乱書生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汚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于前矣賊因同閉之一室晨昏相對亟月始得贖回曾未及亂迪吉錄

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見生風流蕭洒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援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于是夕相會生惧損陰德不敢諾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偽為生赴約其婢暗莫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寢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特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錄矣不可不錄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值科期不肯入場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隣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双目輒蒙然不見出則如舊訒菴偶筆











寄園寄所寄卷九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廖長齡維庚 仝任 景循
姚宏緒起陶 孫繼捷 校訂



裂眥寄

流寇瑣聞

殉寇諸賢

羣寇

普吾沙

四鎮附見

寄園主人曰裂眥一寄余專為平寇作也余宰交城交山延袤數郡稱盜藪往往乘𩙪出為民害破城邑戕𢦤職官聞者咸目裂髮豎余奉部劄勦賊渠魁數十不憚艱阻以計盡殲之降其黨晋人快焉嗟乎涓涓不息將為江河盜賊一興生民塗炭折巨柯於萌蘖是在留心民瘼者矣他若忠義之遺屯國事之潰裂又皆致寇之大原能不鑒諸

裂眥寄

流冦瑣聞冦足言乎即曰遺臭何煩汚牘也然同一闖獻耳或勦之而捷或觸之而碎平冦豈無術歟爰蒐瑣談亦以資識

流冦起自崇禎元年迄於明亡大抵皆邊盜逃兵土冦饑民此撲彼興不可勝計始於王嘉亂終於李自成張獻忠生民遭毒良不可言雞窗剩言

冦之毒也萌於秦延於晉及畿南蔓於豫楚蜀江北出沒秦豫楚蜀蹂躪無虛日民遭菅刈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殆不啻焉剪冦錄

羣盜闖獻糜爛天下破城屠邑迄無寧日表而出之俾攷古者知生民之不幸嘯虹筆記

	崇禎元年戊辰十一月	二年己巳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十一月
	延安大饑　參政洪承疇擊賊	是年秦大旱				京師警
中原羣盜	府谷民王嘉胤倡亂又有不沾泥楊六郎　白水盜王二等掠蒲州韓城○劫宜君獄○合嘉亂五六千人	洛川淳化三水畧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流賊恣掠　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	官兵勦漢南賊平	流盜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	固原賊犯慶州參政洪承疇破之	山西巡撫耿如杞兵叛於涿掠良鄉勁卒皆為盜擾山東○大盜混天王掠延川米脂青澗
闖	米脂李自成從嘉亂已而羣盜破自成走匿					耿如杞兵叛自成與之合衆萬餘推高迎祥為闖王自稱闖將寇山西河南
獻	延安張獻忠從亂		獻據米脂十八寨乞降			

三年庚午正月		五月	六月	八月
秦連年旱邊卒以饑餉譁劉懋奏裁驛站於是盜益多				
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逸逃兵掠綏德圍韓城犯青澗美叔苗登霧聚安定○王嘉亂陷府谷○池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汪子順苗美陷蒲縣賊自神木渡河分三部犯趙城洪洞汾霍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號橫天一字王	賊破金鎖關	王嘉亂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據府谷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降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免死安置山西流寇破蒲城路安	王嘉亂勾西人入犯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四年辛未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御史吳甡賑飢		副總兵曹文詔大破賊	
王嘉胤陷清水營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攻合水	賊陷河曲	神一元破寧塞據之圍靖邊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神一元陷保安為官兵擊敗死弟一魁領其衆山西賊犯平陽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	神一魁劫寧下破慶陽東關宜君賊趙和尚等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神一魁陷合水	孫繼業茹成名降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鹿角城混飛獨行狼聚蘆保岺分犯各縣陷武安華亭王老虎圍莊浪宜君雒川盜起	神一魁降餘黨郝臨菴劉六衆數萬恣

	五月	六月	七月
	時榆林連旱四年西安大	曹文詔擊斬王嘉胤	曹文詔大破賊
掠賊陷始興降盜不沾泥復攻米脂巡撫洪承疇勦之殺雙翅虎縛柴金龍以降	闖王虎金翅鵬降鵬即子順姪成功也延安賊趙四兒即點燈子掠韓城郃陽尋降李應期誅降盜王子順滿天星降黨二萬人復叛去賊陷中部	嘉胤死其黨推王自用號紫金梁其黨有老𤞑𤞑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三十六營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獨行狼等犯合水	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掠鄜州尋降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五年壬申
		承疇擒趙四兒			洪承疇曹文詔等勦寗塞冦幾盡西澳之捷川兵來第一
趙四兒渡山西入沁水　賊陷中部	官兵斬慶陽劉六　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其黨黃友才斬以獻　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恣掠宜雒　黃友才復叛　趙四兒黨黑殺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　陝西賊陷宜川	陝賊譚雄陷安塞官軍誘斬之　不沾泥張存孟陷安定　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	甘泉賊陷宜君葭州　諸降盜復叛攻綏德	延綏賊偽為米商陷宣君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永寧蒲州
				獻及羅汝才等九百人降洪承疇	

月	事
正月	承疇擊敗賊賊破華亭擾莊承疇破鐵角城斬可天飛而郝臨菴獨行狼亦就誅官軍斬黃友才
二月	盜夜入鄜州
三月	陷華亭
四月	潮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
七月	山西賊陷大甯
八月	紫金梁老狗狗圍竇莊既而乞降八六王闖塌天不從犯濟源陷溫陽
九月	山西賊破臨縣豹山據其城又陷修武焚掠武陟輝縣圍恒慶賊盡向河北官軍與戰復入沁水
十月	賊喬六自斬其魁降
十二月	賊闖王虎據交城文水○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紫金梁入榆次入壽陽時亂世王遣其

	六年癸酉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是年山陝大饑					命內監盧九德等赴中州夾擊			
弟混天王乞降不得陷霍垣曲長子又陷遼州和尚等斬其魁霍趙維端降	賊闖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分賊西犯上縣固關南犯河北懷	賊踞林縣饑民相望起	蜀賊冦百丈關紳張道濬擒滿天星闖王	賊陷平順	河北賊陷涉縣	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　山西賊陷和順	山西賊陷樂平永和沁水	河北賊攻彰德陝西賊攻慶德	張應昌獲賊張有義

月				
十月		即一盞燈 山西河北賊二十四營渡河犯閿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 畿內賊至寧晉掠南宮走五臺		
十二月		河南賊陷伊陽盧氏掠汝州淅川內鄉光化均州犯南陽 湖廣賊假進香陷鄖西 湖廣賊陷上津 陝賊陷鎮安 延綏巡撫陳奇瑜擊斬永寧關賊鑽天哨開山斧一座城		
七年甲戌正月	大旱	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王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斬之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 河南賊薄穀城掠光化新野圍均州入夷陵 陝賊陷洵陽○興安賊陷紫陽平利曰河破鳳縣入四川陷迂安 楚賊陷房縣保康	闖與獻奔盩鄠	犯信陽鄧州敗奔商雒與自成合陷澄城○冦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

月	一	二	三
二月	進陳奇瑜總督誅賊		
三月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 / 是不雨人相食		
四月	山西永寧民殺食父 / 母	川賊復入陝陷兩當 / 鳳縣 / 楚賊盡西奔漢中	
五月	洪承疇出援甘肅	陝別賊陷文縣再陷 / 鳳縣漢南	
六月	洪承疇等阨賊漢中 / 賊詐降陳奇瑜信 / 之賊出險復不可 / 制	賊出棧道陷麟游永 / 壽陷同安	官軍圍闖於車箱峽 / 自縛乞降奇瑜縱 / 之出復叛去
七月		陝降盜　州 / 叛兵楊國　敗其黨 / 斬以獻	陷澄城圍洽陽韓城 / 平涼邠州
八月		豫賊謀襲汴 / 陝賊復陷隴州 / 賊先鋒高傑降	
閏八月	河南大旱	陝賊陷靈臺崇信白 / 水經州	
九月		賊二十營至函谷陷 / 扶風 / 豫賊入黃州廣濟	
十月		河南掃地王趙江北 / 掠潛山太湖宿松 / ○別賊陷陳州靈 / 寶 / 楚賊趨顯陵	總兵左光先擊闖富 / 平高陵間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乙亥正月
逮奇喻		
大寇聚秦中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陝西鄖陽各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	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秦賊數十萬出關三分入晉入豫入楚河南北賊三分陷滎汜掠鄭州犯商州圍汝寗掠歸德裏陽賊與汝合十五營數十萬河南賊復入漢中陷寗羌江北賊陷霍丘陝西賊陷靈臺河南賊三分趨六安鳳陽潁濮陷潁州陷鳳陽焚皇陵恣三日闖獻皆與陷巢縣攻舒城圍六合○陷舒城無為州河南賊畏承疇兵入潼關河北賊滿天之攻大
		賊集宛雒關獨留秦平衆七八萬洪承疇敗之乞撫後復振突出潼關
		掠盧鳳安慶

月	上欄	中欄	空欄	下欄
		受向麻城抵漢口		與老洄洄西走商州
二月		江北賊陷潛山羅田○陷太湖時豫秦晉楚江北皆多盜		
三月		湖廣盜陷麻城村民擒斬黃大盜旋 天五		
五月		漢中賊陷寧羌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至是悉萃於秦		
六月	曹文詔殉節	秦賊搖天動陷西和秦賊陷澄城		
八月	命楚撫盧象昇總理討賊	陷咸陽商雒寇復入河南犯盧氏		
十月		老洄洄陷陝州翻山鷂降闖王渡河		
十一月		河南賊焚閼廟而西老洄洄犯南鄧秦賊一字王二十萬撞天王十七萬犯闖御靈寶整齊王敗走偃汝州羣賊大會於龍門白沙營六十里敗入霍丘逼鳳陽		羣賊再出潼關大敗
十二月		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屠之漢中羣賊會漢南		合諸賊圍盧州陷巢縣含山和州犯江浦

九年丙子正月	二月	三月
總理盧象昇次鳳陽請兵	山西亂人相食	河南饑母烹其女
江北賊陷巢縣含山和州 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數十萬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敗之走鳳陽焚懷遠陽賊紫薇星陷懷遠靈壁過泗州 秦 混天王伏誅 鄖襄賊焚殺賊 江北賊陷蕭縣 陝賊陷麟游 滁賊敗突入沛縣 河南別賊陷閿鄉 闖王掃地王紫金梁二十四營攻除州不克遂陷虞城 羣賊大會於蘭陽	賊陷固山太湖 鄖賊焚竹山 過天星敗降尋復叛掠	山西賊陷和順九條龍張胖子陷穀城官山竹溪房山賊將黑殺神飛山虎誅 闖王蝎子塊入漢中犯鞏昌北境
出河南攻圍始敗於朱　鎮遂走登封密　復歸秦	走慶陽邠寧	誘別部當官軍自出延酉
合羣賊圍滁盧象昇大挫之竄河南		

	六月	七月	九月	十月	十年丁丑正月	二
			京師警命象昇入衛			命陝撫孫傳庭總理
過天星復叛於延安李自成老狥狥混十萬自楚豫入商雒		陝賊陷成縣孫傳庭擒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傑於京老狥狥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散而復合	象昇去賊休息襄鄖秋高乃出二十萬沿江而下烽及儀冦至尉氏登封汝南	河南冦陷襄城漢南賊陷褒城	老狥狥趨桐城老狥狥整齊王八大王兵敗分為四犯廬江舒城分擾江北○時滿天星侵商雒○李自成犯安西○過天星據汧隴○蝎子塊勾西入○餘楚賊盡在江北○別賊會池河	左良玉連破賊擒一
	犯朝邑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衣錦晝遊	賊推自成為闖王犯階徽	犯鳳翔		犯涇陽三原	
					冦蘄黃敗於黃岡復入江北掠至儀真尋西入楚	

月	四月	閏四月	五月	七月	八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年戊寅正月	二月
河南		天旱						禁軍大集襄陽○命洪承疇孫傳庭合勦		
條蒐新來虎		老洄洄入營避暑六安散入潛山太湖	鄖襄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園	江北賊陷六合圍天長	突入鳳陽掠器械分往河南泗州	過天星同李闖入蜀混天王蝎子塊隨之	江北賊陷靈壁	賊走鄖西	左良玉陳洪範破賊鄖西	陝寇盡聚色川
	據階成					皆過天星九股入蜀陷寧羌昭化劍州梓潼江油崇寧				陷廬溪
									敗於鄖西再降於陳洪範	

月	一	二	三	四
八月	總督洪承疇報陝賊勦降盡命出關	江北賊陷睢寧曹操會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於楚州犯襄陽	洪承疇孫傳庭大破之闖困潼關原僅十八騎遂自蜀入楚依獻獻不允走商雒依老狪狪營臥疾半年撫以百人後穀房變復同諸賊出文階	
十月	京師警召孫傳庭洪承疇入衛	曹操乞撫操即羅汝才分屯房竹		獻亦就撫屯穀地
十二月	承疇改督遼薊			
十二年己卯二月		革里眼射塌天合混十萬掠信陽光山		
三月		羣賊會固始乃趨六安避夏		
四月		良玉再破射塌天降之即李萬慶		
五月				獻復叛於穀城
七月		羅汝才九營復叛獻一賊合房縣		
八月	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			

十月	十一月	十三年庚辰二月	五月	六月
	是年南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老狪狪革里眼左金王四股犯安慶桐城相持逾年左金王即藺養成	羅汝才掠信陽陷光州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入蜀官軍扼夔門陷大昌犯夔州賀人龍生擒自來虎等人石砫女帥邀之又斬東山虎擒賊副塌天賊入乾溪羅過分道西行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闖索走雲陽	江北賊陷羅田官軍擒賊赦其俘一枵鎗自來虎伍林為軍鋒
	被左良玉大破於瑪瑙山遁竄興房			入巫山陷

	七月	八月	
		賑河東真定山東河 南	
擒掠山虎汝才之精 銳殆盡 托天王常安國降遣 抓地虎諭過天星 擒流金鐘金狗兒滾 地狼又可天虎等 降降將楊旭一隻 虎隨官軍追賊	羅汝才小秦王上天 王混世王一連鶯 踞太寧 小秦王金翅鵬降 汝才合於獻	過天星惠登相降登 相青潤八 饑民聚太行山所在 蠭起 江北賊革左突霍大 陷麻城黃梅	河南郟縣李際遇申 清邦任辰張鼎為 盜衆五萬 闖索王光恩楊光南 降 羅汝才之入蜀九股 整十萬掃地王小 秦五金翅托天 王過天星闖索八 股相繼降 掴革左逼鳳陽
			秦兵大破闖於函谷 部賊相繼降闖竄 漢南屢欲自經會 嗣昌以圍師必缺 空武關一路遂逃 鄖陽得饑民數萬 復大振
	操與獻合		獻操陷大昌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四年辛巳正月	二月
		是年南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人相食草木俱盡			
秦師大破賊蝎子塊誅	獨草熾楚降將掃地王張一川被獻擒咼死	是冬闖困殺丞蝎子塊死滿天星張妙邢家米及闖部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良星相繼請降闖潰圍出河南上寇起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		山東盜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山東所在賊起	河南土寇陷新野羅汝才與獻自川
			困永寗陷之殺萬安王采鏘土寇一斗穀等應之陷宜陽時得李巖爲謀主	圍河南府叛兵迎之城遂陷福王遇害	席捲子女玉帛入山圍開封周王卻之
	官軍逼之操獻陷劍州走西川			八巴州大敗官軍於開縣復下夔門走興房山中	襲破襄陽害襄王渡江破樊城陷當陽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嗣昌縊 陝督丁啟睿督師		敕傳宗龍督陝兵討賊	兩京河南山東浙江蝗旱多饑盜	
入楚 河南土寇瓦罐子一斗穀歸闖合攻開封 山東土寇逼東阿汶上 革左偽降旋叛 河南土冦孟三據河隘官軍斬之	革左走麻城勾獻		河南袁時中二十萬潁鳳泗 泰安土冦十餘萬掠兗州走邳州焚掠犯徐州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入東平州豐縣徐州賊合之東平賊李青山屯梁山	左革陷宿松英山	陷潛山圍麻城
		陷歸德牛金星降賊薦宋獻策	賀人龍破闖於靈峽山中○時闖衆五十萬曹操復與合衆益強獻賊敗歸之復去 破傳宗龍軍遂陷項城分賊屠商水扶溝 闖操合陷葉縣劉國能死陷泌陽 獻回革左自霍太來會左良玉於郾城陷襄城		
鄭縣又陷光州新野攻固始再陷光州○革左在皖桐勾合之○獻操陷隨州				被左帥敗於南陽西走與操合陷信陽泌陽走隨州	圍鄖陽○陷鄖西

月				
				操忤於獻北走與闖合○獻破鄖兵有衆數十萬
八月				掠信陽左帥大敗之負重創遁山中僅數百人
九月		羅汝才自南陽趨鄖淅合闖獻大敗奔徊革左同入霍山拒守		因操以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東走與徊革入霍山
十月	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兵追賊	獻率徊革左自霍大會闖於河南		合六營復攻舒城
十一月		降將李萬慶沒於賊	復陷襄城殺陝撫汪喬年圍南陽陷之唐王遇害	
十二月		陷洧州許州長葛鄢陵合操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開封陳永福射中闖左目		
十五年壬午正月	起孫傳庭督陝兵討賊	山東李青山就擒誅左革陷潛山巢縣	攻開封	陷亳州
二月		左革陷全椒	闖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屠之陷睢	令徊革復攻舒城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閏十一月	十
	傅庭斬賀						誅劉元斌			
左革䦵五股合獻攻 六安袁時中會之 旋合於闖		革賊陷無為州	革左復入六安英霍 山中 革賊入舒城	革賊毀廬州城	革左䦵掠信陽出麻 城會獻 時中突入蕭縣	老䦵䦵分兵犯英湖 䦵安革左犯潁州 旋合闖		袁時中合於闖	河南土寇蠡起李好 孫學禮李際遇各 數萬	袁時中東犯鳳皖
州太康○圍歸德 陷之陷寧陵考城 操三攻開封大破 援兵						決河灌開封溺恂督 師河上推官黃澍 以舟迎周王北渡	敗官軍於南陽 屠南陽闖操合趨 汝寧	游賊窺懷慶欲北渡	合○諸賊圍汝寧屠之 ○向襄陽掠崇王 由積等以行	左良玉避賊賊陷襄
	陷之袁時中以賊合 陷六安	襲破廬州	陷廬江		合水陸賊五十六營 於皖江復陷六安 謀入金陵	夫潛山黃德功人敗 之腹心婦豎俱盡	再被劉良佐敗於安 慶走蘄水		屠桐城陷無為州黃 梅太湖	

二月	十六年癸未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左良玉避賊東下					
荊州迎賊	流土叛兵自貫小秦王托塌王劉公子混江龍管泰山俱冒左軍劫掠	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殺岷王○諸蠻猺皆向響土寇勾引攻掠盡歸闖	闖襲殺革里眼左金王並其衆革即賀一龍羅汝才爲闖攻鄖陽	闖殺汝才汝才號曹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又合闖	闖攻殺袁時中老𤞤𤞤降闖爲所部即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賊	
分賊陷夷陵宜城荊門向荊州遣老𤞤𤞤據夷陵以犯澧	陷承天犯顯陵分賊陷潛江京山攻德安陷雲夢○入黃陂居之陷景陵	遣賊陷麻城攻郝縣陷之	澧州土寇勾闖陷常德辰岳諸府相繼陷○闖襲殺革左并其衆	殺曹操攻鄖陽陷保康入禹州○攻袁時中殺之並其衆		大造戰艦於荊襄遣老𤞤𤞤攻常德闖謀自王於荊衆五
	破廣濟襲蘄州陷蘄水陷黃州稱西王陷羅田		居蘄州且盡破蘄水驅美女以爨城		破漢陽陷武昌沈楚王屠楚宗盡驅民於江	

	七月	十月	十二月
六萬每一兵役二十餘人凡百萬人闖留賊守襄陽率精銳住河南與官軍戰大敗奔襄城謀據關		一隻虎陷闕鄉陷潼關孫傳庭陣亡陷華陰屠渭南陷華州屠商州陷臨潼陷西安分賊掠商延中部陷延安屠鳳翔陷榆林屠之搗寧夏三邊俱沒屠慶陽傳檄定河南西境	遣賊入漢中不克前鋒渡河入山西陷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遣賊陷甘
	官軍迫之賊西渡陷咸寧蒲圻向岳州三敗悉二十萬衆圍陷之陷長沙湘潭又陷衡州永州破寶慶常德分賊入廣西全州犯江西袁州獻歸長沙陷萍鄉攸縣分宜		

	十七年甲申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八月	十
			十九日崇禎帝縊於煤山○后殉朝臣死節	皇清大兵破賊				
			陷京師吴三桂乞本朝大兵					
州	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改元永昌通好獻賊	狥山西平陽州縣破太原執晉王扡大同殺代王宗室殆盡入居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		闖迎戰永平大敗於一片石走京師稱帝西走真定	敗定州中流矢闖殺李巖自井陘走平陽走韓城益發兵陷漢中	復遣賊出潼關掠河南又遣賊畧四川保寧	僞立祖禰廟於西安駐韓城日恣屠戮	
	自岳陽北渡步騎數十萬入夔州	賊在萬縣阻小漲三閏月				入涪州陷重慶瑞王闔宮被害		陷成都蜀王闔宮被

四月	三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左良玉死左夢庚兵東下			蜀諸郡討賊兵起
走咸寗蒲圻過通城川湖何騰蛟攻之走至羅公山村民誅之	向武昌居五十日謀奪舟南下取宣歙	本朝大兵破潼關闖走藍田武關入襄陽奔辰州將合獻		
本朝大兵至漢中疾馳五晝夜至鹽亭射中獻擒斬之其黨潰入滇黔			自七月至是成都屬邑之人俱被殺盡	稱西王改元大順

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膚施人俱生於萬歷三十四年二賊同庚後四年明烈帝生剪冠

錄

闖賊父守中禱子於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為之子生自成呼為黃來兒闖賊之禍與黃巢大相類黃巢播虐徧天下後掘其祖墓斬黃獸而巢滅自成破雒後聲勢日盛張朝廷密

下秦撫汪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執自成族人栲得其瘞地入萬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聚葬十六冢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謂仙人所定有鐵燈架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興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體而黃腦後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顧眼射日尚未開反而仍伏喬年殛臚骨並蛇腊之以聞後失著闖目舉事無成亦與巢同一結局貞勝紀

李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甘州後妻邢氏又與高傑通高傑竊之以降潼關原之敗妻女為官軍得張獻忠瑪瑙山之敗妻女九人被擒者七淫掠之報已見當身矣溶沚集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鴨此梟徯之先見也政餘筆錄

多盜之鄉婦子望夕陽則反鎖走陷污萊閭睡熟率為狼嚙足或負兒女去怡曝堂集

獻賊少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淫掠當斬別將陳洪範來謁力救之威不得已斬其黨十七人鞭獻忠百免亡闖中為盜獻忠天性兇黠然進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刻旃檀為洪範像事之後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豈吾恩人耶詗之良是乃飾名姝實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耶今遇

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效降後熊文燦撫馭失宜復叛去綏史

流寇初起三邊總督楊鶴獨主撫賊出險遂橫不可制是流賊之禍鶴守之也闖賊將擒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謂圍師必闕漫開函谷一道闖逸出遂毒不可收是流賊之禍昌終之也前後悞國可謂是父是子夫兵法變化入神豈容拘泥先設三伏然後開圍如盛彥師之殲李密庶乎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網縱虎豈合陰符嘯虹筆記

楊鶴之於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劄副則予以官求安插則定其境奉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者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贐又因其索酒精梁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晏之安坐不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闖中傳以為笑綏史

中部城南有橋山松柏甚茂為黃帝葬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民丁不滿二百吳御史甡至激勸守城又捐俸為濬濠堡駐公館頹屋三楹日夜坐卧一破桌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首獻俘憶記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識面親隣矢石間相與語言有泣下者賊輒遺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脅從之人恣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仝上

甲戌晉中有三大夥賊一名活地草賀宗漢一名顯道神高加討一名鄉裏人劉浩然各

以千萬計屯聚汾相平陽要害前撫院撫之給劄予廩餉歲費金錢累萬而實分投出境焚掠如故仝上

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矣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殘破軍人十忘八九仝上

清澗孟長更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傳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衆號點燈子或曰點燈子即趙四兒寇志

乙亥正月吳御史甡密諭安撫官龔能訪諸賊名號各營可用間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硃帖諭某有私稟欲殺某出獻時不可失虛爵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令誤投其營果猜懼一日有手提渠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明者給劄重賞營衆駭散分投活地草顯道神營者甚夥復為間牒諭道神營言頃報功者已給殊賞爾營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圖某出降狀顯道神大疑於二月離巢出掠率衆東下乃懸重賞犒軍出師追至忻

代山中賊首持大棗棍立馬大呼曰我顯道神也敢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披靡殺七百餘級凱旋顯道神死舁至忻州驗其狀果猙獰所持棗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之若猛獸撲人銳不可當往日與戰為所擊斃者甚多記憶

乙亥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徼盜賊出沒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乃檄趙民懷追勦近邊一帶土賊而疏請擢薛敏忠交城守備於山中要害處達保砦領兵守之賊出沒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擊多擒獲者賊不獲逞仝上

交山賊胎芽於此延至　國初姜瓖叛亂流毒千里幾數十年余奉　詔勦殺另具交山平寇傳中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吴甡檄縣道與將領分汛嚴防兵不足即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為兵除夕語衆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為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然終不得渡仝上

流賊破鳳陽殺戮之慘天地為黑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為戲而後殺之者甚至裸孕婦於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為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又甚至

縛人於地生剳其腹實以米豆牽羣馬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為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間以蘆葦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 明季遺聞

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留守朱國相千戸陳宏祖陳其忠巷戰死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九十一人焚留守分司府廳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燬民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知府顏容暄等官六員失印二夥武官失印二十夥殺武官四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陵牆班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二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莚篿卜於神祠不利剳神像而去趨廬州 寇志

賊圍六合聚稺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詈於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 仝上

賊薄潁州時州人之為守禦者甚豫有韓進士者別業在城外一樓高可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兩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坎而登城遂陷然韓父母妻子亦皆見屠明季進士勢重可笑 太白劍

徐太史致覺銓部致章兄弟為諸生時賊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窩鋪餓一日矣忽賊入民樓擄財物得一囊乃麵餅也怒而擲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聞賊稍歸營急出城則一賊已尾之跟蹌奔空宅中入牀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懼旋聞其人慘號聲賊已亂槊刺其人死乃知亦為賊所逐逃牀下求免賊刺之悞以為即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賊急躍入城河賊以予刺其喉僅離寸許不中賊彎其身欲中之則岸崩若將陷狀如是數四賊以不能刺徐也慚甚而去小徐復登岸走遂免 棣園夜話

廬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即投身入水中一賊怪其人不出為遠水俟之丐忽躍起拏賊足入水賊倉卒莫知所為竟死丐手太守吳公賞之旌為奇功 太白劍

賊將入桐城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通不經意賊至自扶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間為笑而殺之又一翁赴其戚屬家其家方洶洶出避翁罵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正當需乃公為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賊至翁立見殺 仝上

乙亥賊逼桐城營城東及夜城上砲如號賊誡其屬曰趁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寂須急起作備近日又言若遇數十人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衆立亂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謹避之此必骨肉肝膈之能相死者兩語皆扳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入

徽仝上

乙亥賊破桐城時嘗晨持一美婦磔之東門橋頭時乘城者俱見之後拔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賊賊欲汚之婦怒取案上酒盂提破賊面賊恨之不令速死其磔必於東門橋欲衆辱之仝上

邑陶冲驛之側婦某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婦數輩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亡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騾馬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為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室中諸人已得脫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騾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頗義之又一賊竟及擊之明日覓者至尚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廹渡一水折其橋賊至擄得予家一人曰某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衆人死乎遂遇害孑遺錄

賊丁丑之趣桐城也大衆盡奔有劉道者年七十獨身當柵門横矛大呼白髭盡張如蝟磔賊數十騎不敢前更廻馬從他道以入道從容還負其店主人一老媪走匿舍後山從山頂望塵起尤嚙齒頓足其氣直欲吞賊世何嘗無壯士哉是為正月十日予以是夕奔俠山予房弟兆已先在予曰賊易與耳但鄉人積為威刦若夜擾之必得所欲兆曰諾明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少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得之王氏宅時賊醉且就睡矣而所

將諸少年膽中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得為備然兩生尤前鬭凡殺馬十餘疋賊被鎗者數人自是賊氣少折每經里中輒相戒備兩生 太白劍

甲寅三藩反饒冦起徽州惶擾余祖籍世居休寧予入城議屯練為禦賊計梗議者反焚輿碎傘余村名舊市自屯練約五百人賊破休邑獨不敢過舊市

獻賊及華里眼老峒峒左金王諸賊屯應霍間四十八寨擄掠男婦有逃者獲同細馬上遊各寨徧人各加以刀箭乃殺死 鵬升集

有張席之者運司吏也陰賊善謀所交徧羣不逞又工術數一日方食忽放箸曰事發矣亡何南部捕牒至而張已亾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牒云為張王所使通約龔徐兩家者張即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為賊吏因捕得龔徐兩家皆伏法所謂龔徐者龔十三十四徐二咸也十三浙之龍游人以拳勇知名常白晝殺珠賈人不敢詰其弟十四亦强有力遇事輒為前鋒此兩人横廣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咸者本泰州諸生從泰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為死友每圖一事龔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渚十三兄弟部所黨弄兵倡言備兵實謀應賊也蓋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覺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視其父父常訟之官官不問節婦宋氏有殊色徐計奪其節婦自殺官亦不問又領司吏某家見其

女屬媒致意時女已許字人吏懼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危法此官爲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奪諸生某之妓主憤甚實其惡於學使者凡欵百餘僅從薄罰妓終不返十三常冒比部舍人檄徵浙憲千鍰事覺繫獄殺其獄卒以逃及後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治之不竟也 太白劍

嘗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牆者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人一小轎其小如棺横木貫之以攔其胸旁爲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饑甚哀送者怒立起碎轎執其人捶之至腦裂脇折而死棄之去蓋一馬奴與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爲人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問其故蓋所資甚富所經有司遞送用夫數十人因過某鈔關擢關者某主事心涎焉以搜獲夾帶禁物爲名遂盡有之尤可怪者流賊犯中都時獨不犯此牆 仝上

盱眙令蔣佳禎西粤人也盱眙故無城賊間至令送其母渡河置泗州與訣曰兒不得爲母有矣謁直指以印付之直指雅知令賢挽其行令奮曰佳禎受命天子令盱眙盱眙之外無寸土是令死地也遽拂袖去所素團練鄉兵若干人望見令渡河歸皆冒死來聽命遂其前擊賊賊見其有必死意頗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終不免問其下曰邑百姓逃盡乎曰盡矣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獨一門子一皂隷痛哭不忍舍卒共赴敵死

令既死其民哭之如哭其私今祠之誌忠傳

林閒頂云鳳陽自兵火之後十載不聞雞聲郝炯卿亦云六安州男子俱無右手誠可恨也怡曝堂集

六合再破時冦驟衆將阬之忽有令免死人斷一手爭先伸臂無言痛者仝上

賊最畏總兵曹文詔其兄子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為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文詔自隸馬世龍麾下為軍鋒入秦四年春擊賊栗園大勝又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六月斬王嘉亂是年冬殲點燈子五年春擊殺可天飛郝臨菴獨行狼八月又敗賊甘泉六年春斬代賊千五百級又敗賊榆社又斬陽城賊千餘級乃因小故謫以他事落職二年及復予官職鋒益銳雖屢立功八年五月卒戰死於真寧賊遂益無所憚詔弟文耀陣没忻州變蛟亦善戰多功後松山不食死一門没王事曹氏稱最懷秋集

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為通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執張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内明季遺聞

盧江某氏兄弟夢其祖曰冦至矣急買某空宅當免難如其言僅存門樓而已冦至兄弟避其地四顧無藏身處登門樓各卧板上賊屠城以鎗擊板塵撲目仰見板中裂漏天光

曰無人遂去後兄弟皆貴顯 棣園夜話

曾於蘇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粟剗入帳中攻某城掘塹七層衆賊方患無策一斗粟令曰限來日午時破城城上人聞且笑之次早驅新降官兵數萬為前鋒賊自後逼之擠人馬塡一塹又渡一塹比破城日方午 嘯虹筆記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鼐者從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盃卜之於神吉即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將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 綏史

闖賊數十萬衆於潼關源為總督洪承疇孫傳庭所敗妻女俱失盡亡其卒剩十八騎未幾又困於巴西魚腹諸山欲自縊養子李雙喜止之當戊寅之冬穀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酣獻忠撫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穀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使主兵者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效矣 仝上

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為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閣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并其黨潘獨鰲及前所執敖氏之兄與養子惠二

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佻易每晚因簿呼名悅敖氏高氏之艷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飼酒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嗣昌以獻忠飄忽常移文為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飛去耶未幾獻賊破襄陽潘獨鰲毀獄戶偕敖氏高氏出 仝上

獻賊有美僮名二孩子時年十八技武絕倫常與黃靖南對陣甫出戰僮遽飛矢中其手黃幾敗陣怒甚伏兵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不應侯笑曰聞賊夜臥汝腹上本鎮亦能撫汝何不速降僮堅不允絕其食死 柳軒叢語

史翁嘗遊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上為一少年擠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將數人縛生於途更抵生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訣遂殺生四分其屍復與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謹如約其一有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為坎坎成語傭曰此汝兩人臥處遂生瘞之 太白劍

楊一鶴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之為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亟而僧薄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於楊遲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

勸早遁二則西市語也三四爲國巳讖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傳誅巢新編

大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於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尚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綏史

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任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仝上

近山蓋樓如堡內穿大井積天石周填以土十尺四穿砲眼上下用壯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堵禦之具無不備樓旁無附麗雖大富貴家其內人皆抱孩赤挈壺餅梯以上下賊過而睨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頻年禦寇死守怡曝堂集

賊沿江下將至荊州有某總兵病其子督兵前鋒步卒五十人過城下見城盡閉向沙市呼曰予官兵也飯我當爲殺賊父老渡小舟送米來步卒以鐵兜牟爲炊人挾弩矢百皆傳毒藥既飽食父老去悉伏狹道蒹葭中兩岸皆深水賊早過往刼新市嘿紀其隊數已而日將西賊皆厚獲返或挾女子馬上或衣紅歌笑回營指城上道府詬罵復從狹道歸將盡只剩一隊五十人曰可出矣排狹道上五人爲隊既發矢後五人復前毒弩亂射如雨賊渠百人人馬盡死水中賊詗其渠久不歸拔營去官軍鬨城遂之只柴烟繫幟樹杪

懸羊擊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十殺賊渠百某總兵得奇功 嘯虹筆記

襄陽監司與某郡守城外江上募軍有一舞雙刀者刀法精妙但見一片白影不見其人監司甚喜欲與雙糧郡守叱曰爾大膽敢欺本府乎爾優人也曾於某時本府署中扮劇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濟實用其人惶遽退一人携一長竹揷於地自下而升至頂於竹上舞棍觀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飛身十數丈舞棍不息一人携一小傘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張其傘扇踹水面如實地監司擊節皆與騎糧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帶回署授以策畧然後用之監司許諾郡守帶署中嚴刑拷掠搜其身得賊劄付果流賊諜也立斃之杖下 仝上

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師遣之圍獻於瑪瑙山獻食盡分兵抄糧不得者殺之賊卒多降左使國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過天星即惠登相亦賊中最悍者也後降官兵乙酉左師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後守葉闖賊破城南下 登相猶大斥其非不肯從 知冠子

流冦六股圍黃陂令李鑑閉城堅守城内半巖民李令巖民出油米黃民守陴每陴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一人睥睨互易至曉善鳥銃者僅七人分守各城銃無虛發命諸生

監時臨城巡警多設黄傘旂幟於城頭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擊地作撻人狀夜行面生者輒擒之賊知守備嚴且無内間圍半月皆引去 羅他山記

漢口兩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女妓千餘班簫鼓徹夜不絶流寇至無一存者 政餘筆録

文水公日記流賊破漢口盡驅而陷之江江水為塞予母舅江伯宣死於難屍無存

河北之謡曰鄴臺復鄴臺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才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 異録

李自成困車箱峽幾成擒矣詐降陳奇瑜瑜輕賊心詑大功可立許之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復不可制噫獻賊之降而復叛悞於熊文燦闖賊之詐降而叛悞於陳奇瑜參之肉其足食乎 僨使志

獻忠初為小賊號黄虎後為賊帥稱八大王嘗僞為官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啓而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逸去良玉同副將羅岱追及射之矢着其眉心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靶上兩馬相及良玉抽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逸逃至府城左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穀城又破之乃降文燦獻忠在穀城嘗指其瘢語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創我也 雜總剩言

闖賊初攻汴梁相傳為總兵陳永福之子射一箭傷目獻賊敗為豫將羅岱射之中額然

獻賊因是時降而永福至癸未年竟降闖 雅堂集跋語

十四年正月闖破洛陽殺福王薦於俎襍鹿血和酒飲之曰福祿酒二月獻賊破襄陽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二藩同時陷歿最為慘酷賊鋒益熾 知冠子

福王神宗愛子母鄭貴妃專寵就國日海內全盛上所遣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異織文蠭蜀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嬴羨億萬計名入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之九以資王富厚甲天下及賊逼援兵之過洛者口語藉藉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苦勸王王不為動未幾洛陽破王之血肉且為闖之福祿酒況財寶乎賊入王府珠玉貨賂山積裝縑囊負任以入盧氏山中發王府中及倉粟大賑饑民 綏史

開縣之敗賊盡出蜀入楚獻賊至當陽令汝才與鄖治相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軍符令箭日晡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啟關入夜半從中起放機橋納賊衆城陷 知冠子

十二月陷承天賊遣偽將王克生掘顯陵求寶偽陽武知州張聯奎多備鍬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欻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

一夜而死聯奎宣城諸生其妻何氏因以貌都為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闖大懼遂不敢動 明季近聞

獻賊犯漢陽甚急武昌賀相逢聖因長史徐學顔入見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賊至王被俘而沉之江妃自殺獻忠見庫金百萬歎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也 仝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於市曰一羣豬屠伯至矣楚宗最横遇亂亦最酷 異錄

賊破黃梅焚掠慘甚余家世業俱為流賊劫燒一空先一日援勦將官邀余孫時朗及曾孫承祖出城飲得保其命典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與賊未常不相通也 先曾祖日記

闖賊三圍汴梁城中饑甚推官黃澍以閉糴日斬米儈於市一日署中馬死命分肉內丁人一觔有悍僕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會須啖汝肝腦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至是割二解擲與之悍僕低頭拾取分肉者遽起砍其頭死衆僕即前欲分其屍為食澍聞之對天跪曰速殺我分飽汝儕腹衆乃惶怖謝罪遂埋悍者屍不許食又澍內人方食肉包忽見人指頭驚發病死 嘯虹筆記

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咸怪其狂愚已而果驗 綏史

崇禎壬午冠圍大梁張舉人林宗勸當事密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陳通黄河一綫以為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冠暫却或諷之曰盍去諸林宗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為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拮据行間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負其先人神主抱詩文藁三尺許登木筏隣求登筏者益衆林宗不忍却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林宗耄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没次子允準及門生文大士皆從焉長子允集泅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集憑浮木依老僕婦棲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以免林宗之門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撫卹其家而林宗之遺骸故汴撫高平仲斂而葬之柳園列朝詩集

一賊巡營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携妻子戚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主從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興一單布幕製綿甲綴綻至百層輕厚矢砲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匹冬則掠茵褥藉其蹏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没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崗絶坂騰而直上毋得旁蹓水惟黄可阻纔淮泗涇渭人皆翹

足踞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壅閼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孑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其尸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防絕城者馬兵徼於外承其隙巡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噍類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當卷帛次之珠玉為下 綏史

闖賊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資守陴者特懸賞有殪一賊者予五十金士鈞籍大呼擊賊後雖為賊決河所淹王卒未罹賊毒手 仝上

賊破夔擁老少江畔圍殺天忽昏黑大雷雨獻賊怒曰咱老子欲殺人天不肯耶燃巨砲向上擊之雷雨遽止殺人如故 豹班集

賊殺蜀人之慘割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邊地鎗其背於空中曰雪鰍置火城以圍數百小兒見奔走呼號以為樂曰貫戲剖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脛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 涂原疏抄

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獻賊以楮幕其關竅召諸醫考其針砭有一穴差者立死 綏史

御史王孫蕃疏曰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二日劉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搜掠

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謠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并每擯人人一擡不計其數外印一人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是為何物迨抵京而正陽門鋪戶紬緞一二日間買盡各兵俱蟒衣綾錦肆行長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此則擄掠之明證也元斌曰殺良擄婦無其事臣聞殺良非為割級也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至所擄男婦每一兵以六七名口計沿途掠民米畜供其食用恐一齊入京駭人觀視將婦女半留近京一帶地方而陸續搬取於時紅紫遍滿京城見今賣為娼者不可勝數 雄縣志

朝天闕獲成都諸生顏天漢等通表自成獻賊怒以為闖境俱反詭稱開科用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孥戮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成丘壠先廬州府城最堅固賊不能破顧以學使者徐之垣試士至賊偽挾書囊筆襲儒衣冠以入夜破其城 岳牛主人偶編

朱服遠遥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為川逆刖手不食而死二兒賓遠任陸涼州己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歿真不愧先榮祿公之教矣潮音哭有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晝陰陰賊非莽操奸何毒地處滇黔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聖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舉節孝根芽萬里森紫皃哭有詩云禍及全滇丁亥春垂髫

小徑未歸閩百年同祖荊三榦萬里離鄉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義此時真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血尚新 座右編

闖賊破西安張國紳首倡僭號覬作賊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為必見幸自成故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紳斬之禮鄧而歸之家 快心傳

丘東周陝西前衛人都可椽也賊陷城矢志欲刺賊假持屯田冊詣端履門賊黨問之東周答曰投屯田冊遂引至賊帥前知志不可遂乃大罵不屈賊曰此醉人也扶之出復罵曰自古豈有盲賊為天子者會見汝屍磔萬叚吾何醉之有賊去其衣縛置柵前罵如前衆賊抉其齒罵至死方止 陝西通志

吳奎之妻張氏初時賊兵至門見氏姿容美麗遂倚之為居停及知其欲逼己急伏水故向淺處賊既沮而去於是復起收淚往尋其夫道險人稠無從即覓中途相遇而賊騎驟衝復致相失歸廬獨自掩門已有預從竊入者強淫之無計為拒也賊寢熟遙聞叩門聲心知夫之歸也潛啟以入遂與其夫共以刀刺賊死於是蒼蒼茫茫拾賊資物以逃倏有井頹然有水盈尋今而後得死所矣非復向時伏淺水意也奎立阻不可復泣曰妾前於所以偷生者慮君之饑寒失所不獲一訣生死悵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節之愆

竊為郎羞縱君不見罪妾奈何靦顏偷生幸不復以妾為念投井死　古處齋集

李自成多購蘄黃人為間或携藥囊著蔡為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為緇衣黃冠或為乞丐戲術或為肩挑買賣或為皮鐵雜藝分布江皖諸境覘伺虛實甚至癸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透打合為之賄緣中式以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竟莫測所從來如某某登癸未榜文甚佳亦賊代通關節者　懷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徽賈守緞肆與妻妾共謀飲砒霜酒二流賊遽入夫躲天牕板上見賊抱其妻妾於膝妻斟毒酒大碗自飲賊笑曰盍與我共醉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滿斟二碗進賊仍取琵琶彈以侑俄而二賊倒妻亦倒夫急下殺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傾之酒毒尚輕也拖二屍沉於後河閉門靜避竟免於難　甲申忠義傳

賊破城常縛多人令童子操刀殺戮少有畏懾即殺童子有黠悍者遂以善殺為樂上下馬如飛殺人如刈菅名之曰孩兒軍　雞牕剩言

東國土強三牛成具乃可負犂牛為賊所盡直齊馬價所存什一大水之後牛觸寒盡死憫此孑遺天不可籲為之奈何　怡曝集

流氛殆十餘年每日西墜則赤氣竟天禎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祲俱消　仝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又云十八孩兒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宮入官中謀不

執事發伏誅識者以宋太祖取淳風舊本亂其次第李繼宋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然相傳崇禎甲申南京乾清宮陷忽現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攪平明騎馬入宮門敢在皇極京城擾則又知亡明之為闖也 異録

萬歷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冦姓名而鬪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為勝負有曰闖有曰獻曰大順名曰馬吊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闖與士英皆馬也夫豈偶然

甲申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聞哭泣藻德又夢騎龍飛天妄自私喜闖賊破京勒餉與方岳貢俱被拷夾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陳演夢登高臺四望不見人占者曰高而無民也俄而闖賊擒去極刑搒掠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桚夾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數日 忠義録

崇禎十二年九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討流冦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冦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厚如指甲長四尺餘濶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餘後一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前鈐御筆之章引首一寶上方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鈐一表正萬邦之寶 孤見籲天録

董子威



明熹宗在位七年帑藏懸罄嘗將累朝所鑄銀甕銀盌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輕賫金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宮妾賞賚輕賫銀以為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比野史乃謂城破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錢者也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誥命者也東裕庫貯珍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庫盡此矣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而紛紛謂懷宗不輕發內帑豈不冤哉 崇禎遺聞

甲申李賊自關中奔襄陽其衆尚十餘萬分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為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鎗盡折迺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甯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 綏寇紀畧

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衆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淥不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被賊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

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僇之敘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給事中吴宇英並不屈死崇慶知州王勵精聞會城陷即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順慶府屠之獻賊自言是歳有大刼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刼運過當復横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至獻忠乗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殪及舁屍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刳心心色絶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謡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 蜀難敘畧

獻賊在川偶沾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賊斫婦人小足堆積如二山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臭達天獻大樂 酉皋外集

張獻忠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儆之寢而欲祭焉令士人為祭章稍通文獻賊不解輒殺之蜀名士一時被禍甚慘既屢易不屬獻意獻大聲曰咱自做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罷尚饗至今川人常言其事 仝上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廻瀾墖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墖見成都城池宮殿曰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墖余一龍折墖張獻忠歳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

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死始知簫不用竹乃肅字也 異錄

獻賊之仇視川人也先屠儒繼屠民並欲屠川民之為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為兵無加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閹者一軍聞之俱逃會

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因而歸命王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鋪為西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元關殊不意有大兵前驅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積薪之下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 誅巢新編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四十一部先發嚴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為劫盜取所荷鍤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齏分矣 綏史

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山紀事本末云闖出抄糧為田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獻何騰蛟驗之乃闖也

金駕部鉉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難遇時外而向內退若若衷遠而勿滯之外止三時遠不卒嵗優哉優哉庶没我世及甲申死難人始見之 三垣筆

一隻虎名李錦闖族弟也偽稱亦刞一目蕫與闖相似闖死於西塞山之左右與興國州人寸磔親弟某號三千歲與偽田侯張侯李侯尤百戰中鷙鷙之徒也兵分二十營營有總初過荆州州人以計維其妻子銜之乃破澧州常德縣松滋渡江燒荆門夷陵直逼荆州嗞指誓曰旦夕破荆州州破留男女三尺以上者全隊戮之盛火具攻城城垂垂四角圮男女號於陴見萬騎自東方雲合拍手大呼曰救至矣語賊賊不之信俄而十四騎殺入賊老營盡糜爛積屍高與城齊左右中三路驍騎竝集賊廼棄前朝傳國之璽 璽方五寸高殺五之一 並妻子舟車驢馬一切輜重攻守之物走當陽未食大兵前後邀之闖賊弟李與田吳張侯伯等率頭目百餘人步數萬人伏道乞降一隻虎以殘騎間道匿大山又追至襄陽界遯者傳其列帥乃歸四月初一日發荆州大兵緣陸余隨馬余二侍郎緣水泊漢陽府三里坡十日遇大風雨舟觸岸盡破樸被宿岸邊又五日而大兵至漢口余乃入 怕暻堂集

南都之詔至武昌也楚撫何騰蛟以劍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左良玉腹心盧鼎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黃澍之謀東下也以騰蛟不

從謀刦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為所得良玉令四將守之逼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 綏史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張獻忠在川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岳十六日乃出僞令命孫可望曰將軍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童稚手足不計可望等或日四五城不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棄道旁襯馬足或擲空中以刃迎之為戲不計幼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奬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得也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厰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厰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望等所殺之數而王尚禮在成都復

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見聞隨筆
獻忠將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阻汪兆齡從臾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酉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餘萬人於是人人惴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於夜或踰垣穴壁入伏霤下及床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並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人無敢諍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偽總兵温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三百里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

涇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中敞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刮無功坐徇庇誅逆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盡斬於南河獻忠動剝人皮剝皮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仝上

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歡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始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

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嚬蹙曰這驟養的啗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啗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啗老子凡流賊謂殺人為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使將張大受綁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外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一人張獻忠亂蜀始末

殉冠諸賢殺運毒流固曰人事實天哉然其間轟轟烈烈死而湮沒者何可勝數姑就綏冠剩本列其大概碧血青燐已不禁銅馬之感矣

梅村氏曰記死節者不以日月為斷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國亡與亡臣軌之大者也次豫豫臺使者銜命博訪幸以其人傳焉思宗其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晋以下無錄非無錄也曰時迫矣不及於錄也然則記死節者必以其錄乎曰有則核而詳無則存而畧有錄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於前朝也殘編斷簡繹而出之敢謂弗核乎無錄而存焉者寡矣吾懼今日存之而後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後日又存之則繼而出者吾庶幾望之也北都以禮臣表忠之疏為鵠而緒聞佐之表忠之正祀諸臣者尚矣附祀武臣則盡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無一二臣遇害者乎舍一二臣無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内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何可

以闇故畧而不書舍死事北都無可書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為傳書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經故畧之也豫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為鵠而緒聞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勸忠之道備矣北都破而羣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將累數以徵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盡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半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為半也已秦之書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綏真寧之一戰也又終之以榆林秦事武臣為烈孫尚書死渭南矣或曰郟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不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蔽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書矣不再書死乎晉弗繫乎晉者尊京師也紀江北者為國難乎曰前此矣前此曷為乎書曰追書也楚之於武昌也以故相則書其官於承天也以獻陵則書其地於永州也以全三王則書其事死同書不同也若蜀則糜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嘆哉煞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 字質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歿龍泉巷古井

妾亦自縊

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屍古文正從未有以贈死節者倪公之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於是並劉詹事之謚亦定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字懋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縊於文信國祠中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遵五蒲州人壬戌進士守德勝門時聞陷自投城下不死自縊

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餘姚人己未進士飲藥死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茗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焚其生平著述絕吭死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磊齋海鹽人壬戌進士麟徵初登第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文信國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問之逢人云是隱士劉宗周時尚未識宗周當城陷時有祝孝廉淵者以奏保宗周被逮留京師公之故人也臨

命召祝至酌酒慷慨告以前夢乃絕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碧血九原依舊主曰頭二老哭忠魂公衣臨死詩以遺其親者也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僕焚朝衣於庭北向闕拜南向遥拜其母而絕

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劉文正公理順字湛六杞縣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居鄉有兄賊李岩其同邑也掌箭遣人護之闕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書於壁曰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節愍公佳胤字素園永平人辛未進士投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原名天工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滄玄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字若洲武進士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賊已板堞上賊持刀說降公力叱之賊刀築其膝遇害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 字若魯如皐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 字潛民懷柔人辛未進士公以鴆酒哭奠梓宮賊露刀脅之不為動毋與妻同死子九歲又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 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瑗 字帶黃韓城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左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 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總兵王承胤誘宣人降賊會居庸總兵墨雲亦至之馮宣言京師將發兵勦宣人之應賊者已而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開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臣也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綦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學琰湯布衣瓊者何居曰學宮有激勸之道焉倣建文龔安節儲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謹別其為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章明 字伯昭忠貞公兆祥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清議曰倣建文顏孝節父子合席而

興食屈乎其父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則豈合食之義乎當進之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毓峒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日月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聞也故特書之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 字淇筠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為和陽千戶籍在丘後遷宛平瀛國公應元之孫新樂伯效祖之子寇急上於萬歲山騎射文炳與駙馬鞏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諭勳戚出家丁巡緝京師無應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為朕一巷戰乎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數騎耳其何以戰上曰至是耶朕志決矣不能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當為死社稷耳於是君臣相向哭城破侯與駙馬各殺數十騎見第中火起下馬投井顧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見皇上地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死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 永城人闔門自焚死長子左都督承亂次子承志冒難南歸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 襄城被執見自成不屈言烈帝宜葬以帝禮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自成從之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 大興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閤門自焚曰帝甥也不可辱賊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燿 新樂侯文炳之弟守外城永定門外城破馳至渾河收兵見內城破哭曰天乎文燿在外城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得一見皇上請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於井旁曰太子少保文燿死處

三關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 三韓人破城日擐甲運矛策馬入中堅手刃巨賊百餘矢攢甲如蝟毛身中數十鎗而死

正祀武臣當矣李襄城任京營而失守得無有遺議乎且其死亦稍後矣雖然被執不屈死於其官祀之可也進侯則過矣

甯遠總兵掌中軍都督府吳忠壯公襄

少傅左都督劉公繼祖

春秋大復仇然孰有身殉下宮之難子效秦庭之節如甯遠者乎今追加之典備矣此書為前朝作稱舊官禮也繼祖瀛國公應元次子守皇城象安門聞變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其妻某氏並二妾亦從之嗚呼劉氏忠壯忠果祀矣此一戚臣也何以不及則兩臣者皆相人正祀可也

正祀諸忠婦女

成忠毅德母贈淑人張氏 忠毅初以直節為烏程所忌下獄淑人廷對慷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毅跪母前而哭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難乎乃相繼殉

周忠武妻贈夫人劉氏 劉氏縱火先焚其居跨馬彎弓率家僮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人矢絕然後赴火死家僮無一人降者賊恨之屠寗武城凡殺三十餘萬人○又曰劉夫人勇過遇吉弓之強一軍莫能挽率健婦百人上一樓賊至射死賊數百人矢盡百婦人死者亦過半夫人舉火焚樓死遇吉有子數歲健丁五百人夫人以其子屬之曰能衝賊出為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巷戰死並子俱沒無人降賊者

金忠節鉉母贈恭人章氏 年八十 妾王氏

汪文烈偉妻贈恭人耿氏 文烈與耿恭人飲酒題詩於壁其縊也恭人在左乃復下曰不可亂夫婦次序其從容如此

馬文忠世奇妾贈孺人朱氏 李氏

劉文正理順妻贈孺人萬氏 妾李氏

陳恭愍良謨妾贈孺人時氏

婦人以正命死者例以節書況國難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尚矣乃若新樂

杜太夫人率其三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太后之求而思宗所以有光國史也其為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新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 太夫人新樂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燿文炤事急夫人服命服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召文炳妻王夫人並李夫人吳夫人至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於樓上作數十繯曰夫家一處死命積薪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炳曰爾疾馳去殺一賊猶快我謂文炤曰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在當奉之有日且劉氏不可無後城破皆就縊杜六縊李九縊不絕或勸李投井曰同一樓死杜太夫人命也吾可獨異耶瀛國正以甲申三月為八十誕期賊信甚急上猶賜金幣其後瀛國卒以壽終文炤居江南劉氏竟不絕

尚有范景文妾亡其姓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費氏者 費氏見前注 死甚烈留以攷俟攷

附祀文臣八人 除孟節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尚書徐公標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顧公鋐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琯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副史朱公庭煥字中自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錄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殉兄其義可風焉顧公鋐以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閣臣如方岳貢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顧彭俞三公得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尚有大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寗武道王公亂懋霸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譔昆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粮郎中朱公家仕係兵備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瀾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 桐城人 高攀桂 靜海人 張體道 聞喜人 閻汝茂 南宮人 徐蘭芸 永平人以上俱貢生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祈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張順天知事陳貞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子懋官備攷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 字玉重望亭懋柳園人

布衣贈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 與其弟時家闔門盡節 大同諸生李若葵 一家九人自縊題曰一門全節 肥鄉諸生宋湯齊 郭珩 王拱宸 於甲申四月倡義為張汝行所殺 又雞澤諸生殷淵 於甲申五月倡義遇害於廣平西之廣平山應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 思宗危急時傳硃諭至閣命成國提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會閣臣已出遂置之几上純臣不知也城尋破李自成得之故純臣被殺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迹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投井死
清平伯吳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係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應祀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鑅
都督周公鏡係烈后之弟夫婦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宏祚自縊死田宏謨被殺皆戚臣宏遇之弟
援勦總兵劉應昌隸南樞史可法標下賊急率兵勤王至揚州九龍橋文信國祠下聞變望闕遥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璉高文采附載
正祀内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謚忠愍隨先帝自縊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謚忠壯破城自殺
附祀内臣
王公之心　高公時朗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公國元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黨僞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闔郡死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大書官爵姓名於廳事之壁驅妻妾幼女及子婦於井而後自經

有三太守之不去嗚一跳足賊絕其拇賊大駭乃理之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守東城樓城陷從衆中擊賊手及脫兩手抱賊拇賊耳血淋漓口芻聞大呼我進士張羅俊也聲不絕

諸生張君羅善有勸之走者不可語兩兄曰我家有忠臣豈可與義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伯兄憤圍出羅彥不從城陷羅輔射賊殺數十人矢盡乃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　張氏兄弟五人惟羅喆出亡幸以免

羅彥之子晉　羅俊之子諸生伸

羅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　羅善妻高氏女從夫井死　羅輔妻白氏攜幼子二女井死　羅彥子婦師氏從羅彥命井死　羅彥妾宋氏　錢氏當羅彥令其妻趙氏與二妾同入井趙氏獨不沉家人出之再入復如故有抱晉之子華宗至者曰夫人死將令張氏無後乃回空舍中相扶潛出木門入山免　張羅士妻高氏　張羅喆妻王氏　張震妻徐氏　張龔妻劉氏

張氏自光祿以下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皇廟毓峒奮拳擊賊仆地

自負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

毓峒姪武舉金君振孫　振孫妻王氏 振孫佐毓峒守西城善射多斃賊城陷同輩或解甲匿振孫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之姪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縊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公宗元 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事而後太守何公至何以印讓邵公城將陷西北樓火發公奮氣親舁西洋砲因墜遂焚死

後衛指揮劉公忠嗣　忠嗣妻毛氏子婦王氏忠嗣妹

楊千戶妻劉氏忠嗣女劉氏 忠嗣與宗元羅彥實主城守事先城未破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諸婦女自盡身仍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索印忠嗣怒叱咤奪賊刃殺兩人力盡受縛剜目劓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　妻宋氏 運昌與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婦投井死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　子仲淹 東明具衣冠望闕拜畢辭祖先投井仲淹射賊墜城死

平原府通判張公維綱 罵賊不屈被殺

舉人高君涇 死於水 孫君從範 被殺 張君爾翬同妻唐氏死

貢生郭鳴世 手擊賊死之 諸生賀誠 衣巾同妻女死 何一中同妻趙氏死

王之珽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　韓楓同妻王氏死

又內臣方公正化故保定總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甚力賊將上以頭觸城大哭為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祀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亾者尚有城破後為劉芳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工部都給事中尹公洗　舉人劉君會昌　貢生王聯芳　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堅拒議出師既陷猶欲屠之有勸以保定守於京師已亾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不屠芳亮仍執給事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死芳亮懸賞購羅彥毓峒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毓峒姪肖孫閈毓峒子所存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竟以免

思宗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峒監其軍毓峒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禎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且萃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邵宗元計事邑紳尹洗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翬高逕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珽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甫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書聞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迎賊我城中出偽牌分汛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

化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邵公於號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為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讓邵公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者搖視聽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為之益奮督師李建泰道散所齎帑銀已數萬衛者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漸逼建泰命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毓峒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既入明旦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以髮上指衆聲諾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有人從正化所至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羅彥再以私財佐賞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陬宗元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為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為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為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别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及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

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强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遶城大詬張吏部礮之飛入城者蔽天着人多死守者猶不懈至念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峒皆殉節尹洗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泰降劉芳亮居三日率降者去留僞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岱居蠡縣自刎勿殊洪傳而致之以將斃故得脫尋爲僧不知所終

保定陳僖者奇士也所葺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今採而錄之具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紹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東源侯繼光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强忠武王爾祖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子之坦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中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王籌沙潤明林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琯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亂嘉吳栻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岳韓紹淹顗學曾王敬嗣王繼植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軼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迎及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

曹氏二人同縊死楊繩子及賊勢屈刎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克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銀俱殺死儒士劉士連不屈王景曜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烈女殉節者陳僖自為陳氏節傳曰僖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瞿妻陳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誓井待城陷張捧誥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併侍婢四人抱弟子甫週歲隨之俱井死闔門殉者九人又為高氏節傳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杜妻劉氏城將破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詩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則有進士王之禂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刀者不可勝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填滿偽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闔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無可書當以襃忠之典為正雖然猶有失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鋮張孫振招小人竊柄幸君父之禍快己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搆大獄將以剚及其餘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濫祀則誠意忻城為之也內臣之濫祀則在南諸璫為之也此國論之慎錯也山東河南大亂奏報斷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閒闕者之口矣吳人好以恩怨為憎飾優俳小夫又以猥談瑣語竄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為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惶

咸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兄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覈者乎又豈無死焉闕而不書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寗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亾也五日矣越之敗也棲會稽齊之敗也莒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者聞保定之風亦可以少媿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 十四年五月死於闖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 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闖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寗城南三里店 十五年閏十一月死於闖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起殺於永城 漢初授河南縣時河北十九州縣盜大起惟漢大得民心殺士寇殆盡覃懷之間以安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亂長雒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死

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連誅數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殞命 乘雲高陽人乙利

雖陳兵備道僉事闞永傑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賊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搠死城下尚舉手指賊罵不絕口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隴西人辛未進士長身赤面極類民間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其殉國有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闖

分守汝南道僉事艾毓初被賊殺於南陽門城內米脂人辛未進士字孩如

分守汝南道僉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遇害世琮達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永壽人貢生

祭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均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鉛山人舉人新任逾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則爾輩可全端笏北向拜投井中次日賊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鄉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津人舉人

洧川知縣榮存禮被賊殺江山人貢生

鄢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磔慈谿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擢賊繩縛其手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擢咸寧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 應翼京山舉人思正岷州舉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皆死於賊營 則孔沂州人貢生世琇清苑人丁丑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 膠州舉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檜罵賊死 臨汾舉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為賊所執被磔

宣陽知縣唐起奉永寧知縣武大然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愉城未破時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丘茂袁賊破城殺死

汝寧知府傅汝為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寶與楊保督王巡道同遇害 汝為江陵人甲戌進士如寶成都舉人

汝陽知縣文師頤被賊殺 廣西人舉人視事甫二日賊已至誓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為遂平令自成犯豫所向無堅城英鼓勵士卒嬰城自守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補救六款題明殉難官紳奉旨准行優卹着臣開列來歷臣廣咨博採約畧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並各官所捐合祥符知縣董之侯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此以今所傳尚少二百人蓋先列文臣自將吏紳衿以下邸抄勿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者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再贈太傅呂忠節公維祺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總家將下關殺十數人城陷北向慟哭瞋目罵賊曰吾天子大臣死不媿天地不媿聖賢夫復何恨而伸頸受及容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計殺賊精兵數千已而他門陷持短刀巷戰手及袍袖有血數斗過唐府國門北向叩頭謝恩自稱力竭為賊殺

援勦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岢嵐人崇禎十五年與賊大戰於朱仙鎮七日力竭死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

州守縣令以下死事者

郟縣知縣李公貞佐 貞佐安邑舉人率士民堅守城破賊縱兵大殺貞佐厲聲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妾殺何為李自成褫其衣冠倒懸於樹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祈上帝以殺賊 賊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郟州知州史記言 八年十月混十萬老𤞤𤞤等從靈寶至郟州大登城記言被執罵賊死

弘農衛指揮掌君錫手殺兩賊而斃訓導王誠心邑紳教諭姚君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標陳三元俱遇害

鄧州知州孫澤盛 掖縣舉人十年二月土賊張三崇合張獻忠陷鄧澤盛與同知薛應齡出戰死之

鄧州知州劉振世 賊再陷鄧州振世與吏目李國璽死之

鄧州死難者八人 余承蔭 千戶戰死 李 錫 千戶井死 丁一統 諸生殺三賊而死 張五美 諸生被賊剔目去齒而死 王鍾王之章 俱死 海 寬 戰死 傅 彥 被賊支解死

鎮平知縣鍾其碩 陝西成縣人 內鄉知縣龔 新 江西舉人 舞陽知縣潘 弘 山陽貢生 魯山知縣楊呈芳 山海衛貢生 寶豐知縣張人龍 道化貢生 葉縣知縣張我翼 涇陽舉人 城陷皆為李自成所殺

舞陽陳氏一門死難 陳預抱陳預養陳預懷 兄弟皆諸生事孀母以孝十三年聞城

陷毋氏投井率其妻子從之

泌陽知縣王上昌城陷爲張獻忠所殺 雲南舉人

新安知縣陳某 守關門塞自成攻之三日始拔怒盡屠其民陳公大呼曰守塞者知縣耳百姓何罪賊磔之百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圖其像祀之

上蔡知縣許永禧 曲沃舉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脅降不從城陷具袍笏北面再拜據案秉燭端坐賊近刀自刎

四平知縣高斗垣 繁時人貢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執不屈死

真陽知縣王 信 真寧人貢生十一年單騎出撫土寇會流寇數萬掩至被執欲挾以誘真陽羅山信不可遇害賊搶其首去邑諸生田育孳鄉勇追去獲其元如生贈光祿寺少卿予特祠

商城知縣張國光 大興舉人十六年知商城縣撫集荒殘不遺餘力聞北都陷從容具衣冠曰主辱臣死予雖小臣請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經死

信陽知州高孝誌 江都舉人十四年知信陽城陷不屈死

固始朱泉鎮巡檢郝瑞 日泰人十五年以巡簡署羅山縣事踰月李自成偽官張其至土冦萬朝勲與之合執瑞日脅降不從朝勲夜置酒犀賊皆醉瑞日半夜持匕首殺朝勲斷

胸截吭因懷印走將以投鳳督遇雨不能進復為賊所執賊愛其勇欲留之瑞日曰我殺賊為國自分死耳肯降爾乎遂為所留並從行二童子俱死

汝寧游擊朱崇祖汝陽人初以軍校為豫撫玄默所知戰破州通州有功殺上冠殷守祖等皆其力城陷與妻孫氏登樓自焚死

汝寧千戶袁永基性剛直有才能讀書尤精天文占驗守南城賊登陴猶手及數賊歸與母王宜人訣束甲出短兵巷戰次子世亂並家丁三人皆與難王宜人投井死

保督麾下副將馮某楊文岳之大將虎大威先汝寧未破攻上蔡中砲身死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隨文岳在南湖力戰勢屈自刎

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自成攻汝寧兩將力戰勢不敵自焚營寨斫馬自刎以上三人各書並失其名

又有汝寧千戶劉懋勛楊紹祖戰死百戶葉榮蔭守南門死承德守西門死李衍壽閻忠國守柵死尚有汝寧千總王基蕭承運於八年與賊戰死東門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馬下取其元以去

汝寧士民則有監生趙得庚 楊道臨 黃鼎雲 貢生林景暘 生員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鑣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諤皆死郭正誼負母求脫被及

趙得唐胡端馬駿罵賊被殺

邑紳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崇禎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門城陷死之名在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夢辰字元居睢州人戊辰進士

翰林院檢討馬公剛中字抑伯商城人甲戌進士由大同推官考選以乞假歸十五年獻忠攻城率義勇登陴力戰有勸之去者剛中曰我誓與此城存亡諸為此言可斬也城陷遇害

戶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十定鹿邑人乙丑進士

陽和道副使洪公龍衡商城人萬歷丙辰進士守商城北面力戰遇害

臨汾知縣張　質商水人

懷仁知縣楊士英西平人恩貢罵賊並其子婦王氏亦死

附見

州殉難者有都司張守正等十人鄉紳魏完真等□人生員李文鵬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應鵬等十人省祭官王有威義民馬玉書等五百餘人節婦王氏等二十八人

長葛典史杜復泰等二人鄉紳舉人孟良屏等十一人生員張範孔等五十九人烈婦
戴文妻王氏等十五人
臨潁千總賈蔭序襄城典史趙鳳多俱嬰城固守力竭死
項城教諭王君多福息縣人拒偽職不受為書戒子自縊死
陳州舉人王受爵手及數賊而死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巷戰死歸德舉人徐作霖吳
伯裔吳伯亂皆負才名為賊所殺
汝寧舉人王調鼎十年為賊洪用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朴李甲被執罵賊義民馮玄之兄弟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宣　許寀　許宮倡義入鄧州執偽官堅守許家寨賊攻破之寀與生母常
氏相從入井宣與宮皆死宣妻鍾氏寀妻陳氏自經妹許氏罵賊被殺事聞贈宣寀宮皆
知縣人稱許氏七烈
附見
劉時寵上蔡人事親孝父宗禮以城陷年老不能去自殺而命時寵以逃時寵仰天大
慟刺殺其一子三女而夫婦俱自殺其已嫁之妹亦死
朱耀固始人與其父允義兄炳思成皆勇敢崇禎八年寇圍城耀父子力戰衝突賊

乃退九年耀身自斬賊數十陷重圍為賊所擒大罵不屈而死父與兩兄憤踴擒賊大敗圍始乃全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李萬慶守襄城城破不肯從賊死甚烈萬慶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國能萬慶皆降將國能即飛虎萬慶即射塌天也又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被擒賊寓之

汴之亡也以水故不載雒陽福邸在焉賊得其貲以號召中原此興亡之所繫固當以雒陽為首呂尚書以官以節法應特書故先之也猛將軍則其子先捷前死於開縣矣視曹少保周忠武何多讓焉或曰邑紳武臣則既補之矣李貞佐鍾其碩等邑令也臺使者何以弗錄則未知其遺之與抑予或過於所聞也君子之聞人善也寧存而勿論無棄而勿信有忠厚之道也故筆之

秦

真寧襄樂二戰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曹公文詔八年七月公以二千人與賊戰於真寧之湫頭斬級五百乘勝窮追三十里為賊騎數萬所圍力屈將開拔刀自刎死遊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太子少保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 與賊戰於甯州之襄樂鎮中伏被圍死之

副將柳公國楨 與萬年同没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 十六年十月郟縣之敗公固守潼關關陷公退屯渭南賊攻渭南破之公策馬陷陣死公妻張夫人於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踰垣避有老翁收育之公長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參軍喬君遷高 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絅 絅字季侯汝甯光州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蘭州兵備曾破李自成於山中由洮岷道陞按察使西安陷賊誘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謚忠烈其子黃彝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戰死

長安知縣吳從義 順天人庚辰進士

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炯
西安鄉紳孝廉死難者
禮部尚書渭南南公企仲 萬歷庚辰進士年八十三遇害
工部尚書南公居益 企仲兄師仲之子被炮烙死
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 企仲子甲辰進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原溥 罵賊斷舌而死
宣大巡撫焦公原清 不受偽官死
御史王公道紀
參政田公時震 不受偽職死
副史祝公萬齡 冠帶至斯道中天院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 七日不食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　朱誼泉 俱投井誼泉係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從周 從周長不滿三尺醉罵自成曰若小人據王府日追鄉官餉滅不

久自成亦不殺曰此酒鬼持去時天寒其下棄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戴翁攷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雒道黃公世清滕縣人甲戌進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縣楊暄山西萬全衛人庚辰進士暄初與蔡教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誥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開東門以應城破索印不與擒之至不屈大罵並蔡教官俱被殺蔡遼東人命誥尋以事被劉宗敏笞掠欲殺之自成不許後用為兵部尚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為忻州知州賊敗後為兵所投命誥遁去

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縣朱新鏷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妻妾死城陷乃自縊死

鳳翔知府唐公時明時明字爾極固始人萬歷戊午經魁誓守鳳翔有典史董尚寶內應城陷自成遣牛金星誘降又令尚寶說之大罵不屈自縊死之次月尚寶發狂暴死人謂時明陰擊之云

平涼知府簡公仁瑞

崇信知縣麗　瑜公安人甲戌年死難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忠者七人秦人作七忠烈傳

兵備副使都公任 祥符人癸丑進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總兵王公世國 罵賊不屈死之公提督將軍威之子也
總兵尤公世祿 不屈罵賊死其歷官見前
總兵王公世臣 不屈罵賊死之乃世國之弟
總兵李公昌齡 西凉勳屬僑居其地不屈罵賊死之公故延綏總兵也
總兵劉公某 罵賊被磔史落其名本中協副將為憲副彝鼎子
總兵惠公顯 被執過神木仰酖而絕本左協副將從諸生起家
又副將尤翟文　常懷德　李證龍　張發　楊明　游擊孫貴　尤養崑　守備白
愼衛　李宗敘皆以廢將守榆林死之
守將則游擊傅總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興劉芳劉廷傑文侯國　千備尤勉惠漸賀
大雷楊以偉　榆林衛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守城遇害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華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麻公僖（字三軒萬歷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米公師襄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翮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鞏昌監牧同知兼監紀甘州軍事藍臺（字輝夕光山人貢士）

州紳羅俊傑趙宦

中軍哈維新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閏八月二十五日賊圍靜寧州夢龍來援兵敗死）

八年咸陽知縣趙躋昌（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也當曹少保之與賊戰晉中也尤

世祿曾為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冑語曰不隤家聲諸公有焉世傳孫督師以軍興法為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 十五年晉饑土寇王綱者恣甚公至定其遺孽五臺交山諸寇俱盡李自成之破潼關也公以八月至平陽防河十月廷議以公儒者非戡亂才詔以郭景昌代之賊急有勸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講學頗識死生大義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縱新撫至亦與同殉封疆耳其再從大原出師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敵但不救平陽逆賊長驅無險可守吾總辦一死與其死於賊不如死於戰已而晉王及士民擁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為請乃止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 建極字生同河南永寗人己未進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為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太原亡家仇國怨一時並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氏一時盡矣

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督糧道南公剛中字桓生山東陵縣人辛未進士以霑博授南垣十六年陞今官十月至太原撫臣蔡公方駐師蒲阪公分城東同諸司道設守其力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者驕蹇慮為賊應强之移南門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東望風數潰獨汾州道范士髦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吏為守具賊於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關外城陷累陽和叛兵應之也公在城上殺賊數十會夜陰曀大風沙擊南公督守益力遲明張雄引賊入公縊而未絕被賊大罵次日遂被害元墮復躍起丈餘賊衆京愕易

冀寧道僉事畢公拱辰萊陽人丙辰進士

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　勇　朱孔訓　王永魁　先期陷陣死孔訓初與勇同出戰被傷城破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蔡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援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時盛叱而追斬之不及藥焚風狂火烈時盛見大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擐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潰圍出俄而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為公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應死去將何之諸將以公下馬不肯行乃擁迎道楊本禎奪

西門出蔡懋隆時為搃舉降賊賊用為禮部侍郎

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帶以為公縊於東梁之左憂其輕身取已鐵鎧披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縊於東梁之右是日也盛手擊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而後與公同殉誠所為烈丈夫哉凡忠襄之忠應將軍成之也

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繇蒲阪趨平陽中流則繇延趨汾晉上流則繇樓煩趨寧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為急比榆林延綏繼陷則岢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至平陽為公咎歟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議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為非策寧命周遇吉掃寧武之衆率宣雲諸將以兵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盡撤分汎力扞北境為解其後所遺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或曰南關兵乃陽和王繼謨所遣之撫兵非寧武卒也賊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賊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遏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拒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其後援師漸集即京師可以萬全此睢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為然既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互解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宏業　百戶彭鯤　晉府典史樊子英　諸生朱霞霞宗室也父慎趾賊憐其老欲釋之大呼曰奈何不殺我延頸就刃　樊維播　魏選奇　千戶司鼎　指揮劉東鉞　馬負圖　韓似雍　原任守備申鼎欽俱死

晉府儀衛司瞿通羣牧所千戶王德新俱死

江州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靈丘府掌理朱慎鏤宗子朱文衡朱長安死之

張景維陽曲人甲子舉人陞光山知縣未任被殺

任萬民陽曲諸生以薦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孫禖陽曲貢任滿州學正投井死

晉府宗貢朱敏策授龍門通判聞太原陷封府庫圖籍為父位望闕遙拜自經死

河曲諸生楊應壁河曲人　苗根于　苗純粹　趙詞元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都陷餓七日死妾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子孝廉遼州陷坐堂上罵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八月賊脅授偽官不屈死

江北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暄四服避獄中被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司朱國相千戶陳宏祖陳其忠俱禦賊戰沒於陣尚有指揮程永齡等者九人　千戶盛可學等八人　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　鎮撫二人　內官崔臣等十人俱被殺

潁州之難

潁州知州尹夢鰲手刃賊

通判趙士寬巷戰與夢鰲皆被劍投水合門死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　王延俊　千戶孫升　田三俊　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　王之麒

州紳兵部尚書張公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之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於父屍哭被殺

副使張公鶴騰罵賊死鶴鳴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　田之穎　李生白　丁嘉運　舉人白精忠　郭三傑　生員死者七十七人　潁州衛生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宏業　署學正舉人康正諫　訓導趙光遠　州紳監察御史馬公如蛟　候選運判馬如虬　諸生馬如虹事聞九年正月宏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正諫贈國子監監丞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謨卜志皆贈主簿不知死何官備攷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恒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　覺湖州貢生

廬州之難

知廬州府太守鄭公履祥浮梁人丙辰進士

原任叅政盧　謙端服待賊及紛加鄭尸小池池水盡赤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亂嘉沈丘人拔貢被賊執脅降不從同典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懷遠龍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領廟灣兵五百與賊數萬戰死之

宿松鄷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火藥自殺　安慶參將潘可大　守備贈昭遠將軍陳於玉前防浦口有功自刎面如生　偏裨詹兆鵬觸石死　王希韓一營俱死　陸王猷被臠分　黃宏猷鋸齒罵不絕斷足莫是驊　唐世龍　王定遠　周喜　張全斌　俞之夔　顧應宗　蔣建　潘象謙　季靖俱死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沒

潁州和州舒城為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為大司馬時搆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於丁相紹軾紹軾於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平生哉鄷家店之戰陳於玉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為厚撫臣張國維請之也其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於玉為之死余吳人也得其詳因備載焉

楚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同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

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縊邑紳馮公雲路熊公雯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　總兵錢中選　留守都司沈壽崇　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漢爲令賢賊戒勿殺幽之寺漢謂僧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自經死

道臣張鳳翥　太守劉夢謙俱死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罵賊不屈洞胷死於即轅門

黃岡諸生易道沛　易道暹及其子諸生易為璉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甲子舉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夢申錫恢復後為賊將白旺所殺申錫家饒於貲養死士百人與申錫皆戰死

程良疇倡義白雲寨恢復孝感斬賊自二十八騎復以戰敗為白旺所獲死於安陸縣偽令白助公守孝感良疇以白雲寨義兵逐之良疇方征各寨之降賊者助公迯至德安請兵與良疇戰良疇督兵過他寨寨破被擒白旺強之以降踰半年不屈　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疇召之來也遂於城上殺之良疇復縣之功賴諸生萬以

忠之功居多以忠舊臺臣萬言掄之子也以忠捐貲守城獻忠已登城雨擊之下城賴以全後自成陷孝感復同良疇恢復奇士也竟得以病終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燾太倉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十四年二月克儉已陞河南巡撫未赴任難作

推官鄺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廣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壽　又馮一第湖廣甲子舉人第二避賊入山中會獻忠得其父乃出强以官大罵不屈而死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荊襄之難

棗陽令郭　裕新淦舉人

宣城令陳　美新建舉人

光化令萬敬宗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偽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勛　羅雄知州蔡公思繩皆襄陽人以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　李開先　光化舉人韓應龍强以官自殺

封禮部侍郎丘公民忠城破自經死闖賊之難大學士瑜之父

賀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承天之陷賊欲發獻陵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錢中選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興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使送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守被執題詩驛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與此吾所為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世淳郝景春阮之鈿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光於前史矣抑吾又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為盡瘁獨其薦熊文燦乃以倖解免向後遂至誤國後世棄其力而思其罪則嗣昌戮餘也安得謂之以死勤

事乎賀文忠以篤謹而得正命楊武陵以懷詐而被惡名不然以彼生平詎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 贈尚寶丞 劍州知州徐尚卿 贈叅議 郫縣主簿張應奇 贈按察使司知事 金堂典史潘夢科 贈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　蜀將張令與賊戰於黃九灘死之　叅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開縣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捷皆戰死

己渝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 鎮海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 宜興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 馬平籍雞容人壬戌進士

監察御史劉公之勃 字安劉陝西寶雞人獻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既免勸以改邪歸正擁立蜀世子不從即大罵求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 字映藜南海人辛未進士當之勃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賊必以公不可少自屈賊執之士斗又反顧之勃而語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 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祚 太倉人庚辰進士之勃士斗被傳雲祚請屬死遂遇害

仁壽知縣顧公繩台 吳縣舉人

資陽知縣賀公應選 字繼登丹陽人甲午舉人賊破資陽幸之不屈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口俱死

總兵劉公佳亂

邑紳太常寺卿黃公伸

戶科左給事中吳公宇英

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當巴縣之陷也邑紳有童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

仍被殺夫以賊之强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尚苟免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太常之罵賊不屈為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既入蜀而聞其父被害而與袁韜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己歲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為仇讐而汨羅之投又以滇兵復出為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端王之被難門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記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於小說家之口尤失實不經項水心煜者居家無循行為公論所薄在乾累以詭激市伉直聲按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水心於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即位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毀形易服狀為南臺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汚偽署殺之以彼囊妾與拏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繭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縱賊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為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為篤論周介生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為人乃友弟篤厚不死實大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宋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輟耕錄遽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讒口嗷嗷此何說乎跡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

應介生有季弟曰鎔嘗同飲阮懷寧家壤坐大罵介生不為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雯為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臺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汝南羣從兄弟晚歲睚眦不含急難乃緣飾譌傳外人遂指為左驗舒章之詩蓋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

綏寇紀畧彙輯死難者甚明特錄之照其原本不復妄增然特死於闖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獻賊屠戮全蜀及黠滇之死節者概未之登也知其中亦間有其人苟活而悮入褒錄者識者自能指之他如

鼎革維新為殷頑為夷齊者何可指屈表章節義別有國史何敢輕贅焉

附忠貞軼紀

順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賢手輯忠貞軼紀一卷載京師甲申殉節之士挺挺赴義視死如歸嗚呼此不足徵人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澤之深長也哉其所紀半屬儒生間及一二武職閒曹要以闡揚幽光補國史所不及至於中閨貞媛尤不勝書當茲晦宴否塞之曰而取義舍生寧甘玉碎毋為瓦全非所謂皭然自濯於汙泥者歟是書輯予甲申歲當前聞見要屬真核且其言甚質足為一時實錄爰抄其姓名以備後人採焉

生員阮　謙　謙父文相初為神樞營號頭二十一日聞帝崩父子相向而哭乃率弟文彩暨家人同拜帝靈文相縊於中庭謙與文彩縊於門外庭內則文相嫂馬氏

妻王氏女三姐文彩妻朱氏妻王氏謙妻王氏五婦一女分東西梁死焉闔門九人無一生者

生員蘭之苑 苑聞冦氛每切齒裂眥及城破嘆曰惟一死耳乃跪向母曰兒雖為諸生然歲糜廩粟君恩深矣今義當殉難不復能事母也母牽衣止之乃奉母携家潛竄避難他地歸舊室經死

生員周上貴 城破時貴方縊於室為賊所解至四月二十日書四語於紳潛自經死其書紳語曰痛心先帝蓋目時艱同天無力在世何顏

生員蔣士忠 十九日士忠聞賊破城遽持刀奔賊所遇三賊力戰被重傷賊竟舍之而去翌日知帝崩慟哭望其妻同赴水死

生員陳正國 賊破城國欲殉死念母狄老不能自決正母察之朝夕相持而泣者匝月一旦雞鳴時母子並縊死正國既沒弟正儀正中亦相縊死國僅遺三月孤兒妻狄氏苦節撫之

錦衣衛鎮撫魏師貞 城陷自焚死

署都督僉事李明善 城破自縊

游擊劉文質 賊破城自縊妾于氏從死

指揮宋延福 城破偕妻陳氏全縊死

戶部陝西司員外寗承烈 城陷縊於公署土地祠

生員常自牧母 亡其氏年六十矣厲聲罵賊身觸刃而斃

生員沈壎母勅封孺人劉氏 年四十九歲自以命婦義當殉國城破墜井死長女已適人亦仝日赴井死孺人為繼室生一女福建參政留家京師城破謂諸子曰國家

夏 妻孺人趙氏 大變至此汝父在閩我身為命婦惟死為得全耳先麾其女赴井然後

偕李媳孀婦唐氏同縊死僕婦王氏亦隨死焉

鎮撫司僉書指揮李若璉 璉居官廉平忤旨削級城陷題詩衿帶朝服縊於中庭

京營參將陳嘉謨 嘉謨分守安定門賊從東門直入嘉謨巷戰而死聘媳羅氏以絮枷塞口死

布衣楊國震 城破國震聚妻一室積薪舉火隣人救止震遂移居東城黃華坊與妻鄭氏子楊德甲自焚其同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

生員張烈祖母崔氏 崔撫孤守節四十年子希賢孫烈俱有名庠序賊破城烈痛心發憤日往伏帝尸而哭賊怒拘之令作文命題為天與之烈破曰無可奈何賊大笑崔欣然曰孫若得死所吾之願也後賊入其室崔高坐罵之家人恐感跪而為之請賊以為老誖竟舍之去賊既退崔呼家人語曰吾平日教若輩云何而向賊作如此面目怒不食死年八十矣

光祿署正于騰雲 賊入城雲大書齋壁曰死不順賊遂偕其妻郭氏妾劉氏痛飲同縊死或作署丞于騰蛟

昌鎮標將任之華 賊圍城之華請于兵部願領火器三千守北面未果而城陷華亟歸曰家人不忍我死當逃生耳遂出門潛返馬廐縊死

錦衣百戶吳登俊 江南人以功世襲城陷自縊於宅後之水塘死

布衣秦文舉 聞帝崩率妻子北面再拜舉家自焚死

布衣張時燧 罵賊不屈賊義而舍之歸復縊死

知州馬象乾教諭常朝珖 乾甲子舉人珖壬午舉人二人素友善乾任僕州知州家居珖授寶坻教諭未赴任三月十八日賊圍城急乾過珖家問所以處此珖曰得死為幸耳翌日城破乾率妻子六人並縊死珖被賊擒罵不屈死之妻沈氏子德治亦自經於家

致仕經歷詹應麟 麟年近八十被擒至賊營厲聲罵賊致劈腦死

錦衣衛旗尉鄔默妻賴氏默昆季四人長兄壽次聰次默次勳城破日賴氏慷慨語默曰爾盡啚殺賊以報國無空死溝瀆我婦人焉用苟活以累爾身遂率己女一及煦二女先死少頃煦見婦劉氏孫咸哥孫女大姐二姐並隨勳妻霍氏縊死勳亦死馬及四月三十日壽為賊所逼復與其妻聶氏孫健哥俱縊死

趙氏趙氏錦衣指揮同知張元慶妻也賊入慶家趙氏厲聲與拉白及交下而死於是元慶妻趙氏媳梁氏趙氏劉氏子妾張氏孫生員長玉賓孫婦鬼氏孫女大如並投井賊退家人救之惟梁氏少存一息旋復投繯死

鄭氏癸未武進士錦衣指揮李鳳翼妻賊入城氏集其家婦女十一人同縊死者鳳翼妾朱氏媳陳氏姪媳助氏女二姪女四婢慶元

生員楊肇興母楊氏叔母孀婦李氏城垂破楊氏先投一死李氏孀居二十餘矣見楊死語諸婦曰大母年六旬尚就死我輩寡欲生乎遂偕其媳潘氏弟媳李氏並赴井而死

生員李慕懸寡母徐氏徐少寡懸以遺腹子撫教成立賊入城掠懸去母遂偕其媳陳氏姪媳袁氏姪女二人同赴井死

生員鍾宇秀母高氏孀居聞賊至投繯死宇秀妻李氏亦隨姑死

生員顏卓妹年甫十三齡有艷色賊挾卓獻妹卓不從女聞而自縊母王氏痛其女亦死

故金吾衛經歷趙對妻李氏賊破城李在房內掘土深六七尺藉以錦褥上覆錦被偕女二姐孫女長姐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斃

生員牛應象三女長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三俱未字聞賊破城掘土自埋死

生員蕭嘉熙妻李氏城破率兩妾安氏陳氏同縊死

生員苗有棫妻李氏城破時有棫肆業山居李氏攜兩孫付鄰人自全一女赴井死

生員翁宜中妻周氏城破赴水為鄰人救免四月三十日賊將遁更肆掠氏懼縊死九日方殮顏色不變時方赤日有陰雲覆其上

生員毛公望妻楊氏 太醫院吏目楊元女也賊入城楊氏語公望曰我死矣幸為語母家各自盡無為賊辱即與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奔告於楊而元之

妻洪氏妾王氏並一男三女俱已赴井死矣

生員劉贊明妻牛氏 年二十四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曰吾何懼哉彼能虐生不能凌死也賊入其室氏投生女於水手及自刎死

舉人曹家麟妻于氏 氏孀居守節十年聞賊至付遺孤于大母從容自縊死

生員張兆玄一門四節婦 冢婦苗氏即有械女也仲婦劉氏妾養魁女四姐全時赴井死

生員李時滋妻段氏 賊臨城氏縫綿衲衣一件藏碎銀四兩語時滋曰有變當服此時滋怒撕衣而出十九日氏以衲衣付家人攜子婦梁氏並一女同縊滋父子竟以衲衣護濟

生員劉任妻妹 妹少寡依兄母同居郊外賊至同嫂王氏赴井死

生員劉肅妻王氏 氏一居苦節賊至偕幼女赴井死

生員孫灝妻王氏 縊死

孺士張捷妻馬氏 守節十三年一女年及笄賊至同縊死

生員石原妻戴氏 縊死

生員將如蘭妻邊氏 逃亂至母家同母赴井死

寡婦張氏丘氏 張氏生員田霈妻也年少孀居城破時縊死丘氏夫陳姓守節二十三年賊適縱火時自縊死

生員史彝典妻蕭氏 縊死

周道隆妻姜氏四月三十日縊死
李聚金妻秦氏縊死
生員賈士遴母白氏四月三十日仝媳李氏孫女大姐仝縊死長子上在孫兆元兆慶亦死
太醫董從雲女從雲被殺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盡者又有生員馬化龍與其母金氏祖母賈氏伯母范氏共四口　生員王三祝妻陳氏並二女共三口　生員王有信母張氏嫂朱氏劉氏韓氏妻包氏弟婦丁氏姪女大姐共七口　生員李調元母楊氏　生員閻梅母李氏　生員張烱庶母徐氏　生員包羲易伯母栢氏女三姐姪女大姐　生員朱用卿父朱宇羲　生員洪士望弟洪士奇　生員夏時行妻李氏妹三人　生員馮炌妻于氏嫂陳氏姪女栢姐　生員溫良璞妻李氏女大姐　生員張廷瓚妻劉氏　生員黃維泰妻董氏　陳時泰妻曹氏　李尊元妻　氏妹三姐七姐

四月三十日自盡者則有生員史載文母林氏　宋壽國母方氏　曹紹勳母朱氏妻張氏　生員王良眉妻張氏　米紹乘妻葉氏　何器妻夏氏　鄭以炳弟婦戴氏　郭茂襄妻辛氏　生員李思獻妾王氏子李夢夔媳陳氏女二男女孫各一

羣寇闖獻之興也十百其黨類而先後十餘年間羣盜四起盤雜枝舉前人譬勝朝國勢如衣敗絮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袁忠亦以受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為之逮治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咨臯等已而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戴罪立功自贖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東澳萊蕪馬耳澚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澚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斬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立鍾東上陸鰲中左為鄭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舖與把總鄭廷芳力戰過城知揭陽縣馮元颷率鄉兵出城外曾歷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澚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掠其鍾六老者名斌寬而之浙嘗以佯敗誘官軍入洋賊艅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溫臺蘇松在在告警巡撫張延登增舩召兵浙寇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燦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留踰年鄭芝龍合兵夾擊香挾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志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與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綏史未刻編

江南海寇始於黃尚忠尚忠死又有陸大廖二而顧榮為劇尚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太倉

之陸公市尋就擒陸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為其下所殺廖亦遁去而衆推榮為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一艅為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二月圖據崇明邑令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勇將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珣視師劉家河班捕斬格募漁船百漁下二千為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賊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收之楞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為漕督史可法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程珣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為軍用人皆以程珣有方畧云仝上

廣東山寇

崇禎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僞號水興稱王結寨程平有賊張惟天等增城有賊張元申等官兵勦之千戶危思仁康繼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並諭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舖頭大有斬獲又往寨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咸林可美等山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

上浰中浰下浰即王文成所平浰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鹵掠南雄郡城庫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衍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巢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許之仝上

河北三叛

山東固多羣盗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報武德劇盗蕩平又云曹南武城王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獲境內稍以靖十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槐者自號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澐相應焚掠臨清沂州間後在鄆州玉皇廟為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實李鼎鉉者陷高唐州又東平史胥關門迎賊撫臣王國賓討平之泰安上寇至十餘萬掠寧陽曲阜間兖州大震賊取女子衣以甲胄守營而已出放掠聞青州兵至還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圍豐縣未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羣盗王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木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壽張集上累詔趣劉澤清以進勦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黨艾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僞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望山者澤清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由東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兗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翌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材官楊衍者故將御奇姪也殺其騎且半逐之至費縣東口之箕山楊相射中其馬翌龍遂得而生擒之援勦禁旅太監班師入都者曰劉元斌於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為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壽張集逆賊李青山有僞軍師王隣臣等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為賊所得因為之用與僞中軍趙一資同備心膂賊之陸梁跳盪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僞元帥李明芳臨潮集僞元帥余城印戴家廟僞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維新又燒漕船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燒彝陵關箱者僞元帥朱連掌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僞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灣樓順天飛虎僞元帥徐尚德猩猩屯僞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僞元帥侯嚴化藍店僞元帥賈望山蕭皮口僞元帥吳應詔油簍山僞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僞副元帥二人馮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為驍賊蕭皮口僞副元帥王加與花藍店僞副元帥魏建宏又有僞千總張明山僞參謀楊某而馮三益呂明年王茂祥施可憑皆賊目臣元

弑臣澤清奉皇上殲渠赦脅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二十四人青山縛置檻車餘皆反接以徇上曰青山小醜久乃就擒不足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磔斬於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隣臣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衆賊曰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大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絶聲上以山東饑困手詔就撫之民各歸本土務農耕作發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有龍山滄海淵諸賊東撫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決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仝上

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羣盜無慮數十萬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亾命先襲開封時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陷霍近又突往蕭縣執其令以去以其對袁老山一營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最黠同起者相繼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衆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吳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為官兵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達於潁亳糾合饑民十餘萬時李自成養兵襄城由郾城而東塢壁向應時中從潁亳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强而自成貪其衆遣辯士說之相與為盟許配以女時中遂俛首聽命破睢陽寗陵以及於歸德時中皆為先鋒甚力然兩賊倉卒以形勢依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

遂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衆半道散亡時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間收合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潁亳為官軍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嘗有意羈縻之時中獷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圉鎮偪介睢州時中薦處以荼毒兩境之民罔有寧日睢州無長吏劉肇崑歐陽永鎮趙成名皆以幕椽署將主州事諸生黃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嘗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求北渡聞有商販懷衛間者而大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俱時中自以啣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謀之曰彼畏鬪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為逆徒樹黨耳永城可復下耶乃斂舟北岸而告曰若斬李際遇並自成偽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姑戢其下勿動已而自成移屯潮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為賊用說時中除舊釁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成游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曰馬龍余應王得貴託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隊大至擒時中殺之餘衆或殺或降散者向杞杞令李翕如擒胡明山等十餘人或向睢睢人之與賊習者櫳符為之渡渡百人御史京遣吏士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為親信他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

日滅仝上

劉超晉人其父貫於永城因家焉超頎而長有才武能讀書於左國三史畧皆上口再中河南武舉俱第一壬子戊午兩科天啟二年永城王三善為黔撫超與曹縣人劉澤清以偏俾從時安拜彥圍貴陽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龍里追至老鴉關超出廣陵兵既勝而驕恣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獨免積勞遷四川遵義總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啟睿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敘黔功超以解圍蔭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訟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與謚未宗黔中共事者比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綱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贈者止一劉奇為游擊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為通州總兵然自用他戰績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捷龍里再戰捷革舖三戰逐邦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為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功大賞薄有怏怏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聽用朝論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為保定總兵名救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羣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召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為通賊超不勝忿

起殺景琦一家並喬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尋進為撫方治軍懷慶奉密旨用計擒賊提兵至永城聲言招撫練國事丁魁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超與劉澤清通譜牒為一家時澤清已貴貽書欲以激變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超與其壻王全黙謀拘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為已請寬罪而全黙令其勇高擢者同王仲寶曹育民等五人齎本以入為金吾緝事者所獲供澤清為之橐橐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副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亂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千六百人鳳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士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於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於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穎亳趨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人為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將王秀姜兆熊並筸兵從宿州趨永十七日質明至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啟睿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參將李時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濬濠製砲積糧以防流寇至是反為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驅無知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

負嵎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一百疋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僞許之既出見猶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為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得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超與其弟越淩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越妻妾子女給功臣為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超黨張君晦者勇善戰亦論斬超時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超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才以永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俛而從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超為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為亂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園中貽書士英深自辨置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塘報未盡實然殺近臣戕大夫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 仝上

徐碭蕭之賊

徐碭蕭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邳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騄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劉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夭魏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滄浪淵諸賊造舟置筏勢亦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參議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

金聲桓游擊劉世昌守備卓聖又歸永參將丁啟光丁啟亂丁承烈皆以兵會而淮督路振飛命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礜等而方造跳逸跡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孔舊罪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聲桓伏兵要害為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尚據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檮蕭縣之王窠方造亦於去蕭八十里之酇陽集為卓聖嚴守敬吳尚庚等所獲即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會騰蛟擢為楚撫念程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鳳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共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參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游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南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至廿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檻車解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為亂適年興平伯高杰北行過徐繼孔伏謁興平受士英指立執之以為狗此徐碭蕭三大寇之本末也　仝上

河南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三年又詔諭汝洛島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在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坻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仝上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大使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為之應白太徵吳太宇亦並起萬登稱順義王太徵太宇各自為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衆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鷺鷥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垛稱為强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萬登乃請降劉洪起者西平監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勲洪禮等號為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謠曰高點燈多熱油防備西平劉扁頭劉字司高劉扁頭別號也）黨與漸以盛官授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鷺鷥誅之郭三汝亦為陳州軍士所獲汝寧游擊朱榮祖頗善戰擊陳爾學（爾學在韓莊既敗榮祖焚其寨）盛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級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千殺之盡（郡人大司馬傅振商太守李燐所定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是年楊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授汴不利歸以其兵獲白太徵誅之（十三年有北灣土寇趙惟現者奸民

傳商為內應謀襲汝寧為其黨馬三所發朱榮祖夜擒傳三陳政斬之乃定〇十四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殺掠民憤而從亂白太徵乘衆起昏夜傳城思殺驕兵以雪其毒城內戒嚴幸不動城外兵民相擊及晨民大半為兵所殺白太徵遁去至是始伏法閏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斃有東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偽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襄陽援營走土寇趙發吾乘虛入城掘地搜索老弱婦女盡當城未破時同知韓煌寶雞云署遂平篆賊至走嵖岈山以免殘民乃迎以入署延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為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禮收復仝上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曾應童子試不就去而畊遇礦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為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旱荒以蠱惑倡亂官軍擒金斗並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衆二萬人尋為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高之屏風寨放火殺人並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永寧大宋各寨極㐫慘而際遇尧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超與道曰吾兩人願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師軍前請救足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狍狍等四家打伏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偽官殺死土寇趙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

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偽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奬自成之在襄陽也意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軍發左營出潁州以迎敵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為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煌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偽防禦使金有章並鄧璉（偽汝寧府印）鄒應麟（偽推官）樊仲表（偽汝陽令）至汝檄到韓華美具儀從郊迎我廵道韓煌及署縣事朱某潛避去偽果毅將軍以兵獲都尉侯玉鳳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山寨如馬尚志蘇青山者次第受職所署官（馬偽威武將軍蘇偽長成）韓華美出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鄉勇傳呼曰土冦薄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人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已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景鳳臺等合計執鄧璉馬尚志等萬登已而磔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煌入民遮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勦大監盧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偽員甚多具見義奮有功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議敘當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于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督師與自成戰於襄洛之間萬登際遇皆不能出師為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門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乃與洪起相賊殺其釁起於萬壑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弟洪勳攫其金洪起稱兵復仇韓煌知事不可為與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

起召其黨郭黄驗金臬趙發吾以合圍汝人糧糗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聞京都變南奔過汝為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偕孫玉成陳田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穎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棄偽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翌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地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覆捶之幾斃據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擒南陽開封諸偽官傳送南中詔用為淮蔡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即汝甯御史公署修改巨麗開帥府棨戟旌旗甚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糧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遁走平頭堖孔將希貴圍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師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既已亾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鋐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衆介以賊似民之閒他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仝上

普吾沙　滇遠限天末革易之代屠戮罕焉而殺運繁滋亦復不免閒嘗播閱滇故不終篇而二太息矣採之補綴史所未及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為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閒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士

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秦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
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入内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因得授阿迷上知州日
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迓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
撫軍王伉謂共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馬是年冬三齊漢
士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
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偽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迷平
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責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
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死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
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馬廣西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
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
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名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
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
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
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
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

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㑹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發藥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彝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為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更竊殺定海而贅之洲其手普服遠恥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叅將大賚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為元謀士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何述賣陣後傑驁日甚大賚貪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勦十月官軍與士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甯州士知州在田石屏州士人也俱以水烏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搨天於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年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通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為內應以十二月

朔入城辯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刼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刦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貢院脇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嘗為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燄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為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追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為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陴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遥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歎以為神畏知視

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向攻寗州破之永命死至嶍峨士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屯之環城挖濠為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勇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為賊也三月可望等至真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興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瓛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狗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為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論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奕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

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遂攜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為定洲都日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場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洲聞習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籙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之屠其城並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於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迤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然城亡與亡大節不奪如冷楊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為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議尊可望為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禮二部尚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

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崛强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洱草童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為犄角之勢私通交阯借其援以固諸蠻心一日偶集於加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絶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剥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母弟妻子之讐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為快焉滇攷

己丑四月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桂林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為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甚先封秦王尊封為制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明季遺聞

四鎮大廈將傾雖忠肝照日猶不能善其後況恃勢恣横本起盜賊者乎獨靖南之歿人有餘哀至今村賽列之神廟與武穆将未可同日而共道也

靖南侯黄得功字澣山京營名將也嘗敗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面佚為人戇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白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幾詫以為無敵綏寇未刻續編

靖南起徒步為郡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值響馬衆商俱逃遁靖南獨手提兩驢蹄禦賊賊

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 嘯虹筆記

休寧汪耐菴曾拜靖南侯門下高傑引兵至揚州公從靖南侯飲盤列生彘肩割啖之帳下驍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丘總兵弟守備辭不能飲侯怒欲杖之總兵曰公公大笑侯問故曰生笑丘守備腿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乃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亦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挂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鐧跨右腿上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箙箙箭箙隨之往抽箭亂射疾如雨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鐧雙揮之肉雨墜衆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 柳軒叢談

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𤞑𤞑革里眼等數憚之革賊大營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四起用撓鈎鈎得功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回身聯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開提歸二將首級以祭報國羣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闖矣 寇志

靖南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眞武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

王為四將岳已陞矣言畢手提右廊岳像於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甦嘯虹筆記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淮揚再率麾下從護祖陵與華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綏寇未刻編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為人好聲色將畧本無所長修科臣韓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徼半道斬之上遣科臣韓如愈督江浙餉馬嘉植督閩廣餉澤清遣兵徂擊之於東平載家廟而見白公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韓斫數刀韓挺挺不撓惟以幼子不宜殺叔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馬以變服免如愈在垣性嚴正無所依附其糾澤清也澤清持重幣賄之如愈呼使誚讓反其幣故及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興平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仝上

興平伯高傑字英吾係降將初從孫傳庭於曾頭塚破賊又一年而郟縣潰潼關不支傑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閣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為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州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軼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穎守將張上儀巨砲遽擊之始郤職方司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

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進取淮北而並争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轂地今渡即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為國家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城外為肆賣區子女環寶累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膾日以百數保者恐授兵登陴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為鄉里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為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死高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他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詡得高要領氣甚揚語於衆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況揚州乎百姓聞之吁呼起曰元勳與高反責吾城以市德捽其首臠割之殆盡是時史公方渡江誓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廬公以為非法趣其下胥坎而埋之見升帳灑然變色易容既庭謁而公平易朴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慢以易久之傑傲復出固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公弗許謀止公以要之漸屏其左右見已所親者仗刀侍側公談笑不為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衆稍稍慴服公遂進而按部淮安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丘磊邀取其輕重恐貽儕輩笑匿不聞史公至諸將俱橐鍵迎視高加恭顧其兵徒虛夸不足用公自念誰可與共功者不得不專意興平勿虞與靖南之交惡也初靖南分

地在儀真廣昌在壽州兩人交頗合澤清頗以唇齒倚登萊總兵黃蜚之南也道出維揚懼為兩人所脇而紊善得功貽書請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輕兵三百騎來會三义河守備某者高禪將也遽以告高內疑士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驟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出千人間走襲其城而黃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亟環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俄中矢踣騰而上他馬馳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梟卒追且及注槊未下黃大呼反鬭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殁高所出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將軍且食且休於城外碁置炬火為疑兵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望見炬火以力趨半夜實力盡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黃之還也聞知益大怒按刀嗔目切齒自以於同事本無纖芥一朝見襲又慨然於揚人之危偪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為之助誓必與英吾一决萬元吉偕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參語於兩家者百端詗者曰天長有傳烽得功引真州之兵將以至高劉皆束戴應敵高曰曩千人多維揚猾少吾故驅之假於吾之士卒詎至於敗黃不足擒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衆來曰兵交綏吾屬置橫陣以止鬭即閤部亦不得已於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公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釁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

軍以國故親故而蠲盛怒是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尚以失亡三百騎為恨公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人馬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為黃母賵二憾之講暫以成陸猶未也當是時興平最强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並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為也高不覺斂容服高之妻刑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刑有將畧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刑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訓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禎為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使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為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為辭公遽遷於東偏虛已府以為之舍刑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乃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旂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嗾上將吾懼阻衆不敢言睢州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故總兵被罪

出獄收兵大縱掠考城被其毒尤慘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討上書詆高為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守及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興平於十月十四日啟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小子小子者豐沛大盜小子名繼孔蕭將健步也宿州有乾賊小子之仇誣告與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激變程下從乾賊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為亂馬為鳳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眾以恢復為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眾馬在許故隨其軍以羸見高嗟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為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逃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且憐之聞讒語以為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遮馬投牒云定國謀公興平故以示勿貳馬前笞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為兄弟定國飾美姝進興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興平大營去城二十

懸王命旗於城闉曰非有合不得入從興平入者左右饒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晏燒燈厚具樂以飲興平令其少弟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詗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興平曰今日之晏視其弟志意有非常得無謀我興平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興平所居爲睢人甲第垣墻高四週有重廊複室許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休息卧榻畔二三治衣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興平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刀鬬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值牀簀陷而免他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蹀血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興平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於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閣部至徐州初勿信既而審知興平實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至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清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嘗搆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於天下事置勿聞也匿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顧就縶所置酒爲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興平聞其死與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悉肯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固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

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攘袂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至境上二月十五公既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真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黄曰吾為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多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黄揮其兵姑少卻亦會高盧二監以王命解圍罷去然其中不無鞅鞅馬阮因之故靖南遂為其所用嗟乎自古釁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予觀乎四鎮之事土橋則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戢自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輿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為腹心之難也 仝上

許定國守河南某城流賊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盡兩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之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灑家箭賊挾版至國射以鐵箭枝皆貫入於版死焉賊驚遁 舟居閒語

許定國常與衆少年聚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手攀簷前椽全身懸空左右换手走長簷殆遍顏色不變 柳軒叢談

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為前驅賊畏之亟于得功於是報國至而賊趨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賊衆復潰而走賊中有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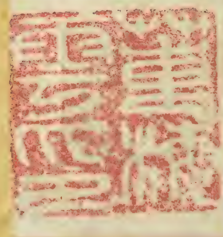
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孑遺錄



寄園寄所寄

辛亥三月

唐駝署





寄園寄所寄卷五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張曾裕昆貽 江閶辰六
全姪 道元 孫繼揆 校訂



滅燭寄

鬼　怪　異　人妖　虎　雷　墳

寄園主人曰天地間理之所無事之所有可勝道哉神禹鑄鼎象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遠也抵掌閑談似乎極不着已矣而倉卒相遭用口預為之地即或不然寧滅吾燭羞與魑魅爭光庶不致為中散所哂

滅燭寄

鬼長日喜聽鄉人說鬼坡仙逸致耳未能事人徒揑冥漠不可憑之事吾未見有當也然必曰當續千里無鬼論不亦執歟

金大節者海鹽人洪武初為鄉老人例隨計吏入覲侵曉出門欲登厠有鬼自厠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個金肚皮忽不見時功令甚嚴大節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應對稱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雜存

志怪録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相撲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曰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即應聲而滅匠焚鏹以酬已而平安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於江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頭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荅曰全椒人名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寃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沈大駭流汗嘔痢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弟所殺並及其子景字下為小祥字旁為羊殆為是耶沈執其弟一訊即服乃知小羊即景祥乳名也彙書初編

于肅愍公為諸生時忽窗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即揮筆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公若自誌其生平者鬼悲躍而去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 堯山堂外紀

婼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景泰初鄧茂七反於台州從征戰敗匿積屍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據部點名驗屍至婼曰此人乃板閘數内不應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 董穀雜錄

海鹽翁學訓嚴之壽昌人官貧齋冷苜蓿自甘未嘗與寒生計束脩一日獨坐忽怪風起牖下出步庭外則階草不動入室復然心怪之疑牖下有異是夜夢一婦人自稱前訓樊某妾為悍妻所殺瘞此今已訟之冥司冤白矣乞為我改葬明日命僮僕向風所起牖下持鋤钁穿砌土三尺許得兩缸合一婦人屍顏色如生因詢齋役皆說果有殺妾事當捶扑時號楚聲達外人盡聞弟未知埋處爾翁遂具棺殮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未幾聞樊死其子某新舉孝廉亦死而悍妻窮老無所倚亦死 見只編

宏治癸未春錫山民蔣容往惠山焚香還半途會大風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不能前拊荒墓寄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施斛可偕往乎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塚而去質諸左右是塚即吳照所瘞也 野記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聞後有鬼呼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

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復笑曰我替先生對月明無伴路休行公不顧鬼亦不見堯山堂外紀

湯亂績為參軍守邊戰死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騶從甚衆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俟其起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留詩末有血污遊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始知為亂績云堯山堂外紀

朝邑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道經傳說祠嘗入瞻拜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憇其廁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愕然不敢詰漫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竢我異日為御史乃往言訖而蘇頃之寤驚告左右以為夢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嘉靖己酉徵拜御史病卒陝西通志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搆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者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用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涉異志

遼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沙橋門外宮人斜即群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宮經素香亭下

睹一美人霓裳練褻倚闌而歌曰明月滿空堦梧桐落如雨涼颸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袁黍離編

順治七年蘭州狪賊反浮橋被焚總督孟喬芳勦之敗死於河者無算橋尋修成夜有羣鬼從河中出援纜鎖上橋守兵射之不能退鎖轟然中斷橋乘流而下鎖有飛十餘里者追二十里止於中灘旋拽還故處鬼爭如前芳以河燈五千盞祭之乃止陝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閒月色澹然見一人沙際吟曰墮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錄

陸侍御隴其罷官後授徒於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寢傳椒山公來拜賓主禮畢言一事煩至敝衙門對理覺而訝之次早吏又來促侍御隨之往殿宇嵬峩扈從森列立侍御於堂曰馬某告公得贓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繫縲絏因憫世交子為之保出囹圄若甘酬謝

怪

怪聖人所不語也何錄焉然而石言於晉有聲如牛左氏不云乎魑魅魍魎鑄之於鼎獨何意歟剪燭傾觴請以眼見耳聞為君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蘇劉昌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

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鬬云懸笥鎖援

天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前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隷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眼後皆驗四本堂座右編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寸餘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珍藏焉菽園雜記

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碡皆相滚至麥地上跳躍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晩方息鄉人以臼沉於汚池中以碌碡隊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碡與臼復鬬於池邊池上麥苗俱壞鬬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馬氏日錄

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德河中天暝聞一女子泝流啼哭呼救軍士拯之容

貌妖麗詢姓名桂芳華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醮不從赴水亨曰欲歸寧乎欲為吾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亨納之裁翦補綴烹飪燔炙無不妙絕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拔劍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古桂竊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棟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野記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輒也壻家疑為所賺訴於法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衆證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入門時吾以昏惰且有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脂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妄 菽園雜記

自神禹導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宏治間壽春荊塗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穎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士人名其怪曰踶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視則倏然入

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迨己巳歲渡渦水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 墨談

馮漢居閶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襍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衽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恇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裾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憐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聞僧云蕉嘗為怪惑死數僧矣 庚巳編

嘉靖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三舟俱溺 博學彙編

嘉靖四十二年海鹽縣有海馬萬數其一大如樓沿石塘群行二十餘里復入海響震非常 海鹽縣圖經

萬歷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 湧幢小品

江西南豐縣一佛閣有鬼人不敢登徐生素不檢朋輩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為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罰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後果有數鬼入牖方上梁生大呼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醵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無鬼矣 楮記室

萬歷六十年平湖旱饑死無算秋有白龍騰海上紅光半天空中遥見龍首下垂鱗甲奮張晃晃若磨銀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許雲水騰沸咫尺晦冥龍忽戲吐頷下珠光芒團圞大如斗粲粲一似中秋月頃之遂收約在墖院前水中央東湖水盡涸儒學前樓屋石坊俱壞空中拽人舟而騰有不知去向者 平湖縣志

溧水縣土名白龍塘萬歷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有龍在塘中吸水全身皆現傍有瓦屋一所本日被風揭去無蹤又有一小舟從空而墜傷死二命 先曾祖日記

萬歷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地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人多餓死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算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灌莽極目劉臬司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

强半皆衰經驛路頻看長薛蘿讀之傷心隕淚崇禎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晝夜深二尺餘是年徽郡大饑婺山忽産石屑軟而黄土人掘以爲餐名曰觀音粉食而斃者十之二三然賴以存活甚衆秋成後石屑亦化烏有稗史

萬歷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緑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翫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屍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四本堂座右編

占曰鼠無故皆夜去則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時有羣鼠銜渡萬歷戊午巳未江北有方鼠千萬御尾渡江南蘆葦盡爲所咋其鼠頭方尾長天啓時田鼠糾結如桴蔽江入蘆葦根苗立盡張蓋默言短尾方喙小於鼠而足方長崇禎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識

天啓六年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火神廟紅毬滚出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廠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御史何廷樞潘雲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城門街北至刑部街盡爲虀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比肩無恙有從空墜人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擲出城外衣服掛於西山樹杪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閲武塲中綏史

天啟六年欽天監周司歷奏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雷從東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亾邑之凶象也魏忠賢聞知以為妖言惑衆傳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後宰門火神廟天未明聞殿內吹打粗細樂三疊畢火毬從殿中出騰空而上又海岱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䞶䞶行動若將下殿忙拈香跪告火神竟走廟祝抱住不覺失手火神走去此時巳巳牌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遠遠從東北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宕忽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物平沉僵尸層疊穢氣薰天顧必大開學師徒三十餘人一响後蹤跡俱無顧閣老小夫人單袴走出街心顧從閣裏出親自扶回宣府楊總兵行至玄宏寺街隨從一其七人連人和馬俱陷入地跡影俱無承恩寺街有女轎八乘經過震後轎俱打壞女子轎夫都不見有州吏目弟在街與相識六人拜揖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竟無恙時天啟在乾清宮進膳殿震奔交泰殿內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為建極殿飛瓦打得腦漿迸出縉紳傷者甚多壓死家眷不記其數 客中聞集

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走無何寇至崇禎九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三日夜十四年嘉興城聲振如裂時稱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隴鎮地藏目出淚一縷循鼻而下

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黃州城南門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綏史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廵捕軍夜宿棊盤街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五鼓前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蹴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者何聽老人言阻我災及汝首言畢不見邏者懼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作仝上

壬午閽郎報奉先殿鴟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哭出宮羣臣其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具袍笏伺之見鹵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子舊閹云此李太后也為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座右編

元史於燕都建宮殿時掘地見赤頭蟲無萬數術者曰將來代國家者此物也崇禎壬午年皇極鴟吻出烟近察之乃細赤蠓如是飛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廟衛士夜驚有黑物如牛高數丈自午門奔端門出此是黑青而赤蟲則從古未有也物理小識

崇禎戊辰夏陽城縣西偶民家見一龍頭面如羊俯其庭甕中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近屋舂偶隣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蜿蜒不能去垂首簷際者數

刻忽大雷一聲火光燿熠始入雲際語云龍忌產婦信然蘇譚

江夏梧眞寺僧元仁秋夕月明閒步山門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聽之未得所在悵然歸次日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以曳杖畫記翌旦啟壞乃一骷髏皮肉悉腐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藁穰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為客僧竊之去西樵野記

康熙辛酉江南造船取木園林丘壠皆不能保蘇松道方國棟伐陽羨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日緣盡當徙方公不肯促工人斵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撫軍檄至戒勿伐善卷樹已晚矣方君驚悸病作數日卒又

順治初浙閩新設總督遼陽陳公錦赴任擬駐衢州府無署有司改舊署為之旁有廟樹併毀以拓其基既而總督蒞任方小操觀射而廳倒幸不壓死又明年有祟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礎俄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祟曰吾梳其魂女果亡總督驚怖遂移署後提師入閩為部卒所刺敕賜贈兵部尚書建祠於京東門外梅窗小史

汝陽有異物據鐵爐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即縊婦死故二少婦懼從焉凡二少婦所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為賓主禮延款贈金犀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內公又為之密走入天師府屬以除滌至半道文

失馬往者返而文返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辯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遊為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弟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為猿精乎　耳談

麻城民李承周女許劉氏子矣為狐所據其家莫能制凡數載劉氏為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為視之形體皆變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偕謁太和山眞有神護往返無異萬歷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文公逮至時觀者麕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為誰尚從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遂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嬲諸繫囚乃司圜扉者無賴竟得釋出女後改適山中民狐復褻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　仝上

宣德中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吐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凰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即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　湧幢小品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若拋縛於階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

大笑汝禱吾亦禱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聞托其家辨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為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 耳談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月鍵多年有二惡少强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我相傳豈無故鍵惡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眠其間是夜果携酒歌呼房中方熟寐忽房外敲門有聲兩人以為僧也不之理小頃其聲剝啄及牕戶牕戶碎有黑手大如傘自外入兩人奮劍砍之哀啼聲如山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藏僧深房僧曰悮我矣達天曙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 宿海手抄

宜興沈生耕且讀於所居三里外榜山起灰窰為射利計一夕乘月色携橫笛往窰邊閱衆工既至曰汝儕良苦盍少歸謀醉余在此吹笛候也衆工欣然去沈吹數弄笛音清亮林鳥齊鳴忽一怪長數丈自山下驟至窰前沈陡驚笛墜地怪從地拾笛與之沈稍定知其欲聞笛也加意吹新曲媚之怪如人坐至音節轉換處亦數點頭作按拍狀沈且吹且忖終防其啖己也睨窰火正熾以足撥鐵鉗向火中故數墜笛於地怪數為拾之乘其懈急以火中鐵刺其足怪聲震巖谷而去沈奔歸將及舍則遇衆工來矣沈述其故堅阻衆

勿往次日至其地蕩為丘墟廬舍樹木無一存者仝上

異　異有別於怪蜮曰然草木蟲魚凡反乎常者皆異也豈必猙獰兇惡為民害哉然既反乎常矣即謂之無別於怪也亦宜

自孔子過泰山聞有婦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後千餘年未聞有虎至順治十一年州東轉山有虎嗣後恒有虎跡出入無常秦文州志

婺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舁歸舍尚有微息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人遙自西來皆道服背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為捽看地上加毆擊驅令負擔行至縣五侯廟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導引官傳旨問來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許趣令亟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呼怒聲遂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此遂出徽州徧走三廟皆不許十人皆慘沮不樂迤邐至宣州入一大祠纔及門數人出迎大喜許諾仍敕急足徧報所屬土地以一鬼為導自北門孟郎家始既至以所賫物藏竈下運大木立樂棚於外若今營壘然逮且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胸即仆地次遇婢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陣望火所來彍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既登陣則火已熾焚其棚立盡各遂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僉判訪其事孟氏乃醫者七月間合門人疫自二子始婢妾

二八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禬始愈是歲浙西痠癘不勝許獨江東無事（夷堅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宋呂絡叔知制誥）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伐今姜）愚有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盡如鉤者（宋時一女子）設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說儲）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蓐三日甑鳴後長為理宗相山東成昭其同守少時甑鳴戊子己丑聯捷（梅聰小史）

甲辰三弟靖士武會試介祉堂甑鳴三日後聞報乙丑中秋都中寄園甑鳴廚人驚異破其甑四弟後士武殿試報擬鼎元傳臚二甲第二甑鳴大是瑞徵

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絶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則見且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或徧滿山（應菴隨錄）

鬼火見博物志者曰燐戰死亡處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燐燐者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者着體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無數有細吒聲如熘豆靜坐良久尋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休與歙皆古新安地歙之北鄉有靈金山自明初相國李善長為文鏤之版每年七月刷焚之火忽一點自山頭起至千萬點須臾遍山谷後版

糢糊刋一新者火不復見人以舊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士人挈伴往觀焉余祖居休寧之舊墅夜出溪于祠前嘗見燐光現桑園朱長芳住屋前後熒熒火焰不定一夕與三弟靖士（今武進士潯州都司）為納涼祠外遥見朱屋周圍叢光綠而且暗余曰此燐也試喝之當滅三弟厲聲叱之如故余繼之曰咄光遂滅不二年朱氏一門盡登鬼錄今成空地

嘗見幻術孔姓局之室內壁外一呼應聲而至其室封鍵如故赤身獨立兩手擲土初小漸大須臾山積不知土從何來又一人劉姓令人鐵椎擊其腹與腎囊了不痛或數人持兵刺之終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設楮筆几上屏圍障之外焚符陳請即聞內筆硯聲洎啟屏帷雲烟滿紙寂然無人俗皆神之三人者皆素狡黠無賴特借小術攫人財物（蘇談）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卧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龍興慈記）

明侍郎車敬微時讀書國中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遥見林中火由小院出敬扣門一童子

曰師使我候郎君久矣門額有體玄字入見老翁坐長明燈下起相勞苦敬乞一燭尋歸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燭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濕衣敬暗問童子知其自稱逍遙翁童子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問翁曰昔體玄先生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吾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淹歲今亦將還矣燎衣訖乞還翁命少孤牽一牛出命騎歸又呼一童少逸曰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一僧帽為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但嘆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箍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牛甚駛須臾及門呼其家人舉火牽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過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閬夏曰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 正氣記

閬為宋太宗時人四百年後猶現仙蹤余丙戌讀書靈隱山山頂有菴菴僧柱峰夜擊板念佛警衆每夜深樓隙嘗見燈光數點僧人指為虎精余夜讀聲高與虎聲念佛聲相答柱峰所擊板盡蝕于易以銅板踰夜聲寂然詢之云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擠之去得不死戊午中秋同李分虎登韜光玩月柱峰尚

存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深林處大柏木中出乃伐為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樽俎餘功

海寧胡奎字虛白寧府教授嘗歸自江西泊舟番郡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黑雲推雨未遮山一絶次韻和之書之於壁忽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為長揖舉手不知所在因以上南老人自號 列朝詩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謫為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問猫何異而上貢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納著空房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猫王也 續已編

張王基吳郡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為厨科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一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酉識為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絶無三異也 龍興慈記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客臣上疏衆方駭異上

不悅駕起吴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不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旦御批史為侍郎不知當時乃為蜈蚣嚙也均為蟲嚙而遇不遇異 笑史

成化丙戌姑蘇劉昌自西華抵扶溝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雖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皂此何物曰樹架也因檢王筍集有云氷凌木架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寶賢有疾竟卒 懸笥瑣探

余戊申蒞任晉地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見林木皆白枝柯雕鏤仰視太空及地絶無所睹詢之土人曰此樹架也因作樹架記

成化間郃陽民王興手指甲内見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興數欲自剔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興曰余乃龍也謫托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飛去 陝西統志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墜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如粉糝焉家人以杖抵之没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 續已編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悞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如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 録異記

按唐馬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雨颶風松忽化為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尚存松節脂脉士人運為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間余門人王宛先孝廉曾於遼東見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歷間令張文龍奠而遷之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博戲誤擊鐘有聲自此大鳴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竑竑勢欲躍起總兵陳銳即平江伯祭之一鐘遂上令懸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彙書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遂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務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更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為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詈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

遐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官府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鞣其體遍塗狗血復囊狗血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 寓圃雜記

宏治末大倉民家生兒兩手背相粘着兩面相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祝枝山語怪

正德中韓恭簡寢疾甚篤久之夢一黃衣道士來視以藥數丸啗之曰從此即愈因贈詩一絶且期十年來視詩曰覇越平吳一燼灰是誰强我下漁磯黃金消盡陶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為凶兆促家人為大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尚亡恙再與藥丸贈一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為蒼生十年戎馬蠻江外墮淚碑高百嶮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於宦轍所經意遇所謂百嶮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謂必不起俄復夢前道人其慰言受藥不異曩時又贈一詩曰一尊秬鬯自天來平地光芒接上臺門外翩翩雙鶴至五雲深處小蓬萊言別而去無復重來之約後病良已至乙卯遘地震而死竟不知詩所謂 陝西通志

松江楊扇湖地熯不成氷萬歷三十年冬大風颷之若漫天雪多紅燈蠕蠕旦視之則氷山也高五丈許又武宗時覇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忽然僵立高起者二丈餘凍成氷

柱中多空隙潤數尺以至於數十丈者沿河七八十里皆然亾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其中竟以免難 物理小識

正德間上元縣錢臣醉與妻李氏交媾為妹所窺次早臣出姑詰嫂夜來事謔興遽發嫂戲與姑效交歡狀兩陰相合將夫遺精流入小姑陰經閉腹高遂成胎姑之舅凌銑疑有私情告官鞫之得其實議得李氏錢臣錢氏等所犯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合依律的決照律取贖錢氏仍候所孕身輕給與錢臣收養照舊配與凌銑次男為妻兩家毋得復生異議卷照 開卷一噱

江西寧藩宸濠父康王初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逼王王寤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之宮中人環跪而請曰向憂無子今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淩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幸樂妓微服而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呵凍漫筆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没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情重光遂止之乃為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執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為民父母從此而已樂患無德隨俗可恥鐘兮鐘兮尚鑒於此比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倭殆無孑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士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炎徼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達往相之欲搥取其銅以造軍器將近鐘數百步仆地死彙書初編

正德丙子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其後嘉靖由藩封入繼大統仝上

嘉靖壬子馬少保文莊率門人數輩卒業太華青柯坪一日有戲歐同舍家人絕於洞上衆惶惑無措文莊禱於神夜見火光如籠燈冉冉從山腰入洞其人甦言白衣人令伊起其時門人有盛少宰訥鄭運使札在馬師弟後多貴顯陝西通志

嘉靖末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挾一木神稱卓少仙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綽有威儀備小桌椅坐臺上揖讓言笑如生談詩論文亹亹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第方與談謔

聞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馮敏功也後果同榜平湖縣志

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生前為大同趙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飲大酒大醉卧樹側僕以水澆之遂氣絶魂遊水邊見犬來畏為所嚙適有孕婦在傍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産子生見已生為嬰兒即悟託生在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即往餉田間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近牀婦人大駭以為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座右編

夏少師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進上與夢羽賦詩贈别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没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别列朝詩集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石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已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其家亦不知所始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為上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脗合完好益

足珍貴珊瑚綱

福寧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海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突兀上有草木人馬往來貿易闤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市現於登萊海中而偶見於福寧州海中者如此閩書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獻皇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於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彙書二編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擘其腰間者座右編

嘉靖間桃源令甘勲履任三日嫡庶爭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見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淶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仝上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産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前生事胡即抱女於懷女附耳戚戚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

頡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仝上

萬歷二十七年於皖寄鹽課銀八百五十兩為船戶龔四盜去爪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緝獲先是龔四盜銀在家每夜門壁盡響舉不得安枕及拿獲將銀送巡司封貯又復響巡司驚懼通知原主領回方靜先曾祖日記

休寧萬安街民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壓禁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襲其陽氣致有此異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櫬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奠之投擲始息湖州閔公霖官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陰氣已散也稗史

萬歷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投於人憩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斫進來矣匠亦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地人以聞官耳談

萬歷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與萬歷戊子郡中大虹橋驢生卵同仝上

萬歷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王張三丰又自詭為越王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笑史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衙中談人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馬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飲水歷歷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為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相隨不久亦當去矣　耳談

河南某邑皂隸得一小木偶於道旁置帽中將歸為兒戲也忽聞帽中人語曰今日回官府話有二十板之厄皂心異之比至今果怒抽籤將責皂大笑令詰其故曰先聞木偶言事係前定今收其木人入免皂責嗣後凡審判先置木人紗帽中聽其語折獄如神囹圄報失囚衆方駭令曰速趨某渡頭穿白者是也跡之果得三年後不復靈今亦內召矣　嘯虹筆記

萬歷初姑蘇滸墅關王庠三家豢一猪已二載一日啣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綿藉氊十一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為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黄州府團江有一家父亾而猪生夜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

年始死耳談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殤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為債家所困撻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曾罷爭而屍仆其家堂上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又有士人獨處一齋中忽有好女子踰敗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屍示之乃其家死女殯暴雷走失舁歸殮之仝上

萬歷間尚書潘季馴治河築高家堰屢潰一夕夢赤面長鬚者告曰吾漢壽亭侯也河有毒龍是祟吾念公勤於王事當為公斬之翌旦白晝昏晦風雷交作河浪掀天少頃風雷並息波面盡赤得斷蛟二而堤以就尚書表其事於廟天子勅建祠淮上尚書幼時晚步龍溪渡口聞水底二人語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人守之果一人墜水救之尚書誓得大志必造一橋後果以十萬金起橋渡口名潘公橋湖州府志

吳相國甡自言六歲出就外傅從師館於西禪林之殿生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上塑也後稍長入寺乃不復見憶記

順治戊子余讀書靈隱寺五松房山筍甚盛余挖二根植牎前僧大笑曰筍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鄭奇道遇一端正婦乞得寄載車上從之詣郵亭樓夜其樓宿明日婦死卒驚曰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其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殯滅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卒風俗通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躶體卧瓜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識為蛇大呼夫至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續夷堅志

滇南蒙岫山有人見蛇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嚙人即死耳談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泉窪其上曰聖人泉其下行者呼曰要漢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即止仝上

泰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為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糍以飼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仝上

萬歷四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門外東响閘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閘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深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搓菴小乘

萬歷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於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者甚衆瘤内惟有羊毛有道人傳一方以黑豆莜麥為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 名醫類案

衍聖公庾廩中有巨鼠為暴貍奴被啗者不可勝數一日西商攜一猫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為公殺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為猫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猫躍起齧其喉鼠哀鳴躑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猫持之愈力遂斷其喉猫亦力盡明旦驗視已雙斃其鼠重三十斤 湖海搜奇

萬歷戊午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逆上岷江水立數十丈戴移孝云楊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寡婦磯下有渡船過江見江中心乾到底久而後合中通曰此或江驅洲沙擁起繼則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鄉忽從地湧出崩山凡數十里紅黃如脂癸卯年九月江漢水漲自楚達金陵始至色黑如醬三旬退 物理小識

榕城紀異云康熙辛未閏七月四日颶風壞衛舍舟楫二十九日海溢傷人更甚沿海一帶千百年安堵之區頃刻蕩然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 西樵野記

萬歷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儀真舂字旗飲酒忽天中有一紅物如鯉又形頭大尾小約三尺長外有紅暈未幾豐家巷失火燒去百餘家其物卽散 先曾祖日記

萬歷庚寅長洲縣民呂氏雞産一人形數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無錫縣羊乳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二月河南八十二縣大饑父子相食 稗史

虞長孺祖母年二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 快雪堂漫錄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繼喪右目矇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卧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真雖權子母若貧不能償往往焚券 客中閒集

杭城牙儈父死停柩於庭有客夜宿樓上以小木棍防身三鼓忽聞梯聲疑必賊也黑影中果見一人上樓時衆挑夫卧樓板鼾聲如雷其人以臀偏坐其首聲皆息復近牀揭帳客舉棍奮力擊之踉蹌倒呼燈至乃儈父屍也棺蓋大開復納之棺瘞焉 嘯虹筆記

太倉人偶武孟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丸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客座新聞

萬歴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皃侍案頭又於臥榻拾一石熱可灸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縣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没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不測其故 彙書

萬歴乙巳妖書變作内外如沸第戮皦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牆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四五日絶蹤 僧園

萬歴四十四年冬山東臨邑縣紀家窑忽夜見火光如燈隨烟而出二月初四日申府隨委曲史張鳳帶領百人四散理伏二更遥見火光突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約高二三丈復墜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見火趕近一二丈即止不傷人不損物巡按畢懋康奏聞考傳史有云乾旱者有云刀兵者 先曾祖日記

康熙甲寅予同羅景明王守之遊黃山次桃花菴浴湯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銀世界中山鳥齊鳴諸峯了了神像鬚眉畢照予驚起咄咄稱奇羅子曰好月好月大朔安有月語未終黑暗如舊佛燈熒然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緣

不得見次日登蓮花峯海黑江黃極其分明縱遊六日未能盡其勝時予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絕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嘗於霧中見城闕旌旗聞絃吹聲最奇張瑤星曰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即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於此每春秋之際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自而具可百餘間文牕雕闌無相類者文中島化為蓮座左島立竿縣幡右島化為平臺稍焉三島連為城堞而幡為赤幟睢陽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幡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末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遯齋閒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蜃說曰漢志載海傍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僮報海中忽湧數山予登聚遠樓見奇峯疊巘城郭臺榭中有浮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晡而滅筆談所紀往往類此物理小識

天啟三年九月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餘百鳥相從不計其數內有鳥如馬之大本處官以麵飯設祭隔三里之遙住七日去躧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松梧子厚尺餘先曾祖日記

天啟二年山東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於清明日男婦上墳北

門外小坡於田間各檢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仝上

天啟七年鎮江東北里徐山因蝗蟲無收米貴有鄉老夫婦難以度日二人思自盡忽來一老人勸云無自盡跟我來有物與你食至一山呌帶鋤挖土貧老曰土豈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依將土挖開果見有白粉石貧老口嚐如粉即言曰爾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來者是仙回頭已不見鄉人爭取救活萬人仝上

天啟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縣路旁洪水冲出劉伯温碑記生出西山馬卸却貴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元關天啟命逢下甲子黎民塗炭饑荒死奴輩道從民大亂定國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銅鐵是是非非方信武仝上

天啟七年二月鎮江地名戴港乞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淇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盤蛇上頭三十八歳算八字江上東邊黑水流寅卯起辰已止淡淡水不用米還在常不在揚星在日邊出摇在五年頭碑出干戈動東邊血水流寅卯辰已午人難過鬼神愁仝上

周太守令樹有劉僕之妻六十產一兒無異他人子但無齒獨樹屋稿

一牙儈家嘗請客剩看品用竹籃掛簷下每至次日一無所有疑諸婢僕偷食也一客在湖中買包為業偶寓其家與弔掛竹籃處相對至更深見門外有移竹聲客起視一犬頭

頂一棹至弔籃處跳桌上前足竪起將籃取下盡食完復掛起將桌頂在原處客即將門掩上忽推門聲客驚怖不開次早客下湖收包其犬竟入客房將行李咬碎及客同家見物破壞向牙儈說其顛末索犬已逃去矣一日客同衆客往鄉收包見當路中心穵一大坑及至見前犬從中跳出幾被其傷幸衆客有傘救護趕走竟不知其終云先曾祖日記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鬬狀有人馬形皆若披甲持矛馳驅糾結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鳳為龜麟為雀魚蛇鼠為蟬為孔雀鸚䳇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大一鳳一鸚䳇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芭羽五采鸚䳇栖於架架上有盞盞中有粟點染生動善畫不及也其連陌王氏党氏塋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塋外者即與凡草無異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十七年大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及於難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消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災逆速滅之兆無何而滇黔平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函一卷題云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官推究科臣奏此必妖人所為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

異篁鼓聖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綏寇紀畧

崇禎辛巳姜如須過後湖入一菴後殿封鐍具題乃開皆裸佛交媾形凡數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内發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頭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疊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寧寺有祕密佛即言此像圓殿茜帽已兆演揲鄭所南久久書亦言塑裸佛與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殺尤甚又口外之西番僧猶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剌孕乳血以點佛唇為供養耳然往往有異術如斷肢復續之事無乃如北史之押不盧乎蓋自漢時即有西域幻人易牛馬首指端出浮圖者矣香山隩為舶自呂宋人常往來有三巴寺隩媚至寺得内謂之懺悔又何疑真臘之陣毯乎若葛蘭國浮屠有濁肌者亦娶如寄褐唐房千里投荒襍錄曰南方蠻以女配僧目師郎天雷苗中有師娘者方許任菴令人摩阿濕毘之腹祈子則其俗然也 物理小識

義犬菴在蕃育署萬歷中菴中犬搏隣雞隣以詬主僧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撻之他日復犯宗住縛之將以就屠犬撐住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有也因架石作穽高不踰尺置犬其中自是蟠跼穽中不出食避葷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化去為誦涅槃經送之始化庵以此得名 耳談

崇禎八年元旦日黃梅縣小南門外天落黑子周圍十餘里鄉民在地上檢來如綠豆垂

粟子大炒食內仁如核桃肉味窮人可以充饑富家食之腹脹一合可炒一升有檢二三升者有檢上升者盡落泥內名為烏谷殼黑色又如埀粟傳言崇禎六年撫州被流賊之亂人民逃竄賊平復業無食民仰天哭忽地亦落此烏谷民活 先曾祖日記

崇禎九年鳳翔學前烏集地數萬為陣方能應矩十年秋蝗飛蔽天食禾無遺十一年蝻生食麥及秋成蝗食禾人大饑十二年夏有星隕於鳳翔袁畫師家不及地旋轉如冶金良久漸高飛去照數十里又大鼠成羣食牛入人腹食嬰兒見骨 陝西通志

錢塘黃相國機諸生時杭帥欲伐其靈隱祖塋木相國夜夢金甲神求救覺而籲之郡邑當事莫為理方窘甚帥忽患心痛曰神射我遂死木得不伐後相國謝世木亦為枯休寧方口為吳相國正治祖塋有松若繡織纓絡下乘相國官日起松枝漸至地蔥翠交接處洞開八門游宴其中儼然廣廈相國沒今松亦漸枯蔭木關命脉而子孫每自戕之何歟

嘯虹筆記

都城寄園梨一株踰常味先是李相國蔚過艾司寇元徵食而甘之司寇每當梨熟輒摘以餽園傳徐總漕旭齡迄余三十年餽以為常癸亥梨大熟倍於前甲子相國薨梨樹隨枯是年天安門外天柱折人皆謂關相國云

崇禎壬午南闈二塲後外間喧傳棘塲鬧一賓疑有關節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

省視則墻兩層外層有穴而內層墻無之遂窒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場御史葉瞻山於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入羣疑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後不復為明之南闈矣 誌異

是科主考將至尤詭傳曰壬午不開場矣亦成讖語

黃州師巫甯均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上象扶鸞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 珊瑚網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鄔汝翼於萬歷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猪腹丹者數字曰秦檜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萬身賜杜郵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國戮忠即免葉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家戮陽罪止於一時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歟 耳談

海鹽有宋姓者嘗逋官鏹困箠楚貸朱氏金貧無償臨死泣曰吾負公死當作犬償耳踰年氏忽夢宋至曰昔欠公愚債明日公家犬子生有純白左股横黑點者即我也旦起視果如夢中所說一夕賊二十餘來刼其家方抵門此犬先繞室嘷人得盡覺復嚙氏寢室扉悲鳴若哭氏知有異急開戶携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邀賊殺一人生擒其一將訊得餘黨盡伏辜明日此犬長嘷不食數日死為文祭之其孫茂才學章作義犬記 海鹽志

蘇州府沙良著以歲貢候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村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闃無人焉時以為致誠所格御史某為撰記於學亭 彙書

朱元芳族人家閩邵汀山峪中得窖金銀器歸忽忽癥甚不可禁且小口時有癋厥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約之曰為我守窖否其人應許復苦之如是數四應許閉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後可朱氏如教上章曰汝為賊守久當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癥淨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終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文虎張嶔為作銀伥詩死仇為仇守伥爾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 玉茗堂詩集

北京城南二十里有圓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羣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金軍没此骨不歸矣魂無主者故化為蟲沙 帝京景物畧

漳州潘尚書榮為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集舟上形似鸛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為之搖揑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捲海波舟纜為斷幾欲隨流而去遥見海瀕有赤燈數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羣而過去云 謝太守說

休寧板橋有人伐竹遇一竹甚堅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節節節之中皆有觀音大士像今供奉本村庵中　訒庵偶筆

落石臺在休寧小南門外懸崖峭壁前臨深溪巨石偃水中可坐百人復有雲頭石為下流藩蔽稱勝覽焉炭中供奉銅鑄觀音天啟壬戌有盜利其銅梯緪而取之碎其法身唯頭獨存床於袴遂迷不識路於稻田中往復數四行人覺其異詰之應答支離搜得神頭送縣枷責山僧奉其頭抄募復鑄聖像　仝上

休寧崇壽觀奉玄帝有人盜神前銅劍吳四如適以熙事宿觀中夜半夢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劍被人盜去吳不以為意復卧如故而夢中人復促之於是喚道士秉燭劍果失矣追出觀門見一人凝立道左如醉如擬急叱之曰汝奈何盜劍其人不認而神色甚沮欲共執之始徐言曰劍在田畔泥中尋之果獲劉子昭有僕行經觀前忽塘中有鬼出魅之神為驅逐其鬼而護劉僕歸家比僕醒詢之則云行到塘前一怪物突來祟我先飲以茶後食以餅我皆不受漸覺昏迷忽見觀中有金甲神仗劍出叱而驅之亦不自知何以倏到家中也翌日到觀謝見逐鬼者乃高元帥也又康熙初年修觀時瓦匠上屋作脊抱鰲魚長四五尺重數十斤失足連魚墜下衆皆大京以為死矣而匠與魚皆絲毫無恙　仝上

休寧城東華光廟奉五顯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國變後廟漸替有偷兒無賴忽開

一神之背而盜取其臟偷兒隣家怪其有金珠出兒亦不識所從來俄而偷兒於大東門外出淨忽臟頭努出寸餘傍有一犬御之而走偷兒負痛喊逐而犬走愈遠抽出大腸數尺死仝上

馬當鎮在東流縣江濱江流洶急所謂水莫險於馬當是也休寧程姓者乘舟過此失足落水大江淼茫莫可撈救次日起錨開船而程客端坐錨齒上身體柔軟類醉人薑湯灌之復活云恍惚間見三白衣人立我前初不知在水國也知為三官救護乃立廟江上仝上

四明倪公棟為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為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輿中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為牧監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為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祭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採趙後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湧幢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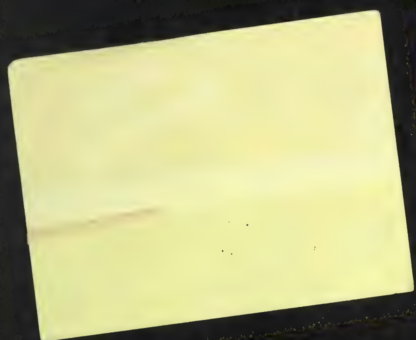
武昌縣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姑蘇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見蘇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

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公鯨魚翅也兩曰目也見使琉球錄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神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二尺二寸符堅時河中得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庫關中曾墜一大鵬鳥毛萬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為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鰕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震盪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耳談

崇禎甲申漳泉鎮海衛學文廟孔聖像首忽墜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楚憲司陳公瓚蜀撫陳公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亡之兆豈不信乎陳公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瓦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為佳乃充用賊果不能當座右編

順治三年丙戌黃公道周以相國募兵給空劄百函號召得百餘人由閩中出開化馬金嶺至休寧界時張提督天祿標下許舟昔曾從事黃公假意出迎遂執之因車經過舊巾子童年見之綠袍方巾手一卷坐車內予尾車後至長充鋪相國目予曰小子何

调写



戀戀耶張公械送江寧相國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能屈予聞相國畢命爲之淚落

湖州烏程縣士人莊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迨產忽得一蛇友駭甚腹仍痛復有一蛇在腹中不能產出遂至於斃一時傳以爲異近世產子目生於頭有目無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時值疾風狂雨得天地之偏氣耶殆不易解 隨月錄

杭郡舉子張治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姓曰我會稽張治也遂大喜後果同登榜杭者選南部王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仝上

濟寧紙坊街有文昌閣圮改關帝廟縮舊址十之四廟後清真寺回子教門也崇禎癸未諸生王道新等議新之復其故址回子揚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寺糾黨數百毀垣攫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數理即模稜具覆工竟輟陳生益修者憤甚爭於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中以重賄不許復抵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以數百人截益修於天其閭得之殘其肢體髡其髭髮刀剜其雙目捽之以灰曳過其家肆掠焉益修垂絕家人舁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夢中見有稚繡衣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間喀喀有聲家人駭視繡衣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盎胸腹稍適次夜復見

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京腦中血瘀必出之已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嫗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溢又以羊眼盈掬授之捧接之次二睛欻然而墮嫗趣益修吸之未幾張目視物忽漸有光雙睛如故生花聞益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年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撲乖亂狂逞為衆襲殺亦剜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陟名賢書矣已而果然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王道新姪宏亦登是科甲榜奇報記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本堆石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邸報

湖州城東金婆樓側迎真道觀有黃鷹甚巨壘巢樹頂棲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來雙白烏比翼翱翔據其巢而撫其卵鷹不敢與爭薄暮凡城之内外烏雀等類皆止宿其榜亦不聞有嚶鳴上下者宰牧咸為京異戒施網弋里人環睹童稚聲張烏俯視無懼意無何飛去不知棲所說者謂為白鳳云西皋外集

成都武侯祠廟圮觀察使宋可發艾石修之畝池土築牆得石一方如古甎廣徑俱二尺中橫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復卧中心上書武侯諱一字下直書千一出三字隸法遒勁觀察築一亭以石嵌壁下復勒一石自記始末大約上三句隱清康宋三字蓋武侯預知千餘年後修其廟者為宋公也 萬玉山房雜記

景陵麻洋潭有女轉男身者康熙己巳予往鄖溯流上舍舟走就訪之至其家華門圭竇此子出揖客宛然妓童子也詢其姓黄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綺文年七十二母六十九家甚貧頷下有纇骨聲音已止居然男子矣但細觀眉嫵尤有閨秀氣綺文出小引畧曰予家世業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艱於時命屢試不能釆一芹初婚馬氏賢而無子復娶冯屬李氏女為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歲殤長女歸馬次歸梁李女名辭姑許字聶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貧今乙丑歲辭姑十四齡矣意欲於冬歸聶三月望日女忽身熱骨痛夜夢神人曰汝不久將作男晨告余余以為夢漫不記憶不意是月盡微天之靈女果突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退婚成訟邑令審驗及太守各憲喚見與某觀察賜名易衣冠月日娓娓甚悉予心異之邀黄老與其子登舟小飲時此子已十八誦毛詩矣更採驗之果男子也乃作短章贈之其辭曰幼讀山海篇往往愛神異寡見復聆聞翻笑齊諧記放船漢水清歇兩蓬烟細人傳得祖家咄咄多怪事沿柳轉花籬披香過荷芰令子

出揖客眉目遠清麗昔為明月珠今作玹璋器德厚形亦化誠動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樞紐易移易握手細端相殷勤贈名字落日照蒼波一望前林翠沙頭更解纜悵悵如有失世間何事無可以發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後數月予復下方漢過之仙根謂予所書扇來訪者爭錄去予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無而聞人所未聞見人所未見每一念及猶恍惚至今疑也仝上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其族有登科為州守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學百工之技久之不樂也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乃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跪且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為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遍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毋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困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有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陜禍且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

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縶士慶而其族人為州守者方家居為請於官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其末四頁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為張獻忠所虜在軍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譏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兇殘每以大梃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腳為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腳老腳不即至獻忠怒而持刀自往剌之揕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劃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腳當貴而死士慶曰烏有肺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至臥老腳其上納肺肝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腳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侍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傅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諫也吾烏能無傷士慶曰吾今復得一

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來啟衾出美人即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頂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真神仙也軍中有驍將祁某臨陣而為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為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齦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某與敵戰而礮中其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某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僞許之士慶曰其人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某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白某馳騎入敵陣斬發礮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遂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既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尤曰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之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為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為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几為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軍中皆稱為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

告人也在緬甸時蜀人劉㴚與之善評為士慶作傳乃為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李定國死士慶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illegible]州戴子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為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矣見其聚羣婦人而剜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而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而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為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尚哉陳士慶傳

人妖　物怪人妖不敢現於太平之世而說者乃謂十日出堯年出　尤生上古亦獨何歟駭見驚聞謂為窮姦究詰疑獄者告

天順中揚州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亦無恙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巡撫畢公案莅蘇州决其事西樵野記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有晋州聶村生員高宣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紿為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潜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厠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縶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翀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司上其獄憲宗以為人妖寘極典蓬軒別記

宏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於邸報鄭陽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繚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庚巳編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歸遇大風飄至島麓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異常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長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辯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今貯藏中 西樵野紀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先是毋娠時脇腫如癰就褥毋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瘢痏甫合乃知脇下生也 誌異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其持舞襴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適余憲副至寧城士夫商賈無不欣悦以為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紿衆曰今夕改作雜劇爭眼以新說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着織金彩服乃令本地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倦忽隱几者太半乘機催追鼓樂喧震作雜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陳列諸物俱化烏有此即遁身掩形之法 宦遊紀聞

彭節齋為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

官屢驗皆是女形以驢肉水漬其陰令犬䑛之已而陰中果露陽彭判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之 稗史

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壯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蹋圮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眢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嚙死 秋水集

萬歷丙戌年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為醫治幸不死旬餘化為女事上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為夫婦 稗史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苗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齅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而繫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問旁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 說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為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又有幼男詐為女子縛纏其足情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稗史

明張㬎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呌嗥竟死杖下鉛書集

一茂才身不滿三尺頭半其身鬚長過膝陰莖不及半寸細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險詭善訟心力過於恒人又一娼家劉姓生一子蠢陋不慧兩股之間皮肉壅腫糢糊如莖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莖因令之牧羊日與諸僮遊已而復漸大或謔之曰將毋抱姬乎聳啟股視之儼然一女身也蓋始與牧童偶戲觸其囊上之孔兩股間潰爛如瘡如掌大忍痛不敢語已而瘡愈痂落乃成女身後産一男雄壯慧頴能延其姓蘇譚

萬歷壬子小人國入貢泊石城其人身長二尺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戴方帽有大晨雞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之蘇譚

黄谷蠱毒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

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蟆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於前雌雄遂出於水中交則毒浮其上乃以針眼刺取必於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暇恤親夷堅志

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雞卵插銀釵於内併含之約一食頃取出雞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泡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其八味入小沙瓶内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皺皮為熟絹濾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頭高覺腹閧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鰾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解毒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平復

左慈入羊羣令謙藏甕中何妨遊戲鋒鏑之世萬歷末妖書一事忽一夕黏宮中與城坊皆遍後緝獲一皦生光以當之迺偽刻各衙門印者彭又朔有容成黃冶之術能推案入壁凡數易其形楊大洪左蒼嶼遇之皆言其不免左公神易一卷即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識

沅江土司世傳蠱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

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十月則闔門并命矣 南中雜說

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咒能於四十九日咒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咒犁頭鐵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但藏芥子於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漢人中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騰越所屬二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藥物還加於彼人也 仝上

滇俗重財而好養女女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貲本巨萬治裝客遊不出二站即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 仝上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歪嘴者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僧舍紿狂人入其中約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即羸瘦異常日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梁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

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為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仝上

順治間金壇有少尼往來人家講經典避男人甚謹衆以為是善禪修者也有周生獨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窺之則立而溺如男人率衆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風力立斃杖下檮鄉集

虎不行曲徑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虎讀眉公虎薈有不為之色變者幾人雖然何地無虎必深山哉談虎於山亦曰姑論夫世之虎其形者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童年資性聰警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命名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笞之更命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動守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為部民告訐以為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為誰荅是梓人驚為鬼曰吾實逃去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怨家也執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詣闕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

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梓人自是亦不復見梓人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適逸可觀 已瘧編

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也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馬至後嶺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陷吾肉殪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於汝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晋賢縣西五十里 陳太史善記

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為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牽詰問婦人言已是某家新婦諸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為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老憫而收之婦人亦憨戇乏精神恒為往來之所狎 廣異紀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遇風將死衆棄之

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眈眈咆哮欲噬而不啞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啞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子棄甕燃火於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以饒高鬻於山中不乏蓄積餱糧生二子性俱猛尨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督都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塚曰虎塚云彙書

嘉靖閒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生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耳談

黄州陳京之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於萬庾鋪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為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為帽簷刺其唇下不能合也耳談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黿閉之豬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耽耽其豬是夜來以為豬也伸足爪入搏之黿齧其足虎吼黿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殺虎因念為民除害實黿之功遂縱黿浮江上耳談

休寧西五里過曾公堤有楊山寺丁令應泰時老農夫婦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攫農於地村民鳴鑼爭逐虎虎躍入寺中悞以泥塑判官為人嚙其足像倒壓虎死後重新泥像并於足下塑虎云嘯虹筆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逅遅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高門大廈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人舁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徃臨山中卒不能授飱奈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客堂中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舁前婦人出作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遅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覔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挂樹梢鮮血淋漓皆股栗膽落痛哭而返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虎鬼耶耳談

嘉靖戊申海鹽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墓草間數內城中人聞而徃觀者無慮數百虎亦堅臥不妄傷人衆方以為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尭者擊中虎目虎怒奮而起獨爪

堯於稠人中傷其胸脘流血數斗死餘人披靡竄自相踐傷者不勝計虎遂東走海上揭竿相逐者數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湧不得前返而登岸倉惶以頭觸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勢鞭之數百虎亦狼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取之舉杖轉石石罅開虎固無恙也忽躍出大吼噬褚擲地兩脇間如斬立死衆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衆以為神虎 海鹽圖經

萬歷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內有虎自東城壞缺入行至府城邊聞更夫鳴鑼驚跳入通判衙園內次早夫人同小僕取菜遇見喊叫衙役殺死當時被傷七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門縣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數日後方殺死 先曾祖日記

天啟丙寅澄城路從廣任臨清州判嘗於關帝廟壁間畫虎崇禎間道士諷經至夜三鼓時見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抖搜跳躍若將及人道士錯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壁忽不見 陝西通志

威縣多虎患白晝攫人日向酉居民不敢出戶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輒啟戶如東廁婦強爭不可得輒持及尾其後時星月朦朧蘆葦蕭索見一虎張口厲齒離數十尋蹲踞以俟其定也而撲之庶無不得當也婦遑遽不慮其他挺鎗直入貫腮及胸鋒及從左脇

而出虎負痛狂奔及其夫之側也而死之而婦猶以為虎未遽死也狂奔及其夫之側奮空拳捶數十下視其夫已奄奄震驚以死遽負之亟歸掩戶隣里震驚咸秉燭持湯糜呼救漸乃其蘇不暇顧其婦也而婦以力盡竟没持湯糜呼救之卒不可得 古處集

偶宿民家犬為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匿何以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莽葦蒹薄中止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閒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稗史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裹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三足乃大觔也可為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為馬韁雖劣者可御 仝上

虎畏尖不越籬虎畏日與梟同畏火愛毛也不棲高林畏枝上雀糞爛其毛也離山必一吼啞魯有飛虎長尾奮翅虎來其氣不可當蟲鳥皆伏地虎盜犬𤝞去急衝空碓數十聲有以磚塞竈門者有以木履篩掩碓口虎即齒酸得犬𤝞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奪虎氣

者虎置啣物而去蓋虎饑則難犯飽則易制行人張蓋而虎不犯者蓋虎疑也又有設犃膠布制虎法中鳧曰屈木而藏械發之曰犃膠布虎踏則噪而困口瞌曰虎聞人呵喝聲則伏匿不動守虎待張及深山樵採行旅過者恒用此法其食物也依月食首尾中餘以柴掩之 物理小識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 稗史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唬然作聲則蒐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為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嚙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礙腹不敢躍也入山勿鳴鑼鼓虎反尋聲而至無益也惟畏火器及繖人以繖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倀鬼為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地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興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

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為人雜市里閒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變能化形為虎凡虎視則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日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療小兒驚癇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齒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必交 井庵外集

雷 聖人且必變矣霹靂一聲人皆悚然何怪乎然不知雷鼓有靈胡不擊李林甫章惇于生前而必俟之為妓為畜時也

萬歷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圖澤居民馬若虛家有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天文不可識舉家惶懼請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投裙於大火燄騰光中見佛壽二字佛壽渠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手執鼓光怪變異究莫測其故 平湖縣志

茅元儀野杭史話曰南唐陸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昭符叱之雷雨遽收惟得鐵索老父曰余遊陵雲寺雷電中忽飛一石長七尺乃信火氣騰迅當遇物與挾而來或曰怪乎曰宋五石隕六鷁飛而內史叔興以為非吉凶所在晉輅為王基筮曰君家有二怪而非所憂基家卒無患君子信其常而已 物理小識

姑蘇一富人諱某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 博學彙書

世傳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與其壻劉宏濟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蟲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鼈四足如虬並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螮蝀字皆從蟲而狀又復冬蟄有吐之者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則謂之震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 客中閒集

鎮江有渡舡人已滿矣忽雷電繞船轟擊電光中隱隱見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金速請登岸免累我輩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涕上坡步步驚怛雷電稍息船乃開行比到江心遭風而覆人盡溺死惟金姓者獨全 訒庵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裙蒙頭雷為所厭歘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撓其翅羽其家又為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此婦自為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仝上

蘇之婁門內有曹參將白晝雷擊其門遺一楠木上有硃篆無識者時張天師寓元妙觀携往辯之云前造孽今種德劈門牆須警醒曹弁昔為無賴蠱徒拒捕傷人甚眾後投誠

華西有地名顧山里人皆私通海線提督張天祿欲屠之曹廾奉牌行力請殲其首餘悉縱免此亦德之所種 西皐外集

丹徒縣一田婦新産雷神起牖外為所厭不能升百里内外觀者潮涌見雷神長丈許雞形人手觀其執斧鑿處則火光迷離三日後一震而升 樗鄉集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托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死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汝識其人否曰買猪人雖認得不識其住處而裝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船戶蹤跡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 訒菴偶筆

墳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宜其於萬斯年安枕廣柳也金椀銀雁亦何益於化者而必為盜招乎然卜吉以安窀穸屢有明徵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 壠上記

王子喬墓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睹無所見惟有一劍在穴中欲進取之劍飛上天 仝上

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溫泉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者張善素稱博識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為塚斂天下奇材

異木為宮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為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為舟楫金銀為鳧雁以琉璃雜寶為龜魚設機舟自運動盤旋其中鳧雁龜魚時出沒隱見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如皎日項羽入關掘開塚見先時所埋工匠在塚內者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 陝西通志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中尉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　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倚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鐍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鐍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像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

且渠塚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塚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塚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玃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欒書塚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西京雜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岍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閡五百年後遇熊博 瓏上記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誌云我死一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仝上

梁昭明墓為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 仝上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冢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編 仝上

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提點茶馬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鏡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其長三寸厚一半指上圓而銳下方而濶玉石明瑩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以其盤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孺而反其盤

真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坵紹興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餘枚皆長二寸濶一指上有小竅大抵與比干墓物同為運使一屬官所得攜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王公歛屍玉押也 彝堅志

張永開玄武湖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王公匹皆賜此物一在塚內一在塚外 拾遺錄

陳蕃塚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側雷雨晦冥竟不得發 墟上記

安塞馬懋才為諸生時鄰村友人招之飲既夜醉而獨歸見傍谿燈火就之有女子高髻雲鬟形容秀麗迎馬生至其家列酒殽對飲大暢臨行贈詩一律末句云得意須遲張子撰沒時竹葉遶槐陰馬生固知近村無是居也疑之斷所佩帶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見古墓纍纍前所遺帶在荊棘叢中後馬生舉進士歷官副憲登岳陽樓讀壁間詩有張子撰名喟然曰吾止此矣既而果免官其所謂竹葉槐陰後亦歷歷皆驗 陝西通志

古之殉者生不盡年故發塚時間有存者漢宮人逮待魏郭后范明友霍光壻奴遊走民間皆自塚中出纔指漢宮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干寶感父妾而記捜神良不虛耳說儲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響雅樂家遂謂之阮咸攏上記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酒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仝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温韜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鴻書

宋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璙姪也顯德中入京為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岡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塋炳不從督役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逾丈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鐺皆青花西畔一古劒已碎餘大玉環在靶亦玉刻為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彼入自酧而下忽一黑蜂大如毬子從劒下飛出於炳右眉螫之炳便悶到頭大如斗輿還而卒常泰擒之仝上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

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開觀之有佳山青碧如畫旁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氣故能融結如此 潛溪文集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剎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方玉簪一枝 西湖便覽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徵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為掩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儉嘗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 畫墁錄

行春橋宋時為左軍教塲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塲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厠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 西湖便覽

明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塚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輒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霹靂震其

碑再樹再擊上曰誌不欲謂吾蹟耳乃寢不樹 野記

十將墓在匠門城東數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 中吳紀

莆中有甲科嚴姓者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任江右廉憲聞顧陵岡名師厚幣聘之為母覓地顧入閩關即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扦葬畢將復度關復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悟向所扦者為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以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 昨非菴集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烏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正當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斂布數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盡墮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可往屬暫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貸布皆耗盡度其盡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為灌園資劵成輒斛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為掘者折足即埋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頗貴顯第代有跛者一人至今稱古匣地云 耳談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鐵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 嵩陽雜識

嚴分宜在位時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啟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 座右編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為官家某卜牛眠絶世其家以葬母開壙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炯炯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為文仁卿尚能記憶而子稍為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条聘其姊姊為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如事舅姑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緝夫婦倡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地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畫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官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纍其上而仁卿名益彰 耳談

孝葬其亡妻而未必累世顯赫徵諸子孫也而官家以為吉可笑矣假令即吉亦不當加棺其上余休寧有汪姓男墳葬有年矣其子侄客外有富人陳某貪其穴加母棺於上汪屢訟陳行賄不肯舉也邑令梁批狀云汪男陳女豈可同穴斷令遷去為趙亦為楚也陳慚甚即行起舉

吾郡朱夫子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為政有冤民否曰有

一焉朱公執理每右貧而左富有貧民為富人造葬地埋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鋤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偽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為果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詐地得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爭處詳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終不顯達吾郡父老嘗以為言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啟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參夜夢一官峩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為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昨非菴集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仝上

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頴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於此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座右編

閩中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夫婦哭聲問故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吾為汝謀勿戚也旦視其處乃一荒

塚大驚日午果見衣縕袍者持畚鍾至詰之曰貧甚將遷祖墓需地以度活耳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前夫婦拜曰厚恩莫報令獲二鳳雛相謝後果生二子先後登第臣鑒錄

莆田林觀字用賓常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處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嘆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棉廷機元孫燫皆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畜德後編

宗諫議弘遷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宗不然之竟於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為瑣闈掌肱間物而亦有為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馬目謂印章虛耶何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中旋卒於家竟無嗣耳談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歙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

義以問汪伯玉司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化萇宏之血義耶仝上

李公本甯父力農嘗供田主役使一日代其開葬地於山忽倦寐神來斥之曰此新車娘子葬所也何人大膽遽開此穴覺而視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棄之後半載本甯生庄戸生子例携酒蛋奉田主求其取名是年甯父造一新水車田主曰即取名新車兒未數月產婦病竟死偶憶前夢問田主求所開地田主曰爾尚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貧家得省開穴力足矣田主遂立券與之比葬水已乾本甯登甲科官顯父尚建養嘯虹筆記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怳然而去珊瑚網

南充其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為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瘞覆之李本甯太史觀察閬中時實見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紀載之則在川中者也耳談

湖州西門外十里烏程嚴尚書祖墓也最高處有娘娘廟廟前野人父子鋤地至簷石下砰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馬棺前几筵爐缾盃盞之類

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暴富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潤手之鋸截其一角奇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將出入世間矣若所有任爾取也衆從隙間窺之見好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益異之棺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遂什棺中珍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歷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宇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逮衆至皆吐實如前語而逮時懼以所取爲贓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屬袁令碼磁簪長五六寸爲女綰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世甚憐之故厚葬傾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爭謂其先墓見牌遂漸阻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耳談

李東陽父名淳金吾衛軍微時爲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卻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即佳壤也汝可潛舁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即

其穴葬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儀孤自起乃為妙耳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三公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無嗣 堯山堂外紀

柴墟儲文懿公為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塗墍攢於墓舍一年矣啟而墍棺上變生黝墨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皴皺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篠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殆有鬼神為之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 湧幢小品

周櫟園侍郎葬母棺上亦生異紋陳檢討其年為作瑞木賦

曹某者鑿龍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以即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覺之者曹懼碎其石 仝上

舒梓溪微時館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子為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給賣其妻舒方歲暮解館即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舒既貧甚內子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舒歸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舒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故即問鬻值幾何何不即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了不知朝夕之生計也內子持筐出屋傍澗中漉蝦

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生酌時已夜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盂外因戲出聲曰蝦子脚兒蹺鬼即於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夫婦錯愕明日雪甚出貸親知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憐其匱乏問舒有先人未葬否曰正急此乃指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為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若乘急為君家卜之乃為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為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隣無知者不數年舒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 仝上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内有石刻云盜者李推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仝上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晋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為侄所殺疑是其子咎而斃之遂被劾去 仝上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馬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椎擊百不損皷鞴鎔之不液乃止 仝上

鄞有猾盜詹棟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三黄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

為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包有剛介聲歷官稱閻羅包老云 仝上

休寧汪季閣偶觸傷足大指拇痛苦十餘年百藥不效後移其父柩營葬棺久厝淺土底已壞爛見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納指於內以綿裹束葬甫半月而季閣之足指不治自愈 訒菴偶筆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門內有內監治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鑪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題曰大唐故濮陽卞氏墓誌銘文曰貞元中五年歲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方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 識小錄

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舁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率錢瘞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為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葬焉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為開壙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其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卑職於崇禎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遣際都城陷故主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

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王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躊躇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啓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壙宮石門用拐釘鑰鍉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細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設裁絨氊上疊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妃棺槨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於祭棚內陳設猪羊金銀紙劄祭品同衆舉哀祭奠下葬卑職親領夫役入壙宮內將田妃移於石床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床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正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卑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撥夫百名各備揪撅筐擔舁土築完卑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圍牆高五尺有餘幸大清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垣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沉淪於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

地官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礱石以磚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奠祭器俱備香案玉器金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蜜雲副將張瑊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書於城中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延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縛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磔之又以僞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 譚吉璁肅松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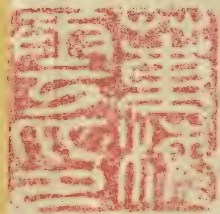




寄園寄所寄

辛亥三月

唐駝署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王　輅大席
同姪　景衛
汪　薇棣園
同孫繼搸校訂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故老雜記
黜兵始末

寄園主人曰嶶處萬山中其田土所產啇于他郡生其間者不得不裹糧服賈奔走四方以謀食而老儒宿彥自蒙童讀書至老死未嘗暫釋著述克棟不肯一俯首就試有司講學書院自紫陽還古而外所在多有顧海內大夫士之與嶶人接者往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深山窮谷中宿儒不得一叩其姓氏遂并我考亭夫子篁墩正希諸先生概目之曰徽人耳不亦誣歟首輯新安理學次輯故老雜記若黜兵始末則鄉先生之有功於桑梓不可不附而存之

泛葉寄

新安理學新安自紫陽峯峻先儒名賢比肩接踵迄今風尚醇朴雖僻村陋室肩聖賢而躬寔踐者指蓋不勝屈也嗚呼千秋具在豈徒尚口前巖不遠有志當型畧撮世所共尊者數人可以興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婺源松巖里人五代有朱瓌者仕為婺源鎮將因家婺源歷傳至森仕宋為承仕郎森生松松年踰髫髻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以父喪值亂寓州之崇安服除調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建炎間告歸十餘年紹興四年内翰綦崈言於上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明年車駕還臨安上言甚切至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後以抗疏阻和議出知饒州請告老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初松交呂廣問驩雅游於蕭覬羅從彦之間大明六籍要旨而歙之理學實松有開其先云松力行砥礪嘗自謂性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齋所著有韋齋文集外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熹於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時婺源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熹生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騰上光星日因名之曰虹井紹興四年熹入小學通孝經大義從群兒遊獨以沙立八卦端坐視其悱心者初松疾革時以後事屬少傅劉子羽語熹曰胡原仲劉致中劉彦仲此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往受學焉汝其念哉松卒熹乃往依劉子羽居崇安從學於三君子遂築室於西塢山十七年其秋通籍建陽舉

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春歸婺源展墓以張敦頤所贖歸父質田請族父老主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將起同安愍學者之不達其指而道悖乃師事延平李愿中獨得宗旨爲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矣治同安取令甲邑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其後六年爲隆興元年孝宗即位數召入對言時事請祠監南嶽廟三年如長沙訪張栻講喜怒哀樂未發之旨留兩月去道昭武謁黃端明偕栻登衡嶽之山除樞密院編修官歸崇安四年崇安飢請貸粟於府以賑其冬民願歸償貸粟太守王淮令留之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議始於此五年遭母祝氏喪乃述往事思來者喟然興嘆曰先大夫有言自兩程夫子歿有能紹道緒正易傳述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予其何敢忽諸於是修舊起廢據仲尼之素功上自羲氏下至於茲靡不羅罔研鏡注疏而軌之正以垂六藝之統紀自是弟子日親摳衣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九月有旨特與秩改宮觀辭淳熙元年夏拜命明年夏呂祖謙請造講學於寒泉精舍祖謙別去餞之至鵝湖陸子壽子靜來會講無極太極未合并而去五年遣知南康軍置奏減星子縣稅錢立周程祠復白鹿洞書院身爲勸駕諸生自以爲得師八年二月熹與子壽子靜復會於南康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以發明之是年秋除直祕閣改除提學浙東常平茶鹽九年夏詔捕蝗熹言於宰相行社倉之法又言紹興和買害民台州丁錢當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

不法事其年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與兵侍林栗講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詔與宮觀是時始出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義授學者十六年春除祕閣修撰屢乞祠不許光宗即位詔許之仍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轉朝散郎賜緋魚其年秋除江東運副又辭冬改知漳州二年春乞補宮觀四年春差主管南京鴻慶冬除湖南安撫先是使人自金回問朱先生安在以故有是命寧宗初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冬奏事便殿辭改說書差遣上孝宗山陵議狀詔進講大學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封婺源開国男食邑三百戶入內院除宮觀頃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湖北安撫慶元元年三乞致仕其年冬詔充祕閣修撰如故祠宮觀比冬值韓侂胄禁偽學罷祠四年乞致仕明年夏許之六年春二月辛酉定大學誠意章其後三日甲子以疾終於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潰崩山年七十有一墓建陽唐石里之天林谷初熹展墓婺源有終焉之志其徒蔡氏力挽歸閩云嘉定元年謚曰文封信國公紹定間改封徽國公從祀夫子廟後賜所居里額曰文公闕里元至正間追謚熹父松曰獻請熹長子塾先熹十年卒次埜廸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歷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熹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常館於胡舜卿授以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寶祐元年登第授為

武夷書院山長一執於古道時人高之熹十世孫曰櫆明天順丁丑進士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櫆弟樾以先賢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樾弟楨由縣學生貢入太學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學訓導楨從侄熖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熹十一世孫曰誠為太醫曰墅為博士告老子鎬嗣先是武宗末年戴銑汪玄錫王定後先奏請以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長之裔居浙衢州其支庶亦常他從而後居魯之曲阜累朝錄蔭惟曲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以闕里為重故也今朱氏婺源即孔闕里閩之建安即浙衢州朱氏子孫在建安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孫顧未得錄蔭一人其輕重緩急之序甚有遺憾甚非所以處朱氏於孔子之門也嘉靖即位之元年乃下詔曰以文公次子埜之後嫡孫一人為博士官俾奉祀事　論曰余嘗謁武侇精舍覽寒泉考亭諸勝之南康尋白鹿洞遺跡之湖南瞰嶽麓書院以上馳神於恒岱太華鄒魯閒未嘗不低徊留之登降趨蹌仰窺道德氣象自伏羲以來如作家者蓋有三大開闢焉堯舜之精一開闢一候也夫子之求仁開闢一候也朱子之存心致知開闢又一候也堯舜之時如元之元孔子之時如元之會朱子之時如元之運其將以漸而華寔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氣之流行於宇宙間其立極固同也矧我巖為先世桑梓之鄉得遊從於闕里其景仰至止又當何既哉　朱子世家

司馬公自破其凡例躋孔子於世家其隻眼如箕即其推尊至聖一副鉅識也王半山強作解事妄肆譏評貽笑千古矣不知理學真源者乃欲襲唾餘以立新異噫何天下半山之見之多也

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隨據本府知府張芹保奏朱墅係文公十一代嫡派孫世居婺源相應主祀嘉靖二年奉旨朱墅准與做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七年又用本學訓導席端言俾世廕錄勿絶爰建署於縣治大街朝賀如有司　國朝因之　明朱墅字原靜嘉靖二年襲　朱鎬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襲　朱德洪字宏甫萬歷二十四年襲朱邦相字君輔崇禎元年襲　國朝朱煌字煒臣順治十三年襲　朱坤字廣輿康熙五年襲 婺源志

程大昌字泰之生休寧南鄉會里十歲能屬文登紹興進士第積官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封新安郡公贈特進謚文簡大昌慷慨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論著追配古作有禹貢圖論毛詩辯正演繁露考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北邊備對尚書譜及文集又為山川地理圖就經筵進呈 府志

休寧理學九賢坊以程文簡公為首蓋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公勳業爛史册從數百年又有襄毅篁墩父子兩尚書程氏何多賢哉九賢坊在休東門外去寒舍舊市五

里許公與吳學士儆程公若庸陳公櫟倪公士毅朱學士升及余祖東山公汸汪公循范公準

竹州先生吳儆初名稱字益恭為休寧商山遠祖儆幼與兄俯齊名太學為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登紹興進士通判邕州時南軒張先生經畧嶺右遇疑事必咨儆且以書告朱文公熹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薦於朝得名對張栻以五峯知言授之且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言以贈儆受教而行見孝宗首陳恢復大計授廣南西路安撫以親老請祠終於家寶祐四年曾孫資深以儆平生著述表進賜謚曰文肅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棣華小錄及嘗為尊已堂記惡懇人爵天爵之辯文公讀之喜曰往者張荆州呂著作稱吳邕州之才今請其文有以見其所存矣仝上

汪莘字叔耕休寧西門人幼不羈長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場屋之文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韜鈐諸書靡不究習屛居黄山嘉定間詔求言遂三扣閽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污之弊楊慈湖眞西山見曰眞愛民憂國之言也不報時朱子召赴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為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竊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朱

子深重之用其言徐貳卿誼師江東日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筆札抄錄著述欲
以遺逸薦於朝不果築室柳塘上自號方壺居士著有柳塘集同上

先生隱柳塘著書今遺址猶曰柳塘巷曰碩儒里每過其地憶前輩風流輒低徊不能去

程若庸字達原休寧汊川人從饒雙峯沈毅齋游得聞朱子之學淳祐丁未為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庚戌馮北山去疾剏臨汝書院於撫州聘若庸為山長買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為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若庸累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在撫州號徽菴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徽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范啟金若洙吳錫疇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錄註同上

徽地瘠人稠往往遠賈以逐利僑居名都大邑天下之與吾徽人接者幾盡疑為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輒不欲以徽人稱不知深山窮谷中凍餓窮經雖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號徽菴附寄一慨

徽山有黃海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勳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徽國以下文章節義自吳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況黃山白岳靈奇甲東南勝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

進士者乃風雅如湯臨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詩曰欲議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之凝絕處無夢到嚴州得毋貽笑山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梅田人初德與沈毅齋貴瑤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方平又從學於夢程貴瑤研精易旨沉潛反復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著啟蒙通釋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餘閒記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啟蒙四篇其始明象數以為讀本義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行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子一桂字廷芳易學得於家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入元退而講學遠近師之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裒集諸家之說以疏諸子之言為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其言曰易道有四象為要易學有四占為難朱子啟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又著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並行於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双湖居士遠近師之稱双湖先生上同

雲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學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終夜默

誦既長篤志朱氏之學上遡伊洛以達洙泗淵源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為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淀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士炳文署山長為課試以訓諸生調蘭溪州學正不赴所居扁曰隨齋於四書諸經會集衆說參考以求其通餘於饒魯之學本出朱子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以故作四書通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作易本義通性理及朱子啟蒙易五贊通釋春秋集解礼書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峰筆記文集二十卷卒謚文通同上

雙湖先生與雲峯先生俱能力肩正學有功後進至今讀其書咸聳敬焉識者謂朱子餘芬鍾婺居多

陳櫟字壽翁世居休寧之藤溪甫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通進士業師鄉先生黃常甫常甫出於婺源滕氏私淑朱子故櫟學有源委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謂朱子殁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成論孟訓蒙口義書解深衣說讀易編讀詩記六典撮要三傳集註及增廣通略亡慮數千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立科舉取士有司强之試鄉闈中

選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日用之間動中禮度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誨誨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學者盡遣歸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揭傒斯誌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方來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從侄光博洽群經羅網百氏朱升趙汸多所取正隱居教授人以書廚目之同上

定宇先生為朱子功臣著述俱極中正四書大全所引新安陳氏說頗多

倪士毅字仲宏休寧倪千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經學教授鄉里士毅世其學及長潛心求道師鄉老儒朱敬輿陳定宇學益以充教授黟下阜黟人化之所著有四書輯釋歷代帝王傳授圖說道川集同上

士毅公幼子尚滇嘗校定余東山公春秋集傳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號環谷祁門桃墅人六歲日記數百言至十歲父應新因取祖華問學於饒雙峰及當時問答之言授之克寬玩索有得遂於理學寤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知為學之要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諸書悉皆成誦延祐戊午侍父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仲迂於州學吳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為

學他日必有所成既歸遂篤志聖賢之學闢書齋於居室東偏扁曰思復銘於齋壁泰定丙寅秋郡邑舉應江浙鄉試明年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以對策切直故見黜遂厭科舉文乃取春秋博攷諸說同異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資治通鑑綱目有凡例考異諸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玉汪澤民講論意氣相洽澤民復遣其孫世賢執經門下四方學者從游甚衆嘗語之曰聖人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洪武二年朝命行人禮聘與同翰林宋濂刪修元史事畢以老疾辭不仕賜宴禮部給驛還卒休寧程敏政贊其像曰此攷亭世嫡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祁門志

朱子綱目上繼麟經環谷先生以凡例考異羽翼其間令讀者豁然心目洵稱史學功臣

趙汸字子常遠學於九江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嘗以為周易春秋二經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為左氏杜氏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啖趙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辯

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階隱居休寧之東山至正末起鄉兵輔元帥婺源汪同保鄉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師竣事不願仕還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休寧縣誌

先東山著述最富吉士刊其遺集行世春秋屬辭年久漸鮮善本近出藏稿復付剞劂敢謂能讀遺書亦不忍使祖澤蕪沒云爾

潘榮字伯誠桃溪人隱居博學通諸經尤長於史嘗著通鑑總論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曰斷曰順而已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其說反覆數千言又嘗集蘇句百篇學者稱為節齋先生婺源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寧後徙居歙之石門幼師陳櫟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往從學歸登鄉貢進士榜授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會淮甸兵起壬辰春秩滿歸而蘄黃兵至歙矣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著述不輟每恥俗學務究極天人之蘊丁酉秋明兵下徽即被召見顧問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冬辭歸後連歲被徵比至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大抵禮學征伐之議

升所贊畫居多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實為耆舊之英其見親禮如此尋以年高致政歸家有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年七十二號楓林學者稱楓林先生所著書載書籍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陞禮部侍郎後坐事廢 休寧志

鄭玉字子美幼好學氣宇高岸識見出人意表不樂仕進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乃搆師山書院至正十四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賜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不起家居著書有春秋闕疑周易大全附註程朱易契餘力稿十七年金陵兵至徽守將欲要致之玉曰吾既不能慷慨殺身以勵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義縊死 歙志

故老雜紀 紀何雜乎爾曰童而入耳長而觸目都不忍忘也郡邑有乘矣何雜紀乎爾曰補其所不及載不必盡載者何嫌乎雜也且乘則類分而閒不妨適及後之視今何必不留故老之流傳以資枌社談助

國朝督兵張天祿入徽州至新領方造飯張假寐夢旌旗擁一赤面多鬚者又兩白面者戒張曰汝此行慎勿殺人若殺人者令汝不得善歸張悚然竊疑是關夫子也比到嶺腳有越國汪公廟張入廟少憩見上神像即夢中所見者益大驚懼敕軍士不得焚殺有犯令者立斬以狥繇是一軍肅然民用安集張問土人曰汪公何神也曰唐時保障六州者也張曰今猶見夢可謂靈爽矣面白者一為程忠壯公一為某神也 訒菴偶筆

趙國公華幼穎慧九歲為舅牧羊每出常踞坐磐石氣使群兒令群兒刈草營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曰入地矣舅素異之不深詰 郡志

明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獲第一籤及得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至今不絕第一籤龕奉梁閒 休寧舊志

隋末越國汪公華保據六州治兵古城山溪環山下通三浙即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於水灘上灘忽成潭潭深不掩鱗石露其面名曰印石子壬辰禁網釣為放生所魚樂此潭不與水俱逝游人投食各以類鼓波吹沫相爭呑今成勝景相傳朱楓林先生鄉居時汪溪石落水磨不轉朱先生卜之曰千年不靜一朝靜富從此止矣千年不動一朝動貴從此起矣書此以驗將來

古城山下即舍家舊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日紀萬歷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其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繒綵競鬪靡麗美觀也

近來此風漸減然游燈猶有臺戲以綢紗糊人馬皆能舞鬪較為奪目邑東隆阜戴姓更甚戲場奇巧壯麗人馬鬪舞亦然每年聚工製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遺也有勸以移此鉅費以賑貧乏則群笑為迂矣或曰越國汪公神會酬其保障功不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黃墩湖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鬪程靈洗善射夢人告曰吾為呂湖蜃厄君若助吾必將厚報東白練者我也明日靈洗射中黑蜃後一道士指墓地瘞其母靈洗仕梁將軍封忠壯公 休寧志

許宣平隱歙南陽城山善吟詩李太白訪之不遇題詩菴壁而去所謂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者是也宣平詩傳者僅隱居三十載一首耳近閱焦氏類林載宣平歸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 雲谷臥餘

許宣平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微 唐詩類苑

吳少微歙人徙居休寧縣西石舌山即鳳凰山第進士為留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為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称為吳富體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 徽州府志

婺源汪彥章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頒冰狀元霍端友屬使表謝授簡立成一座驚嘆事高宗歷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艱一時詔令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又請索元符以來至建炎改元日歷因命兼領尋出知湖州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上其書凡八百帙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為榮封新安郡侯從知鎮江府贈端明殿學士 同上

龍溪先生藻為南渡詞臣稱首元祐太后告天下書是其手作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㞡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

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應菴隨錄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奕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鏃進饌不輟同為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物灸體二百餘於灸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關高並美 雲谷臥餘

余每愛朱少章先生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辭短意長凜凜有生氣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 應菴隨錄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乃自題詩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慚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湧幢小品

朱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為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後一日至麻沙鎮睹十木牌曰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稗史

晦翁中烏喙毒頭岑岑漸煩憊徧體皆黑幾至危殆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晦翁門人可致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致者五十三人得

夫子十分之一 湧幢小品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倦必息而後興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 同上

文公為徽學正傳至今講學遂成風尚書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陽書院古城巖之還古書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畢集自當事以暨齊民羣然聽講猶有紫陽風焉其他天泉書院為湛甘泉講學處迥不逮也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梃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祠部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 稗史

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攜樽酒一壺銀盃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輿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 山棲志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柩於土上以瓴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為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乎疑耀

甲寅葬先父母於鄉源臺上獅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携余避亂處也曾作詩紀此山之勝今三十六年矣徂歲訪地師於白下時伊大農奉旨伐木江南造船慕巡撫行咨謂新安多巨木須遣道員督伐伊公知予徽人因以撫咨擲閱予對曰大木儘有但不適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適用予對曰徽處萬山中每年木商於冬時砍倒俟至五六月梅水泛漲出浙江者由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為力甚易值此隆冬即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寢其事及予歸里未旬日周地師云地已得矣風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羅列於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動謂果如願即舊冬陳說於大司農前非為桑梓正以保吾父母塋木也因不惜重價成事閤郡堪輿家二十餘人紛紛點穴不定予用稱土法擇土之重者用事及開金井土如紫粉光潤異常登山者咸賀得地

程懷古十歲詠氷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識者奇之後再差知貢舉

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封侯贈特進少師以詞章稱當時從子若川武舉狀元歷監丞使金金人乃以熟人首為欵即擐睛啗之金人驚曰奇男子易珍饌禮遇焉 府志

查道初應舉向荆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槖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拒之 國老談苑

查待制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鬐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忽見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首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見有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水族人性也 稗史

紹興初法令散逸凡專司法令皆休寍金安節所修書成召對高宗曰金安節好秀才後官吏部尚書敷文閣學士 休寍志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年十八游太學靖康初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袖書抗粘罕乞存趙氏高宗即位遷江南經制使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陜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乃往見浚極談終日 郡志

宋丘濬黟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歲稗史

祁門方秋崖工祠生辰值小除一闋其前後尤洒脫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單久個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高郵軍卒鬨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巨山秋崖字詞統

汪立信字城甫婺源大畈人寓居建康淳祐五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等借補承信郎七年登進士第理宗見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材也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益急遺書似道獻二策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尋廢斥之後伯顏入建康曰此公在吾烏得至此郡志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甚貧會大祲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俱帳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智業皆非其倫盍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畧如淵而卒死難人謂淵能知人云出宋史上全

趙子常先生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還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周藩睦㮚叙元遺民堅守臣節與伯顏

子中同傳 列朝詩集

先東山公垂髫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公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公口古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拉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己也相與感歎而去東山公集此詩未載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墼為糜毀木為薪以免饑右有富人豫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閣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墼為墻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墼以度凶歲元末天下亂先東山公逆知將絕食遂預以芋和粉築成磚形砌墻于東山其後大飢飢民望烟火而來東山公取芋磚一片置沸湯中則羹飢民賴以存活後太祖兵至乏糧公曰吾當助三日餉取磚與之 因憲家猷

宋時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徽民迎之者皆自稱曰朝奉太祖曰多勞汝朝奉的至今休歙猶沿其稱太祖初至徽避雨於民屋門首曰爾民何不接簷民遵命至今新安屋宇門皆重簷

陳定宇書蘭亭記後云王逸少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時崇尚老莊淸談無實獨論建議時務且長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蓋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實右軍知己 應菴隨緣

新安詹同詩赤色精金與鍮鉐自別東山趙汸詩根於筆削尤稱雅則 詩談

婺源詹承旨同初名書遇亂家黃州事陳氏歸附賜今名授國子博士直起居注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宋景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 列朝詩集

程國勝休之陪郭人明太祖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令國勝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適膠淺國勝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元帥程兆先駕飛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射中定邊號國俞公疾櫂來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國勝等反遶敵艦之後力戰死之年三十一事聞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 泳化類編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慎當王意王一日游山指二地皆可塋發雖小能久長已而二役各携親柩塋所指處二百餘年後人或以曹監或以吏役爲小官者相繼 稗史

任萬戶原休寧人父鼎築精舍富川上延祁門汪克寬授春秋又從學於東山趙汸明兵下徽州原出佐軍實從捍禦歷功至驃武將軍雄峯翼管萬戶卒與弟並有集 列朝詩集

休寧吳克敏為元義兵萬戶保閔嶺兵敗題詩扎溪石壁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遂自刎死後孔從善為足成一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回首塞雲低未為豫讓先亡趙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扎溪 見山堂外紀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見友人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啟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為之絕倒 同上

允升生休寧從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火大為繼母所苦自縊後允升夢火突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之曰同且曰此兒必遭女禍尋於所居山前捌草屋數十間鄉人怪之允升曰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於是丁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過之果休其下臨去允升跽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死即臣幸大矣後同官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命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也其

六壬精妙若此 稗史

齊易巖者徽高士術數尤精於楓林明太祖初起兵聞而往問之答曰不嗜殺人上曰經生談遂去及即位或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當泰乃為汪教其少子為文常與其子游於山指一處曰此汝發生處也但不知誰為地主問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誰為意及易巖死其子卜地塟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中有記云汪生某塟父某郡某都某圖某山子孫綿遠且貴其子歎服今汪氏果盛巖卒年七十餘無子故其事失傳 同上

休寧程繩祖除陝西御史左遷湖口令邑東曰黃蘇潭原是隰田累為豬蛟攻陷五百餘畝繩祖齋禱於城隍其蛟白日為迅雷所斃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祠祀之 類書纂要

歙唐仲實當明太祖駐驛徽州廷訪儒碩召對稱旨賜尊酒束帛事載五倫書命之任以贅廢辭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白雲先生 列朝詩集

明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駐驛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明樂折開賫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逐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題絕句云

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湧幢小品

建文帝為僧居羅榮寨之白雲菴命程濟圖建文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正氣紀

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博學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為四川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縶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届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難兵果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為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不用濟策致屢敗帝聞召濟還初濟同邑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既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願為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時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高皇遺篋計濟袖出黃冠易之掖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嘗病帝親為煮糜含淚坐榻前刻不離濟曰帝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

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聽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平鞫實迎帝入大內濟北嚮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滇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測所終仝上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上禦燕策數千言謀質悉備壬午變後通閉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指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死臨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簿錄其產僅田十餘畝遺書數百卷同上

靖難後以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曾私謚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而金蘭輩得釋彥清婺源人或曰彥清偕諸臣出外巡訪建文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顧兵力不足死之金蘭釋後尋陞本邑知縣有善政同上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寧時為守備燕公設席中為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為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為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妾見詩遂分賓主客中新聞

閒內監廳四面開門其式皆同先開三面閉上一面作賓席既安席令人開上門而閉己所坐一面儼然居首席矣

程篁墩文集九十餘卷李長沙為序他所撰輯宋紀受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惟著蘇氏檮杌力詆眉山以報雒蜀九世之仇則腐而近愚矣 列朝詩集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宏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講官冠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雁緋袍一有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其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記之日上罘罳曉色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漸華髮點朝簪經生啟沃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玉堂叢語

休寧公車例有公宴載在全書程篁墩後十數科本籍與席而外籍不與金正希先生復之庚午癸酉又廢黃仲霖前輩再復之 本朝來外籍者多未歸里辛卯予自杭旋匆匆公車未暇及此甲午予陳原委於張令尹天成特設宴於縣堂宴畢鼓吹送至東門橋餞飲至今為例

婺源戴給事銑字寶之以劾劉瑾廷杖落職竟卒追贈光祿少卿 列朝詩集

休邑黃正賓以國本事廷杖雖出身貲郎而直聲震朝野

汪京府循字進之休寧人宏治丙辰進士其題明妃詩云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為國敢將薄命怨紅顏 同上

彭總督澤陝西人嘗過歙造越国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唐臯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彭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臯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 稗史

休寧汪龍字潛夫少穎悟父客死問母狀時時號泣目遂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實逃難至休寧以觀梅數授潛夫時因倭患起督府急甚聘潛夫至中軍潛夫惻然曰急矣為强起每出兵尅時日勝敗多所贊畫顧尚書可學以潛夫名上聞即命有司趨入朝尚書躬為勸駕卒謝之五十時病潛夫自筮其死期更有七年郡東鄙中倭患是為龍蛇之歲智士死我乃當之竟卒如其言 休寧志

休寧有貿易過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者汪龍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書尚未傳彼今老矣煩君歸時郵付之又曰吾試為君卜某日當歸某日當抵家抵家之次日當有事入城行至東門外望見橋上有瞽者緩步下橋即吾徒也君當呼詢以此書畀之其日吾徒入城為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贈君酬勞然須即返步不可入城入城當防口舌其人唯唯及歸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東門

未上橋果見瞽者詢為汪龍因即以書授之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贈之其人謝去忘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過柴枝牽破其衣其人大怒扺負薪者頻責令賠償負薪者叩求不得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情乃曰貧民無心牽破衣袖既打矣又令賠衣真無良也與杖之十五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柳軒叢談

徽郡守聞汪龍名召之卜數臨去至儀門方跨閾守喚之返問曰今科南京解元知為何許人龍曰祁門蓋以騎於門為數也令去再至跨閾處又喚之返問來科解元為誰龍曰仍是祁門郡守以為未必驗已而果然蓋嘉靖甲午科解元鄭維誠丁酉科解元王諷皆祁門人也嘯虹筆記

胡公梅林令餘姚時錢德淇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名將因勸令讀書成奏疏珊瑚網

中國為倭奴蹂躪無過嘉靖間不第破城殺將焚蕩屠剝流血數千里瀕海諸郡縣為然至以七賊犯留都京軍數十萬人人泣下閉戶不敢攖此又從來對壘禦敵所無者彭比部集

胡梅林為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為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元始停耳梅林被逮歿歛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為績溪令知胡公家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授去乃得免湧幢小品

胡公被謗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一周旋囚釁及績溪今郁公蘭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戰倭於平望王江涇等處屢奏奇功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賊渠首汪直徐海最雄傑宗憲謀直以弋海因取陳東縛麻葉妝張璉倭寇悉平加尚書少保府志

胡梅林有平倭功而遭讒被逮徽州知府何東序恨其家居時以屬體叅謁不為禮胡未死獄中何以封錮其宅逮其婦女跣足過堂辱之時歙邑方某為諸生忿甚誓必報仇未幾聯捷數載守何郡亦以疑獄逮辱之一如胡至今父老猶言其事嘯虹筆記

胡梅林平倭時所得鎖子甲傳數世矣有遠賈以重價來市既交易疑之曰甲為金製乎爾必告我賈人曰爾毋悔告爾何傷甲非金也鎖子內皆實以金鋼鑽耳同上

休寧吳成器初試邑吏講星官遁甲六壬諸術父尉靖州器往省值苗亂麻陽應募有斬獲功授會稽典史會倭寇東南監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訓練士敗之後倭入會稽設伏邀斬之入嘉興王江涇與趙宣尉陣徑先趙祀倭斬三巨酋獲千餘級倭又據陶家堰連敗諸道兵器偵知堅脆擊斬數十人冬敗之曹娥江又敗之龕山明年春倭復至山陰後梅器奮擊斬八十餘生擒七十人趙御史胡統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經歷丁父艱有旨奪情授紹興總兵通判浙諸郡賴以安勒石祠祀之所得賞金悉分戰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四

十二戰手斬千餘級冠平致仕歸縣志

歙左司馬汪伯玉道昆與李于鱗輩七才子齊名李本寧嘗誦曰李北地夢陽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能長李歷下于鱗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王弇州世貞以才騁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充棟微傷率耳汪新安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當時之評騭如此雲谷臥餘

歙方侍郎弘靜初冠即與鄉人結詩社迨入仕汪伯玉方擅時名倡祺中社再三招致匿謝不肯往其句有流水不知處幽禽相與飛不知春色減忽見林花飛永日空山寂幽蟬時自吟春色驚人早雲山與世違舊業微蟬翼窮途信馬蹄宛然王孟遺響也列朝詩集

休寧金野仙工詩一日郡守賞雪開宴索詩限塡字韻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籤也應搊月作花鈿爲嫌梅影太清瘦幾片飛來疎處塡縣志

歙王寅仲房撰新都秀運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詩人滿百人詩逾三百汪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童稚性解爲詩弱冠挺興遂傳高唱若愁邊草木歇夢裏関山多有懷成遠詠無伴趣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近名然皆潛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學士克勤名家而人爭相師法君獨尚友古人天不愛才壯即夭折惜哉列朝詩集

許文穆公國字維楨號頴陽爲檢討時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昖攝郊迎禮國以昖

未嗣位不許因為酌定禮儀令昖稱權署國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靈帛行禮禮成而還鐀遺一無所受朝鮮勒碑以頌進講託事獻規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字賜焉拜大宗伯入東閣以三事進規其一皇太子冊立事上不悅遂上書乞休者五予告給傳歸歙縣志

許文穆之從姪穀豪健善擊劍晚彊命中嘗被酒卧嶺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視之鼻息甚酣蓋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忮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寇至太守陶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宛陵遂議城以穀為督授冠帶行事郄之徐為措置立辦後辭去商於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為神陶太守深傷為文以祭太守時已為顯官即四橋先生也湧幢小品

明隆慶閒司琴為歙人黃梁小僮事主勤慎梁愛之許配以小婢慶雲梁夜飲墮橋司琴救主淹死梁歸慶雲誓以身殉梁諭之曰許配戲耳更覓佳偶慶雲忿慟數日而絕年僅十六亘史

西湖岳墳舊只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都指揮李隆鑄銅為之久被遊人撻碎萬歷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涞為按察司副使以鐵鑄秦檜王氏万俟卨張後四像反接跪於丹墀人咸稱快焉而擊撻者無虛日惜乎今沒其張浚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復司藩於浙捐俸重



葺秦檜遺罪萬世事昭史書者實以長舌成之而始之者張俊也春秋之義弟誅首惡若俊與王氏跪庭安可免焉西湖便覽

邑東汪伯淮名工書法董宗伯其昌見所書陽山寺三字筆勢遒逸非常流連久之悵然曰此中正大有人鵬升集

歙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他里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紊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讐恨行賄媒灼求援親黨倘可聯姻不恤譏笑最惡風也稣談

長復字子遠休寧僕也好學師黃梅瞿九思盡得性命之奧講學黃州黃人群尊之為張夫子九思被冤陷獄復與瞿孺子甲走都門詣闕上書首輔張居正重其名延與語勸之仕弗從歸築茅屋自耕蠶毋著有覺下語四卷孝經本則一卷小兒語一卷人弗識也邑令丁應泰至其村訪張夫子弗得逸其地縉紳詢之有識者曰得毋某僕張姓者乎曩自楚歸至今供其落筆役較他僕無異得毋即其人乎詢之果是令同紳登茅屋拜之則繞山而逃令於其堂四拜去鄉人皆重其抱道好義而仍安其僕隸之常也不復以下賤相目而張終安之至今黃州臨坪鎮有張夫子祠又臨溪有醫家僕周英跟其主抱藥囊後遂工醫闔邑敬焉亦異人也珊瑚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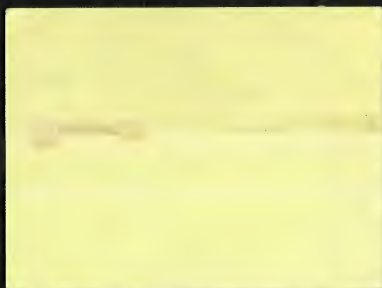
汪宗孝歙人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

偃二丈竹水上驅重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歷丁未入京師至燕城店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鬚垂膝左右以奏牘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柰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啖食惻然心傷之病革不可為矣湧幢小品

先曾祖日記云萬歷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三日大雨至初五止三晝夜不住漂流人畜萬萬府河西橋上有七尺水頭惟歙縣最苦休寧次之二日方退歷世未遭此災異三十六年五月徽復大水自十三至十九日水方退較於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正月二十日方止嚴冬大雨一月餘亦罕見事

松園詩老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少學制科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三十而詩大就諳曉音律分刌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興酣落筆尺蹏便面筆墨飛動或詒書致幣鄭重請乞摩娑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橐或以贗售有相慕者則持之益堅有子驕穉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緣手散去孟陽顧益喜以為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困然而介特益甚語及餙竿牘學干謁頭

偽[illegible]



面發赤掉臂而去太倉王冏伯常謂孟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容孟陽者海陽顧益卿耳為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一二酒人酣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里中冗事唐叔達婁子柔肩隨後行不失跬步與人交婉孌曲折臨分執手口語刺刺至其責備行誼引經据古死生患難慷慨敦篤古節士無以過也萬歷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入潞居三年從方叔入燕諸公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祥符王損仲博雅名士時時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往也崇禎中余罷官里居構耦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晨夕游處修鹿門南村之樂後先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游黃山訪松圓故居題詩屋壁歸舟抵桐江推篷夜語泫然而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於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為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豈不幸哉孟陽合輙古人迥別於近代之俗學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無裕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謚之曰松圓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陽如裕之者列朝詩集

孟陽實歙之長翰山人余嘗至其家圓松猶在孟陽與余交最厚而列朝集乃注休人誤矣

歙鄭布政旦有詩才若花明沛上宴香起落中壘河影城頭隨秋聲塞上生棘道黃雲上鑾村白草傍又箐道十盤臨戍堡山城百雉入邊州皆渾淪不落輕靡同上

歙方廷璽為縣令題白水寺詩石徑逢僧一話間白雲深處不知還松陰日午茶烟起不有客來僧更閒仝上

新安詩派尸祝太函吾能始見休甯吳非熊而擊節遂流傳都下其為人率真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苦吟貴游雜坐竟日諷詠不知有人久之别能始歸新安作東歸詩己而復出游訪故人於嶺南客死新會從第元以其喪歸新安閔景賢采輯皇朝布衣詩推吳兆為中興布衣之冠□□□謂親炙則孟陽遜聽則非熊庶無媿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同上

歙王山人野兒時習為詩稍長入吳家鴻山下與妻子餔糟不厭遊金陵貴人慕其名爭訪之子僧劭亦能詩早卒有朏明草其佳句如陳匡左過飲云峰冷秋雲白墻陰晚照殘永慶寺夜坐云風輕松韻細露滴月涼生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峰銜形似鈇江動影難安人謂得乃翁衣鉢同上

歙鄭作讀書方山自號方山子為詩敏捷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至門下輪較射過從無虛日周王聞其賢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燈坐愈親寒葉

動秋聲之類俱佳句同上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休寧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如南京蔣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揩抹猶懼辱吾几榻也稗史

汪德初名肇休人工畫比元海雲和尚遇酒能鼻飲至數斗號象飲嘗悮附賊舟賊壯其貌不敢害已而酒肇乃為象飲以自豪卒縱之去後詿誤逮獄東方司理有意其為人面試之畫德初傾墨瀋於絹素東方駭之尋洗水筆為薄曉圖詩云五更風雨時四野雲烟障行人迷所之幸得東方亮東方大賞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囹圄非有司之過乎遂得釋邑乘

嘗讀營雪叢説云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上着工夫惟有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内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選或云試以竹林深處酒家壚於竹林中畫一徑一人騎驢捧葫蘆出乃沽酒者真畫得深處二字出

唐人詩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舊時常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加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蓋此意也又試萬山藏古寺或露寺門或山寺角皆不合式惟一人畫千峰百軸外有孤僧從半道歸

丁瓚字汝器居休寧西門丁氏自宋世業醫嘉靖初丁繩以醫名子畜瓚授其業已積數百緡欲與子瓚謝歸醫則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嘗滿嘗出五十緡脫人於阨書画有米倪風年六十卒丁雲鵬字南羽瓚子善書善詩以繪事名海內比李龍眠人得其片紙什襲珍藏汪司馬伯玉為之傳休寧志

海內琵琶惟儀揚稱最張瞎子尤翹楚也嘗往湖廣販米旅次閑暇秋月當窗興動忽援譜作數弄聞者無不歎絕晨起隔房一老賈忽迎笑曰夜來吾子妙撥乎特恐尚非絕技吾子今後不彈可也張駭甚以為老賈必善斯藝也堅欲求奏一曲老賈曰吾非能音律特往來此地久此房乃專賃之主人者憶數十年前隔房有客撫琴時予方經營失利三鼓不寐聞其音超超入妙不覺睡去今予方獲利數十倍心體暢遂倚枕即到華胥聞子所奏而反徑夜無眠用是知尚非絕技也張瞎子良久大悟即泛舟赴姑蘇盡棄其學而

學琴焉三年得其神於是再撥琵琶遂無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尤工琵琶行名在張瞎子之前柳軒叢談

查八十名鼐休寧人以琵琶擅場嘗師壽州鍾山盡得其法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每彈四座辟易以為神鄉人汪道昆為之傳休寧志

余嘗讀耳談云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己胷中事皆於鵾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泠然孫僧雲水復作蘇臺園獵淒然百獸鳴嘷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餞之酒酣曰有麗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忽屏內笑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誶語擲器皿墮地成碎磁聲種種逼真某公大驚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徹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於是聽琵琶終夜不去今京師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休寧胡侍御宥巡貴州以僕文順文學從侍御按部畢節感瘴得脾疾羸瘦且殆文順曰吾聞長老言癆疾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封股肉襍進之侍御病小損居月餘復篤且易簀文順方以股瘡臥疾文學不忍見主人死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

主君卒不諱孫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惟先死以俟耳遂自頸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弇州傳刪本）

金峰胡公宥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艮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灯火相接及門閩無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阨宜亟持勾網以救見屠者將觧牛市而豢之守塚及公卒於黔牛不食死（湧幢小品）

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爭結訟強半為此遂有儈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印鐵車橰械鑽石掘瓢無堅不入窺以驗之地蠱誘豪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上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出入其捷如神毀棺易屍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擲數屍或入贋骨以襍真或出真骨以入贋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殆盡萬歷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人論遣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稗史）

汪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賍文言

殲起曰天乎寃哉以此殲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通記

汪文言祖居車田與余舊墅相去三里許父老嘗謂世議文言非正人余詰之以出身吏書對余曰三楊宰相亦有以吏顯者顧問其人何如耳文言護楊左觸權璫慘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觸魏璫者非正人將附和魏璫者為正人乎

余邑南鄉商山人未三十輒夭死今一村皆貧而龐眉者比比吾鄉人言富者毋豔商山余嘗張目不答徐笑曰吾思吳懷賢吾思吳聞禮懷賢天啟時中書舍人亦忤魏璫而死者也聞禮字去非丙戌死於閩

崇禎元年上幸太學國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註孝經小學奏請頒行天下學校同五經四書命題試士大稱上旨即詔禮部如議頒行 婺源志

邑多鑿石為大聖像立祠寬廣不過二尺許田神也南鄉有大聖祠已毀相傳劉誠意遺記云日出正當寅大聖頭裡出黃金鄉人不解斷其頭不得後誠意子孫來合其頭視寅時日影斜射處掘其金去 嘯虹筆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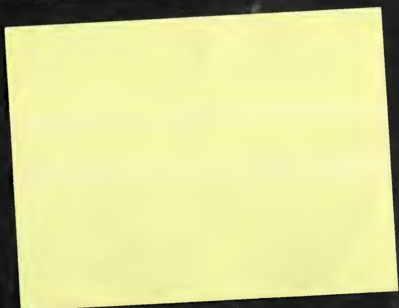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国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襆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為歸串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

無出肅客者忽一髯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声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為此不經語乎誰為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即不謬甫對著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国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為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柳軒叢談

先大夫善奕君輔常主予家海陽萬青閣同時若蘇亦瞻過百齡汪漢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稱國手讓吳于田汪輝楚二子常對奕園中先大夫樂為居停主人亦瞻又為諸國工冠所著奕藪刻板尚藏予家今為行世

徽處萬山中絶無農桑利藉名之外惟墨而舊志稱徽產硯今雖有而佳者絶少矣宋郡守謝公塈於理宗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舊坑石之硯今無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按舊坑在婺源縣羊鬬嶺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其地因以為硯自是歙硯聞天下舊坑古名羅紋坑其一曰緊足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纔百步而石品絶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為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絲石去舊坑纔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劚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為世所貴硯材之在一石中如木根

巻七



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劚者先剥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漫處為絲又外愈漫處為羅紋故吾郡双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為浪漫處為絲至論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裡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為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水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頹壓死人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復得宜也 雲谷臥餘

龍尾山婺源縣東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瑩潔有羅紋為硯質比端溪故又名羅紋山又名硯山邑人汪藻有記 婺源志

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溪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處圓轉如渦旋可愛 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研並薦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硯官令石工周全師之其後匠益多 仝上

歙硯說云凡取石先具牲醪祝板齋戒擇日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蠆蠱蟒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

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不可入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上同

何遠云涵星硯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侄黃材成伯成伯嗜研求主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一研為贐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無此研也黃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為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絕春渚記聞

新安墨以黃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岡上戴彥衡吳滋為最彥衡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双角龍樣是米待制元暉所畫繼作蛙壁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為窰稍取九里松古松為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者載宅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未幾死當出貢餘一圭示米元暉米以為罕有其比詩人吳可贈詩曰病來謾喜折釵股老去長懷雙脊龍他日扁舟會乘興摩娑圭璧小從容吳滋家有

汪內相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此墨是也試之當見佳滋又求題品李參政漢老李公云已經平子吳品舍人居二亦嘗遺以詩今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犒設錢伍萬 同上

蔡君謨云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文能削木墜水底經月不壞後至宜和間其墨貴於黃金蓋黃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 文苑四史

吳布衣拭字去塵居休寧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異輕財結客好游名山水從曹能始自楚之黔覽勝搜奇歸攜一編以誇示里人里人爭目笑之傚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聾頭眩為悍婦所逐落魄游吳門遇亂死虞山舟中毛子晉為收葬之去塵有不寐詩云莫怪故人消息斷誰教金盡見牀頭 列朝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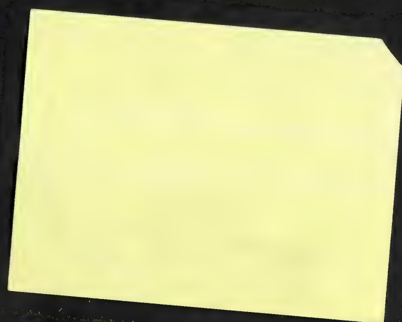
明朝御用內墨則宣德之龍鳳大定光素大定 青填金填大明宣德年製字別有朱藍紫綠等定 外則國初之查文通龍忠廸 碧天龍氣水晶宮二種 方正 牛舌墨 蘇眉陽 臥蠶小墨 嘉萬之羅小華 小道士等 汪中山 太極十種玄香太守四種客卿四種松滋侯四種 邵青丘 墨上自印小像 青丘子格之方于魯 青麟髓等其子封曰義倉冢 程君房 玄元靈氣等方程墨各有譜 汪仲嘉 梅花圖 吳左干 玄淵髻珠二種 丁南羽父子 一一何染三万筆 今之潘嘉客 紫極龍光 潘方凱 開天容 吳名望

紫金霜吳去塵不可磨曾有等末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羅尚珠寶增墨之光亦減墨之黑羅不如方官墨亦太多香料程尚膠輕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兩吳質輕烟細易松以桐佐桐以脂烟兩油三石今五石矣遠烟獨草今茜染四剖矣膠用鹿麋熟而縣之經年矣夫焰頭蝕烟則白角以時解膝則凝釋若遂能縣之側轂使輪旋而受烟淡古乾漆取代膠泥徐鉉李廷珪何至殊異哉帝京景物畧

水南汪中翰德滋樹少時詣歙程君房市墨必欲售最上者程詆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頂烟為汪怒歸窮工製務滋堂墨遂駕程上予偶購得中翰舊烟製玉界尺墨試之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寶惜盡散去今不可得矣

石腦油烟作墨堅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李廷珪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魯祝彥輔羅小華丁南羽邵奇丘吳去塵吳百昌象玄潘方凱方回家客環山方伯閣數遠不惜萬金故得合諸家秘法君房于魯以神宗見取名彰耳法以蘇木諸草去草性燃烟所製金紫照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獨用猪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入頂烟六分之一其墨細潤書画尚焉其入金泥珠沙氷麝者貴之也水用生穿山易泉膠用鹿膠阿膠次廣膠大雨錐之不動市上牛皮膠合者軟矣膽用熊胆次用魚胆吳去塵獨用猪胆為其易也取其動而化膠黑能增色也然猪膽久之適如其質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囊然至燕地

刻医书



往往化粉惟君房伯闇兩家墨入燕堅倍於南昔君房伯闇亟相問而不言各悟而後知若合符節良以北方風高法以百日酎釀觔用三銖故不碎也製以秋和之日無風重房萬杵乃成所忌者天陰陰則墨餲矣試法頂烟墨口可以截紙投清水盆中一晝夜如故熊膽力也君房玄元靈氣子魯青龍髓潘方凱石蓮秘寶方回宜宜堂嘉客客道人吳百昌紫雪程孟陽松圓閣方伯闇寫經墨澤遠一笏金數遠碧水神珠廣居神隨皆累試驗驗之其他亦不勝記矣驗墨之成色與白金等潘嘉客試墨帖言之甚詳其磨各墨而浸觀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舊者窨之石灰中一晝夜而出者也儲詠祛疑日墨枉製膠煎膠練杵鐵石曰中而已區區秦皮紫草適足為累 物理小識

歙吳勉學夢為冥司所錄叩頭乞生旁有判官稟曰吳生陽祿未終吳連叩頭曰願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吳曰吾觀醫集率多訛舛當為訂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幾何書吳曰儘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搜古今典籍併為梓之刻貲費及十萬 訒菴偶筆

宏光時大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淩駉南避不聽及睢州破駉被執不屈投印於水與任潤生自縊遺書豫王曰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楊子江頭淩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厚斂之事聞贈兵部 遺愁集

金聲字正希原字子駿休寧城東十里甌山人隨父客嘉魚占籍焉有至性四歲就外傅問孔子何人今安在曰聖人没且二千年矣為哭不食由拔貢舉順天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終日閉戶一卷咿唔召對平臺薦申甫全軍盡覆廷臣交章劾聲慢国聲自劾均不問命巡視西城首疏以人才為急項告病南歸防流寇為鄉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東按察司僉事疏辭十年邑饑所在閉糴聲集父老議上戶貯米中戶不得糴下戶減價糴飢民則賑以是饑不為害十六年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戕於樂平潰入祁婺遂歸咎鄉勇逮治聲聲曰吾以一身受辱耳疏聞見聲名愴念舊勞內批以翰林修撰來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師變乃還生平著論皆原本性情為制藝每兀坐蒲團至終日起一揮就神情孤往筆力亦堅銳無前故棄魄取神棄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軼於有司之法度艾東鄉亟稱之以為可與震川並駕海內家珍戶誦後起兵抗王師乙酉死於江寧有文集及時藝行世張天民文集

乙酉金太史聲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門攜兒子往謁予時幼睨公而笑公詰之予曰先生舉兵未一旬鬚鬓頓白公憮然曰後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側目予公謂此子可教無過督也公出遊遇絕壁下臨無底輒佇目俯視足三分出外旁觀者股戰公曰吾練心耳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殉獻賊難沉江天一家貧好學少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文益磊落闊肆困童子試二十年後補邑弟子員貧甚霜布當穿空見尻會姻戚投之金百二十謀脫官事天一愕然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天一義之又感其事與祖母胡類毅然請之郡守為旌表守藐其隔郡諸生也不之許天一遂出脯脩資刻楔自題名往懸孝婦門適守他出相遇鼓樂直衝其儀衛守亦義之不詰也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兵參其軍扼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有陰導北兵從間道入者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斬妻子並沒入官閔遵古蕭倫僧海月為構屍殯之同死者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休寧吳國禎余元英（魏叔子集）

甲申五月端陽節先嚴攜吉士泛舟汶溪時邑令何公通武為汪長源先生癸未禮記房所拔汪我生孝廉以世誼招飲駕龍艘螭泝波浮醴駐賞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忽長源公死國難報至一時奔散山川為之黯寂今正希先生在甌山聞訃即至縣哭臨再哭長源先生曰我與長源同籍十七年吾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也長源往矣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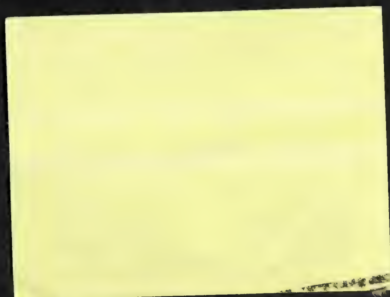
將繼長源見先帝地下蓋先生是時已決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臨難時尚費曲折何所聞而云然

叔時朗從閩中擁兵出開化有首叔于營者家大人諭予同包仲台翁日穿草履晚宿布袋三日至開化山中尋見叔烏合雖衆絶無紀律予苦口勸叔歸叔不允予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經過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見予開士甫一週泣數行下坦然出村門登輿未一回顧也張提督解叔金陵時洪督師承疇經畧江南問叔何處人叔曰休寧人經畧公昔年閩中曾受知於太常先伯時用叔諱時朗排行與先太常同再問曰汝因何從福建而出叔曰避亂開化山中為大兵拿來是寔經畧公不再問即發徽章寧道張公文衡審同解九人戴元規等俱釋放

大兵入徽鄉勇中有邵千斤及麫粿時皆千夫敵也戰於高梘橋麫粿時深入邵千斤奮双刀救之人馬辟易已得時將共返時曰何不乘勢再入會黃劬菴領兵來横截之遂皆死鄉勇死者無算 翠谷私筆

丙申仲夏七日予母壽五十黃劬菴先生里居朝服詣舊墅來祝家君及予兄弟辭不敢當公登堂四拜肅容者亦謂先生過禮公曰二郎風裁在我輩上吾敢以年少忽之不敬其尊人乎予感且媿未敢忘也

第5，商贸部印刷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天啟乙丑進士與金正希姻婭友善崇禎時為給諫劾輔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声大著後為僧號蘖菴常住休之仰山僧俗禮謁隨人提撕或禪悅或忠孝或經史藝文率人人愜心去康熙甲寅聞閩警悵然曰此地將亂不可以留遂去姑蘇數年卒於花山塟嶽州黃山之丞相原休寧志

正希公子娶魚山給練女早卒

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爭傳寶之仝上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為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守嘆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欵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嘯虹筆記

朱修齡休寧北門人訪漢銅頗入妙但生動之中不無太過傳汪如字無波號銅阜亦西門人朱文圓勁生動白文模漢銅精妙入神可謂青出於藍同上

劉衛卿南街人博識古篆刀筆古朴傳趙時朗趙端汪以滂時朗字天醉舊墅人書畫入妙同姪又呂端傳衛卿所學天醉則蒼健嚴緊又呂則古朴渾雅以滂西門人秀爽精勁尤工鍾鼎同上

程穆倩邃歙人能為近體小詩工四體書筆法精勁徵君陳仲醇收之門墻少與萬年少諸君子游銳意篆刻每作一印稍不得意輒刓去更為之如是者數次必求得當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蒼雅一時篆家不可及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質汪子曰君去其奇古一歸繆篆正派斯得之矣穆倩誌其言故暮年所作尤為海內寶重年八十餘卒其次子萬斯傳其業同上

胡曰從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學有餘而姿分不足同上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墅人其先人暨其兄俱官京師虎文又燕産也少讀書過目成誦其兄既明為中翰精四體書是以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焉甲申以後挈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修齡印譜即倣之一捉鐵筆即能度越其妙再游維揚遇程子穆倩彼此出印譜相證穆倩歎服握其手曰始吾自以為無踰者今見子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

既以此得名矣吾又壞其美吾不為也高鏡庭酷嗜穆倩一見虎文之作即過訪時盛暑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於鄭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即席問從虎文學焉其所授前有吳下楊敏來諸人同上

擔燈行贈程子穆倩云程子多才嗜飲往來同人之家賦詩飲酒無虛日其歸必暮暮必需燈故每出必擔燈自隨雖戴星而往亦未嘗稍輟又恐酒後顛躓常令幼子偕行嘗對人曰此非兒也杖也予景其高風嘉其逸趣作歌以贈莫漆詞人一段佳話云笠翁一家言

程袁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臨池一筆不苟下能為虞歐陽顏柳諸體金太史聲傳之休寧志

舊傳樹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歲邑東郊株樹山老樹無火自焚一晝夜枝半燼樹仍活東南郊富鄉墖崇禎間墖頂出烟七晝夜後忽自息今壬申歲墖無火自焚欄楯柱心皆燼鐵頂自空墜現出錫匣貯血書金鋼經一部嘯虹筆記

余常念是墖為一邑文峰邵太常庶倡造不可廢余欲一新之而有願未遂

北京前門關亭侯籤靈異不勝記休寧汪太史楫出使琉球往時僅三晝夜遂抵其國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琉球王尚貞者在船也及返時波濤萬狀曠日遲久然有烏鴉千餘夜繞檣帆船破數尺又有巨魚塞其缺處不漏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誕琉球君臣預撰

序文製松竹詩書錦屏寄祝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門關帝卜籤俱得一紙官書火急催輕舟東下浪如雷雖然日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之詩當時駭而不解越數月出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萊曰事有前定余元旦得閱夫子籤乃一紙官書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己籤互相歎異三郎亦隨父渡海歸俱驗上同

甲辰閏三月十二日明經范子眉生卒於都城報國寺龔芝麓都憲來靈前哭之越二旬發引潤州潘江如古歙孫夢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吳子謀汪禹成暨其內侄黃敬明扶櫬登舟予從陸路至淮先經營家事不負死者所托因與其兄元數其弟臨萬共立繼子宣勳奉眉生嗣而三分眉生之業元數敬子一塵不染因以閨女許配予長兒道歅為室事畢仍進都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贈余詩道其事最詳詩云吾鄉范良湖海士九州結客燕都死生平不少游俠人遠隔關河千萬里趙侯籍籍邦之彥匹馬承明方謁選長安趨走無時閑十日因依視含歛范生笑入廣柳車左右競出臨危書書中絮絮意何如托君煢煢藐諸孤諸孤遠在江之沚飢鷹卧虎眈眈視誰將一矢解重圍全憑義氣撲征衣黃沙北走雁南飛故人骸骨須臾歸拔劍坐使風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憶昨錢塘胡彥遠臨死不問家人產伸手大書作丘字老父嬌兒都不辨一朝白馬來紫荊下馬自稱丘季貞身從江北來江滸身是胡君好儔侶胡君身後身任

之應為養親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絕媿美者誰趙天羽

祁門縣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為令造城鎖之猶聠發二解元城有山俗指為猴腦後令又以巨石作八掛形厭之百餘年父老怨其破壞風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馬貞吉署篆時張孝廉瑗毅然率衆掘其石無數石長丈許皆直竪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宮懷秋集

查二瞻名士標休寧人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肯輕下筆家人告罄無粟乃握管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閣筆二女年將三十未嘗及嫁事客詰所以曰余幾忘之矣今八十尚童顏嘯虹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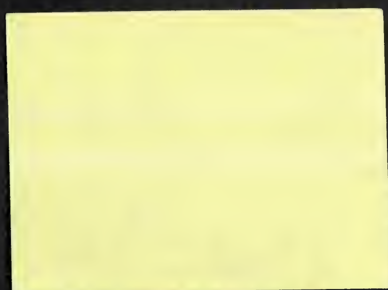
明時新安兩相國許文穆公後為程公國祥國祥號我旋歙之古閔人萬歷甲辰進士兩為邑令入南銓一緼袍敝事甘之如飴以病告歸授徒講藝僅給饘粥起北禮曹轉典北選以特立不阿為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欲詣所知率自策一蹇懐刺投之人不知為顯者崇禎間賜環洊歷卿寺至南京倉場總督儲峙倍增陞北京戶部尚書左方右員殫其拮据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出日惟自置乾胏一罍燒餅數枚啖食而已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多所匡正偶以陳對失旨遂允告歸卒歙志

徽州監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學疏進孝經疏義並請祀諸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汪溥勲字廣淵歙之章岐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是科榜後物論紛然　上震怒臨軒親試以詩賦序辨說制藝表判策論甲仗森嚴人皆股栗溥勲即書以進　上得卷色喜考上中拔置舉人第一己亥又召于瀛台再試如前考置第六是年會試不第臚傳之日　上今傳呼江南舉人汪溥勲者再時論惜之後康熙丁未始成進士授中書歙志

黟兵始末黟兵獄興新安百萬生靈湯沸矣非正希先生忠誠貫日史閣部疊撫按兩鄭公力持其閭良良吾民將盡糜權奸之手余髫年目擊不能平者數十載欲叙之無所核也偶汪紫滄得程子不匱手錄黟兵事二冊甚詳頓還舊觀不匱手錄書最富殁而蕩散無存是編適落紫滄手予得薙其蕪入泛葉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賊再張陷荊襄承德大將不能支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賊飛檄稱勤王兵犯池寧諸屬縣直窺金陵賴當路力遏不得下將圖新安恃西北諸嶺守嚴惴惴苟全三月賊破蘄三月黃我郡南路為婺忽報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檄稱黟兵改道將馳驛由樂德入婺合郡震悚以狡賊乘郡西南之虛而入方議守婺而請命鳳督會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報有稱沐國公兵來者既無所請命又不半日已突抵祁城下於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旦夕呼吸間矣當是時非拚死出禦即傾郡潰散欲令民無挈妻子遠走亦無得操挺穰出禦安坐以听其人而忍其荼毒雖勇如賁育智邁良信不能為



計也新安以冒虛名受實禍四方之人素不以為人而以為肉今搶亂時乃復日甚至懸坐入祁諸寇之江右人及徽本郡人而亦以為是鳳督黔兵且置樂平激變及樂平自申詳所招現禁之黔兵黔將而若必欲盡舉而飛坐之徽人而後甘心者哀我憚入見萇楚而樂其無生謹集諸文移錄其要者為帙俾愷悌君子得大略覽觀焉新安固圍記序記全文不錄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應天巡撫鄭諱宣照得流土叛逆僞稱勤王兵將直竄蘇常徽寧乘吾不意地方官須督水陸大帥扎營要路拒防堵勦時勢危急不得不大聲疾呼如致疏防白簡從事節錄巡撫檄

三月二十三日婺源縣接得鳳督部院游擊將軍姜劉謝李牌督黔兵由進賢餘千萬年德興婺源休寧徽州蕪湖繳節錄黔兵來牌

按此夥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樂平而變起另詳於後

徽寧兵備張諱文輝駐旌德時牌云自黔抵鳳應從大江直下即曰道梗亦應由皖達鳳若婺源原非通衢萬里跋涉何故舍平倢而投險道且後開婺源休寧至徽州蕪湖暫繳而績旌涇南等縣又何故竟未開載既云往鳳陽征勦而蕪湖暫繳又何為情屬叵測仰縣官吏即便鼓勵鄉勇協力堵截毋令乘虛入內自取他禍節錄兵備道牌

按院鄭諱崑貞牌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鄉

勇扼要堵勦毋致流毒節錄接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門縣飛報接抄浮梁縣牌開稱沐國公往鳳陽守皇陵傳報一千五百員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餘干縣陸路到饒州在南天寺住下其約六七百人督兵都閫姜姓鄱陽縣用水手一名送備猪肉鹽魚米賞兵除彼長行馬外討縣馬二十七匹每匹恤馬錢一千文府城十七日閉城十八日反開城差廵檢迎接據説不由萬年樂平而走浮梁特先馳禀節錄浮梁縣來牌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門者人馬百九十餘其中有僧衲婦人及土音楚語者祁令趙文光令於城外祠堂安歇而來兵强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漸肆擄奪二十八日到塔兒頭殺傷居民楊冬等數十人黟休鄉勇各在界把守互驚曰賊也急擊勿失遂奮力前與敵被殺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鄉勇益向前死鬬來兵遂勒馬奔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之放火焚祠殺傷奔突盡死乃止遺聞

樂平縣三月二十二日黔將劉招斑謝上用李華玉姜美等統兵三百餘人稱先奉鳳陽督院馬取調黔兵用資撻伐自貴州起程道由南昌經樂平望德興婺源等處職察其兵有來歷即安設各官并犒賞衆兵訖次日二十三天雨多駐一宿至二十四日趲齎夫馬就道但初云取道德興而臨發忽又往饒州且華玉率先與姜謝二將偕行獨劉招斑留

後夫則另索夫價馬則另討折乾又要恤馬銀每疋三兩更誘本地無賴充數隨行通邑人心已為疑駭及二十五日又聞踉蹌復回傳言先晚已至大吉張姓係鄱陽地方離樂五十餘里愈恣擄掠宰猪烹雞縛夫姦婦百姓憤極聚衆格逐前途難去只得又來高橋以至吴口街將復往德興更擅殺在田農夫凡經過之地無物不搶經宿之家有婦皆姦吴姓人等遂認為流賊奮勇相逐當晚黔兵仍退高橋居民驚道吶喊各鄉聞風持竿驅殺至有所傷次日寅時報至職即出城赴救見急奔者三人詰係劉招斑李華玉姜美即與押送入城獨謝上用不知着落樂平縣申詳

樂平縣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職親救得三將劉招斑李華玉姜美進城彼時鄉民環聚城泣必要取殺首冦方散劉招斑等慌懼於本日申時投呈内稱招斑等自十五年十二月離黔督押馬騎行至江西饒州府樂平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縣蒙給夫馬并犒賞衆兵訖二十四日進發饒州因錯念頭改道德興不料行至吴口街寃遭彼處鄉兵疑為流冦糾衆數千四圍赶殺無處投奔只得願投縣監听文以便前進并據李華玉姜美連名具呈自願投監亦同前情據此暫將三將監禁以慰民心鄉民漸次解散已經約略具由通詳去後又據本縣耆民陳七等呈送問拾賊遺紅片包一個内詩稿一紙云戰馬騰騰日日騎人人都着紫羅衣紅旂焰焰入京胆實劍稜稜鬼皺眉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

養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舉成名天下知驗收貯庫隨據本縣六都吳口街鄉約人等詹金吳啟等連名告為流寇屠民大變事又據本都民程敬等告為除寇盜民事又據本都民趙齊告為受害事又據一都程正興告為流寇倡亂殺變淫擄事又據四十四都民盛祥告為勦寇安民事又據本縣西関居民告為情廹呼天斬叛安民事又據馬戶盧春韶等告為太歲災命事又據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吳等告為異寇淫擄焚殺慘變賞申究勦固國安民事又據二都民汪五等告為兇寇剽掠殺死四命事又據早夫告為疊殺苦役事又據二十五都高橋村葉恩等告為流寇剽掠殘害坑農事在卷今又侯院司道批詳至日復詳問乃有婺源德興休寧祁門四縣隣界各村閒風各遣傳牌不絕每云統率鄉兵千餘前來會勦救護等情雖俱備田回阻以免攪擾地方且閤邑黎民驚駭日甚且三將同陸續擒獲逃卒六名俱收在監云云樂平覆詳

職方清吏司案呈據鳳督標下監紀官李章玉叅將包玉等稟稱蒙募黔兵七千統領二千過歙被祁門等縣人民殺死兵七百名馬六百匹叩臺作主等因案呈到部為照百姓驚心風鶴誤認黔兵為亂寇彼此格鬬互有傷事屬駭聞情亦可憫死者已矣生者豈可羈留且買來戰馬俱係鳳督官銀如有收存當盡行察出以還該營本部將調劑於各主者仰官吏留心處置兵部部文

蓋緣流寇假赴試而破廬冒閣部而破襄冒官差而破無為嶶屬士民聞之戒心處處設險隄防雖沐兵未得破嶶而嶶民被毒可勝憫惻今奉部憲行察并令密還兵馬本府奉檄且慼且懼即嚴行祁黟等縣從實察覆據稱黟來兵馬已敗於樂並未入嶶本府看得黟兵二十二到樂民認為寇捐生格殺僅有三弁投監盡載饒郡烏同知詳內至於祁黟流寇或是沐兵或如平樂所云沿途收帶無賴原無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嶶州府申詳

一件嶶祁鄉官有司無辜焚殺官兵等事奉聖旨據奏黟兵八百赴調過祁官紳無端誘殺好生慘毒深可痛恨吳翔鳳趙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該撫按提解來京究問張文輝唐良懿着從重議處仍察下手兵丁梟示馬匹器械各項照數追還該督軍前不許隱匿被殺屍軀該地方官具棺收殮設壇致祭其已到各兵該督厚加撫慰勦賊圖功以膺懋賞該部即日檄傳初奉嚴旨

一件兵部為密陳江南情形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該撫按確察情形密速飛奏朝廷自有裁奪該部即行密傳欽此欽遵恭奉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揭帖前去煩為遵照御批內事理將鳳督嶶祁鄉官有司一疏事理確察情形密速飛報以聽聖明裁奪務期不激不縱兵民兩安希為萬分悉慎施行須至揭帖者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

四日繼奉温旨

此時若非兵部密疏則嚴旨單行闔府驚惶更不可問矣

歙州府鄉官倪思輝畢懋良畢懋康姚宗衡吳孔嘉金聲黃願素汪元標王文企凌世韶罷㐲許志才許志古游有倫張士楚等謹揭為危地可憂狡謀已兆布告王國共鞏陪京事公揭不錄

巡按監察御史鄭崑貞為黠兵假道淫掠鄉民奮鬬致傷彙報始末情形仰祈聖覽事時余同鳳督馬士英委安慶府推官來集之往歙州一帶細察兵馬下落初疏語不錄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瑄為黠兵焚掠歙民鄉勇憤鬬樹敵據報情繇謹先上聞仍俟察明再行奏奪事初疏語不錄

鄭按臺覆題為遵旨確察密奏以憑聖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報聞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鳳督差兵在路揚言朝廷賞我鳳兵擒叛大功前日歙州殺我黠兵皇帝將府縣官拏去正法鄉民盡要砍頭我鳳兵豈比左兵任百姓抵敵等語職未接咨御劄未知此語何來竊恐傳布入歙歙民必洶洶恇懼山郡又搆一亂萌也今得督臣馬士英全本抄閱之以八百人馬盡喪於祁門以故殺之罪全歸於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逮吳翔鳳等以究其殺是兵之繇也而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憑差官萬民安口稟

萬民安只據道役鄭天卿口傳此中不無可商先是萬民安至太平以前途戒嚴難行求職一文回報職語之云此事方在察奏總督差汝正要前探實信豈可不去職給之照牌着本官至饒州方得下落等語不謂萬民安僅至旌德而回旌去祁三百里傳報且未足憑而況得之途說哉夫黔兵之被殺寔自樂平始數月以來事跡著明遠近共知非職一人所能妄有虛實職請直捷為我皇上再陳之可乎按徽州婺源縣與饒州樂平德興接壤三月二十四婺源縣接有黔將劉玿斑等飛票而民以改道無印疑之既而祁門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調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則愈疑之其至樂平也據署印同知鄔文明申報江撫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馳突於饒州德興之間殺在田農夫十三人姦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無物不掠鄉兵尾而圍之城下至萬人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玿斑李華玉姜美投監身免夫以萬人閧數百人其不留餘類可知三將投監職行徽州府往察之據樂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轉解至府現繫饒州府獄本月十四日督臣監紀通判方象乾見職云三將已至樂平即回到營則其未至祁門又不辯而自明矣其入祁門者係三月二十五日該縣差役偵探報稱人馬實百九十餘縣官令於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強居民房停宿二日拏婦潑飲百姓憤怨二十八日行至塔皃頭殺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時黟休鄉勇各在界口把截見其偕婦雜處認定是賊拚一死敵又被黔兵殺

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黟兵勒馬闖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住放火焚祠黟兵殺傷奔逸不等此百九十餘人聞於祁門之始末也當知縣趙文光給與米酒并撥與馬足百姓謂其迎賊幾至鼓譟鄉官緊守城門不敢出祁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聞報自往救止而變起瞬息已無及矣道臣張文輝駐旌德四百里而遙差官飛報不一而足而亦無救於臨時矣推官無翔鳳清官也署休寧縣事去祁百三十里聞警料理城守晝夜匪惶實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聞殆亦傳聞之誤黟縣知縣朱世平曾跟督鄉兵至西武嶺亦未至祁也金翰林者原任庶吉士金聲也頃鎮兵風鶴時徽之鄉鎮各立義社共保境宇本宦捐資饗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裝視他隊鮮明故金翰林鄉兵之名藉甚道路其與祁黟敵黟兵者本宦募兵有在焉謂本宦臨陣而指揮之職不敢為本宦誣也本宦守禮者也豈其以衰絰親金革之事乎昨職會同督臣委安慶推官來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覆實實如是但云馬足無幾一聞兩院有察追之檄各已滅跡亦只可量賠馬價耳職復令本宦至壽州見督臣面陳顛末不知督臣寧無悔任耳之已甚否蓋督臣黟人也其軍中叅佐大半皆黟產也督臣方收黟兵為長技一聞是信不唯嘆兵馬可惜亦且若錢糧無銷黟之兵將多有子弟親戚在數百人中不勝憤恨遂使督臣激控於皇上請殺鄉紳殺有司殺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

無殺鄉紳百姓為兵報仇之理也職聞監紀李章玉一路不能鈐束劉招斑等故章玉自與包玉等從水路而下而招斑等自改道饒徽兵離監紀夫有不亂而況黔卒之獷悍又異常乎其李之晟所押一枝聞在湘陰縣兵譁殺之晟二丁之晟未知下落兵各潰逃繇是觀之則黔兵之紀律可見矣司馬法嚴明亦所不貸而特不幸發自百姓耳百姓誠有罪然無他為父兄妻子死聞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視父兄見殺妻子見辱而制使勿動乎青燐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土魂職不知其誰寃號其誰殘暴也若如督臣所云衆軍怨憤不可不洩則自兵興以來客兵經過毒害生靈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擄不下二萬繁昌小邑婦女之守節投溺者八百餘人職所建醮以度之嗚呼此亦民怨滿盈之日也而誰與洩乎又何怪楚民之激而從賊乎兵心一去不可為兵民心一去不可為國安危之幾全係如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奪而已除徽寧道張文輝徽州府知府唐良懿侯處外推官吳翔鳳知縣朱世平鄉官金聲謹會同撫臣鄭瑄遵旨提解來京但徽屬六縣見在五無印官倉庫獄囚須接管有人方可離任職一面議委署印交盤即行起解不敢延緩祁門縣趙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職另行移提其下手兵丁奉旨梟首六邑人衆豈可勝誅驅使駢首定激他變合無量察為首者數人以伸回法其馬足器械迫取必致驚擾合無令職等會議量估價償值解赴軍前另行買造被殺屍軀職已行地

方瘞埋令再行致祭訖至解提各官職各保其無故意誘殺之情而地方有變自當受過予奪矜全出自聖恩知府唐良懿清廉威惠為民所戴今既束身則府署已空矣當民情洶沸之日境內旱荒之年皇上不可不為重郡安危計也職重察情形密速飛奏若有一語偏獲則治職之罪以告兵民伏乞聖鑒施行鄭按院覆疏

鄭撫臺覆題為遵旨確察密奏仰候聖裁事鄭撫臺覆疏不錄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丁憂金聲揭為據疏畧辨事揭文不錄

金聲疏云臣甫筮仕讀書中祕痛憤主憂奉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京師告警苫塊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嘗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為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曰宣高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念四夜忽傳婺源縣報文稱四游擊將軍之兵自黟入鳳既舍大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紆廻千里涉崇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文而又適當賊陷蘄黃之後合郡皇皇

舉疑為賊以為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念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人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決以為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各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從入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黟二縣居民兩相格鬬幸未入休境而間閏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婺報所稱姜劉謝李四游擊將軍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為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為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珸珽李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為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參嗟呼章玉何心其於饒之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為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繇樂入徽之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顧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

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為皇上殺賊安民臣誼切同仇望其旦夕滅闖擒獻以解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曰徽人殺兵即疏參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妄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舉祗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疇昔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為畏途以奔潰為上策相率動色以徽事為戒其於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項唐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惻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備陳守禦全疏

金公據實破謊疏及初辯揭文繁不錄

鄉紳士民公揭為山邑之禦賊甚苦黠兵之卸禍太奇備陳顛末仰祈公鑒事揭文不錄

黟縣待罪知縣朱世平揭為欽遵朝廷功令恪守上臺憲檄與民效死幸保危疆謹陳顛末以明職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錄

寧國府公揭為蠱勢已極震隣可駭急明殺奸之心用固守禦之志事（揭文不錄）

徽州六縣耆民陳王前畢勝汪澄盧從朱孫康程大定等揭為詳述徽祁禦賊之顛末直白監紀嫁禍之情形懇天代題安民固國事（揭文不錄）

是時金公仍有復吳四尊札與撫按兩台公祖書五月又上撫按兩臺書與黃劬菴書與朱震青書與陳雪灘書與陳韋菴道尊書與汪濬源駕部書與方慕菴書與史大司馬書與熊諫垣書專與撫臺鄭公書俱娓娓數千言詳金太史燕貽閣文集中茲不復載

奉聖旨這所奏是否確情姑候吳翔鳳等解究奏奪數百黔兵橫罹峰刃豈得不問何為為兵報仇鄭崑貞俟回道時嚴加考核該部知道（批鄭按院疏）

北部看得督臣馬士英調募之新兵為徽祁所屬陷八百士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恠而且慘由於推官吳翔鳳鄉紳金翰林首發大難而知縣朱世平趙文光羽翼狂逞遂為江南一奇變四官俱已奉旨逮問亦可以正厥罪而泄死者之恨矣至徽寧道張文輝知府唐良懿先時曾接撫按之檄臨時又折諸青衿之請柰何不嚴行禁戢坐視屬官士紳專擅不顧寘行而罔忌乎各應降三級戴罪管事其梟下手丘丁追還馬足器械收殮俠骨招祭忠魂即責成二官以為自贖之地可也（北部考功司看語）

是時有顧子方諱杲上□□□□□□書及錢牧齋與金正希書與鄭撫臺書又有張受先諱采與顧瑞屏諱錫疇書顧瑞屏與鄭撫臺書鄭撫臺復顧瑞屏書皆言黔兵事極其懇切文繁不錄

鄭按臺復嚴州鄉紳書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督撫一旦寇至有司無以圖存則惟鄉之大夫與其子弟相與殫力固圉天子亦曰誰非臣子者自衛其室家即以衛朝廷之疆宇故協守有叙倡逃有罰鄉義勇訓練有命夫苟鄉紳富室捐資饗士壯者出力荷戈守令督帥嚴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督撫上矣祁之役民以死聞不幸而曰兵也則以征調之士卒奈何殺之不知今之用兵者正為兵之殺民與賊無異且有甚焉故有賊之地民寧從賊無賊之地民亦仇兵何則賊容有不殺民之時而兵則決無不苦民之事也鳳督黠人視黠卒加倍而幕中叅佐無一非黠更有親戚兄弟在戎幕中挑激之無所不至劉昭珽等自樂至又自諱其事是以歸罪於嚴者獨苛然而通国知其非公論也今聞其乃補疏續叅饒南則祁門之說不攻自破而賢大夫與道府有司之無罪亦不白自明矣貞於十六日拜有小疏凡可以為貴鄉剖雪者亦頗委曲詳盡第関密奏未敢暴其辭恐聞者愈以買罪況日月光華中樞妙用只令始末昭晰於諸公決無稍礙但明旨既宣自宜奉行雨露中廻更顯聖德平心靜氣以俟之使言者深悔任耳之過則事機旋

轉復不費力凡一切展辦宜自暫省不知有當於列位台臺之萬一否若蒸黎自捍頭目初無纖過聖天子豈以兵易吾民貞待罪未去終當以身蔽之幸台臺集而慰諭之有督撫之護兵不可無地方官之護民貞也雖愚知所從事矣覆書全抄

外有鄭撫臺復正希書與唐太尊書鄭按臺復正希書外□□□答馬瑶草書又程兵尊復正希書俱不及盡錄

史大司馬復徽州衆紳書謹復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為患者或自以為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為兵而群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為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為豺虎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為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呶呶若此何以為地方綢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率復伏望鑒原復書全抄

史大司馬與金正希書老年台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寤寐上林之雁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為不可及也當今之為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

則併不得為兵夫兵之不得為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為援勦為勤王而寔快其鹵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況紆塗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疋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疋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為募兵官之故為粧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悔苟不禦而即悔則亦必禦而以悔之恐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諒也老年臺身居苫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復書全抄）

馬督復徽州衆鄉紳書恭惟台臺聖世臯夔清時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豈異人億万載之皇圖寔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為師範者況忝榆枌之末濫疆場之寄所望於覆露者又豈頴楮所能罄哉黔兵被殺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豈樂為是紛呶耶按臺公祖密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强兵馬遠來可惜錢糧不能銷算各將士親戚子弟多在

此中不平之鳴亦不外此區區耳英自永城歸壽只聞祁門之事未知樂平之舉而各將士哭聲震天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屍主七百餘騎之失主也不得不據萬民安所報嶽寧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時貴府有司據實相聞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樂平之數盡歸祁門繼知樂平亦殺弋陽亦殺而樂平更多亦即陸續據實上聞亦何敢膠執前誤獨仇祁門也哉當日自武陵發兵東下步兵從舟而馬不可越洞庭涉長江不得不取道長沙者勢也江路險而梗且兵多陸路坦而寧且兵少監紀官之取水不從樂亦勢也原擬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繇嶽此意外之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店舍槽鐧不便分先後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之變局也然豈料前途有人馬設穽而殺之也哉在祁門者三百人無孑遺焉在樂平者五百餘人止存十一人焉弋陽者二十人亦俱喪元馬祁門啟釁之故無人可問矣樂平者止駐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圍有何積怨於地方然猶曰人衆也弋陽之二十人又豈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將吏親戚頭目精銳非無籍獷悍之兵也使果圖淫掠為不逞則惟恐不合其黨張其勢又肯輕為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往事矣三百餘人無噍類矣不淫掠耶誰為質問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數百之寃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頓數百之戰馬數萬之金錢令英作何歸着惟乞台臺設身處地為英一籌耳貴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

無黔兵入嶽監紀懼罪以樂平之事移禍於祁想亦非公論耶昨見按臺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則似乎止爭多寡不爭有無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嘗諱殺兵之事也即萬民安所報者不全屬於虛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隱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樂入祁監紀何知江楚異路監紀何罪英疏具在自據萬民安所報入告時李章玉在浦護諸怨軍不使南渡其夢夢猶英也何罪可懼何禍可嫁何謗可造而欲代殺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與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鄭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異同焉既以入告則以威福聽皇上是非聽公論寬嚴聽執法察給聽撫按亦更不執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贅語但欲得戰馬以濟急器甲以禦寇嗟乎萬里招來寔英作之孽送入鬼門實左兵為之梗而無故被戮實衆人宿生之寃債但所惜艱難之時一壺千金而精兵猛將良馬堅甲不得為国家效毫髮之用則英所謂嘔血腐心警魂墮魄淚下沾襟而不能自已者也然今之鳳督亦極難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樞無事不相瓜葛而一丁一馬一甲一器一鉛一炭無不取之數千里外然忽孰非國家之金錢而泥沙棄之土芥拋之誰非臣子誰忍置之度外想亦台臺所垂憐而心亮者時事方棘血戰經年鳳兵肝腦塗地於江南似不無小補亦未必無緩急相需時想亦台臺所深念也軍書旁午草勒肅復憒憒不知所言英無任惶悚之至原書全抄

後馬督與阮圓海書內云弟自守不暇寧樂與人為難又云大約徽人之下毒手則不欲開此路耳樂平戈陽釁起於圖馬亦不同也聞按臺公祖已有疏據樂平祁門之報以聞上矣弟之為軍吏按臺之為地方易地皆然又云樂平殺官三十餘員祁門幾殺二十員內包萬春范成則萬夫敵也又云樂平之事業已補牘祁門之案自然解網弟區區若更無可告訴又不便徑達之鄭公祖伏乞便間以弟萬不已之情處無可奈何之遭轉達但求設身處地為弟一思則弟之苦可蒙鑒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馬督撫書亦數千言不錄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馬督行牌一運越金萬兵馬二運黃總鎮兵馬三運劉總鎮兵馬四運中軍楊副將兵馬五運本部院內營楊副將兵馬會同太監盧刻期渡江勦獻水路廬州蕪湖九江南昌袁州繳陸路廬州蕪湖寧國徽州祁樂袁州等處繳雖硃批再諭祁樂云不得已而假道萬無縱兵私行報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舉郡不寍嗣後賴諸當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馬力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

弟恐傷老母心北行之事隱不敢以告行行且止為老母數日遣人一追真無柰何行也且將北渡矣郡事弟一到都便可決了惟家下事不能不係念恐其見弟北行而乘虛郡欲有所為則歙中諸紳不得不努力邑士民無主惟兄勿避勞怨與邑中諸公商計

使弟一無所慮則幸耳數蒙垂念舟次草勒匆卒不盡願言子弟幸時教誨之正希公與程希呂先生書

巡視上下江御史黃為仰體新恩酌量情法措補軍資重治首禍以結欽案事奉聖旨徽人慘殺黔兵掠奪馬疋情罪可恨但已經大赦姑從寬結案汪爵依擬監候處決趙文光提到另究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吳翔鳳降二級用銀給與該營死者着該府縣官遵旨致祭遺骸該部知道巡按來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傳總兵官唐通着回鎮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日優敘隆酬其死事劉之綸着從優議䘏即奏金聲速與起用該部知道邸報

敝郡人無本業天下幸無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求衣食以自活遭敵寇交棘兵火相侵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議補軍資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為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勢之戞戞其難已未可一二言盡乃蒙黃侍御傳貴陽台旨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由於先時備禦既家自為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捍患必坐何人為首此實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難乎其為獄辭群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為南樞臣留以堵禦左兵有功題敘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槩罪以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

督鳳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祁監紀何知原議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分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知意外變局雖鳳中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馬同行之官亦不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是黔又能再逆斷一變局中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祁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也夫實不知為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鑒原而矜其意即不敢望比於將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禦之過毋亦是宥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明而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宗伯宗伯為不孝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與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為不孝通意鳳中亦即以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徽人不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秉國均不與督鳳同愈啸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鳳督時尚加進也誠今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寔有所關係於天下之勸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敢為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君彼人之所則怒其詈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貴陽今以天下為家寧適郡縣旦夕緩

急今亦郡人將爲貴陽詈人時也頗台臺幸爲婉語請一笑而釋與陳雪灘書

此弘光時金公與陳雪灘書也黔案於此遂結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沈彌右文　同姪景鏻廷發　校訂
王紀勉齋　嘉穋書年

寄園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藉笑以達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若思徒供他人之笑具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博世人一噱

插花寄

話柄見有不合於禮義者雖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冠裳簪紱中且不惜以其身試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士君子慎毋慮萬世之懵懵而資之笑柄也

明太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入今若此有辜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憂太祖大笑召開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婦之肉開平驚成癲癇又有無嗣功臣面奏聖祖求養子聖祖曰你們悍妻平日酷妬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乞作樣龍興慈記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覓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臥榻耶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畧不分訴竟買吏巾絛服之步入工部尚書驚曰劉庶常何為爾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與群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笑速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解學士嘗弔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傳京師曰曹奴曹奴發顚狂冦逮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門如繫犬尚書鎖頸似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當先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楮記室

金編修璐未仕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己而背言詆之張子與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幾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 堯山堂外紀

江右胡存齋叅政好客每虞閽人不通刺若在家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 笑史

曹吉祥侄曹欽反既殺冦深又索王尚書翺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逸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馱官人 同上

成化間上患舌澁諸司御前奏事惟行者若答是字鴻臚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嘲曰兩字尚書 同上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每媚科道以免彈劾宏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左遷世以吉耐彈目為劉綿花 噴飯集

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閒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峘乃陳公一怒之力也蔌園雜記

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為綰匾髻中安燈盌爇燈火大壯屏氣定體枯木土偶人諢目之曰補闕燈檠清異錄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遣愁集

李九我相國年踰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听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嫗[illegible]返覆引譬語語痛切老嫗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妾因生二子孫月峰尚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孫不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以伯魚顯九我清品蓋天假丁以裕其後蘇談

李西崖嘗與陳師召擲骰得幺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給公耳上幺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為因詣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師召屢擲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

豈欺我哉 笑史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戸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玉堂叢語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痨 噴飯集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貲用乏絕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元妙觀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臺造請鹽使者怒叱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為題命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嵯峨怪石倚雲邊頭角崢嶸勢儼然苔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鼻任風牽長眠不食溪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牧童鞭不起笛声斜掛夕陽烟御史得句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元妙觀圮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遂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遂駕扁舟歸投檄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為道士関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詣觀瞻禮見傾圮如故名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金已如數畀之久矣鹽使者心知為兩公所紿不問 野編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咤已而戲曰試為之伯虎索紙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為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並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眞欲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底萬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即席盡醉而返竟不知為何許人伯虎紀事

吳令欲於虎丘採茶命役賫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即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游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銀不肯賒縣裡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同上

董思白督學湖廣往往以題為戲某府考試之前一日先懸牌云來日不考文應考者羣以為必詩賦也既點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督學曰題昨日已發何不速作文乃知為中庸題也又考某府出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隱題令自悟良久乃知為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不獲一句二者皆法堯舜至道二句間

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見孔子四句也嘯虹筆記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尚書伯温舟謁之語小洽毛曰公得無飢否即呼具小點心來侍者奉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鵞鶩皆大臠其二盤裝饅頭如盌大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掇之二銀盌飛酒長啜大嚼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亙舉無筭至暮懽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入座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二大白不醉朝野異聞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縱乏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笑史

崑山歸熙甫有光為吳興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擠案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硃筆醮飽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便洒將來也遣愁集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時暢軍机常分麾佐公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胆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妬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响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牆磚巧於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即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

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墻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逆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声大舉乃已箠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絕令箧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夫人意何忍為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為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子始夫人皆子之亡恙 耳談

楊進士世胄也貌美弱冠成甲科與婦琴瑟和好有侍兒嬌麗及笄心欲之乘酒語婦願與私妻怒曰彼在某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寔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戶已下鍵自知紿已也曰門不啟吾當縊死婦以為戲卧益堅須臾察之懸死梁間矣 同上

宏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遥祭先帝獨阮大鋮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嗤 同上

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貧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刺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鳥巡撫 明季遺聞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具木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宏光時楚烽交急猶日漁幼色乞兒取蟾酥為葯亦帖上用二字人不敢觸真是千古一律座右編

笑譚片言脫口遂以解頤誰謂笑者不可測哉余則以樂然後笑笑之中有箴規焉有京懽焉何必莊言讜論乃足聳君子之聽聞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国語何以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開卷一噱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鬚而禿項朝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制声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其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聞

余邑戴則紳為鴻臚序班声音洪亮思宗聞其唱名異之後出為縣丞適鴻臚正卿缺出思宗曰前班唱人何在遂陞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偉時為兵部侍郎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声答曰大司馬洗得干淨少司馬尚不干淨我固當洗之衆聞之噱然後主淨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宜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堯山堂外紀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二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五百餘斤肥典史蓬窗夜話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寇公則少司賊也舉坐絕倒堯山堂外紀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名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彭時商輅遂連連叩頭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萬歲閣老還愁集

予曰宜對以兩字尚書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為太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啟云趙中貴指鹿為馬瑾怫然去玉堂叢語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宏治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八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為禮書掌鴻臚寺事崔志端以禮又掌太常寺事并南京為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一時盛傳以為的對且有机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

西楊太典并其某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為庶吉士者堯山堂外紀

毛栗菴理往謁楊南峯適浴閽者以告不獲見後南峰答拜栗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峰即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四月八日為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吳俗悉投貓犬於水中同上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座右編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扁為題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僕驟富起屋乞扁有士人題曰旦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旦者開口曰奴家也不謂此裁衣見識獨超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眾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眾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充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

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列朝詩集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稗史彙編

彭脊庵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强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徜徉梵刹見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笑史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為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罷列朝詩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吳人侍御劉子威以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為姍笑子休怒訴之於郡尉攝而笞之景休仰面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口沓舌妄談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同上

焦閣老方面黑耳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胡盧編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佳命司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

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為閣老餅（笑史）

予七齡侍先曾祖側以狀元糕命對予衝口而出曰閣老餅當時究未知餅之出處也

一朝士麻臉鬍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日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鬍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為絶倒又太倉陸孟昭為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鼇客過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遣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臉白齒人皆嘲為象奴云（客座新聞）

嘗見雜録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舩便當街渾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擠梭下堰來夜深相竝處爾龍我儂開（同上）

萬歷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林居漫稿）

夏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趋蹌高新鄭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聞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語謂江西人為鷄相與鬨堂而散（列朝詩集）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為言絶糧狀因口占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粮不用愁有

糧無口正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頻揺抗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褲亦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及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褲人家著坐客皆貧士為之大閧堯山堂外紀

雲間淡酒行杏子詞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觔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听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缾足足三觔君如不信把秤來称有一斤水一觔土一觔缾客中閒集

蔣閣老冕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肅宗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詩一闋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犂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堯山堂外紀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徃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採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蓬軒別記

內鄉縣李蓘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蔭字襲美久滯增廣生蓘遺書蔭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蔭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噴飯錄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許曰此纔午時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 世說補編

一人盛談輪廻報應甚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 解頤贅語

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胡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糨得硬綳綳不書名姓吏呈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 同上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皐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貫門下特旨留用時論藉藉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皐戲曰昔之山人為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為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遣愁集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精吾欽爾名爾何主乎文明豈從來方士之肺腑皆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讓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噫然則吾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曰尚有賴乎管城後尤展成有贊云胡取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糇粮胡取乎金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有筆無金則子輿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奚為魁而不元也豈筆之不良與抑

斗之不石金之不黃噫嘻今之魁星蓋有之矣若古之魁星但見天漢之光芒江都張天民以尤贊未盡也為足之云胡為乎筆抄文章胡為乎斗糴廩糧胡為乎金通科場一足反踢豈將屈膝乞憐莫得短中取長一足踞鰲之脊梁豈將渡江涉海伺候要津之道傍則讀之者更覺浹汗 嘯虹筆記

陳眉公負肥遯重名湯公若士知其人素輕之不與浹洽太倉王相國畏湯公往吊陳代陪賓湯大聲曰吾以為陳山人當在山之巔水之涯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而今乃在此會耶陳慚赧無地 秋懷集

江陰張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傍有道者笑曰還是相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又安得佳張不覺屈服 客中閒集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況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証曰蘇子有言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医不能救無命强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

目無試官京得震蘇乜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穎賓當之不成笑柄哉 同上

有孝廉為京官顏以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兩頭字曰獻世孝廉怒命僕罵於市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上一點曰猷世家 噴飯集

方丈住持命沙彌買犬肉歸值師秉拂上堂沙彌不便顯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請師道看師曰鑊湯爐炭始得沙彌素知師吝復進曰金剛二十二分未審某甲有分也無師曰茫茫一片西江水不許漁人下釣鉤彌曰如是某則告白大衆去也師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靜後和盤托出大家餐拄杖下座 西皐集

益都趙秉忠登狀元及第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求公題咏公曰請睽之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麵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 梅窗小史

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即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游虎丘其為衣

去領而濶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濶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為便耳士謬為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壯悔堂文集

方部村嘗薦一入泮於督學者未允手畫十冊送之督學重其筆墨召下榻諸賓閱焉翻第十冊乃作一屋坐一人几上有筆筒插扇扇摺露字一行乃萬物靜觀皆自得句督學閱之色變諸賓哄堂樗鄉集

一高僧乞大老一詩大老贊之云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宦游者見之笑曰此死秃二字也然其語實得靜功真訣直可驗諸存想不謬也休邑南鄉三溪俗譏其村人為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綵帳迎之其旗上一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為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誚人者嘯虹筆記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坡謂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顛倒說下用一詩叶韻以發其意坡云閑似忙蝴蝶双双過粉牆忙似閑白鷺飢時立小灘王荊公還令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印還令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升還令云貧似富稍水滿船金玉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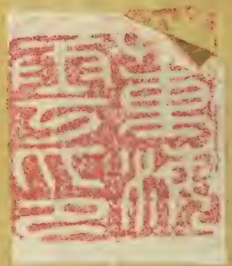
富似貧石崇穿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秋山碎錦

寄園偶集汪紫滄云閑似忙栽花種竹促開塘忙似閑斛水栽秧唱采蘭余云來似去十年歸客追離語去似來九月秋陽拭汗腮紫滄又云動似靜手提金縷行無影靜似動鏡映玉樓花自美余又云難似易髮壓及眉登上第易似難酒到朱唇闇盞盤紫滄又云悲似樂牽犧剪綉渾身着樂似悲看劇傷心兩淚垂余又云有似無富兒辞借假躊躕無似有騙子粧腔跨大口紫滄又云貧似富丁夫喚運金銀庫富似貧名築僑粧雞犬村余又云重似輕手擎寶鼎任縱橫輕似重雪壓花枝長拒送

寄園寄所寄

辛亥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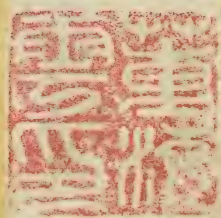
唐駝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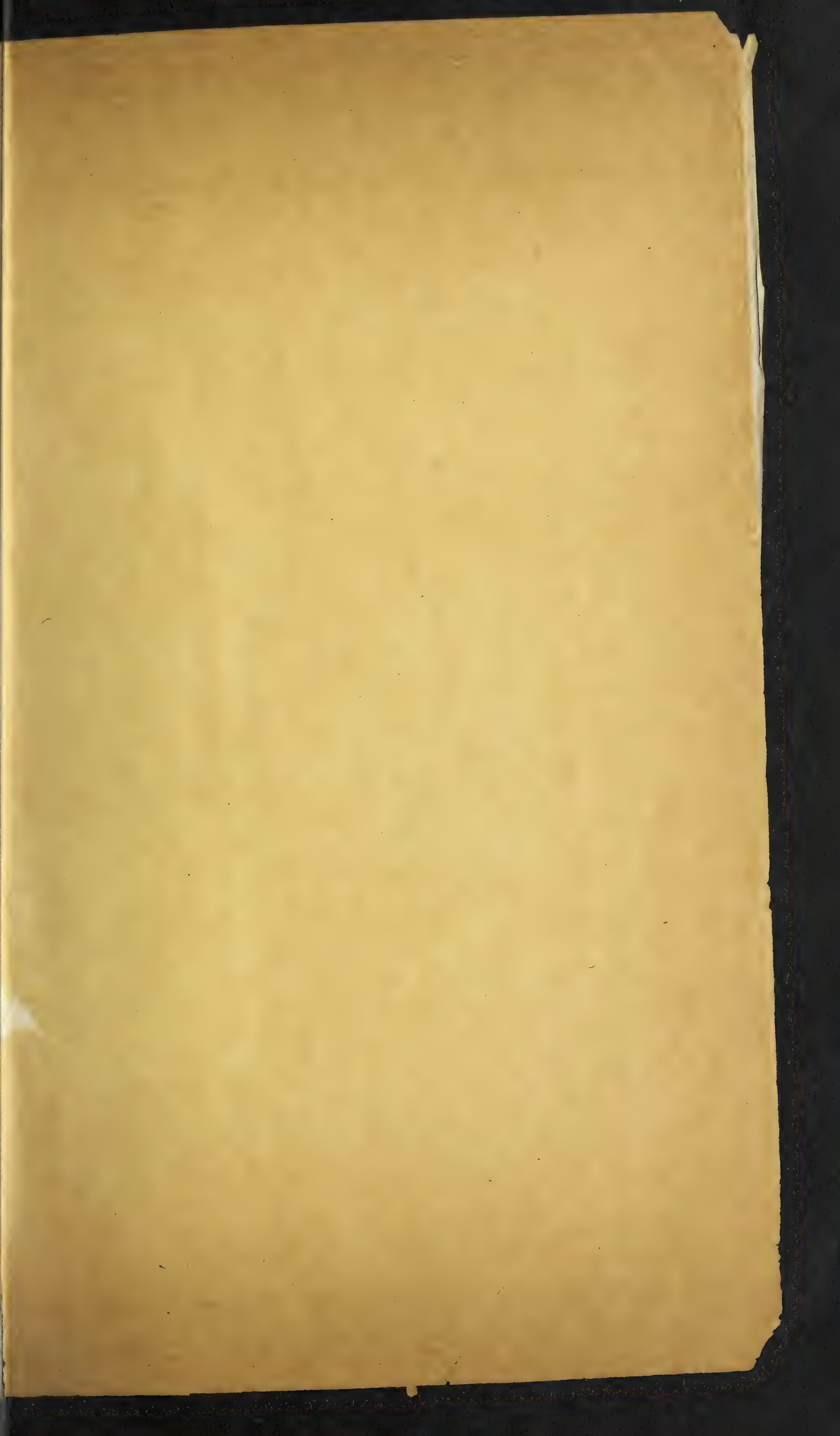


寄園寄所寄

辛亥三月

唐駝署





寄園寄所寄卷十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鹿　佑蘭皐　同男　景纘
吳一元宛先　同孫　繼拴　校訂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仙
二氏

寄園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費人神智此聖人有不如博奕之嘆也中山千日酒華山一久伸寧可為天下繩哉取狂士則心薄鄉愿重勇俠則羞千古無氣骨男子言定數則怨尤忽消論報施則恩仇宜凜至於醫方以濟人之急仙釋以鮮人之頤均破我夢騰艮藥也統名之曰驅睡

驅睡寄

狂士卑以自牧正不須狂雖然小子狂簡德之基也道之器也顏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為簫聲而來當用簫材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為餽乞再寫一枝為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而還其餽列朝詩集

永樂中曾狀元棨體貌魁碩文學充贍朝野咸聳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敵之或舉二都護以對上曰朝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曾聞之即自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欵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謝恩上悅曰不論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玉堂叢語

常熟桑悅字民懌讀書一過輒焚棄之為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足之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會闈策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為吳簡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語為邱學士仲深所黜三試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誤以二為六用新例辭不許除泰和訓導仲深嘗召令觀所為文紿曰出某集民懌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織

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仲深為屈服民懌既之官仲深屬提學掾善遇之掾至問桑悅今何在豈有恙耶長吏素遭狎侮皆御之曰無恙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召之曰連宵旦兩滛傳舍圯守妻子不暇何得候掾掾坐久益兩吏促之民懌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廼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與若期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掾聞欲收之緣仲深不果三日後詣掾長揖就列掾厲声訶之民懌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賢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寡廓之士耶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下堦留之御史聞悅名召令說詩請坐講講未竟即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奪之耳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益任誕裼衣楚製往來郡邑間民懌在燕市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有心竊恥之作兩都賦慕阮公咏懷作感懷五十四章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為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吳郡閭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懌首列狂簡曰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列朝詩集

常評事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謫壽州判官遷知寧羌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挾少年較射問知為常評事奉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赴朝衆朝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調判庭署御史罷歸益縱聲伎自放酒閒度新

聲悲壯艷麗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刀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溙為之收瘞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弔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傳之仝上

王穉欽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輒虐海内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時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穉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過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穉欽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穉欽答之十穉欽大罵曰蔡師悞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慴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於蔡朝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穉欽多蓬首囚服應之閭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玉堂叢語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册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寅緣事發叅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右庵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票拘之沈至命立廡下獻技沈乃為焚琴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質從者則硃票所拘者也守大慚踵門謝過笑史

鵝池生宋登春好詩吳人徐學謨為荊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襆冠衣皂繒衫報謁踞上坐隷人皆竊罵之守為授室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屬有叅謁日旰往生鍵扉卧不納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卧壁下守强起之索酒盡歡而罷守罹景藩之難赴逮江夏生送至岳陽而返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為道士裝持一鉢裹敗衲行乞三千里訪守海上居三月別歸列朝詩集

豐主事坊字存禮鄞縣人為人狂誕傲僻縱口徇意所至人畏而惡之嘗要邑子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相得甚驩或問之曰是嘗姍笑公詩即大怒設醮上章詛之上帝所詛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則布衣文士嘉則為首三等鼠蠅蚊蚤虱其狂

易可笑皆此類（仝上）

鄒平耿尚忠做秀才時以絹送染局屢索不得見局中有帳簿覽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絹我還汝簿博士如命取紙筆謄出一字不差宏治戊午中試第二名署句容教諭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後數十年李以都憲巡撫山東耿進謁為門吏所阻袖石擊鼓自言耿尚忠來見巡撫倒屣出迎極盡綢繆贈之金不受跨蹇而歸（梅窗小史）

勇俠（一勇之夫雖萬人敵何有哉最愛唐人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又云我有莫邪劍不報小人仇若而人者願與之把臂入林）

宋莫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為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良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良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伏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良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咿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碎之海良不勝痛偃於地為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枝山野記）

景泰己巳乜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騎搴旂一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侄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縱一騎揚旗前迎寇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遥見彪騎上如瓜墮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其首搴旗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癭木乃堅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矢

透心矣寇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呂敵也（庭聞述畧）

湯叅將胤勣字公讓襄武王曾孫也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周文襄聞其名召令作啟事郎立具狀數萬言文襄上書薦其有文武才驛召赴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畧及兵事以問應對如洪鐘萬衆環視歎賞于公入對授錦衣衛百戶（列朝詩集）

江羅德善歌慷慨好俠有膂力能陸地行舟精武藝嘉靖末年流賊入閩鉛山劉顯奉詔入閩征倭與賊遇我師失利賊益猖獗無窮官兵往禦莫敢正視羅德超身與戰三日賊窘明日復戰賊以大帳覆羅德而執之為臠縣官義之歲給米養其母妻（鉛書）

王慷海鹽人生有神力嘗以指觸破屋壁穿之而指無傷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拜為師駕漕艘入都遇刦慷佯執爨不顧第取一大竹用脇夾破之為薪而刦者盡斂手去有徒豪倫欲盡其藝俟慷飯持鐵叉刺之慷手飯甑底當叉鋒跳入倫懷以二筋貫倫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衛志）

有二賈悞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驚怪殊甚二賈自分必死也望烟炊進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俟請見之二

貫為通姓氏且告以失路艱辛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為餉了無害意翌日二貫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萃野纂聞

一瓢道士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艷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為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取金錠付祝云為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閭無不遍過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袁小修集

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群相宴坐大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舉坐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箍桶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鐵箍舊桶去席五尺許取竹於座上編成圈隨手擲之其箍已將桶腰收容而舊鐵箍落矣再作一圈復如前擲之恰箍桶底而底舊鐵箍又落矣大老驚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願賜觀之勿

秘客笑曰彈雀可乎腰出小刀二寸許向簷間擲飛雀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連擲四五雀皆然徐收繞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遣之柳軒叢談

休寧吳虎文雄膂力嘗客金陵雜稠人中觀劇明季最強暴不逞者莫如西北遼人偶一人誤以泥靴踹污虎文朱履方陪笑舉衣為虎文拭泥虎文惡聲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書生乃敢叱我拳毆虎文虎文隨以手揮之其人輒仆而其黨公忿成羣來毆虎文虎文聲色不動觸之無不傷者其党充營軍者愈集圍虎文數匝虎文談笑應之有餘適叅將道經其地素與虎文善乃叱衆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常熟某先生坐方詡其技一老人道裝者微哂之虎文怒詰道人何方人且曰若亦知鎗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詰曰若亦知歙之膂力第一人畢昆陽乎道人曰吾兒子虎文笑其誕出座欲與較鎗道人持鎗笑曰欲讓若干虎文瞪目不解所謂道人曰吾手前握鎗桿一尺則子鎗當長我鎗一尺是讓矣子亦如吾俓受我讓五寸乎虎文從之運用鎗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為動及虎文用鎗到極巧妙處幾中老人然後直前一折虎文鎗已落手飛墻外矣虎文不覺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鎗法誠善惜用之太急也吾與子戲豈忍傷子但令空手足矣柳軒叢談

天啟二年三月操江徐必達年七十二歲出巡至儀真帶家兵三十人又帶鐵閂王刀一

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日閱水操内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餘兵及看者數萬餘人皆不能舉自耿操江為閔白之變於萬歷廿四年出巡至今計廿六年未見有操江按臨先曽祖日記

休寧令張天成故遼東將家子自言十七時見許定國與其祖飲從者以其弓從請開之不可强開之努力僅寸許兩背腋已傷骨矣萬青閣偶談

黄仲霖為監軍歸休寧時攜一長人甚奇偉不知者以為巨無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膽者力擊之則怖而走矣近陝西王輔臣反時有步兵長九尺操大刀猛鷙夕戰功圖學士欲生擒其人以數千騎圍之其人曰何阻咱歸路衆曰學士公欲見汝其人曰要認咱忽撫躬擲一大屨衆方眩視急殺開血路而走後輔臣降其人仍為走卒無甚異嘯虹筆記

四川韓巡撫遣心腹吏解金數十槖至都道山東晚宿一古寺吏脱鞍馬環繞夫役枕刀睡槖上晨起人馬如故而槖化烏有矣吏駭甚誅求侍僧僅貧蠢數衆非能盜重貲者也偏訪杳然不得已歸訴之韓韓震怒重考解金人悉下於獄繫既久吏良籲願以全家易一身出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韓素信吏許之至失金地遠近密訪絶無耗如前一日大樹下見瞽而卜者席地坐大書於招者専卜大事吏異之扣以失金狀瞽者笑曰速命人輿我得下落矣吏喜從之徃肩輿人听瞽者指揮左則左右則右皆巉巖山徑無復

人烟已而夕陽在樹林中時聞虎嘯聲吏色然懼瞽者忽喝輿人住前指吏曰請從此三折而東入深林則知金所在余不敢偕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庄院為閽者所呵吏以直告閽曰若何事饒舌雖然業已來候吾王登殿自訴也吏隨入門數層巍然臺殿丹碧射目時日已酉匿屏息簷下待少頃燈火輝煌仙樂作自內殿幾半里劍戟森列侍衛如雲非復人間殿上一王者童顏道貌如老君傍擁以羽幢寶劍扶輦人纓珮鏘然王者呼從者引吏前問曰汝韓某命來索金者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對王者曰此處無義之金頗多盍引彼自認繞導至一庫則金銀與棟齊吏認前所解金封識宛然未啟也復返殿上仙樂再作王者已退矣侍者傳令吏暫住數日候回音朝夕閉一室穴窗投以食將半月吏悔恨無聊欲逃無路偶見室有小門試入之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間忽腥風自墻樹落血滴衣袂月下詳矚皆人頭及斷手脚也吏魂胆俱喪急返故處不能成寐約三漏殿上傳吏出則王者侍從燈火羅列如前吏長跪聽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復汝主金不可得也吏唯唯從者授書一力士挾之出行小徑如雲霧足不履地將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汝可歸矣回視之影已滅吏跋涉月餘歸成都述其事於韓韓始不信吏出書韓自啟之悚懼失色汗浹背退即盡釋解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後韓卒其親隨人云一月前有入韓臥內截其辮髮及枕畔印鑰去韓不敢詰王者所封

扎內即此也後遣人徧訪其逕不可得隸園雜説

尤世威為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侯司徒恂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雷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壯悔堂集

汶上有響馬肆刦衆捕方急邏見翁媼並轡來識之遮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泰安娘娘何暇為人擒賊衆哀請媼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衆喜遮拜媼前媼挈懷中所抱孩付翁以己驢易翁馬挾彈呼衆曰速隨來騎如飛鳥蹤旋滅衆馳二三十里見媼緩轡返有愉容車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還諸賊奴老娘已縱之矣遂去衆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媼能挽鐵胎弓以鐵丸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衆素呼為某太太聞其名即遁耳柳軒叢談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遇河南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

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錐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户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寢而醒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鬬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鬬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柰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魏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檢束凡暇日則負手井閭閻忽遇外來少年相與泥首曰我周之世僕名二舍飄零道路今歸服役周睹其眉目英偉語言次第不類下傭始拒

之因舍執禮愈卑遂留住敗屋中以示相卻之意舍了無去志適因出探友人舍亦隨行見友人書室中閩蘭盛開磁盆檀架嘆賞不已舍云奴當為郎君致此周以妄言不答而返詰朝則蘭已宛在驚馳呼舍責彼行竊損我家聲言未畢友人趨至見蘭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勇者豈能輕越重垣必有肉飛仙佐之耳蘭不足惜兄可督其見還我輩伏暗壁中窺其形跡周如約諭遣舍無難色是夜漏再下見舍懸空而下皂帔絳幘左挾蘭右匕首捷如健鶻入雲不暇轉瞬迄晨次周密訊友云靜夜無聞惟一縷玄霧矯下檐楹即覺霜雪侵人戰慄不已少焉秉燭就視則蘭已置之舊所不移毫髮祇花葉凋謝矣周歸旋召舍語若有術如此自非無故相依然稍為漏洩禍將及我可速他圖舍奮然而出不知往所西皐外集

休寧程宗斗弱冠好槍棍祖付三千金命賈宗斗攜往河南少林寺學武藝罄其橐少林例學成者能打散眾木偶方許出寺否則必欲去者方由狗竇出耳宗斗學既久獨能打散木偶既出懼祖責不敢歸父遣人訪得之閉諸室不令他游後父挾重貲偕之往北京道遇響馬賊父懼甚匿草間宗斗獨敵數十人皆辟易響馬驚拜曰神人也邀其父子至山宴而後歸其橐宗斗從之方半酣偶聞門外喧嘩急躍起如飛鳥掠簷間忽不見羣盜驚甚少頃自門外從容來曰吾乍聞喧將試吾拳勇乃下人噪雜不足辱一揮也盜皆色

然恐急還其行裝送其父子歸其父亦訝其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後恐其將入匪類不令出游遂以商賈終焉懷秋集

定數人不思所以勝天猥云定數可粲也顧蠅營狗苟溺洪波而莫返靜聽舊事未必不因之自淡烏必廢諸

趙涓精奕號為國手成化初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公今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為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即叩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空名御扎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歎曰孰為天子能造命哉昨非庵集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窶甚楊憐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愛之楊夫婦無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日漸尪羸阽危楊夫婦始悔恨罵辱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挂颿去三欲歸無路痛哭將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列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閱寂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不知為何盜所胡財甎貯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更臨江濱適有他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以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寄啟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千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

童僕復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壻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壻母詈之曰見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三寠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鴻書

刑部郎陳某謫守曹州歲久不調以形家言造危樓於州前兼以遊賞樓旁為國子生楊森居嗔其礙已訴陳陳不顧亾何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使臨州生復訴之公即往登樓觀視時陳宴樂之具皆不及徹公嘆息命毀樓改為州庫督役掾於樓壁折得一磚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毀高樓蓋州庫惜殺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聞以訊當時匠作答曰當時有風道人提此衆不識字莫知所云公後官冢宰楊今固安陳以此憤卒 耳談

張明經謁選黷夜與一人聚部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産蘄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又若有擁過火勢者人因得入抱

我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巴水驛丞珊瑚
浙江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孫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闈有為大聲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為寧藩發也耳談

興化郡丞朱士容海婦有娠求夢於九鯉仙夢人示以科舉案視惟一魁字後果生男名魁兒兒亦穎甚謂必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人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溫州忽病令人祈夢於仙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唐子畏寅亦以壽向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亦黙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廻吉錄

春明夢餘錄云逸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之国號年號先定焉余謂明崇禎間築拱極城於盧溝橋前曰順治後曰永昌一為本朝年號一符闖城僭號又聞父老傳劉誠意對明太祖國祚之問云逢順則止闖賊僭號大順亦何足道實符本朝順治年號若匾額曰清明鼎望清朝宿望清朝柱臣之額不一而足豈非前定耶萬青閣偶談

青田有廟祠在其邑之街衢丙戌丁亥間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拆毀甫墮一牆即

於中得剃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兒大駭乃止不毀（懸榻篇）

報施（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籌果報君子嗤之矣獨是福善禍淫由來已舊吾儕即不必因之望報徒毅然莫顧其後而垢惡日滋則又斷乎其不可）

江浦鄭氏累世同居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弟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素朽墮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恰見經史事聞乃斬誣者（臣鑒錄）

龔僎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楊子江心會大風雨擠一富商溺水盡攘其有歸乃棄棹舍於揚州建高樓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貴僎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如讐敵一日里有祈鸞者僎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風雨何太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僎凜然懼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野記）

陸文定公樹聲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無子夫人為密置十鬟誕日設宴出為壽公曰更為我取百金來金至悉名其父母謂之曰吾老不足辱諸女各贈十金為嫁資使更擇壻後隣家女三許人而三壻死里中以為不祥無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彥章猶及見其登進士仕至光祿卿公壽九十七朝廷為立百歲坊（續昨非錄）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宗復辟攻於肅愍數言

前二事之非英宗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祭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及南宮禁錮疏也急宣翰來以為復有賞賜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懸恐百條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刼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而去初不問七人為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為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冲陽讌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於屠為奴矣方道見其侍讌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曰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道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千金又柬同難者贈之商携貲重營猶不失為富翁座右編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攜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快心集

宏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夢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衆曰天榜至矣開榜旁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

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為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勾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傭中坐者舉筆又勾之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揑寫詞訟受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奪筆抹去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寫訖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領通関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發果然餘皆符所夢 旦鑒錄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侄喬來相依受徒喬工制舉業徒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明年庚午喬歸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有期喬固窶人罷口誦即飢矣柰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誑喬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送半道始返實則膺女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過湖省餽貽段父母甚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適蕭子敗蕩日貧而羞慚者擁高華鬱鬱病卒 且談

譚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嘗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失遺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

敢妄取譚曰第將去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元春驚寤以夢告母曰大人得無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為具述前事是歲鄉薦第一不可不可錄

搆季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當為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污蔑其妻盛不察真贋輒持劍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亟賞之未幾妻見夢曰我寔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郡太守夜閱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閽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諸梁閽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卻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閽童走歸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閽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也座右編

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奎生子名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為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毆之死蓋璧再生為璧城云仝上

萬歷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拗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睛有白鬚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歸語其婦婦亦感悔鳴官抵罪耳談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弊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野乘

萬歷丙辰進士韓某父為顯宦曾入一尼菴見一尼色最麗心動他日以內人餅之餅尼不知計食之暈絕韓趨入其菴竊其衵服以戲於旁尼忽醒覺其故笑曰亦何至若是晚當與君作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浴對佛縊死時韓尚無子妻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絕年十六舉於鄉明年以春闈試京師一日捷音至親朋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凶服號哭而來詢之則新貴者已死矣韓痛絕再甦詰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發囈語曰吾豈真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托生其家受他恩愛幾年以償夙冤今得請於帝斬其嗣矣韓聞此語驚恨而卒臣鑒錄

萬歷中焦某以江陰小吏選楚中典史遷府知事離任江陰有一小僧募金六百佈施普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惡念擠僧於江有其金忽見僧從水出曰君害我命則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見形焦憂懼得病寢興不安抵家病劇諸凡祈禳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時焦歸且一年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閽者辭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見汝主焦方負牀呻吟妻孥環泣復

聞此僧來訪大駭云索命變幻如此不如速死遂奪刀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於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葦遇漁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江陰知君有此異疾特來為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柰何僧笑曰吾無意索金舉家聞之羅拜欲製衣履相遺固卻不受僅享一飯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不釋少日而殂焦止一子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干跳浪中死仝上

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為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為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為人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之所為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我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還賀以秀水人年少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仝上

虞升卿曰吾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其中豈無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予辛亥平交山寇到今二十四年側室雖多未生一子不免歸咎於當年

之勤殺懷忠虞公心為憬然然值交城編審故絕病逃諸丁擦除俱盡未曾一狥情面此又予之可信於心者也

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為匿名妖書朝廷緝捕之急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黥生皦生光并其子其妻鞫之生光誣伏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太監陳矩上其獄移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妻子戍邊後士禎疾篤自言其詳肉碎落如磔 貞勝編

御史沈某當萬歷甲辰春審妖書時皦生光哀辭鳴冤沈不之顧且聲色震厲徑坐生光生光努目切齒含恨以死後沈出巡途中得病謂其僕曰昏憒中見皦生光索命病不起矣已而果卒 酌中志畧

劉理順河南人數上公車不第請書讀源神廟中一旦聞哭聲甚哀詢之乃一商人出外七年不歸母老貧甚嫁媳於遠商得銀十二兩婦姑訣別是以悲耳劉聞之急命其僕歸家取十二金至僕曰家已乏絕止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輸官矣劉曰汝弟與我糧銀當再為計遂作商人書言貨殖七年獲利五百餘金行將歸舍先寄銀十二兩姑媳得銀以書示遠商遂解議去後旬餘其子果歸貨殖獲利悉與書中合駭甚曰此神明憫我耳明年甲戌劉遂狀元及弟 臣鑒錄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為壻告其女曰吾二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也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為江右司李執法凛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為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座右編

鳳陽倪秀才之妻徐氏房資頗盛其侍女緋桃自恃才貌冀寵於主公而專內柄焉值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斃之謀於靈婆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逞謀忽夢中自言爾若藥死顧謝金飾一匣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適腰間有丸藥墜地又詰之則曰我心悶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仝上

紫潭李翁族產俱盛嘗卜地得吉相者曰主出飛來金帶後漸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曰孝廉見傳飧小婢貌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為妾翁許之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歿遂續為夫人夫人念其翁媪甚潛屬其門吏於黃岡人問翁媪消息是時翁媪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辞語知為黃岡人以閩

於夫人夫人訊之其兒也大為之慟敎令出飾衣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曰涕泣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亂而山東人奏請襲者敘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能觧於其夫人陰以冊示李子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絕獨其家綽楔在焉相者稱飛來金帶始驗 耳談

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後被劾伏辜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国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死 燕史

寧波府庠王錄當貢其次為李循摸李素無行百計攘得之王不較也李入京夤緣嚴嵩門下求順天訓導嚴諭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縱步至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學役輩詰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諸人乃羣譁於吏部文選大駭亟易廣西一小縣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 臣鑒錄

朱之蕃未第時夢一神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以為夢境渺茫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

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可錄

松江諸生袁燦若丁丑進士定弟也十五年夢至一所見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項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咽泣愬裡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流汗浹背而醒綏寇紀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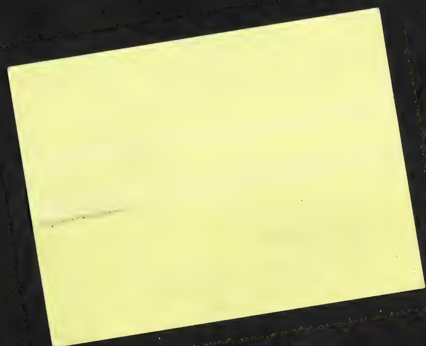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為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鵝首遂笞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構一堂而栽雙桂即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己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戛然有聲如鳥啣物擲地燭之乃一腐鵝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即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己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週花甲耳座右編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為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慾動乃擇葫蘆蔔潤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蘿蔔為羅長官隣人聞之以為羅君復修好矣隣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調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為羅怒甚連砍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隣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姤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寃竟不白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

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報應錄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為家人後其子泮遊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撿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圮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樑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賡唐天啟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飈載飈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訒菴偶筆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詭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為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竪一旂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單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



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攫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全上
儀眞諸生陳登墀讀書資福寺有盜入其書室陳飲歸遇之拔壁間鈍劍砍盜盜跪哀求云有老母乞恕饒陳時已醉猶連砍數劍盜自負痛踉蹌行不數武死於寺後城脚是科陳入闈謄寫已完文甚得意忽見一鬼汚血狼籍以手急拍其案硯翻墨漬卷遂被貼自後每入闈鬼輒來擾如是七科終不得售全上
孝豐吳南山翁居常好教責人無所回曲里惡少嫉之如仇有施某蓄盜刺公公常適邑邑遠多山盜因匿險間以候公至其地馬忽小蹶因厲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為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過施宅啜茶去盜又罷以為未至而施又謂過已皆以為神他日盜以寔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談
金陵人楊公叅以叅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折之得人若目瞑楊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某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復覺腹飢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饑但無奈瀾漪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球迷冥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旻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盞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是以斷繩一訊吐實抵二

人死而大珠還探者上仝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橐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廼公為得解先生已屬目其人衆挾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觜忍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殿元君典暨其尊人憲使中盜一無鬚者閉其婦女一室戒羣盜毋得入旋亦獲殿元即造邑堂稱盜無鬚者得釋盜出問故曰爾非開婦女室者耶上仝

金沙李太青為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娟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矣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訂羣以為盟必踐也比甲戌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憾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官禮曹當入值輒私携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李不之儆漏三下方與妾交媾情濃忽內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為携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腹上人以為婢索命云幽草軒

休寧汪應鳴少客襄陽充團練守江孤旅游行偵者輒疑為賊間濫殺甚夥一日二賈自蜀來足沾泥塵有遠行色衆曰賊也揮刀欲斷其頭汪止之曰焉有不問而枉殺之者縛

而獻諸官鞫之則往來貨買賬目鑿鑿果民也引褁之牙儈多有識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問汪姓名未月餘流寇奄至沿途慘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無有渡者急呼蘆中舟皆不應忽舟中有人伸頭偵之認其為汪也渡之去即從前免死之二賈也又嘗負不平為人訴於皖未濟江之前一日旅邸中聞有號呼而哀籲者問之則遠客卧病垂危囊盡而店主人逼之去者也汪惻然盡解其橐以贈而忘留己串至中途不能前遂停轎以待後伴又明日乃濟舟子曰昨午此時狂風驟作渡者覆溺無數若昨來魚腹矣續人鏡陽秋

房師戍夫子宰衢之西安余與同門胡道南張書乘方月江諸君往謁夫子時山寇初平有擒白頭兵至者立斬之一日衆方奕適縛一少年至哀泣求救衆不顧余憫之竟代訴其枉得釋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為子爨問其姓程也未幾余返新安少年欲從余歸余卻之登舟垂淚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逆藩變饒寇入新安余遠出先大夫以不肯降舉家被執纍纍蕭寺中時授偽職者多人竟不一顧忽一賊將至與賊帥羅耳語良久帥悔之賊將竟來建初寺守軍辟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兒來拜賊將先拜曰吾特來相救無他意二公郎吾恩人昔年在衢事當知之遂解全家鎖肘而去先大夫舉家得脫即衢之少年也

順治初年京都一賣水人趙遜弱冠未有室同輩人斂貲為之納聘於人市中得一婦人以廿金買歸及合巹去其蒙之帕乃白髮老嫗也遜曰以少配老則吾豈敢願以母事之得供養飧足矣嫗然之居數日見遜執禮甚謹乃呼之曰汝斂衆人之貲原為得妻今妻財兩空奈何吾有藏珠可以償汝乃於衣帶中揀出易金二十兩又持至市上買一女纔入門見嫗即大慟叩之乃其親女也蓋嫗與女流落時未謀面今會於都始知之嫗係洪洞人家貲甚殷有二子皆衣冠舊族原因兵荒失散今既完聚可圖歸計矣所藏珠尚有百餘顆更變銀為路費攜以歸二子接入喜從天降遂將家產析而為三兩兒一壻各受其一諸老終身焉嗚呼趙遜謀妻而尊為母原非意中老嫗納壻而竟得女尤屬望外順治己丑公車北上其途人為余言者故表而書之梅窗小史

鄞縣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宮室苑囿所餘惟嘉樹一株陸氏晚得子而瘖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湧幢小品

南宮李皂隸悍惡異常官司皆憚之一日見美婦獨處室欲强汚之婦不從手殺死人莫之知又因小忿手擊死一膳夫重賄於官得免抵次年至殺人期自以為殺人當死今得免乃餘生也當慶賀遂設棺柩集諸親友鼓樂迎導已乘轎從柩後若往葬於山中者以

此厭勝膳夫子五人忿甚各持一利刃俟草莽間李轎至圍而殺之官吏咸喜憫其孝引報讐例得免死李妻改醮後夫述及李奸人婦狀後夫驚曰吾前妻乃為汝夫殺耶蓋其人即所殺婦之夫也蓉沚集

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姜自然汁加童便調服立可解散蘇譚

方抄醫雖技術人之生死繫焉可忽哉丹經不勝讀矣簡便而立驗者常付之中書君倉卒有觸未必竟為無補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得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媼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投荒雜錄

蠱毒一本作妖術以魚肉害人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壽為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升菴外集

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為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

候湯可下手撩苦蘵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
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蘵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菽園雜記
療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嘗從夢中得此方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
服大黃者生事見宋史說儲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楮記室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餽之
令空心恣食飲酒數杯即去溺溲少侯清利其脹漸退蓋犬肉能治瘴也客座新聞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
去蚤虱澄懷錄
魏國公徐鵬舉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好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煮
食之穌譚
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
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
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遯齋閒覽
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古今未發之

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悉心自瞑目蘇譚

藏書之家書册或為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速乾色雖微漬而畧無損壞王氏談錄

以鐵浸水如礬以白筆書之拖墨硯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即見舊傳烏鰂腹水立券久則不見今試之先書時不似墨但變色耳中履曰以稗汁磨墨拖礬書之紙物理小識

見吞鐵針以乳香荔枝朴硝為末以犬豕脂入鹽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鐵則用皂莢硇砂雷斆曰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應即硇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貘舌駝雞涎便能吞鐵一方以硇盐漬針而以負革脂鳳仙子吞之因笑羅什無乃出此何子元曰鐵錯假金銀多年以搥皂角則一夕破鐵中堅塊曰核入香油則核散福鐵皆塊也筆熊白木周畫擊之隨畫處斷此理亦奇仝上

年疫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躭之言　案漢禮儀志云夏至日濬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瘍病則躭言非無徵說儲

治寒氣腹痛緊陰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蔚法葱白碗粗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臍中上蓋片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葱壞再換以汗出痛止為

度 穌譚

病鼻赤者乃陽明經胃火上炎一方只食塩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噙水蕩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 仝上

口瘡無問新舊過夜卧將自己兩睪丸以手㧞繫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 仝上

凡産後不問有病無病即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 仝上

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煅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内少加蜂蜜調和温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從大便出屢試得效如慢驚症少加青州白丸數粒更妙 仝上

萬安張振山開河夢神與之方曰以桐油石灰與黑豆末燒石則鑿之甚易因用之驗智按以硫燒之其石亦易碎 物理小識

畫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湯蘸洗二三次則色復舊中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畫上黴鏽浸滚水冷定洗之則黴氣垢汙盡去亦可皂角又須急以清水淋去枇杷核皂角之餘氣 同上

焦弱侯筆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驗愚者曰百草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

末與製過松香最妙數上即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全上

近峰聞畧曰稚子誤吞線錘胡僧教啖餳糖半觔果從後出僧曰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出也同上

誤吞釣魚鈎者以其鈎絲穿薾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穿其絲如絫絫然逼入喉中其鈎脱肉為薾所蒙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莫氏入材

青梔子實晒黄能消白蟻為水濕活樹去皮頂鑿竅注桐油豎置一二日木盡去以為梁柱蟻不生或用青礬煮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即井水黑馬教思曰血忌日五更斫松柱无白蟻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蟻自去中息曰養竹雞柱下白蟻畏其聲中通曰白蟻必啣水上柱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乾故蟻不上也一種蜂鑽杉木須以烟熏之物理小識

凡入山齎白大白雞與鹽則藥寶并出百步外口呼靈嶽或呼林林央央則無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儀方即不見狼虺默念儀黍即不見虎掐後裙三掐攝腰間則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書禹字及手書士字除驚恐行山慮迷掘蠻蟲一枚於手無恙蠻即土蛹及神龜前左肩臑骨人穿以行則不迷山此出道家言成式載婆珊婆演底則華嚴咒也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則邪氣退避此內定之法也有以乾元

亨利貞入咒者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乘騾夜行忽二人引之失路會怪之誦易經上篇未盡二人忽散陳徐陵病篤子㯄燒香跪誦孝經三日陵疾豁然愈同上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升菴外集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旦謨覺探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瘥客中閒集

栗惟兗州宣州者最勝一球數顆其中扁者謂之栗楔能治腎虛腰脚無力以袋盛之風處俟乾每旦喫十餘顆次吃猪腎粥助之久必强健蓋風乾者勝於日曝而火煨油炒勝於煮蒸仍須細嚼連液吞嚥則有益若頓食至飽反致傷脾蘇子由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此得食栗之訣也同上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飲酒病者飽死者空腹同上

崇禎庚辰黃公石齋解公石帆葉公潤山被杖士夫皆謀蚺蛇膽愚謂此大寒令人絶嗣不如三七無名異地龍蠟丸酒服則杖不知痛如不即得則白蠟一兩䗪蟲一枚酒服亦妙壬午則熊公魚山姜公卿墅復以直言拜杖矣智急白如須用之中州集曰貞祐中高

琪柄國士夫被笞辱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失痛范中歌曰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枆卯酒地龍香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偶書及此為之一嘆疣痏青腫用萊菔爛罨之即消或用条豆粉調附仝上

蜣蜋巴豆同塗癢不可當以雄磁石挾之即出象牙牡鼠肝腦栗屑烏雞尾灰白梅人爪人齒近和黑蝨皆能出箭頭鐵針在肉者張子和儒門事親方端午取莨菪作丸黃丹衣之置臍而箭頭自出劉薦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乾莧菜與沙糖塗之能出箭頭與鉛砲子此常驗者則古方所未載也同上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得無犯斯禁耶迅雷風烈必變其可忽哉霏雪錄

病不服藥為中治蓋謂服藥誤其死速不藥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或可為耳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為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命人以湯餅熨之不效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渤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

命而然可不慎哉（客中聞集）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黄柑為游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檐際見石蜂為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咬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同上）

夏秋月雜菰蕈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吃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營雪叢說）

凡鴨卵過清明則中不滿殼宜於春初醃之趙仁齋醃牛皮鴨子方先以菜煎湯內投松竹葉幾片待溫將蛋浸洗畢每百用塩十兩栗柴灰或青柴灰五升石灰一升如常調醃之入罈三日取出盤調上下復裝入過三日又如之封藏月餘即成皮蛋祈門方法用蕎麥灰及稻草灰石灰（客中聞集）

兒生墮地不啼舉水瓢廹猫令吽即啼兒語遲取鵙所踏枝鞭兒即語中通曰俗稱不啼兒為悶寂生旁人呼其父名父應兒即啼（物理小識）

仙（仙術世往往有之而吾黨每不之信非執也親疎骨肉一切無存雖化鶴歸來何益哉然必盡斥之曰無則吾不敢）

明太祖兵行帶周顛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

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以舟溥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廬山通志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歷游江右得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鐵柱觀災祇一殿當存耳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愈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七月平章邵榮參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炮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舟行舟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

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因號曰鐵冠子云景濂文集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衲臭味不可聞懸一燒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頻來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問賈駭踏錢事往尋之已死矣為槀瘞後十餘年賈為縣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矣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者以双草履使閉目行戒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晨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呂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瘞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行歌於市者也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金公攜歸錢尚在石內耳談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元帝殿前預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進門未啟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襪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即命釋道士襪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裴慶也當與君會姑

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益異之徧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仙皆曰此癩人常寄宿狗竇猪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室一婦一男子曰裴慶久不歸問男子爲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大箠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纜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跪延之益畏匿浴於泥淖天師跪不已慶忽躍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跪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於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履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裂焰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遲於廬峰需慶果至攜手並去莫知所之耳談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仙成道於此道成之日太華少室夫人帥仙官降壇設金臘果木陵子食之餘藏於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翁臺方龜神鷲鬼鷲啟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徧視櫃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於山上石刻紀功而還逐鹿記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某與友人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若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

隱匕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𨚫前遥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閩山春夢驚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龍井神女祠因建宇於其上留青日記

王秃子不知其名亦不知為何許人嘉靖時寓於縣之玄元觀人見其鬓髮脱落皆以秃子稱之行止惟持一茅藍中置垢垢補綴布數片及一酒葫蘆終日酣醉邑中長者多與遊時拉飲酒皆取辦於藍中人咸異之忽别去寓縣北山村諸惡少索其術而不得遂棰殺之倒瘞荒原中數年後縣人觧俵馬赴京於菜市街遇見時隆冬嚴寒止着一破葛衫衆方驚愕王笑迎之邀衆人酒館痛飲盡歡於邑中人無不注問且曰有寄錢取以償酒直東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即出負錢二緡餘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觧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菴内相見道寒暄自後不復知其所在涿州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舟覆幾危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宇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樽醉夕曛存餘堂詩話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閫人李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

矣屢欲謁祖未能後以檄往而黃岡葉掾從入洞中稱孫拜牀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己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矣李公欲屣棄袍笏挂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歸代為丁公汝夔庚戌之變喪元東市 耳談

山左利津縣有李神仙者刑部尚書李化熙初登進士謁選問之寫一湖字後掣籤得湖州府推官及晉階太保歸曰神仙來見求山資太保曰吾清風兩袖何以為贈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攜白鏹若干置廚中以手戲其双足曷言無也公笑曰吾欲觀神術聊相戲耳遂厚贈之 梅窗小史

永豐玉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盤姍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適大松嶺至其家兩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家歸尚為人板築自是往來婦家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飢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覘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繞樹而止萬歷丙戌往始不復歸 耳談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

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寄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啟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瘧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啟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於里塾又令黃冠舉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閣呼群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淪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囷廩甚侈怒曰彼為求福已耳且為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為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如何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兒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日入於松陵長橋上見之異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張目噓氣即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中

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即趨出病家以死日請出指示日如其數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衲襄完勿取也飯道人無問多少美惡道人喜飲氷冬月氷道人齧聞瀺瀺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縠縠下余世父患脛病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謂其女陋將更聘之女慚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一日令設几三僧坐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登几伺其息者夜半霹靂隂隂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鬭之聲弟子震慴伏地天明起時則道人死矣李夢陽集

順城門外彭二衚衕岳嫗以子死將棄之於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為棄之嫗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嫗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嫗授訖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為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為壽十四也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為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病卒發封乃萬歷二十四年也耳談

余座師金壇蔣虎臣夫子以詞林督學順天康熙辛亥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閒步忽同一伻遁去從者遍訪無蹤舉家驚歎莫知所向癸丑予宰交城忽傳有自蜀中峨嵋來者以夫子手書遺囑見賜即前歲從遊之伻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峩眉以是年癸丑春

易簀臨終辭世有偈脩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魂礧場中事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羅公約齋撫蜀上其事於朝予寄羅公還櫬反塟啟摘其中數聯項閱邸報驚敵座主新亡更奉綸音感大中丞厚誼空抱棄場私願幸聞易簀遺言二十三年絳帳虛設八千里外白馬難前可憐雲水遊蹤常傍玉壘何忍關山夢路遠逝金沙夫子金沙人殁于蜀地金沙寺伏乞詳記月日兼書偈詞山廻素旐救護喪車水道舟旐旋歷祖壠頹山壞木環泣及門宿草陳根奔號故友羅公歸吾夫子柩復予有啟甲寅秋予赴金壇哭奠夫子於西郭上庄以夫子遺囑面繳世兄賦詩四律

平望里有楊碩甫者父遠客遇盜被刀者三幸不死楊聞之亦引劍自斫其臂者三筋骨俱斷家酷貧或以歲八金延課予未一月其寡姨病死無子楊丐主人貸四金為買棺主不可楊怒拂衣去正悃惘間忽道旁遇一叟野服古貌謂之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爛却芒鞋此是蹤言畢竟去楊頗怪之姑如言往果見喬松下盤石上有爛芒鞋發視得四金焉即取以殮然楊竟失館無聊志在訪前叟於山林幽邃處妄求之不數日果見之語楊曰吾姓松名年與若曾大父同遊於庠當時姓名不足為若告也遂挈之入山行約百里見長松數百株茅屋三間四面無壁而風雨不入中設石几石凳各一有小童侍側默不發

一語并無謦欬聲每日午童淘米一盂進松以指劃之中分為二飯熟終不相雜松與童食其半楊食其半飯極香不滿半甌然食之竟日夜不飢亦不知米之所自來也飯訖各趺坐寂然不動楊夜欲睡命藉松葉而寢雖隆冬亦不寒松衣青苧袍左袂恒下垂不露左手楊竊窺之見左手掩臍下無名指甲長繞其腹者七匝留旬日語楊曰若可去矣若貧但可賣筆為活與若十金往湖州以二錢買筆十枝至常熟賣之可得三錢一往返得利五金足以贍若無利不可浮筆亦不可過佳必於常熟勿他往若自後可易名曰賀公遠慎守吾言可常至山中稍不如戒不得見矣楊嗜酒謔浪人皆目為癡伺其入山爭書事訊吉凶松不視而盡焚之留旬日或一月將出松以指蘸水於石几上作字小童以楮墨謄寫封固而雜投之比至隨探篋而應之無不奇中不可殫書乙酉丙戌間忽語楊曰吾將往粵西若勿更至楊是後違其教從事於賈家以大殖多置妾婢修容成御女術不敢復入山有達者強之行則迷不識道矣時臨桂伯瞿公撫粵靖江王作難因臨桂於舟中欲餓死之每日午於艎板下出香飯半甌食之竟日夜不飢如楊所說山中事凡三十五日靖江敗乃得解邑人訊其貌於楊肖像祀之稱曰松祖 爛柯集

閩生員許某中年瞽不見天日五載矣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於逆旅癯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双敝屨問渡將走海上

逆旅人頗疑其狀詰所由來客自言吳人善為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生有親在側聞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客為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擣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久而覺上瞼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睹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為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亦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鉛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不願客笑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幷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上游還更過若於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效且老猶能篝燈作繩頭書自謂日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仙為主祀於室動止必祝頗著驗湧幢小品

東阿侯鉞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入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為一小箑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為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服其

言論嘆息羅拜去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餞後官至都御史同上

蕪關主事劉元徵時雇驢於义路襆被行裝盡為驢夫竊去元不能知其姓名窘甚乃畫驢夫并驢像粘雇驢棚下羣趕驢者曰此某人也家在某處遂踪跡之行裝盡獲

新淦隱士聶棠建菴北關外靜修學道思遇呂真仙一日有樵翁負薪求售棠買之隨寄破笠及擔而去笠上遺金釵一股棠適他出翁來取笠問棠何在應以他往翁遂題詩外壁云金釵付汝供香火從今始見呂真仙棠駭異出菴追之止見一黃衣仙人在天半雲端因名望仙橋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為天慶觀道士其道㲲以羊皮綴而尚存成化間游南都髮累歲不梳南都人呼為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戶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語人會漉麪餉客約盌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啖之盡孫杲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擔瓜賣者某伯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啖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子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於都門外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盍趣裝暨僕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名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為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

已扣門入蓋知其名已也魏國館尹齋舍晝嘗隱几卧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甚適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紅橘畀之時洞庭橘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數數供衣饌甚虔其所愛孫少未冠而病尫瘵諸擅醫名者悉告技窮母乃乞命於尹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為顧太夫人遇我厚不敢愛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令直置兩榻夜與少年四足相抵纏縛仰卧尹鼓氣運轉喉嚀嚀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若大火燃藏府支節間者舉體汗如雨注耗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圭匕藥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游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雖無長生分其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愚自矜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户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足往謁隨與隸尊稱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為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廼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譚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羨門之解形銷化且尔乞兒又奚知焉尹囷刺之曰尔無我罵尔註悟真篇恐天下尔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尔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為抽廣成壺卯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叙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偈伽姮易艮卦象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翻千百言衆驚異悚听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群邃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因鍵扉寢伏久

之終南黃山人過訪直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以一芒鞋貽尓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矣無何逆閹劉瑾潛圖不軌忌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閹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氏部集）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若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沈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弁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卻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湧幢小品）

張文僖公昇為舉子時北上會試過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為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即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衒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曰此書亦可一覽計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為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巳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暨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

王閣中置酒歘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晋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已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同上

楊佛子頦下生瘤大如覆盞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濔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即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掐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喜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瘤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恨不得治癭方明旦視頦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仝上

二氏 孔氏之門羞稱五霸況異端乎空山名刹亦有畸人顧以末流穢汚更覺增人痛憾錯雜筆數則固曰外之亦以澄之云爾

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畨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削髮出家則是中國之人為僧始於石虎時也 古今原始

晋明帝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此中國為尼之始 仝上

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與僧同禁 仝上

紹聖中有僧遊天台誤入新昌縣沃洲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既登堂見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黙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側立以視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立於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出沿燒其身並及

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密問吏何為吏言平生無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亟出至山半逢數卒驅一老婦髮鬅認是其母回首留顧老婦曰以汝平生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敘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並無寺指別徑乃達天台路問其日已三宿矣不復東遊竟還家母已死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闕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夷堅志

宋范正敏遯齋閒覽云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其事紹欽日與僧談笑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於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今淮安安東縣墖倒壞數層數年前有一木匠來云願得石灰二百斤苧百斤秫米一担能修一層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架索呼僧衆助工旋成一層未幾佈施雲集塔遂成人以為神而匠即投墖下為僧後往揚州三汊河復欲修其墖以二大樹橫插第七層以小桌加樹杪臨空天半敲魚念佛守土者怪而逐之遂遁去嘯虹筆記

元世祖徵方外士邱處機至京師為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學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學同上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既作僧嗜酒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家困卧一寒暑忽昏不知人仰首長鳴頓仆於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突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頭面已肖驢形數日蹄蹶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不可於是畜廐中弗施韁勒驢斯鳴不止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色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夷堅志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中易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若藏之不密適足以取禍吾今棄之蓋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少亦多上聞之取試無驗仍以還沈復築應天城終疑此盆之異復命取鎮觀音門下因名曰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觀此則知主僧之有見鴻書

姚少師道衍初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寤語厥後現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後先觀化兩公之賜名一曰秉忠一曰廣孝豈非再世示現者歟列朝詩集

雲南曲靖府眞峰寺碑畧云明正統中眞峰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某邑有節婦年七十餘臨終授百錢於子孫婦光磨如鏡字跡盡滅子孫婦不解所以曰此我守節五十年每中夜慾心一熾即撒此錢於地比暗中摸取完慾火消矣嘯虹筆記

姑蘇劉昌自鎭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被發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外方琢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三里河塚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是殺牛馬然劉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劉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耶本朝初年一僧偵日坐京師前門化緣一侍衛下馬問之則五臺山寺壞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衛心動為徧邀同志捐金如數付僧去後數載侍衛告假遊五台至則先憶僧所住寺單騎急往觀所新寺但見古刹頹落荊棘徧佛殿寺後忽有琵琶聲窺之群婦歌笑也急馳而返遇舊僧堅留之衆僧群集灌之酒鎖一空房以刀一索一藥一封聽其自裁侍衛悔泣至夜半忽見屋角有穴光射入喜曰吾當從此出急以

棹梯而上甫出穴和身墜至山脚急走呼從人執械往盡擒之置於法視所鎖房實堅密無穴也 檮鄉集

程篁墩總角時與老僧參禪問何許人曰江南僧曰江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獨秀僧曰擇其秀者伐之程曰伐為皇家作棟樑僧詞窘遂罵曰進三步必死退三步必亡程曰横行三步又何妨僧遂瞑逝 萬青閣偶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彝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户驗此佛是瘦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悦在須臾以後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醜行也 疑耀

饒州有女尼與士人張生私因嫁之有贈之詩者曰短髮蓬鬆綠未匀袈裟脱却着紅裠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為尼者誦此亦增一赧云 駒陰冗記

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乃手運棍躍入至康公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吾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扶夫一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

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醮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為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議兩人鬪至暮而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剏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彙書一編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揣其貲重商又單弱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客遊賞過寺一犬噬鳴不已逐出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扶地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伸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於朝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 同上

正德間山中大家請僧誦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開戶淫女聲言擊已則殺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故扮盜刼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亡僧從之被縛公私交撻死 耳談

正德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建佐國寺極宏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遣木毬使者丐乞於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繪以五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賈大商以頭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爭為輸金即禁禦清嚴之地皆入焉喜舍尤多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毬已槁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 耳談

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蘇松海濱兵民敗走者三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自天員一陣始先是倭寇首陷黃陂杭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於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為無能與鹿園賭酒於湧金門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揚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卻棍一棍為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為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於是交兵大敗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於蘇走金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清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尔至彼宜以衆寡不敵繳禮幣而善辭之脫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天員者見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為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校技八人鬭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卻不得上八僧走繞殿後持刀從殿門出砍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閂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為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

免十八僧伏地称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又選蛇山兵千人與月空合為一枝密催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靛青備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團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遁止存母子船五隻鑽木取火焼其三餘二亦為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朱指揮議往八團迎賊留提管僧無極於六團下營朱指揮先往八團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賊聞之即走天員引兵至一團之滃家港遇敵已申時矣天員率諸哨騎為先鋒月空等排陣於後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即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包為八扛餌我兵天員令曰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極横列陣為長蛇之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於其內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叅錯陣形既定各食靛花一丸於口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來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緑排為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於左右持兵仰天而揖置衣包八扛於地僧兵不為動天員引騎兵左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咸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戳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箭手發射鐵棍從鈎槍而進擊死鈎倒之

棍刀手繼之賊一眼欲支長槍又欲却箭不虞釣蛇循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以旋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為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舍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龍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大王妻也僧某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溝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即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亦至相合大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滃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為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其次為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千而過心閑氣足學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粲書

黃猷吉清源人為淮揚兵憲以疾歸家居頗好道術緇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閽者不為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恨曰吾以爾主好道故來救其阨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閽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生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畫大口小口青黃其色有解者曰生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畫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其色綠也凡染綠

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居東集

萬歷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共咒之兒靈爽即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邏者以聞於東廠大璫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璫以是受上賞耳談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卻之而心動曰汝但隨吾影行至一菴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辯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麪近百束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麪既盡始罷後始知婦乃妓童夫與群不逞皆優倡入寺垂涎其麵而作此小窻異紀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巖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佈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

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詑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學大數珠數十顆暗噉皆姦僧所為 耳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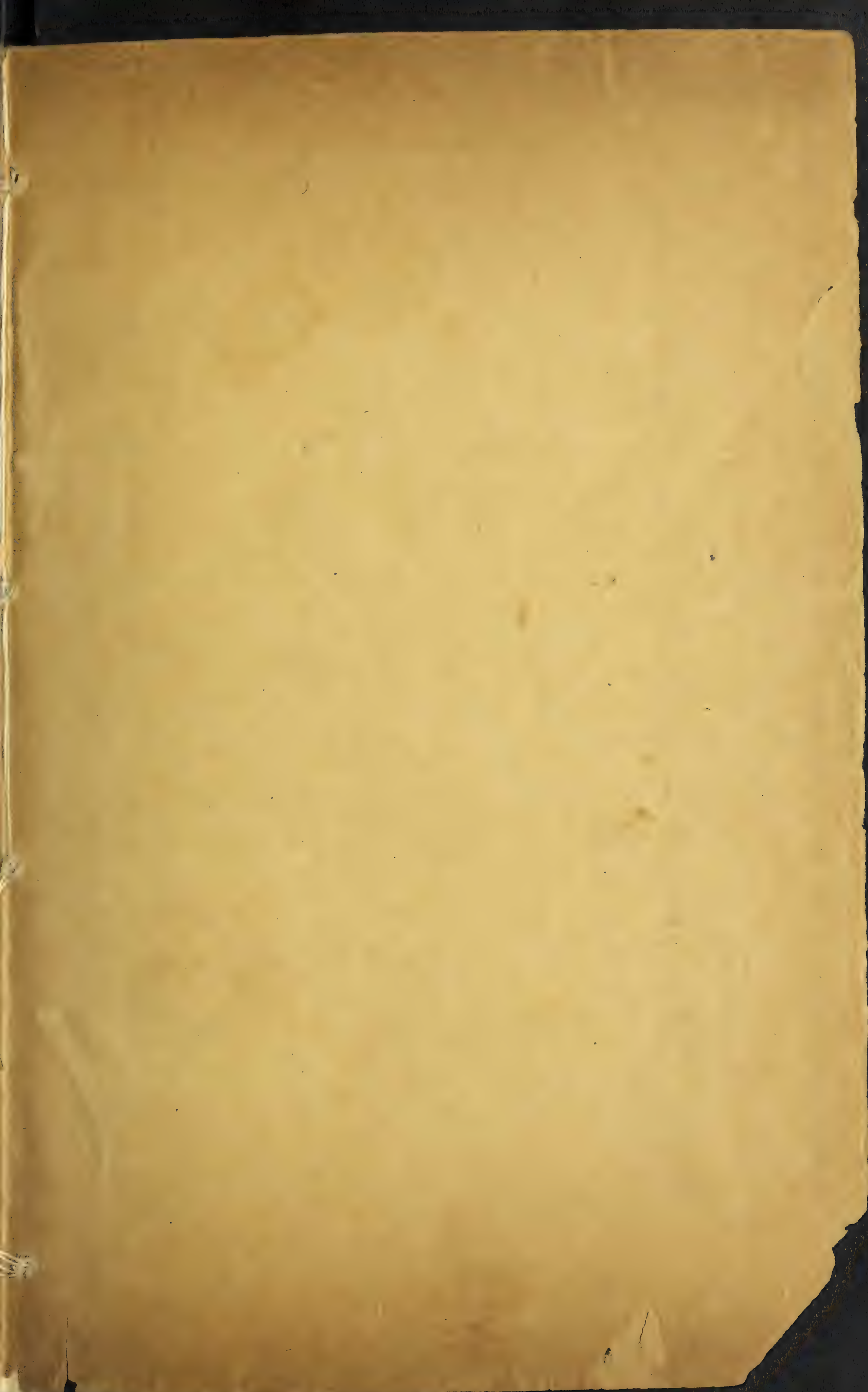
維揚木筏篷上一僧擊木魚數日不食岸民業荳腐夫婦憫之飲以漿僧以銀一錠為報且告曰某日當飛升矣至期仍在民詰之曰有夙緣未了問以緣何在曰即汝店中少婦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即了矣擲以五十金曰從我即攜金去民貪其利勸婦從之其夜已代僧入篷擊木魚至曉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詰之僧又擲五十金曰和衣坐緣未了當脫衣一夕即是矣民許之入篷代敲魚如前至曉僧已揚挈其妻并前銀俱去矣 升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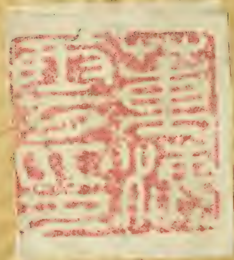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即感愴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題並虞試文皆從杭錄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饒皆以施游僧以千計蘄水徐進士恒菴令仁和嘗邀致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者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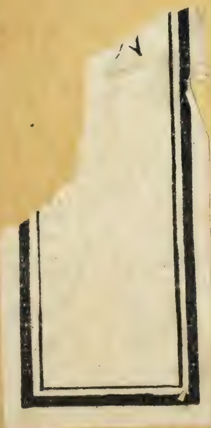
生耳談

萬歷末浙紳為沈蓮池奏請封禪師時批本内決鄭妃手批曰姓尚未除何得云禪遂不允









寄園寄所寄卷七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楊敬儒止齋 同 侄 景律 校訂
胡任輿孟行 孫 繼揆

獺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 書法附

器用

禽獸

類聚數考

寄園主人曰事不洞晰引用必訛義山所以獺祭也古今書籍繁夥徒抱枵腹以與昔人抗衡難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纏論人必窮幽奥讀古必蒐怪僻著述必極蠢動雖周公復生豈易言耶姑彙人所必用者勿貽操梃而戰之譏則幸矣



獺祭寄

天時 兵法云甲子興周往亡滅燕征戰危事尚可不拘時日況其他耶然陰陽術數信不足憑不鋤其根不足伏愚瞽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請言天時

隋書元胄傳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胄不在上即令馳名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老學庵續筆記

冬至夏至諺語與今南北俗傳不一今揭其二冬至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方纔凍得熟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六九五十四乞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破衲足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耙一齊出 夏至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俗語止傳冬至不傳夏至讀馮慕岡月令廣義因得見此俗談巷語必有來歷 客中間集

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如今五更也 孔氏襍說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說

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于此 野語

陳指揮鐸善詞曲作京師月令記二月下曰是月也蟄蟲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為蝶最善名狀 客坐贅語

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麵衚衕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疑為幽州節度使城之故壕也

嘗見紀載河凍有魚龍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為祥異格致艸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凍為花草獅鳳之形嘆曰蜃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宮闕是凍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麥偶象豆麥耳松蟲之毛象松柑蟲之色象柑濕熱所蒸頃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觀又如落星為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際一經鎔鍊如陶土成磚故初落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藏變小亦緣火初煉土急切成質苞含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斂雹霰亦然雪霜霧露之後微風飄漾往往成紋耳方密之曰光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肖何足怪乎 物理小識

人物 闔闢內人類萬殊可盡詰所稱之何自耶莊子云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人即為萬物靈其稱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裁覽舊聞有觸即書若必核其詳備則載籍極博矣

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韓非

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並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釃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波馬援封侯乃有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之祝也 東齋記事

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蕃王 客中閒集

明初閣臣大約初入為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為建極)華蓋(今為中極)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擧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遞進不相兼而高文懿穀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愍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湧幢小品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于元末明初因之中山王伐吳檄曰總

兵官准中書省咨云云至元統年始有定名曰総兵曰副総兵総督見于宣德中巡撫総督糧税至麓川之役王靖遠用之軍務侯璡繼之靖遠轉南兵部亦曰総督機務己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総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廣湖貴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陜西用之宣大嘉靖時又用之薊遼保定用之浙直江福並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稱総督軍務威武大將軍于是改総督為総制嘉靖二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稱仍改総督胡梅林総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総制云張経至総南直隷浙江山東福建兩廣凡文官至総督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経過所督地方要謁見至大門外下轎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門外看轎各総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冑行跪動臣亦由旁門庭參其隆重如此然総兵行跪動臣庭參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捶參將陵僭又將何極兩廣総兵舊皆以勳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鎮復允為例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應檟論令改正先朝巡撫不許携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経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矜者乞勅各官携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携家同上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盡如是耳 孔氏雜記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 日知録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見于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學齋呫嗶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湧幢小品

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而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恩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竝望勒停 李肇国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謂之曲

江會奉勅宣依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並自稱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日知錄

本朝亦禁稱座師門生唯國子監祭酒司業則刺揭直書門生某人餘用光名而已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尤可證仝上

人論稱呼古今多不同爾雅稱夫之兄為兄公逸雅漢劉熙撰獨稱曰公又曰兄忪謂己所敬見之怔忪自肅齊也洪邁初為弟婦保夫禱祠夫隨兄使金曰頃以兄伯出使夫婿隨行邁初謂漢書雖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婦出稱心疑未安後見爾雅乃知當言兄公出使為是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反曰公而稱夫兄為公者絕不知也然爾雅謂稱夫之弟曰叔則夫兄亦可謂伯矣何乃為此異稱也又爾雅稱父之晜弟先生曰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釋親四章

書總無伯字 雲谷卧餘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年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為幾丈之類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謚若字士與大夫言亦稱字以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為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它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 稗史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菴近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于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畣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窨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温陵古寺一册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盖也考古閣有伯戔饋盦盦盦器皿而借為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 升菴外集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

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請奏故附學立焉 西樵野紀

增廣有額曰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 堯山堂外紀

左右參將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將軍也游擊之名見于武則天以傅游藝為
[illegible]
之用以羅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 湧幢小品

凡土司官有武衙者宣尉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户百户之類是也又文衙
者上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
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衛土官與屬宣慰長官專用目把漢把使而僰者也文衛土官與
屬府州長官事統于郡守州守縣令僰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鉗制不
僰不漢者也 仝上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
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為
令 仝上

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為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
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陰氣聚背
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獸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胎

品胎之兆父少母老産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補羸女先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 褚氏遺書

飲食五味養髓骨肉血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穀之寔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瀝無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嘗于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内敗小便道澀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人産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仝上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生男有道乎澄曰合

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為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産皆女者有所産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 仝上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絰臨哭由是觀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羖大夫剕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閑雅為美故曰都門曰都人以邊陲郊野風俗疎略可鄙故曰鄙民曰鄙人左傳子産治鄭都鄙有章 鉛槧

人事遇大事大疑出片語而措泰山之安宰相必用讀書人信哉顧十七史從何處讀起臯禹所讀何書亦曰開卷有益未必不資一時之酬對云爾

仁宗親信夏原吉最切每朝罷必呼至近御扆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

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聞公則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後旨多云某部知道倣此皇明泳化類編

杜詩令朝漢社稷心數中興年人多疑于美誤用註中竹仲反而不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興謂中于理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杜詩註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之為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寔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近代歸震川與潘子寔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弊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解脫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應舉士子之弊雲谷卧餘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演繁露

唐太宗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此後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者孔子也後世惟以顏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為坐像仝上

明皇始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列像廟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瓘言始

得列享于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仝上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張仲孝友是也三餘贅筆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屢經省試取中擯棄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怨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于是群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客中閒集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稱字為榮同輩相稱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為典雅近世諛佞成俗直稱表號以為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夫父母存恆言不稱老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雲谷臥餘

余讀莫氏八林有末四十稱翁者作詩譏之今更不爾可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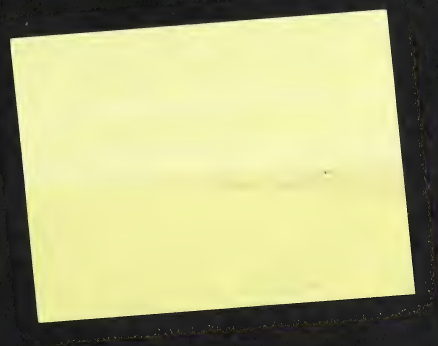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曰余少時肄業並未見窗稿刻本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州之唐順

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史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鈎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奉以為的而他書一切不觀 仝上

近時呂□□選本為海內圭璧他皆雜以竄作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發則又刻在稿上曰誤刻訂正曰借某人刻此風甚薄漸至鄉會墨皆贋作令奉新令禮部頒行真本妍醜難掩矣學者可不奮諸

明太祖建國學于南都乃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太祖親服而試之問馬皇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個老官也至今監中皂隸謂監生為老官 泳化續編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極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歲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蓋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紀元始于漢以一字紀元者始于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于漢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太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于漢哀帝太初元將元年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



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更元年後平以詐伏誅 客中間集

子過其父為跨竈解者紛紛聞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大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于義為協 幽草軒録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至地下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仝上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為之舉人頗肆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等第一至第二第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

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爲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仝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蓋尊師之識遺

白虎通曰贄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贄不用死故詩云雝雝鳴雁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考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者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鵝者爲是雲谷臥餘

鵝終非雁也失古人初意吳儆仲施虹玉輩皆以銀製雁行之余謂刻木爲雁繪以彩色既肖飛鳴之形復可貧富通用則道學之鄉古禮可復親迎可行矣

物類志曰將斧潛于姙婦牀下斫之必生男試將斧于雌雞欲卵時可驗也舊有佩雄黃精衣冠縣井之說亦與胎教同其意耳無意中呼姙者回頭過戶限視其左右以知男女

孕娠食桑椹復食雞鴨蛋子橫生食薑子六指在孕恆聞鷹鷄聲生子不畏雷未齋曰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杜公皆氣之不純焉耳経曰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按尺內也以左右辨男女醫曰心脈動如豆大肝脈滑而兩尺甚者姙也命門旺爲男胚心動肝滑而兩尺弱者別病也 物理小識

南史張元始及朝野僉載曹大年邴吉以此斷之唐張鷟耳目記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曾日中無影曾年七十方卒張孟奇言今不驗則遂有帷薄之疑又言腎囊下觔謂之影智以爲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强于後生者或曰一歲中其影彷彿及長血氣自旺則與人同 仝上

蘇州范公某老而生子允隆外人多疑之范乃廣名親友酒酣出已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衆議乃息允隆已未名試博學宏詞

黎久曰有處女孕者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或神交氣交或精交女國照井而孕亦氣交之理乎外紀韃靼有女國曰亞瑪作搦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輒殺之 仝上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

為樂若其慶者可矣然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経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
曰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為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
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泣數行下群
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有生日為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録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
宴侍臣内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為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開元
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蕚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説帥百官上表請以每
歳八月十五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
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録九齡獻千秋
金鏡録至代宗大暦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
宗以誕日歳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説此説法之始穆宗長慶元
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宣于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内與百僚相
見雖嘗勑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
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
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為常例此禁屠宰
之始紀節以來襲為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

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麪為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此愷悌之至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番將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我作上賓引箸舉餅湯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臯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為饋　愛日齋藂抄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為出于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于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于此至不許與他姓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為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于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蜀都雜抄

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烟編之成文抄矣予友王石農有百家姓鑑編更為工巧今復有　御製百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乎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據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説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于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服四制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唐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七年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依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竝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絶微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宰相蕭嵩復請依上元赦父在為母齊衰三

年從之其過于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今婦為舅姑亦服三年其過于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日知錄

武后始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當時雖請未行至端拱中始行遂為制 古今原始

宋太祖始令婦為舅姑服三年婦為舅姑服前此未嘗有也 仝上

明太祖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庶子為其母斬衰亦制也可謂能體孝子之心矣 仝上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少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中于國家者多矣 日知錄

堪輿家之說原于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于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于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

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贛人楊筠松曾文辿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為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砂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甚行于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青巖叢錄

三國魏僕射曹馥没于寇亂嫡孫毓不能葬屍招魂殯葬招魂之葬始見于此　珊瑚網

文王忌日必哀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始于周乎　仝上

周成王用中士奠世繫治世譜差序秩第即唐之玉牒也　仝上

漢高帝時田横死從者不敢哭隨柩叙哀故承以為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草醉錄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壠如生前之儀衛唐朝以為山陵太宗葬九山闕前立石馬陵後門内又有番酋前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以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令方相立于墓前而罔象畏虎與栢故墓前立虎或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献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取栢東南枝捶向邱龍由是墓前皆樹栢以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儀禮云大夫樹栢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

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樹吾墓檟仲尼卒子弟各自守它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則自殷周已來尊卑之制不必專以周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西有亭因以石柱為名然柱前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炙轂子曰舜葬蒼梧烏啣土培墓陵邱之石象恐不特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于中古也 炙轂子錄

于定國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生祠始見于此此民所立後有在位而自立者可笑也 古今原始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袠八十曰八袠按字書袠與袟帙同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稱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袠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詩行開第八帙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字書訓秩字與帙同又與袟同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袠帙袟秩四字皆可通為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緇書帙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袠八十者當云九袠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未宜也 雲谷卧餘

明太祖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于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

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于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預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古今原始

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古也則號當讀平聲 懷秋集

内經靈樞五閱五使篇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藩蔽不見又卑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其鮮在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藩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又陰陽二十五人篇五音五味篇論五形之人二十五變木形之人其屬角有左角之人釱角之人上角之人大角之人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其屬徵有右徵之人少徵之人質徵之人上徵之人判徵之人土形之人其屬宮有少宮之人上宮之人大宮之人加宮之人右宮之人金形之人其屬商有右商之人少商之人釱商之人上商之人左商之人水形之人其屬羽有衆羽之人桎羽之人上羽之人大羽之人少羽之人木形則佗佗然遺遺然隨隨然推推然括括然火形則核核然肌肌然慆慆然鮫鮫然頤頤然土形則敦敦然婉婉然坎坎然樞樞然兀兀然金形則鐏鐏然廉廉然脱脱然監監然嚴嚴然水形則延延然頰頰然紆紆然絜絜然安安然雖不能通其詳其大旨可知矣乃知此術不始于左傳荀子所載

唐舉管輅之所師當出于此 升庵外集

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故必于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亦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卓吾疑耀

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于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于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東齋記事

世謂清淡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年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寔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礼史

明太祖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粮長四人使集粮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 古今原始

真誥曰學道山中宜養白雞白犬能辟邪靈厭秘抄曰端午日以猪頭血和雄黃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黃塗狗口鼻以樟烟熏之此狗即能制鬼雷煥令獵犬見狐妖是也圖纂云五月戊辰日以猪頭祀竈埋石室四隅則邪不入積驗錄六畜相鬬作人言皆勞惑下降火鬼附託宣北方作坎埋豕犬血惟雞鶵屬東方陽氣而雄雞尤雄故雞鬼為甚疾漢

宣元時雌雞化雄永光中雞生角周玘雌雞逆承霤七日而雄鳴劉象之家雞生三足皆謂雞禍老夫曰老雞人言殺之則已黃昏鳴主有天恩非荒雞類也燒雄雞入酒飲所求必得太清外術言畜蠱家雞輒飛去崔寔月令云臘月東門磔白雞頭以合藥白澤云雞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遭震 物理小識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為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為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而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絹及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 珊瑚網

莨菪子雲實防葵赤商陸曼陀羅花皆令人狂惑見鬼安祿山以莨菪酒醉奚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張柱家以紅散入飯舉家昏迷任其姦污蓋是橫唐方周密言押不盧可作百日丹郎仁寶言曼陀羅花酒飲之醉如死魏二韓御史治一賊供稱威靈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飲則迷藍汁可解青衣可嚼楊循吉吳中故語言許道師惑人午日

取即且蛇蠍等置甕瓦互啖餘者以其血和藥令求法者洗眼則妄見眩亂以曼陀羅釀者鴨日食則癡 物理小識

劉瑾羙威福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于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 明紀事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閹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太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 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風俗通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張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寺門即平陵縣門也吳志凌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 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 日知錄

炙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之類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敏捷之人為滑稽 炙轂子錄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能改齋漫錄

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其自謂止稱門人 湧幢小品

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 十三州記

縣絃也絃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隣民之位不輕其施誓綿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仝上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有十卷 枕譚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曰盡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亦松奏顔延之啟云高自比擬合客氣虛張 續釋常談

劉餗隋唐嘉話薛方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駙馬村氣也 仝上

明太祖定服色花樣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四孔雀雲鴈五白鷴六七鷺鷥鸂鶒八九黃鸝鵪鶉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二獅子三四虎豹五熊羆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馬 古今原始

露布人多用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 侯鯖錄

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 懷秋集

雲南之南一番國人有犯罪應誅者國主捕之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為僧王許貰之遂髡髮環耳衣禪衣故其國人為僧者多諺云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本此 聞紀

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仟佰等字相傳始于明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邉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稗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説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演繁露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據此處流字合作留 孔氏襍説

淮揚俗諺謂衰鈍為落度入声偶觀史楊儀語費禕曰往者丞相亡殁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諺乃本此 雲谷臥餘

物理者七日不能格一竹拘儒貽笑矣然聖賢所格固存乎理之大者遠者而就物多識亦未必非窮理學也何必捜山海經續註爾雅哉

子夏言生數曰人十月生馬十二月生狗三月生豕四月生猿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蟲八月化餘各從其類 物理小識

監書内酒端硯徽墨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甆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温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豉簡寂觀苦筍東華門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

處雖效之終不及　袖中錦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寶者印也周禮掌節云門關用璽節執金吾揭而璽之故應邵漢官儀曰璽信也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秦始皇得藍田玉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世世傳授號傳國璽及莽篡元后投地一角缺董車焚洛陽掌璽者投井孫堅得之紹後逼堅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後石勒為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郵何融購得之相傳至于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真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宋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皆言此秦璽蔡京等以為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為允昌晉璽也今云受天于命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為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群臣莫敢用也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書者此也王莽

遣將率易單于邸單于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為寶特此六璽之名耳然帝行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為傳國璽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乃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耳宋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為寶則又書改為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亂之後至是乃釐正乎同話録

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緑秋白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幹枝陳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周孔為後世模楷而冢木效其靈又羲文墓上並生蓍草羲文為後世作易而墓草著其異說儲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瞤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侯鯖録

奕碁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戲融融者戎也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戲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樗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珊瑚詩話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與寔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

酒三升以醬刺葉令酒注柄屈莖吸之鄉氣清冽名曰碧筩酒張表臣詩曰釀憶青田核觴且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仝上

吳郡陸深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寔境也豫章漫抄

管子注獵而行火曰燒本義野火也戰國策所謂楚王獵于雲夢野火之起若雲霓是也又列子趙襄狩于中山藉芿燔林芿舊草未芟新草又生也今南方之民刀耕火種亦成野燒螮箋瓴筆

晉書儒林傳贊清真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柴門字原出于此仝上

花小名牡丹曰木芍藥　荷曰芙蕖　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　櫻桃曰石蜜　木槿曰蕣華又曰日及又曰麗木　瑞香曰麝囊　夜合曰蠲忿又曰合歡　薔薇曰玉雞苗　罌粟曰米囊　山礬曰海桐　辛夷曰木筆　芍藥曰將離　杜鵑曰紅躑躅　茉莉曰鬘華　芙蓉曰拒霜　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又曰茈芣　丁香曰百結　秋海棠曰斷腸花　玫瑰曰徘徊　紫薇曰百日紅　玉簪曰白萼　萱曰妄憂又曰宜男　素馨

曰悉那茗　凌霄曰紫葳　荼蘼曰佛見笑　木香曰錦棚兒　程羽文花小名

寧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園地得古塚僅一敝絲燒之色愈潔白其鬚之縷析之輒開若績麻然置油膩泥滓中有所染焚之卽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卽此絲之類爲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謂是火浣草所織其草出鳥鼠山而玄中記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値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則又以爲炎山樹皮所織文獻通考亦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土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應菴隨錄

書籍　書法附燼于秦烟于江陵波于砥柱水與火皆典籍阨也唐四庫書目存者幾何能編穹黃河之源乎然而開卷茫然舉名難對毋乃貽笑經史特蒐書籍之人人必讀者

易經自伏羲畫八卦始下有連山首艮商有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商瞿子木受學于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廢惟失說卦三

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三其一則始于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寛再傳而得魯之孟喜孫之梁丘賀此則發源于子夏有二卷或云張鎰偽造孔子者也二則始于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三則始于費直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自是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他若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其僭妄而畔易者乎群書備考

周孔子商瞿子木六傳至田何─丁寛─田王孫─施讐
子夏　　　　　　　　　　　　　　　　　　　　　孟喜─趙賓
　　　　　　　　　　　　　項生　　　　　　　　梁丘賀
施孟梁丘之學絶于西晋

漢焦延壽─京房言數不言理今術家皆本此

漢費直始取彖象文言分入各卦所傳最久即今易也王璜─高相─高康蔣永鄭衆
馬融─鄭玄作易註于于隋荀爽作易傳魏王肅二王並註至隋盛行王弼所注上下經專言理韓康伯作疏

孔子叙書後遭秦火百篇亡缺幸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河内女子獻泰誓一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歐陽生數傳至孫高大小夏侯也夏侯都尉數傳族子勝為大夏侯勝傳子建為小夏侯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謂之傳

註者在漢則有伏生傳（作大）劉向（五行傳作洪範）之輩在隋唐則有費甝劉焯之徒（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皆淺略惟劉焯劉炫詳推然亦未得孔穎達之正義因費焯而廣之陸得明釋又待陳鄭也刊定王康之釋取李精之新釋皆未富）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于鑿蘇軾傷于略呂祖謙傷于巧林之奇傷于煩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全上）

今文〔漢〕伏勝（文帝遣鼂錯往受勝命女傳言）—張生—歐陽生—倪寬—歐陽世—歐陽高
　　　　　　　　　　　　　　　　　　—夏侯始昌—夏侯勝大—夏侯敬小—夏侯都尉

古文〔漢〕孔惠—孔安國（作傳）—都尉朝—庸生—晋鄭冲—蘇渝—梁柳
　　　　　　　　　　　　　　　　—司馬遷

皇甫謐
臧曹　梅賾（時仍缺舜典一篇齊姚典得書上之）

偽經　張霸（造古文二十四篇）

〔後漢〕杜林—賈逵（作訓）
　　　　　—馬融（作傳）
　　　　　—鄭玄（作註）

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為三百十一篇至漢而說詩者分為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唐人劉焯二公為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

至宋傳出而其說始定焉仝上

魯詩 浮丘伯——申培作訓詁——韋賢 王式

齊詩 轅固作內外傳——匡衡

韓詩 韓嬰 王吉

毛詩 大毛公萇作訓詁——小毛公亨——謝曼卿——衛敬仲——賈逵 鄭衆 馬融俱作毛詩傳 鄭玄作毛詩箋

春秋因魯史而作成以九月義有五始至于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丘明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為之集解焉公羊高辯而裁其失也俗胡毋子都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為之註焉穀梁赤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為之集解焉至後啖助趙匡解疑著纂例辨疑十七卷每援經以繫傳陸希聲韋微長編例每合異以為同迨程氏伊胡氏安國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于斯可見矣仝上

先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春秋集傳左氏傳補春秋師說發前人所未發余不敢獨秘家珍今重梓行世

公羊傳名高子夏所傳　公羊平—公羊地—公羊壽—胡毋子都—董仲舒四傳至何休經傳集語鄭玄排之

穀梁傳名赤孫卿—申公—秋江翁五傳至漢宣時名世　【漢魏】尹便始孔寅　唐固江熙等皆有註解　【晉】范甯集解

鄒氏新莽時無師

來氏新莽時亡

左傳漢時出張蒼家于賈誼訓詁毋公　【三國】賈逵訓解　伏虔訓解　【晉】杜預集解　胡傳安定胡安国著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名以程子之說為據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于周公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潁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況一壞于王莽再壞于蘇綽三壞于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隋之名儒慕其為王道之極唐之英主嘆其為真聖作者至張程朱皆有說焉則吾又不敢輕棄之也儀禮出于孔壁而后蒼最明其業為之註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

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禮記乃七十子共撰而大戴德小戴聖刪其重複今所用者陳

澔之集說也朱子為通解集傳勉齋成喪祭二禮當矣仝上

周禮 周公作 秦散失漢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合六篇

新莽 劉歆 始置博士行世 杜子春 東漢 馬融 在周官傳註 鄭玄 作周官註畧

隋 蘇綽 王通 皆尊信之

后蒼 作曲臺記

儀禮 周公作 漢 高堂生 河間獻王 收古經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 戴德 慶普 曹元 曹褒

陳澔 今遵其註 朱子 作通解集傳 戴聖 鄭玄 作註

禮記 七十子共撰 漢 戴德 戴聖 雜出者二百四十二篇二戴刪之成今文

孔子作孝經藏于河間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玄主今文

而陸澄譏之至晦庵刊誤一出而始有準的矣仝上

今文 顏芝 顏貞 長孫氏 江翁 后蒼 翼奉 張禹 鄭氏 作註 明皇 作序 鄭玄

古文 孔安國 得之孔壁二十二篇 隋王邵 訪得孔傳 劉炫 作序 宋司馬光 作直解 論語有齊魯之異 齊論多于魯論三篇問王

知道張禹以為後儒所入刪之唯分子張為二故有二十一篇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章句出馬鄭玄孟以齊古齊論之外又有古論語與論語不異而王肅何晏之徒宗馬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仝上

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岐分四十四篇陸合為七篇其音釋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若刪孟者馮休尊孟者虞允文也

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奥旨也中道寖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興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亾今不可見矣仝上

自五經分而樂經亾五經之内分周禮儀禮二記而為七經七經之外又孟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于是有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于是有十二經詩易書三礼春秋三傳加孝經論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經傳考

漢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十年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褚少孫補之遷没後缺景成紀礼樂律書數十篇褚先生足成之裴駰解之班固蘇子由譏之固言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子由言遷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朱子謂其極中馬遷之失

班固之父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固因之作前漢書作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傳十始于高祖終于孝平呂東萊以左傳擬之洪容齋以英莖咸韶比之而范曄鄭樵譏之曄借其論固体則飾主缺而斥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正直述時務則詳詞章而畧情寔鄭曰班固專事剽竊雖以曹大家之補志為之羽翼而顏師古為之註釋亦不能盡正其

訛此劉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知幾三為史官再入東觀史通之書雖未能盡服班固之心而徐堅謂後世史官宜置座右則亦孟堅校正之忠臣也

范曄作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盡變班馬之例進諸侯于帝記增百官于書志史通稱其簡而且明疎而不陋葉氏稱其類次整齊用律精深劉昭補註之而晁氏陳氏多譏之列傳之体多所倒置論寔武何進之誅中官為違天理吏升悉聰之蔡琰于列女志王喬之舄履記左慈之羊鳴而藝文志又缺馬論張騫班超之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于酷故晁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陳氏亦謂其前後有贊為贅繇此而言則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誕誠然矣其後荀悅倣左氏之體而作前漢紀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煩命悅著為漢紀詞利事評識者稱之袁宏剪范曄之織而作東漢紀皆有可觀

陳壽之志三國王通數稱其書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肖異端司馬公善其敘事勁而有體范頗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言不及而質直過之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正之則大統幾于不辨矣習鑿齒作漢晋春秋起光武終晋愍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三年則已為晋炎畀之名天寔命之也嬴嘗著續後漢書亦指壽帝魏之失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

晋書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命房喬等再加擬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體

南北史成于李延壽溫公以佳史稱之然多詳于北而畧于南

蓋當時兩朝分錯國各有史南朝則沈休文撰宋書裴子野更刪為宋畧初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虛沈約撰為百卷名宋書裴子野刪為宋畧世以裴畧為上沈次之然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載裴宗之世惡互相詆謫

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更為齊書（齊書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曾南豐有其文益下之讖）而梁陳二史又成于姚思廉父子（思廉名簡其父察為梁史官嘗撰梁陳二史未成思廉繼成之但為祖父揚名而言失寔不免史通安在為史之讖）北朝則魏收有魏書（北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收諂齊而貶魏寔北而賤南受爾朱榮子之金則減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敘其世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凡有怨者多沒其善諸家子孫前後訴者百有餘人故謂之憂史）李百藥有齊書令狐德棻蘇綽牛宏皆修周史（後周書先修于生宏而所因非故寔再經于德棻而所修多清言宜晁氏以非其寔錄譏之也）隋書則魏徵総其事而同修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韋述撰唐書劉煦復增減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于楊堯臣律歷五行志出于劉義叟列傳出于宋祁而紀志則歐公成之也其進表有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劉原父謂此兩句正新唐書之失宋祁嘗曰唐人詔令皆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也又故事修書只署官崇者歐公以宋公于此用力久遂各列其名）梁唐晉漢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修之矣歐陽修以其煩猥失寔重修之而藏于家後朝廷取付史監謂之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于胡爰孫復故褒貶謹嚴觀其立傳之例專主誅心之法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曰死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一行傳則高尚之一義見矣曰唐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吏事歷代之徒誅矣国史稱其足以繼班固劉

向謂其筆力馳騁而無駁雜之說呂方叔亦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特恨其晉出帝倫敘因濮園義而發又不為韓瞠眼立傳似輕節義蓋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其當在周臣明矣又天文不載變異黃龍甘露之瑞欲悉其紀果春秋書災不書祥之意乎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桱有通鑑續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 與歐陽玄同修斯乃附玄輩之私情違楊廉夫之公議並列以為三史而各自為 惟陳桱之編為知正閏元史嘗作于胡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等纂修 分紀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寔列表志以見其位號制度事為之詳 亦既有成書矣 仝上

史記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前漢書 漢蘭台令史班固撰 後漢書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三國志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宋書 南齊散騎常侍沈約撰 南齊書 梁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録事蕭子顯撰 梁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陳書 姚思廉撰 隋書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国史上柱国趙国公長孫無忌等奉勑撰 魏書 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 後周書 唐禮部侍郎兼修国史彭城縣子令狐德棻等撰 北齊書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南史 唐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李延壽撰 北史 唐李延壽撰 唐書 翰林學士御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知制語充史館修撰判祕閣歐陽修奉勑撰 五代史 歐陽修撰 宋史 開府議同三司上柱国録重国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国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勑撰 遼史 脫脫修 金史 脫脫修 元史 翰林學士宋濂翰林侍制承直郎王禕等修

二十一史之外則有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然是非頗不盡協朱紫陽因之而作綱目筆削一本春秋其書始于周威烈王終于梁唐晉漢周真不刊之史矣惜其後此缺焉明成化間命大學士商輅等接修宋元綱目頗得紫陽遺意而正史皆備 嘯虹筆記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八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當梁栱間豎一金龍柱宣宗嘗幸其地與閣臣繙洛詢問故入直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神宗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如此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台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明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湧幢小品

實錄之名起于唐明朝平元都即筆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為秘密申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于館中謄出攜歸秘第轉相抄錄遍及台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啻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布政睎陽節畧各自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世穆兩廟甚有體裁然于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尚未暇及 仝上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為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為漢書天子奇之除蘭台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為協律郎綴

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竊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明以來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聖遠矣　仝上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錄有馴犬號呌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定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仝上

韻府群玉陰時夫所集明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為此兎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之受知深矣　仝上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者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璹字令璋思廉之孫　仝上

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腹中皆其生平詩文稿　仝上

新安謝主改三國志為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定三國志計正統名續後漢書可

是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李不若續為妥 仝上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封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然自孔子删述之後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 群書備考

按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升庵外集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為十一篇盖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覩其書之別敘又云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作偽書者雲崖道人杜一誠也 仝上

海塩王沂陽家多藏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貢持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叫諸壯見曰筐篋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重酬火甚熾卒不能得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殲我千秋知契邪為蹋地號哭此政可謂有書癖 只編

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始于虞初 古今原始

鉛槧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于槧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削 群碎録

宋賈黄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 [illegible]籛氈筆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于師無以為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晋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于其父枕中窺見秘奥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鄭衆碑隷兼崔蔡草並杜章真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刺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及褚河南遂良登賢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為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吏傳陸長史東之東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顔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

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卿薛少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延錫以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机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晋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正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台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春雨雜述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玉彈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體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 升菴外集

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隠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劲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像順陵碑畧有數字今絶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

雀頭形俗可憎矣 仝上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 客中閒集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註名于羲之嘉靖間有一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楊用修曰此羲之草韻也楊戲之曰字莫高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于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于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楊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 堯山堂外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為十卷是為歷代法帖之祖 譜系雜說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實皆稱工自蒼頡科斗一變為史籀大篆再變為李斯小篆四變為程邈隸書至草書為五變矣 古今原始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 五色線

北齊郎基為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仝上

鍾繇為行書法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入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書法至此凡六變

矣蔡伯喈為八分書則七變矣 古今原始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姿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 鄭耕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為三小經明郝敬九經大異于是竊謂儀禮公穀皆不可闕當補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例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此則兩漢志也始可謂之真經術蓋聞諸庭訓云 太原閻詠識

器用 制器尚象聖人精意寓馬棋始于堯舜琴有五絃之製夫人熟之矣何俟深放顧名物象數學問淵微涉見寡聞不知者恆不在遠也放而得之不使一器一物悞亦讀書之樂也偶爾及之勿嗤多事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器之布漆自舜始 古今原始

秦始皇行半兩錢古人錢字作泉自秦始稱錢而後之八銖四銖皆原于此 仝上

宋太宗以占城稻種給于民此中國有旱禾之始 仝上

伊尹為草屩即今麻鞋也秦以絲為之凡娶婦之家先下鞋取和諧之意後因之 仝上

王宵堂曰研瓦始唐人邵伯温曰研中隆起如瓦以不留墨為貴百年後方就平今窪中非古也 物理小識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鐘磬鼓吹鐃角鞞鉦制律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鼓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僸之樂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梁有高絙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湧幢小品

鞋子自古皆有謂之履絇繶皆畫五色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為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即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笏頭履分捎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 仝上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又有碧落勾踐戰敝卒三千人擒夫差于干遂遂者道也于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是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墻也與埒同 讕言長語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閱經記正月無言騎者當自周末時趙武靈王始又李牧曰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始見于此 抱璞簡

前古通用者金初不言銀錢銀之見於載籍者始禹貢鏤臣伯陵造錢刀而錢制始太公止貨財中一種耳不常用也自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用錢梁臨川王宏聚錢盈百間屋討錢三億萬唐高宗以滕王蔣王皆好聚財賜麻两車為錢貫以媿之金銀雖用然國課物價不以為準丁畝租庸之入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而外折納皆錢金人惟用銀錢至元並不鑄錢而用楮鈔武宗間一鑄錢旋即停止而楮鈔始有準金銀之例然亦曰金銀錢貨通準不獨言銀也至明時租稅権贖一概徵銀銀始獨重于天下百物皆取銀為準矣 懷秋集

凡門以栗木為關者夜可以遠盜 從容錄

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也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蕉梔子花皆六出也出音綴

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 書自述

人情信遠而疑近訛以傳訛莫甚于石鼓或以為成王鼓或以為宣王鼓或以為文王鼓宣王刻又或指以為秦鼓總由韋蘇州韓吏部諸公好古過甚為古所悞偶見石鼓古文未及詳察移近就遠端摩影響後人見二公崇信益加想像認假成真孰知其為宇文周之鼓其文出于蘇綽諸人之手其字體亦摹古文而為之者哉今但以其文考之則可見矣自一章至十章所述麀鹿雁兎鰋鯉不一而足要皆拾慧于車工吉日諸篇而出者此可見金人馬子卿之辨當必信而有徵也焦弱侯云據北史蘇綽傳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獘因魏文帝祭廟群臣畢至乃令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山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徵書則詩禮徵詩亦無疑觀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群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

烟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療百疾或曰能枯腸染疫然鶩之如市頃刻不去手閨閣佳麗亦以此為餐香茹栢功盛于茶味逾于酒未有識其故者 怡曝堂集

冬以楊花鋪硯槽則不氷曰風膏或塩壓墨或火酒 物理小識

火藥自外國來宋開寶二年岳義方上火箭張和仲記虞允文采石舟中發霹靂礮乃紙

為之寔以石灰硫黃墜水而火自水跳出永樂立神机營西洋以尺測量精矣唐有火樹銀花想已用之耶硝入杉炭則直發硫則橫爆加黃礬則研列若瓢灰則稍聲碾西匡石粉則發時不先光試之堆相間丈而點一及諸堆者萬杵者也掌上然之毫無所傷以其疾也入鐵蛾樟腦則成花今名烟火禦銃者溼絮魚網土囊柔能制剛也岳珂程史曰汴城舊多曲折蔡京方之粘罕幹離不視城而笑植炮四隅隨力擊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皆不可立矣魏子一曰敵台宜築三角附城如菱葉兩眼皆有小門可出而外炮不能攻也城址砌石上即以土築之炮子入土便陷不出 仝上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為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 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欲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于武后 原始秘書

飲茶或云始于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榷利遂與煮海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稗史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于

堯禹之世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于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于天地並矣予以為儀狄之名不見于經而獨出于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康本出于劉累在商為豕韋氏武王封之于杜傳國至杜伯為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為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于世乎謂酒始于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為天官者或考焉予謂星麗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于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無天有是則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智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于郊廟燕享以為人之常亦安知其始于誰乎古者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為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于此然酒未必于此始造也 仝上

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鵰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鵰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于炭火中燒紅入釅醋中浸之假者疏而易碎真者乃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擂之響者是也 尊俎餘功

余鄉人善賈遠客四十年不歸亦無音信婦女堅貞縫紉以度活人罕見其面及歸妻

怪其貿實如故又無輜重向之啼其人曰我貨物俱帶在身勿慮也從傘柄竹中傾出金剛鑽一盆遂大富

今世俗用金銀為環置于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禮進御于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三餘贅筆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明太祖名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太祖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擬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漆花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乃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太祖自定恐非維禎與手按也 枝山前聞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截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膾公劉作資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頹作粽黍昭王作蒸餅漢高祖作燶餅金日磾作胡餅劉安作豆腐諸葛亮作饅頭夾餤石崇造餛飩梁武帝造麵觔 稗史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詞游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

用杜牧詩婷婷嫋嫋十三餘之句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也并庵外集

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以教後世或曰舜造事始

夏桀始設侏儒優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鬬雞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為弄潮無終嘉父作千秋毬蹴秦武王作角觝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尋撞舞輸弄碗影戲唐玄宗制舞馬舞象之戲程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棊李虔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鬬草劉向作彈棊周武帝作象棊唐明崇儼作買鬼宋江作差牌還無作謎語盧敖作市語晉梵僧了義作翻語仝上

滇南皆作棊子而以永昌為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棊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為一料可得棊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為上若鵞黃鴨綠中外洞明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棊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為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為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棊三百六十

寍復有佳物乎 南中雜說

榆石點蒼山所出也鑿頑石深八里餘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槪見也康熙十二年予常入逆藩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點寍舊物云嗟乎此種怪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癡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 仝上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縑非楮乃畫于車螯殼上乃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畫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 自畫法至此一句讀 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于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蜃輅峩峩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望蜃綍而攀標齊謝脁敬王后哀冊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葢置於柩之四旁以妨狐兎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雲谷卧餘

古甆之名甚多其稱哥窯者久不知出處近閱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窯而生一所製為佳故以哥窯別之哥窯多斷紋今温處人猶稱為章窯云 仝上

龍虵河圖云弓之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客中間集

古者飲酒擊博其形似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以牙為之頭類鶴故曰六鶴齊飛宋齊以降有骰子之制即六鶴之變也 仝上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題贈玉娥兒 升庵辭品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咏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温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邪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于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于題芭蕉書柿葉之 山家清事

余既有詩癖又以置之竹中寄人不無累贅偶以紙筒印竹樣于上題詞云

綠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搶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

森冥冥始知名矣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綠沈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邵
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了今角端 侯鯖錄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後爲商聲本黃帝後伶倫作

染黃帝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 群碎錄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
君信攤酒三瓶寄夜航 中吳紀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演繁露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閶門及齊葑婁盤蛇與杭之
錢塘最者即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
改宣武今皆稱舊不稱新蓋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薊門劍門夔
門荊門吳門彭門雁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上司皆不許立城 湧幢小品

天主堂在北京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蘇教者利馬竇曰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
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製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繢詭異其
國藻也供耶蘇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叉指若方論說
次指所說者顰眉竪者如愁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

續事所不及所具香燈盂幃修潔異狀右聖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供具如左按耶穌釋畧曰耶穌譯言捄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後之名也陡斯造天地萬物無始終形際因人始亞當以阿襪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諸罪過人漢哀帝二年庚申誕于如德亞國童女瑪利亞身而以耶穌稱居世三十三年般雀比刺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昇去死者明人也復生而昇者明天也其教耶穌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傳法者曰撒責而鐸德如利瑪竇等奉教者曰契利斯當如丘良原等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于耶穌降生升天等日曰大米撒刻有天學寔義等書行世其國俗工奇器若簡平儀儀有天盤有地盤有極線有赤道線有黃道圖本名範天圖為測驗根本龍尾車下水可用以上取义龍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軸曰墻曰圍曰樞曰輪曰架潦以出水旱以為力資風水功與人牛等沙漏鵝卵狀寔沙其中顛倒漏之沙盡則時盡沙之銖兩準于時也以候時遠鏡狀如尺許竹筩抽而出出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候鐘應時自擊有節天琴鉄絲絃隨所按音調如譜之屬瑪竇亾其友龐廸峩龍華民輩帝京景物畧代主其教教法友而不師師耶穌也中國有學焉者奉其阨格勒西亞七式

禽獸指雀為鳶混麞于鹿貿貿者何取乎必鼓異戴角無奇不蒐雖䃧䃧皓首勞又不能涉獵偶及隨筆存之亦曰張華之雉化耶律楚材之角端同非捷給臨時者雨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竅蝛無目蟒圓目鷗旋目鴆方目魚目不瞑雞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雀夕瞽鴞晝盲貓睛當午

斂縱如線鶚目遇夜明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博物志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朝野僉載

俗呼牝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孔氏雜說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銳正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黛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足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聲又甚重氣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然龍以胎生未聞卵也越三日和僉憲于州橋西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卻之間墜于地中惟水而已懸笥瑣探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蚤無臟獐無胆鼠亦無胆或云鼠胆在首鯸鮧魚亦無胆又無腮猴無脾兔亦無脾又無臂蝌無腸蝦蟆亦無腸鳥無肺鵝無舌又無後指蛇無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又云蛇以桑薪燒之則足出見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麞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鶩有翼而不能飛陳藏器本草引尹子云家鵝為鶩不能飛翔如

庶人守耕稼而已

無足而飛者惟螣虵又云蛣蟯無鼻水母無目蠶無胃魚鼈無耳蛇眼听 漢儁格物

治金以鹽攻玉以石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煮羊以䶋煮鱉以蚊飯糝腐青石猫糞腐錫火灼虵足則出人燭黿肉則收魚食菽則死鼠食菽則肥蟹得漆則散麻得漆則湧桂得葱則軟樹得桂則休石得鸛髓則化銀得雄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鐵得䴔鶄膏則瑩鵁鶄厭火孔雀辟惡琥珀拾芥獺胆分杯戎鹽累卵穀膠圓沙物之相制也 珊瑚網

鵂鶹覩抱雀眂抱龜黿影抱蝦蟆聲抱鶉沫乳鶴跡履鸛枝纏鴛鴦鶄交鸊鵜足交鶴聲生鼉望生鵁鶄睛生鷺目生雁影生魚思生蛭空生孔雀雷孕螣蛇聽孕兎舐孕鸕鷀口孕諸虵中惟蝮是胎產蝴蝶絡緯蟋蟀以化生蝶亦以須交凡鳥皆雄求雌惟雀鶉鴛鴦則雌求雄 仝上

虎食狗鳩食桑椹猫食薄荷輒醉虎名李耳凡虎食畜產不至耳諱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為一缺 刪微錄

去勢一也豕則曰豶牛則曰犗馬則曰扇人則曰閹 仝上

梟鳥曰食母破鏡獸曰食父象州出獸曰㺍婦獸淮南出魚曰㺍婦魚蚊曰白鳥螢曰丹鳥銜羽鳥曰周周比肩獸曰蛩蛩 仝上

故而新者龍易骨虵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殼皆終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

年骨全後換臭而神者朽木為蟬積穀為蠹壞裙為蝶腐茵為蜂 莫氏八林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譜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鳥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辨訛編

舊說兎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兎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兎脚撲㩳雌兎眼迷離二獸下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則兎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辯耳詩曰詎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是烏之雌雄亦難辯者古者日烏月兎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烏不現烏不現則飛烏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烏而今世卜兎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兎多月暗則兎少說者說天下之兎皆雌而顧兎為雄然無謂天下之烏皆雌而三足為雄者 珊瑚網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窮幽記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樂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鶻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顧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鳥奔走水間啄草泥沙唼唼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稟性不同如此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明朝蘭廷瑞有詩荷錢荇帶綠江空

唼鯉令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 群談採餘

諺云鷺鷥鳥怅怅何曾餓殺鶺鴒與此同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瑇瑁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歷法與方位 餘冬序錄

胡桃之券令雞夜鳴甑瓦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記置之于雞棲下則夜鳴不止也故甑瓦書契字置于墻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 感應類從志

飛者栖木食木鷹鶻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土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蝕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旋行必東首又燒毛入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漢雋格物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 物理小識

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千爲群里人以酒幷糟

設于路側織草為履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其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 雞林小録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司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雌雄二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博物志

歙有許客在徐州經紀倉收小麥養一黃犬每日至經紀家食臨晚往倉房守麥不離客歸至次年遇事恐麥為蝕蛀寄鑰與經紀代晒經紀帶鑰至其倉所其犬跑號唧經紀衣有禁拒之象及見多人開倉挑麥其犬將頭觸倉众脚趕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設祭哭之寧藩叛逆兵抵安慶城外居民奔走無踪房屋灰燼屍積遍野有一姓姜者舉家逃走鄉閒惟失其祖及兵退回家竟莫尋其踪跡一日往南庄跟尋忽見本家犬坐在一屍旁見人至跳躍掉尾伏地方知守者乃其祖骸云 先曾祖日記

有人病膈每食輒吐一猫在其前吐出之食猫遂食之後卒猫于棺前哀鳴七日不食死 訒庵偶筆

歙方無違挈家居維揚常畜一馬齒老矣無違卒其子賣馬于鎮江營中一日馬忽浮水

渡江至辰州徑奔揚城閶入無違舊居見停棺在堂悲鳴躑躅舉家駭視渾身猶溼營兵亦踪跡至其家乃退還原價而養此馬于天寧禪寺 仝上

歙方禹成買于宣城常畜一犬徽獵師嘉其駿快買以四金携之獵獲果倍他犬両月之後犬忽不見獵人疑其逃回尋訪至禹成家犬果在焉見獵人至急走內室伏床下呼之不出禹成惻然乃給還原價此犬仍畜于家自徽至宣三百餘里能憶其故道益信黃犬傳書事 仝上

蜉蝣三日蠶二十七日蟬三十日蟪蛄不知春秋鼠壽三百猿猴八百狐鹿各千年鶴二千龜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髯龜千年解人語虎千年牙脫而角生蟾蜍千年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千年樹精為青羊萬年樹精為青牛百歲狐精為美女百歲蝙蝠為仙鼠郤行螾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虵屬鴻行有序進有漸鸛鴒飛則鳴行則搖象行先以鼻柱地鸚鵡行先以口啄地 客中閒集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為火浣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捶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錄異篇

礜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鼃耿黽也尤怒鳴北鞠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于水東面爲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蟲無聲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爲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塩累卵獺胆分杯醸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至于蛹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不可殫紀 竹窗小品

顯濵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虵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虵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虵已斃矣村叟棄虵于深山中逾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産卵于虵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爛斷如醬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虵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虵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虵固也蜈蚣小于虵矣而

能制虵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强弱哉 桂林玉露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西蜀無鴿 仝上

嶺南人好啖虵易其名曰茆鱓草螽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蚔蛤皆嘗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黄魚化為鸚鵡泡去声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毫猪沙魚之斑者化為鹿 仝上

姙娠者不可啖兎肉不可見兎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方觧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有十二種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蝤蛑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微潤然人之所食者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蟹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鬥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爾雅曰蟛蜞小者蟧云小蟹者螺蟧吴人呼為蟛螁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蟛蜞殼黒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日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蟛蜞壤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向外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蟛蜞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步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蜠大于常蟹八足殼通赤狀如鵞卵十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螯

蜞正亦不可食十二曰蟛蜞大于蟳小于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鼉鼊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江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説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蠘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客中閒集

凡食斷腸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凡食砒霜者死龍食之而肥物性之異有如此者 客退紀談

凡草本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何相反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體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性也二物稟生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 仝上

狼多藉草草穢亂曰狼藉狼腸直故邊塞以狼矢爲烟鳴則後竅皆沸狼畏圓人解帶作圈狼輒去淮南曰狼皮在戶筭不敢出羅願曰狗是豺之舅見狗則跪亦各有所制也 物理小識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清烈多別糧草恆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

及花鹿葱麑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蘇茺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續金石錄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烏脛骨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麚鹿畢集盖為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自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噉然後殺鹿　日錄

康熙丁巳休寧西鄉一獵户偕其徒往深谷伏叢莽間捕巨鹿其徒忽見鹿奔出急以鳥銃打中之喜甚往取焉則死者其師也邑令畢拘其妻與隣鞫之素無隙徒屬其女葬之以悞殺得免抵　嘯虹筆記

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盖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即畏服又如象見獅子則奔見鼠畏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　竹窻小品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郤故南人名為駭雞

犀得真角一尺刻以為魚啣入水中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為釵者將煮毒藥為湯以此釵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矣 漢儁格物

象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于藥旁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酉陽雜俎

竹雞善鬬取者激媒使鳴而致之鷓鴣好潔取者埽地布穀而獲之麂行必循一逕設繯者迹行處擒之海魚吐黑水以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他如啣蘆者自衛共穴者備鋒結陣者禦暴捷稱韓氏盧狡稱東郭毚寧智不足周身總無奈人巧取何 說儲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齝十一年而下四齒齝十二年盡齝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齝十七年上四齒齝十八年上盡齝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取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相馬經

驢馬駒子行有先後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脇下旬生者行在母後 候鯖集

山獺出宣州溪洞中俗為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值金一兩 本草註

狨之相媚也必先呂以口相接猿之相蠱也蠱羣也必先噬物之情也 玄池子說林

商汝山中多麝絶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裂破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隐詩曰投巖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是也狨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峡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為卧褥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嚙斷尾以擲之惡為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驚盖輕捷喜緣木猸猿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 僕雋格物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毛織以為布作服若有垢浣以火燒之則淨 神異記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兎產亦然嘗十二月得牝兎剖之得十二子又兎將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產 物原

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翼左掩右雌 說儲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胆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胆 方解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舘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懐秋集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駞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蹹地掘之輙得水又格物論謂駞有靈性能知水脉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 珊瑚網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即祭山神求一豺狗相送飫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而溺虎即潰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豺溺而圍之百獸斂避其地海旁有居民處無豆之屬油不可致有一等鳥如鴨自呼其名壓油壓油土人捕得以力壓出油投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繞其村人又壓之出油為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 誌異錄

貴州思南有山曰甑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甑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産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彞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于衮者取其孝也 猴鯖録

猰㺄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丈善走以人為食遇有道之君即隐藏否即出食人 博物志

海鰍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鰍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候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鰍浮水面眼未啟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舴艋裝載藤絲繚為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迴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繚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人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繚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臠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海槎餘錄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賚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廣異記

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猨犬面尾長腹圓斑文皮可為褥麗好溫煖 南州異物志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群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采蘭雜志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異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呌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畀汝已而開拳曰貌 異物彙編

嬾婦如山豬而小喜入禾苗人以机軸織紝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 仝上

雞鶩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惡其類者相值則相搏鶩狀類鶴長尾丹嘴鴛鴦匹鳥也與燕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仝上

鳿以水言自北而南鳽以山言自南而北鳿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鳽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尚寒猶集于山谷巖罅之間故字從斤 仝上

鳧鷖之雜鷳鷺之潔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鷳白類山雞行止閑暇鶪鳩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澤雉如商鶊季春之月始鳴麥已平隴也鶪鳩爾雅謂之鵙即伯勞也狀類鶪鶡而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抓雞鳴則草衰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翥則露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名曰商羊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

于齊庭東方朔曰商羊聞鐘則鳴聞鼓則舞鸕鷀鳥名其羽可為裘以避極寒鸕鷀飛則
隕霜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變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
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于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水鳥夜㗅山鳥巖棲原鳥
地處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啁山巖之鳥多不巢原鳥鷗鷺之類是也靈鵲兆喜怪鵬
塞耳鵲噪則喜鵬一名鴟鵂廣雅曰江東人呼為怪鳥聞之多禍人人惡之掩耳鴐鵝野
則義奏則搏水鶩澤則群擾則逐月令曰田鼠化為鴽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鶕在田得
食鳴相呼夜則群飛晝則伏于草中馴養之久而見食則相搏鬭也鴐鵝野鵝也飛止大澤
之中群處既奏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格物論
鸚鵡摩背而瘖鴝鵒剔舌而語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鴝鵒令
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又能作鴝鵒舞扶老強力鶺鴒友悌古今注云扶老
禿鶖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臑炙食之益人氣力行走如奔馬鶺鴒
雀屬爾雅曰雝渠毛詩曰水鳥也大于雀高尺尾尖長喙黑頸青灰色腹白飛則鳴行則
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其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寀寮雝雝鴻儀鷺序鵷鸞噰噰下齊眾庶　仝上
鷃鶵鷃也雀屬眾人之象言多也　鶉鷃雄高牝庳鳩鷚雌前雄後鶉雀也鶉鷃二鳥雄

者足高雌者足短鳩鳴鳩也鵽大如鳩生關西為鳥憨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雄飛常在後也瞉瞉將生子呼母應雛既生母呼子應鳥伏卵將成子鳴于瞉母應之鳥既雛母呼子應之　升庵外集

班鳩辨雛梟鴟害母班次第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喙母食之自飛去也　測微録

物食長喙穀食短咮搏則利嘴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食物之生者長喙水鳥之屬也鳥食五穀者喙皆短鳥善搏鬬者利嘴善啼鳴者頸長也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温鶬鶊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黄鳥之屬應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羽物變化轉于時令乾道始終以成物性仲春之節鷹化為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為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為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為蛤孟冬之節雉入水為蜃淮南子曰鷲化為鶉鶉化為鸇鸇化為布穀布穀復為鷂順節令以變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終隨日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續五色線

禹貢道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注疏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有人過莊浪親見之鳥形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

似兔蓬尾似貂與鳥皆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閩之土人皆能說 升庵外集

鶡毅鳥也毅不知死鷗信鳥也信不知用鶡狀類雞首有冠性敢于鬬死猶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傳云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鷗水鳥也如鷁鶂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鷗之別類羣鳴啫啫優優潮至則翔水響以為信反為鷙鳥所搏是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 鷸有文而貪鳶不擊而貪鷸狀類燕紺色雜出有文采水際伺蚌出啄而食之反為蚌所含緊閉其嘴滯死水中不知所食反以為害左傳云聚鷸為冠是也鳶鴟也不善搏擊貪于攫內 稗史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虵故食虵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蟲自出鶻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能傾鸛有長水石故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奪其巢即啣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皆鳥之有智也 仝上

丹陽練湖有人打雁為業先養一囮雁繫脚置杌上食飛者見食而下則以網覆之其年有一孤雁自空飛下與囮雁盤桓半晝上下引飛囮者因繫脚不能同去二雁竟以頸相纏而死守者至驗二雁囮者雄也飛來者雌也不覺心動竟廢其業 先曾祖日記

鳳骨黑雌雄旦夕鳴各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懷秋集

鳳九苞一曰口色含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三曰耳聽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先南方行也七曰距銳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戶不妄納也 論語釋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雌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絶異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然書傳未之記蓋山人罕識云 漢雋格物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月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自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眄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紀聞

雀目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鵂鶹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

山物殊性也 全上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于瓦罐中裝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 玉堂閒話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 杜甫註

山鳥首有彩毛曰山雞山雉長尾九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盖惜尾常恐觸傷羽毛雨則避于山巖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無怨與衆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永凍之時遠窺雌雄並宿于他所漸漸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冰凍膠並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喊此鳥即飛其尾冰凍拔折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頸有彩囊曰避株雉属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頸出彩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故曰避株任昉曰名為吐綬鳥 稗史

鶡鴠飛数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

之政陽雜

河州有禽名骨托吠如鵰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輙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博物志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為報春鳥顧渚山記

布穀鳥又名各家播禾又名春去也以其音之相似也南方俱有或云即子規鳥不獨顧渚有之

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間采魚子着草上懸于竈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于池塘間旬日内乃如蝦蟆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于塗以禹餘糧或徧洒蠣灰收水以貯魚兒鬻于市者號為魚種于池塘間一年内可供口腹又

拂林國有羔羊生于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絶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鱉剉如棊搗赤莧汁和合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于池澤内經旬變成鱉集異

烏賊魚暴乾俗呼螟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

人又龜尿磨墨寫字于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 仝上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兮媵予江淮閒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俗稱為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升庵外集

蛇化鼈蔚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朿反復自擲者數十次若一麪餅少焉四足出矣久之蹣跚入沙而去故鼈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紋者食之殺人 稗史

黟富民兄弟爭財訟于府一日赴審兄先往道經休寧遇大蛇銜道停輿觀之蛇蟠田中化為巨鼈驚詫去其弟後至適見此鼈命輿夫取之攜至寓沽酒炮鼈延其兄共食兄問鼈所從來弟告以某處所獲兄曰此蛇所化不可食也弟不信強兄再三兄苦止之弟疑兄言偽怒曰汝堅不食我自食之纔舉筯兄已持其手曰必不信可先食犬然後自食未晚也乃以飼犬犬立斃弟大感泣持兄手曰早知兄心若此豈有爭事乎遂息訟和好倍于初某家叔祖見瀾公識客適一客至甚遲衆皆環坐候之膳夫進炮鼈恐其冷以碗覆之少焉其碗漸高鏗然條墜于棹衆皆驚視疑其有異以與犬犬斃賴此客後至衆賓得全 訒庵偶筆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

徽高懷中業鱔麪于揚州小東門日殺鱔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拋入河如是者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于瘡處而地有鱔行跡始知向者所放之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鱔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仝上

類聚數考古云流芳遺臭固也抑亦有數存焉當其盛也賢人君子駢肩疊跡當其衰也奸邪匪類論論訿訿天地亦有不能自主者然以其盛則知其所以興以其衰則知其所以敗是亦得失之林也覽者可鑒矣

燧人四佐

明由曉升級　必育受稅俗　成博受苦諸　隕丘受延嬉

伏羲六相

金提主化俗　鳥明主建福　視默主災惡　紀通為中職　仲起為海陸　陽侯為江海

黃帝七輔

風后受金法　天老受天籙　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　窺紀受變復　地典受州絡　力墨即力牧受準斥

少昊四叔

重勾芒　該蓐收　修　熙俱為玄冥

羲和四子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按羲和四子即堯之四岳也分掌四方諸侯故為四岳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等為之官主四岳之事云

舜時八伯

伯夷為陽伯　羲仲後為羲伯　棄為夏伯　羲叔後為羲伯　咎繇為秋伯　和仲後為和伯　垂為冬伯　一伯闕

高陽八凱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尨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高辛八元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四凶

讙兜　共工　鯀　三苗

舜九官

禹作司空　棄伯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作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典樂

按禹稷契皋陶伯益即舜五臣也楚詞七諫又謂之八師益即此五臣而益之垂益夔耳五臣八師不復註

舜七友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 秦不虛 靈甫
殷三仁
微子 箕子 比干
文四友
閎夭 太公望 散宜生 南宮适
太姒十子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郕叔處
康叔封 聃季載
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稱為三監
武十亂
周公旦 名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榮公 大顛 閎夭 南宮适 散宜生 邑姜
二五耦
梁五 東關五
晉文公從亡五人

狐假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五伯

齊桓公　晉文公　宋襄公　秦穆公　楚莊公

周八士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鄭七穆

子展賦草蟲　子西賦黍苗　子產賦隰桑　公孫賦桑扈　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

印叔賦蟋蟀

三良

子車奄息　仲行　鍼虎

殉葬之說起此孟子謂作俑無後而況以人殉乎然則秦之刻薄寡恩其端已見毋獨歸惡于始皇李斯哉

魯三桓

仲叔穀文伯自世子始至文伯六世　叔孫得臣莊叔自穆子始至莊叔六世　季孫行父文子自武子始至文子六世

逸民

伯夷　叔齊　虞仲　夷逸　朱張　柳下惠　少連

作者七人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蓧丈人

註不指其人然見于包氏注者如此

齊四客

晋郤克眇 魯季孫行父禿 曹公子首僂 衛孫良夫跛

四人不幸而一眇一禿一僂一跛又不幸而俱聘于齊又不幸而有齊君之母又不幸而有齊君之無礼使眇者御眇禿者御禿僂者御僂跛者御跛遂令千百世下猶為失笑然無此則四人不傳此又不幸之幸

三卿主善

知莊子 范文子 韓獻子

仲尼弟子 史記本

顔回字子淵 閔損字子騫 冉雍字仲弓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 曾參字子輿 澹臺滅明字子明 宓不齊字子賤 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字子容 公晳哀字季次 曾蒧字晳 顔無繇字路 商瞿字子木 高柴字子羔 漆雕開字子開

公伯寮字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 樊須字子遲 有若字子 公西赤字子華

巫馬期字子旗　梁鱣字叔魚　顏辛字柳　冉孺字子魯　曹卹字子循　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蒧字子晳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祖　縣成字子祖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按史記云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所列弟子傳祇七十有七人不知偶遺一人耶史記七十有六為七十有七耶世遠年湮無從稽考即有他本不足取信姑存其疑云耳

孔子四友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孔子六侍

顏回　仲弓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晉六卿

趙無恤襄子 趙衰始爲卿至恤四世 魏多襄子 魏絳始爲卿至多四世 范吉射昭子 士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 韓不信簡子 韓厥始爲卿至不信四世 智瑶襄子 荀首始爲卿至瑶六世 荀寅文子 荀林父始爲卿至寅四世

三官

唐宏 葛雍 周武 三官周厲王時人也累諫厲王不從棄職遊吳時稱吳客三真君厲王崩復歸于周道家所指三官者想附會于此

齊威王疆場四臣

檀子 守南臣 盼子 守高唐 黔夫 守徐 種首 備盜賊

四公子

田文 齊孟嘗君 魏無忌 魏信陵君 趙勝 趙平原君 黃歇 楚春申君

三鄒子

鄒忌 鄒衍 鄒陽

漢三傑

張良 蕭何 韓信

商山四皓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　綺里季姓吳名寔　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七國

吳王濞　楚王戊　趙王遂　膠西王卬　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　膠東王雄渠

從有三王皆京兆尹

王章　王尊　王駿

二疏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　太子少傅疏受字子公

麒麟閣功臣

大將軍博陸侯　張安世　韓增　趙充國　魏相　丙吉　杜延年　劉德　梁丘賀

蕭望之　蘇武

周氏五龍

重合令子興居宋里　櫟陽令子羽居東官里　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　兗州刺史

子明居西南里　潁陽令子良居遂興里

曾綠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各居一里並以需索退讓著名

二龔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

三姓

馬淵 牛崇 羊嘉

二唐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二母

陳涉母知廢 王陵母知興

王氏五侯

王譚平阿侯 王商成都侯 王章紅陽侯 王根曲陽侯 王逢時高平侯

四子懷德不仕

逢萌 徐房 李曇 王遵

蔣徑二仲

求仲 羊仲

二劉

劉向 劉歆

河北二十八將

鄧禹　吳漢　賈復　耿弇　寇恂　馮異　岑彭　祭遵　邳彤　耿純　王霸

臧宮　景丹　杜茂　朱祐　劉龍　馬成　王梁　姚期　蓋延　馬武　劉植

任光　李忠　萬修　陳俊　傅俊　堅鐔

河西五守

武威太守梁統　金城太守庫鈞　張掖太守史苞　酒泉太守竺曾　燉煌太守辛彤

時隗囂有異志紀等五人推竇融為大將軍以守

鉅下二卿

馬嚴字威卿　馬敦字孺卿

三丘

丘昂　丘夷　丘矩

扶風三達

韋孟達　公孫伯達　魏仲達

漢末八使

周舉　杜喬　周栩　欒巴　馮羨　郭遵　劉班　張綱

韋氏三君

韋順　豹　義

楊氏四公

楊震　秉震子　賜秉子　彪賜子

袁氏四世五公

袁安　敞安子　湯敞子　逢湯子　隗逢弟

二難

陳元方紀　季方諶

又按邯鄲淳紀碑元方季方與其父太丘長仲弓有三君之號

五處士

徐穉　韋著　袁閎　姜肱　李曇

汝南六孝廉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鄧伯句　封武興　盛孔叔

三君

大將軍竇武　太傅陳蕃　侍中劉淑

八俊
李膺 王暢 杜密 朱寓 魏朗 荀翼 劉祐 趙典
八厨
王章 蕃嚮 秦周 胡母班 劉翊 王考 張邈 度尚
八顧
郭泰 夏馥 尹勳 羊陟 劉儒 蔡衍 巴肅 宗慈
八及
陳翔 張儉 范滂 檀敷 孔立 范康 岑晊 劉表
又八及
米楷 王盤 陳耽 薛郭 宋布 唐就 瀛咨 宣褒
潁川四長
荀淑 鍾皓 陳寔 韓韶
二十四賢
杜喬 張奐 向栩 陳蕃 施延 李膺 朱寓 杜密 韓融 荀爽 房植
姜肱 陳球 王暢 申屠蟠 張儉 鄭玄 冉璆 李固 郭泰 朱穆 魏朗

徐穉 皇甫規

凉州三明

張奐 字然明 皇甫規 字威明 段熲 字紀明

韋氏三義

韋權 瓚 矩

太尉椽韋子力之子皆仁義孝弟

賈虎兄弟三人當時謂之賈氏三虎惜其兩弟名不著故不列

荀氏八龍 皆朗陵令荀淑之子

荀儉 字伯慈 緄 字仲慈 靖 字叔慈 壽 字慈光 汪 字孟慈 爽 字慈明 肅 字敬慈

專 字幼慈

公沙五龍 皆公沙穆之子

公沙紹 字子起 孚 字允慈 恪 字久讓 逵 字義則 樊 字義起

李氏四龍

李亮 李仲 李訓 李秀

京兆三休

金敞 字元休 王延 字文休 少常端 字甫休

蜀二郎
李騠　杜珍
寺中二絶俱官大理
宋世軌　蘇珍之
魏文四友
司馬懿　陳羣　朱鑠　吳質
雙丁
丁儀　丁廙
鄴中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劉楨　阮瑀　應瑒　徐幹
臺中三狗
何晏　鄧颺　丁謐
兩雋
何妥　蕭眘
竹林七賢顔延之除山濤王戎謂之五君

阮籍　嵇康　山濤　劉伶　阮咸　向秀　王戎

吳八絶

吳範相風　劉惇占氣　趙達筭　皇象書　嚴子卿棊　曹不興書　宋壽占夢

孤城鄭姥相

一臺二妙

衛瓘　索靖

二陸

陸機　陸雲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澄　王玄　王濟　衛玠

二馮

馮立　馮野王

晉八達

童昶　王澄　阮瞻　庾敳　謝鯤　胡毋輔之於法龍　光逸

河東八裴

裴徽 楷 綽 瓚 邈 遐 康頠

琅琊八王

王祥 戎 澄 導 綏 衍 敦 玄

太原王京兆杜五世盛德

王昶 湛 承 述 坦之

杜畿 恕 預 錫 乂

二謝

謝靈運 謝惠連

八儒

以道自居為子思氏之儒 衣冠動作為子張氏之儒 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 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 漆雕傳禮為恭儉莊敬之儒 仲梁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 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詞比事之儒 公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宋銒尹之墨 相里勤五侯子之墨 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晉八王

趙王倫　齊王冏　河間王顒　成都王潁　淮南王允　鄱陽王虓　長沙王乂　東海王越

東海王越府有三才

潘滔大才　劉輿長才　裴邈清才

兗州八伯

阮放宏伯　阮孚誕伯　劉綏季伯　郗鑒方伯　胡毋輔之達伯　卞壺裁伯　蔡謨朗伯　羊曼黯伯

三人為一龍

華歆龍頭　邴原龍腹　管寍龍尾

中興三明

荀闓　蔡謨　諸葛恢

三人俱字道明故云京都三明俱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潯陽三隱

陶潛　周續之　劉遺民

蓮社十八高賢

慧遠　慧永　慧持　道生　曇順　僧叡　曇恆　道邴　曇詵　道敬　佛馱邪舍

佛馱跋陀羅　劉程之　張野　周續之　張詮　京炳　雷次宗

宋文帝謂天下有五絕

杜道鞠彈棊　范悅詩　褚欣遠模書　褚胤圍棊

徐道度療疾

顏延之四子各得其一

得筆竣　得文測　得義奐　得酒躍

一時兩玉人

謝琨　謝晦

會稽三康

丁潭世康　孔愉敬康　張茂偉康

天子四友

謝朏　褚炫　江斅　劉悛

周氏五侯

周札　懋　筵　縉　勰

張氏五龍
張演　鏡　永　辯　岱
東海三何
何思澄　遜　朗
湘東二遲皆湘東太守
遲昭周　起
雙璧
陸暐　恭
柳氏二龍
柳惔　悦
竟陵王八友
范雲　蕭琛　任昉　王融　蕭衍　謝朓　沈約　陸倕
二蘇
蘇亮　綽
何氏三高

何求　點　胤

二高

高閭　高魏

東昏六貴

始安王遙光　徐孝嗣　江祐　蕭坦之　江祀　劉暄

鄴中四貴

孫騰　司馬子如　高岳　高隆之

三才

溫子昇　邢子才　魏收

四傑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唐十八學士

杜如晦　房玄齡　虞世南　褚亮　姚思廉　李道玄　蔡允恭　薛元敬　顏相時

蘇勗　于志寧　蘇世長　薛收　李守素　陸德明　孔穎達　蓋文達　許敬宗

二益

蓋文達　文懿

河東三鳳

薛元敬　收元敬季父　德音元敬族弟

郎家二賢

郎蔚之　楚之

凌烟功臣

長孫無忌　李孝恭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　高世廉　尉遲恭　李靖　蕭瑀

段志寧　劉宏基　屈突通　殷開山　柴紹　長孫順德　張亮　侯君集　張公謹

程知節　虞世南　劉政會　唐儉　李世勣　秦叔寶

三列

韋季武　叔錯　叔謙

太公廟十哲以張良配

出穰苴　吳起　韓信　李牧　李靖　孫武子　范蠡　白起　樂毅　李勣

一門三相

韋思謙　承慶謙子　嗣立慶弟

戶部二妙

韋維　宋之問

四夔

韓會　盧東美　張正則　崔造

五王

漢陽王張柬之　平陽王敬暉　扶陽王桓彥範　南陽王袁恕己　博陵王崔玄

香山九老

胡杲八十九　吉旼八十八　劉真八十七　鄭據八十五　盧貞八十二　張渾七十七

白居易七十四　狄兼謨　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列

竹溪六逸

孔巢父　韓準　裴政　張叔明　李白　陶沔

飲八仙

賀知章　汝陽王璡　李適之　崔宗之　李白　蘇晉　張旭　焦遂

吳中四士

包融　賀知章　張旭　張若虛

大歷十才子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崔峒 耿湋 夏侯審 李端

三俊

李德裕 元稹 李紳

龍眠三李

李元中 李公麟 李亮工

關中三絶

鄭誠 林滋 詹雄

二鄭

鄭讜 畋

諫臣三人

張符 趙麟 牛叢

五老榜

曹松 王希羽 劉象 柯崇 鄭希顔

旗亭三才子

王之渙　王昌齡　高適

二扈

扈蒙　扈載

三羅

羅虬　陶　鄴

五鬼

王欽若　丁謂　陳彭年　劉承珪　林特

四賢一不肖

范仲淹　余靖　歐陽修　蔡襄　高若訥

睢陽五老

馮平　杜衍　王渙　畢世良　朱貫

二蔡

蔡卞　蔡京

三人不負科名

王曾　宋庠　馮京

二宋

宋郊　祁

五桂

竇儀　儼　侃　偁　僖

閩四先生

周希孟　陳烈　陳襄　鄭穆

伊洛淵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邵康節　張横渠　張戩　呂希哲　范祖禹　楊國寳
朱光庭　劉絢　李籲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蘇昞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劉安節　尹焞　張繹　馬伸　侯重良　王蘋　胡安國　王巖叟　劉立之　林大
節　張閎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孚先　唐棣　謝申　潘旻　陳經正　李處遜
孟厚　范文明　暢中伯　李朴　暢大隱　郭忠孝　周行己　邢恕

伊洛續集

羅從彦　李侗　朱子　張栻　呂祖謙　蔡元定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
方子　黃灝　廖德明　葉味道　石子重　輔廣　杜華　方仁仲　趙師淵　真德

秀 何基 王栢

程門四先生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楊時

慶歷聖德詩

范仲淹 韓琦 杜衍 富弼 歐陽修 余靖 王素 蔡襄

七老會

孫論 吳師道 梁宏 朱光復 賈亨彥 張景達 唐愈

二丁

丁寶臣 宗臣

四洪

洪朋 芻 炎 羽

下耆英會

文彥博 富弼 馮行己 席汝言 王拱辰 楚建中 王尚恭 王慎言 劉幾

趙丙 張燾 張問 司馬光

元祐姦黨碑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摯 范純仁 韓宗彥 梁燾 曾布 王巖叟 蘇軾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以上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蘇轍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曾肇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姚勔 王覿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范純粹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呂陶 趙彥若
孔文仲 韓川 賈易 王古 王份 吳安持 顧臨 呂希純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知逸
上官均 葉濤 龔原 郭知章 張康國 葉祖洽 朱紱 朱服 曾任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
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陳乳 陳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吳希續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續中 商倚 陳佑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綝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兗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
鈞 兗公適 馮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高漸　周永徽　張鳳　鮮于綽　呂諒卿　宋經　王貫　吳明
梁安國　王吉　檀固　蘇迴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曾紆　汪公望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郁晛　韓治　秦希甫　錢景祥　錢希白　何大正　周紆　呂
彥祖　梁寬　沈千　羅鼎臣　曹興宗　劉渤　王極　黃安期　于肇　陳師錫
黃遷　黃邦正　許堯甫　胡良　楊朏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道格　黃才　曹興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巖　王公彥　王交
張甫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儒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丹　洪芻　周諤　蕭彤　趙越　滕友　江詢　方造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王
珪　章惇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二陳
陳師錫　陳瓘
北京三傑

魏谷倚　富嘉謨　吳少微

城南三傑

唐容　唐麟　樂韶

三俊

鄭少微　楊天惠　李新時

二吳

吳可幾　知幾

何氏三鳳

何㮚　棠　榘

南渡四將

岳飛　韓世忠　劉錡　張俊

二劉

劉安節　劉上節

二汪

汪涓　汪慶辰

四俊

劉正夫　范致虛　吳材　江嶼

江左二寶

胡伸　汪藻

海濱四先生

陳襄　陳烈　周希孟　鄭穆

三石

石安民　安行　安特

三劉

劉嵩　岑　嶠

二韓

韓祥　補

詩四大家

陸游　范成大　楊萬里　尤袤

四州五鳳

謝固田因圓囷

三俊

尤彬 喻峙 陳宓

婺州四先生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許謙

四靈

趙靈秀師秀 翁靈舒卷 徐靈暉 徐靈淵璣

宋亾三忠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宋遺民十一人

謝皐羽 王鼎翁 方韶卿 唐玉潛 林景熙 汪大有 龔聖予 張毅父 吳子善 梁隆吉 鄭所南

三魁不負所學

李黼 李齊 泰不華

新安三俊

唐元　洪炎祖　俞趙老

元四俊

水華黎　博爾木　博爾忽　赤老温

儒林四傑

柳貫　虞集　揭傒斯　黃溍

國初三老

楊維禎　沈夢麟　滕克恭

明初詩四名家

高啓　劉基　張羽　徐賁

遜國殉難諸臣

方孝孺　鐵鉉　卓敬　陳迪　暴昭　景清　諫子寧　齊泰　黃子澄　張紞　毛太　黃觀　姚善　黃鉞　王叔英　王良　王良　譚翼　曾鳳韶　周是修　魏冕　鄒朴　葉福　鄒瑾　陳繼之　劉端　梅殷　劉景　陳思賢　高魏　盧原質　胡子昭　茅大方　司中　鄭公著　胡潤　高翔　侯泰　戴德彝　郭任　盧廻　楊任　費魁　連楹　廖昇　王度　董鏞　甘霖　林英　于志　能鐔　宋徵　黃希

范 程通 蔡運 儲福 何中 湯宗 盧振 巨敬 韓永 黃彥清 程本立
龔泰 方法 張安 周璿 謝昇 周繼瑜 陳彥回 張彥方 張國安 葉仲惠
徐子權 東湖樵夫即牛景先也
從亾諸臣本顧岱建文從亾先生碑
程濟 葉希賢 楊應能三人始終相隨 史彬三至滇 郭節 程亨 焦云三人一至滇 黃直
馮㴶二人至滇而病死 嚴震相遇而死 沐晨陰護
按紀事始謀從亾者蓋二十有二人因耳目衆多論令散去故至滇者僅寥寥數人耳然焦雲黃直并不在此二十二人之中不知何故至嚴震沐晟又因事而至不可以從亾目也今并記其餘以志一時忠義云爾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編修趙天泰即葛衣翁按察司王良後殉死叅將蔡蓮後殉死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良節宋和鎮撫牛景先即東齗樵夫後殉死王資劉中侍詺鄭洽欽天監王之臣老補鍋

三楊
楊士奇西楊 楊榮東楊 楊溥南楊
舉業八大家
王鏊 唐順之 瞿景淳 薛應旂 歸有光 胡友信 楊起元 湯顯祖
翰林四諫
章懋 羅倫 莊昶 黃仲昭

七才子
李攀龍　王世貞　梁有譽　宗臣　吳國倫　謝榛　徐中行　王世
浙江三異人
劉基　于謙　王守仁
二難
鄭復言　雍言
二何
何良傳　何俊
林下九相在萬歷初年
李本　嚴訥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郭朴　陳以勤　殷士儋　趙貞吉
三人做得好事
孫燧　胡世寧　王守仁
二闞
闞仲寔　仲宇
五湖五隱

劉麟 吳琼 施佩 龍霓 孫一元

議禮罷斥諸臣

楊廷和 蔣冕 汪俊 喬宇 楊慎 王元正 何孟春 金獻民 徐文華 秦金
趙鑑 趙璜 余琳 朱希周 劉玉 王時中 張潤 汪舉 潘希曾 張九叙
吳琪 張瓚 陳雲 張縉 蘇民 余瓚 張仲賢 葛檜 袁宗儒 賈詠 豐熙
張璧 舒芬 楊繼聰 姚淶 張衍慶 許成名 劉棟 張潮 崔桐 葉桂章
王三錫 余承勳 陸釴 王相 應良 金皋 林時 王思 謝蕡 毛玉 曹懷
張嵩 王瑄 張琎 鄭一鵬 黃重 李錫 趙漢 陳時明 鄭自璧 裴紹宗
韓楷 黃臣 胡炳 余翺 葉奇 鄭本公 楊樞 劉頫 祁杲 杜民表 楊瑞
張英 劉謙亨 許中 陳克宅 譚纘 劉琳 張錄 郭希愈 蕭一中 張恂
倪宗獄 王璜 沈教 鍾欽密 胡瓊 張濂 何鰲 張曰韜 藍田 張鵬翰
林有孚 余寬 黨承志 劉天民 馬理 徐一鳴 劉勳 應大猷 李舜臣 馬
冕 彭澤 張鵾 洪伊 黃待顯 唐昇 賈繼之 楊昌 楊淮 胡宗明 栗登
黨以平 何巖 馬朝卿 申良 鄭漳 顧可久 婁志德 徐嵩 張庠 高圭
安璽 王尚志 朱藻 黃一道 陳儒 陳廷鑾 高登 程旦 尹嗣忠 郭日休

李錄 周詔 戴亢 繆宗周 邱其仁 祖琚 張希尹 金中夫 丁律 余才
汪必果 張聰 張懷 翁磐 李文中 張滐 張鏜 豐坊 瑜 丁汝夔 臧
應奎 陶滋賀 縉□ 姚汝皐 劉淑相 葛潮 劉漳 楊儀 王德明 汪溱
黄加賓 李春芳 盧襄 華鑰 鄭曉 劉一正 郭持平 余禎 陳賞 李可登
劉從學 相世芳 張峨 詹潮 胡璉 范祿 陳力 張大輪 葉應驗 白轍
許路 戴欽 張儉 劉士奇 祁勑 趙廷松 熊宇 何鰲 楊濂 劉仕 蕭樟
顧鐸 王國光 汪嘉會 殷承叙 陸銓 錢鐸 方一蘭 趙儒 葉寬 張子良
汪登 劉璣 江珊 金廷瑞 范鏓 龎淳 伍餘福 張鳳來 張羽 車純 蔣
琪 鄭鏐 毋德純 蔣同仁 王瑋 劉道 陳大綱 鍾雲瑞 王光濟 張巘
王天民 鄭重 杜鸞

璫難諸賢

楊忠烈漣 左忠毅光斗 繆文貞昌明 李忠毅應昇 高忠憲攀龍 周忠毅宗建
周忠介順昌 黄忠端尊素 周忠惠起元 顧裕愍大章 魏忠節大忠 周忠毅朝
瑞 萬忠貞爆 袁忠毅化中

宦寺之禍自唐劉季述來未有甚于魏忠賢者也口啣天憲威福自恣而諸賢奮不顧
身至于如此噫何烈哉而其有不顯為讐而死者則有劉公鐸丁公乾學吳公懷賢夏

公之今尋又有雖與為雌雄而不死者則有文公雲孟惠公世揚等而其為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偉人則一也

吳門五義士

顏佩韋　馬傑　楊念如　沈揚　周文元

欽定逆案

魏忠賢　客氏以上首逆二人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侯國興　劉若愚首逆同謀六人　劉志選

梁夢環　倪文煥　李永祚　田吉　劉詔　孫如冽　崔應元　許志選　薛貞

曹欽程　陸萬齡　吳淳夫　李夔龍　許顯純　張體乾　田爾耕　孫雲鶴　楊寰

交結近侍十九人　魏廣微　徐大化　霍維華　郭欽　張訥　閻鳴泰　周應秋　李之才

李魯生　楊維垣　潘汝禎等十一人交結近侍次　顧秉謙　張瑞圖　來宗道　李蕃　馮

銓　郭允厚　薛鳳　朱童蒙　孫杰　張我續　李春華　王紹徽　楊夢袞　李春

茂　劉廷元　謝啟光　徐兆魁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徐紹言　范濟世　李

養德　阮大鋮　姚宗支　陳九疇　元詩教　趙興邦　傅櫆　安仲　孫國禎　郭

鞏　馮嘉會　曹思誠　孟紹虞　李恆茂　張樸　郭尚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卓邁　盧承欽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治　劉徽　智鋌　何崇聖　王拱　汪若極　陳維新　門克新　游
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黃運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單明翊
王點　李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禎　毛一鷺　張文郁　周維持　徐復陽
黃憲卿　許斯孝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順　劉宏光　溫皐謨　鮑奇謨　陳以瑞
莊謙　龔萃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馨　劉漢　王大年　余合中　徐吉　宋
禎漢　張汝懋　許可徵　劉述祖　李燦然　劉之待　孫之獬　吳孔嘉　季寓庸
潘士聞　張元芳　阮鏘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材　曾國禎　張化愚　李桂
芳　張一經　陳殷　夏敬承　周宇　魏豸　郭希禹　頡鵬　李際明　魏宏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周鏘　徐四岳　辛思齊　胡芳桂以上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辰　王之臣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誠　馮三元　胡
廷宴　張九德　朱國盛　馮時行　喬應中　楊維新　董懋中　周昌晋　呂鵬雲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虞廷陛　郭興言　周維景　徐揚先　陳序　曹谷
朱慎鋆　葉天培　郭如闇　何早　虞大復　歐陽克材　邸存性　葛大同　李
宜培　譚謙益　夏之鼎　張九賢　徐溶　潘舜歷　吳士儁　李三楚　童舜臣　陳
守瓚以上交結近侍減等四十四人

江西四家

羅萬藻　陳際泰　艾南英　章世純

明末四公子

陳定生貞慧　冒辟疆襄　方密之以智　侯朝宗方域

四鎮

高傑　黃得功　劉良佐　劉澤清

寄園寄所寄卷八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暢雲松壽南　姪　景衎
許志進謹齋　仝　孫　繼持　校訂

豕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寄園主人曰人果能言雖枕流漱石何嘗不佳絕千古雖然習而不察擊盤捫燭以為在是馬不且貽笑大雅之林耶隨手證誤用以自警非必率天下也否則日繩斯人於烏馬點畫之間而大端之誤人不少又將若之何

豕渡寄

物類悞（莫微於物異其呼而强加之弗受也蹲鴟詒誚金根致譏肯為賢者諱乎落筆開言不可不慎）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汩董（霏雪錄）

包銜曰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用之弓音周一作弓與軸同（續說郛）

余自訂文集亦嘗用弓字分卷細按之則弓為道書設因與軸同故借用之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蓴羹未用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為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同語錄）

繭紬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禎時臣僚聞上惡其華麗遂多以繭紬為服始盛行周櫟園曰繭紬備五善色不加染點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不已華與紈縠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然元世祖二十五年紀災異云秋七月熒惑犯氐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蠶成繭絲可為帛又金史太宗紀南京帥以錦州野蠶成繭來獻賞其長吏可見前世不知有繭紬也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為常其蠶散生野樹上士人蠶時必架廬林下把竿逐烏鼠之害槲生者名槲繭椿名椿繭椒名椒繭大如烏卵生深山叢條間者視他繭特小才如指上

螺名山繭質更佳歲凡三稔山東人恃此為業 雲谷卧餘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聽雨紀談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嫘嘗脫舜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 客中閒集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恬之前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然蒙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 仝上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簿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聽雨紀談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

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則是飲三斗晉劉伶五斗解酲一飲一石則是一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韋持雙戟八十因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仝上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宋祁筆記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伐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衛麵名僂句也 雲谷卧餘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槹則今之水車原名槹槹邊方備警急作高臺臺上作桔槹桔槹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槹烽上暮烟飛 稗史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羣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

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為狼筋者有老僧云貧僧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色涇師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慓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為晉李石撰然中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書或成於宋代歟 雲谷臥餘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駕則駕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霏雪錄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弦琵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仝上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迨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畧無分別何耶 稗史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置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栽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故曰楊柳然詩經東門之楊其葉牂牂乃謂柳之揚起者

耳 客中閒集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散開或寫作箑者非是箑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南方女婦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仝上

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命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趣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仝上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盌字故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致為識者所哂 後耳目志

習語誤 相沿舊矣而名與實訛具若之何釐而別之亦吾儕讀書之樂也多不勝舉信筆記焉以破積疑以發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失其旨 客中閒集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深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故官不可久居其任朱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 原始秘書

唐就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曰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 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 戴埴鼠璞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北齊書文宣帝將受魏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

於其位乎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註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隻不耦是則以雙月為良隻月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日知錄

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一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雲麓漫抄

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云胡不相畏此詩書不諱也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竹窗遺錄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廢弛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見盛唐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過為貺睽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儁其末則以恣豪舉崇遊觀矣遺窗續錄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借以引重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樂掊斗折衡焚符破璽等論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聖師之而故沒之若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或者聃所取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識遺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比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為韓耀伎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即為吏

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御之囑隨行者凡一言一動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陂逮以死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於此可憐也 湧幢小品

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梧讀悟顏師古注可驚悟也或讀吾非 書傳正誤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工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鼠璞

唐雁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二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雁塔題名為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額言穹廬之來使乎 仝上

遜國諸書載鐵氏二女詩謂鐵司馬就義二女沒入教坊獻詩於原問官上聞得赦出嫁士人致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嚲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為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

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爲不倫宗正睦㰅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將皆好事者僞作則鐵女之詩可知革除閒事野史所載大半譌繆本朝閨閣詩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綸母金節婦詩誰云妾無夫一篇高季迪詩也陳少卿妻野雞毛羽好一篇釋道原樂府也甄節婦泉流不歸山長歌羅一峯詩也今盡削之 列朝詩集

小青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良可噴飯以事出虞山故附著於此 仝上

起復者來制未終勉爲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還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歿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霏雪錄

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於家或當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爲之鏤刻與衆同好故可傳也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於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概爲鏤版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 雲谷卧餘

下洋兵鄧老言向歷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謬也（枝山前聞）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世俗習傳語也貳師乃云可與人言無二三更覺有味臨漢詩話謂王摩詰詩閉戶讀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為古木亦有致（嘯虹筆記）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傷盡吳諺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為然以五行占之乃為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平江記事）

王荊公多學然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荊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客中閒集）

古今考雋仲夏日為長至仲冬日為短至今世誤以冬至為長至堯典仲夏平秩南訛曰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此其證也（蓉沚集）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栢者鬼之廷遊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嫁切）皆作請（屈請之請）爛脫（音奪）皆作脫太

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為防廷尉評去聲為評若此甚衆筆記

宋蔡忠惠創洛陽橋俗傳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解曰酉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實明朝蔡錫之事名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國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圮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湍施工極難錫乃為文檄海神募賫批者莫應忽有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訖工更其名為萬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博學彙編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平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陳焯與仝人書

諸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諸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續說郛

元魏時侯莫陳悅殺賀拔勝侯莫陳三字姓也陳眉公通鑑自以為精洽矣乃悞為兩人

己屬可笑乃閱通鑑金丹弁除侯莫二字只書陳悅更爲可異若綱目於梁元帝子蕭方等誰不知爲方諸兄弟而以悞朊等字爲讖亦獨何耶嘯虹筆記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稿簡贅筆

毋在堂乃稱舅爲渭陽得毋自詛其親雜纂

稱謂悞因其名稱其人習焉勿覺而忽告之曰此大悞也則世必駭嗟乎與不駭也而終誤也既已悞也而終不自信悞也若此者亦聽其稱謂之云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語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坦齋通編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予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侵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

不禁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書之遷葬嫁殤且禁之而於佻達淫冶之私反為之導引豈理也哉 雲浴卧餘品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元及明因之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歷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湧幢小品

晉人有字父者晉胡毋輔之字彥國一日正飲子謙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又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有字夫者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有字叔者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能日飲幾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稱父字蓋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為古人所重不以為諱明矣今人諱名並諱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諱故廟諱曰諱御名曰名 說儲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 綠雪亭雜言

偶閱宋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塘諱而改然當時唐姓者豈止穀一人如唐景思者敬塘時為貝州行軍司馬歷事出帝未聞改姓也穀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見此矣即改於晉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因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者在當時或有所

不得已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無謂也約畧舉之以恒山爲常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慶湖爲湖避漢安帝諱也以虎林爲武林避唐世祖諱也避漢明帝諱而蒯徹爲蒯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爲明妃莊君平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爲嚴以唐太宗諱凡世皆稱代以宋孝宗諱凡愼皆從謹而愼德秀亦改爲真德秀若吳主女諱二十至今猶以二十爲念時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不諱誠度越千古也 雲谷卧餘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於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獘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 彙書

嘗閱李氏刊誤曰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覿婦容豈其宜哉 懷秋集

觀此則覿婦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吾徽踵之也余欲更變是風自三兒景行辛酉娶婦入門時即除此積習鄉人異之願吾郡士大夫家爲之倡家斯效焉比歲來閥閱大家

覩婦陋俗亦漸改矣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仝上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淮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母之稱俗輩亦多有之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爲公家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賓退錄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婿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爲泰山余不以爲然當是泰山有丈人峰故耳釋常談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已官銜之士者逮元猶然獨會稽楊維禎廉夫當元季書李黼榜

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髑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髑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宋文公為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為文公重乎惟志書宜用此法謂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 湧幢小品

世說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謹卿可以語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 續釋常談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為兄弟今為半子也 仝上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奠一人舉酒酹地故有祭酒之稱惟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誤矣 蘇譚

王右軍曾祖即丘子諱覽祖侍御史諱正故右軍書蘭亭記覽字加才宅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知相沿用之以為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又如唐人諱昺以丙丁為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為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為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為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旦王文貞曾俱改為文正其真謚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 讀史訂疑

親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詳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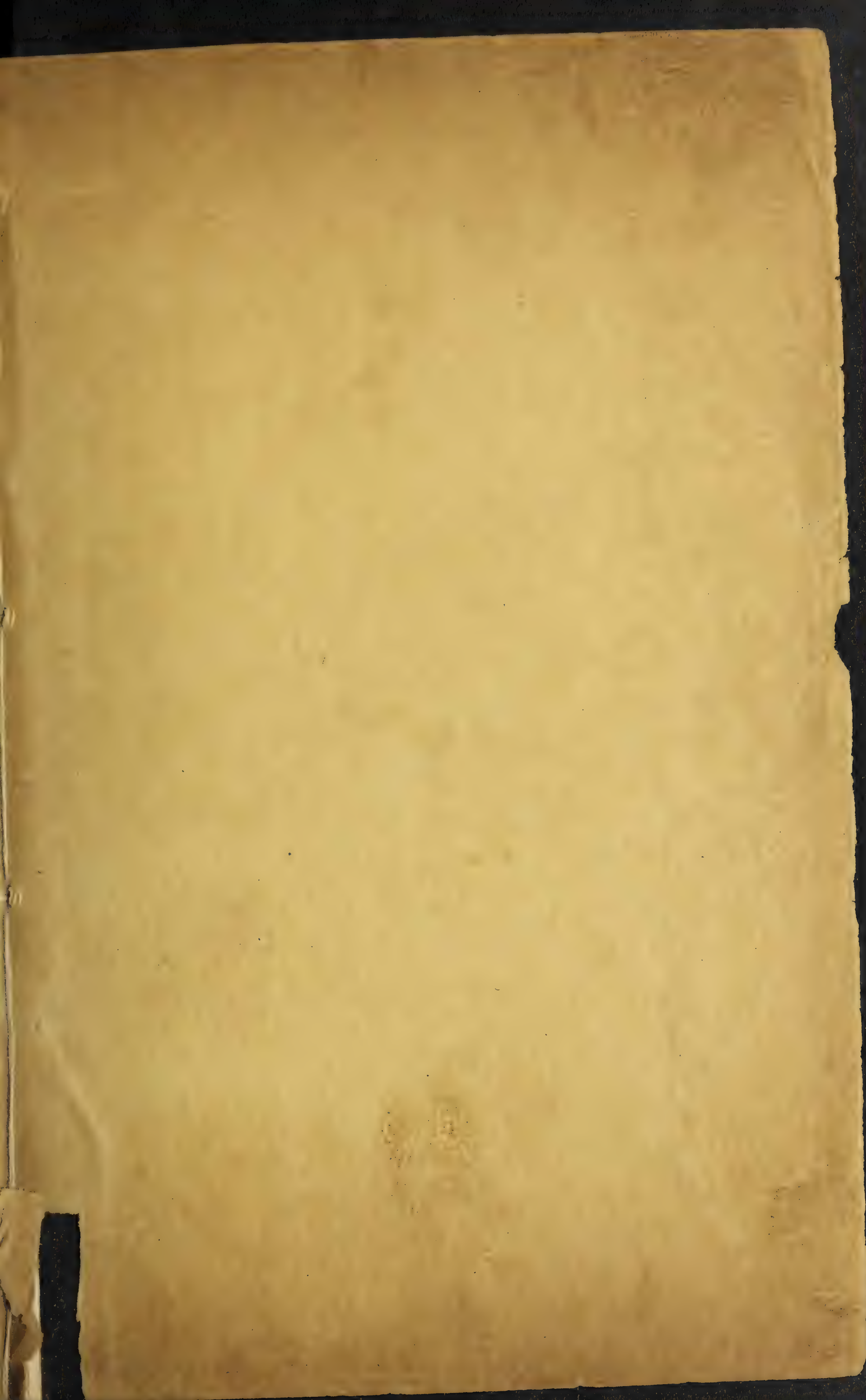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記稱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士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姑貶帝號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愛日齋叢抄

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致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 聽雨紀談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唐有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誤以鴻為單名注三十國春秋者蕭方等蓋方等佛經名其弟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為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傅 客中

閩集

今登科錄敘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為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為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緦已服窮而親盡矣況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閩産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韋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閩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渟懿公晲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生子故予金陵産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登科錄



寄園寄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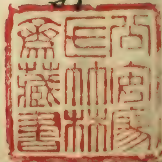
辛亥三月

唐駝署



寄園寄所寄卷三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陸肯堂澹成
黄夢麟硯芝同
男 景行
孫 授 校訂



杖寄

嶽瀆

名勝

大好山水

寄園主人曰天地靈區神仙奥府所在都有人無雙翼安能遍歷哉寰宇内莫過于嶽瀆故首及焉若名勝之地亦記其舊聞并足跡所至及有志未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産也古人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為好遊者增一寤思

倚杖寄

嶽瀆塞兩大者唯山與水而岳瀆爲最擾擾風塵動曰將追蹤向禽易言哉山靈相期如水可誓始卧遊焉爲他日嚆矢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考博物志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言爲羣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尊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阯以示報地漢官儀及泰山紀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牕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瞻白卧遊

出州城北望輕烟薄靄横帶山腰北行二里過白鶴泉泉出石罅湁潗鼎沸久旱則滲漉距西百餘步曰梳洗樓不知剏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石清洌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祈而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建樓閣堙圮獨荒

基破礎存今園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芃芃猗猗頗有佳致明李裕登泰山記節文

出泰安可二里所卽入山皆詰曲逶迤而上峯勢巀嶭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礧磊間作悲鳴至迴馬嶺乃却肩輿跂腰筍四里抵御障嚴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為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寛樹陰好鳥喈喈可愛又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卽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也何為百丈崖崖凹深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測已度石壁峪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墜道士衣羽拳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卽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頒其右為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從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為開元帝紀泰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飆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為搨碑者冬月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為蘇頲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辯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為絕頂曰

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為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搨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蓋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已其前地稍闢即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見秦則秦觀南望見越為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五鼓起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滉漾者以為海曰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為太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凡瞪眺久之因思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云一縷若塚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所謂野馬絪緼信也玉皇祠南栢樹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 明王世貞遊泰山記節文

有客登岱岳絕頂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

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升起數十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尚暗 客中閒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鼎至邸送十小饜次早漏四下月朗甚乎籃輿登山張火乞錢者孩而耆身受凍以求食者沿路過紅門行二十里至朝陽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廷檢引路再數里見五大夫松虛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稱快活三將至天門十八盤另開新嶺高峻矗天俯視戰慄道士攢典等跪迎参碧霞元君畢州守預置席浮白屬予登絕頂閱摩崖碑至無字碑日觀等處午後下山輿行甚急予閉目斂心魂成遊嶽五古六首同遊劉標夫歎服未能和也門人萊蕪李令君欽式為予勒石山巔回至紅門州守醉以優觴同入城遊泰廟廟記金天少昊氏四女俗稱泰山娘娘為碧霞元君東岳青帝神黃姓廟貌弘敞目中僅見

周官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衡山者南嶽也軒轅以灊霍之山為其副故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山蓋皆承軒轅為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大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

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蓋天景明徹行一隻白鶴迴翔其上一峰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風誦聲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其土多青雘鳥多鸜鵒俞瞻白卧遊

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盤曲夾以虬松老桂欝欝蔥蔥已不類人世矣從廟側右轉而上仄經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折氣填胸臆半山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履底若揖若退若頫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時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傍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紘埏六合無所遺蓋下視連巒別巘悉如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觀音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乎時所見也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心悚神慴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轍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弦幽草珍卉夾徑窈窕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磵道險絕巖壑幽邃人罕至焉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

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衡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霄霽日豁然中開間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於雲際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逕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舞雩沂水之樂也 明張居正遊衡嶽記節文

衡陽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云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靈妥神安永久無虞爰聞天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 客生親聞

按華山西嶽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云一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薛宗註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華山上而脚跡在首陽山下今皆可睹郭緣生述征記及華山記云山下自華嶽廟列栢南行十一里又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矣去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

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名胡越神寺又行二里便屆山頂上方七里有靈泉二所一名滿地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嘗聞其鳴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睹　俞瞻白卧遊

出城南三峰在望七八里至云臺觀周武帝時焦道廣居云臺峰築此延之又南行二里至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之山麓以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塚或曰希夷仙去骨蜕峽中已乃道流持其顱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瘞之塚後巨石工穴之像希夷卧其中如生入山兩山對開嵐光交墮行五里至五里關往時避兵者就險疊石為關行四里為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滙作小池從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蜕骨於此或云即張超卧仙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桫羅菴莎菴外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掛壁而下有坎兩兩直上可足趾通上方峰石罅為西玄門唐金仙公主修真於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辛坪在焉每歲三月香火輻湊華州道士來始向峰頭斬荆棘開徑懸鐵鏁而上之不似三峰時通人跡也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為繫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開不知絕壁何緣着種或云風吹花片粘之輒生山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間穠艷也望項花間似有物去來云是山羊善走險棲嶔嵜中人利其毛能伺取之南有回峰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臨澗坐石奇秀滿前應接不暇及暝聞寥中泉聲更自清迥

曉聞孤鶴長鳴過山頭乘肩輿亟上每望前峰已如路絕既又踰焉至十八盤者山最陡
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盞峰回忽見垣屋鱗鱗綴前巘則青柯坪至矣至則祠廟神像
俱經地震頹圮間已葺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天然之景爭獻秀爽視梭羅又進之佇立四
望遙見泉掛山腰如練乃水簾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蓮花來度石橋左從徑上可里許有
回心石焉從此上千尺撞遊人見險心悸率退轉是名回心至千尺撞下蓋絕壁壁裂
之兩傍稍施斧鑿斷樹枝橫之以承足枝枝相離尺許凡千尺云西折上百尺峽峽以撞
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立遠眺忽南峰片雲欲墮不墮作嬾態風
吹斷之如人乘鶴背來者度二仙橋石梁跨壑草樹清幽過車箱崖崖如車箱人緣輪以
行乃至老君離垢絕壁有坎如西亙上之如撞如峽而險更甚謂老君登華從此離氛垢
云過擦耳崖崖峭立躡處僅容足又下臨淡壑復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
有鐵猿鬘踞岸畔曰猢猻愁所謂猿猱欲度愁扳援者歟過此忽開朗則白雲峰也至險
際則閻王邊也謂隣於鬼矣至日月崖兩崖高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當是可觀歷金
天洞洞最宏敞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山之四周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
也又經三元洞蒼龍嶺在其前嶺中起傍殺蛇蜒入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圜
千仞石平處暫得休伏視下方松頂若蓬藋在蒼烟中濤聲萬壑疑泛巨海剛風時時捲

人夜覆面嶺可百丈真能虓魄雨傍穴石拖鐵柱有仆有立舊常有欄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嶺望見雙松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枝幹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有石曰上馬石者余曰即渥洼龍種何緣上此蓋有風道人不知姓名遊行山頭二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掛若虬龍下雲端忽昂首攫拏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凝眄忽西峰雲來迷漫澗壑恐雨至亟趨雲山崖崖有宋土地祠謂華為羣山之宗也已頹圮有四仙菴為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丘長春修煉之所雲入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步凡歷數險則玉女峯矣大石如龜殿立龜背甓瓦皆鐵陶瓦則山風能颺去之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為玉女洗頭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猶有聲或云下通黃河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刻龜腹為石室舊有揚妖師事韓姑姑於此又南為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共左余過之王出松子為供味鮮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扳屋屋角松房成積其長尺皆風落而收之者陟岡上東峰岡石斜削可數十丈稍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躡從者手接而上之遂達於巔有三茅洞前為小殿殿左右巖五峰道人居之依巖置扇當其缺處稍亦架椽為屋可坐客可輿臨崖遠眺當東峰盡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峰碍蔽道人指點中條首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如綫則近縈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某千里之內可俯而視也忽雲生首陽英英欲起道人

因言雲彌布峰巒即救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矣有時晴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岡老君碁所碁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為之重不可舉風色寒天漸暝還入崖下道人請就其寢室室入巖之幽蓋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與道人洎道士相與箕踞而語忽聞鼓聲頃之如雷余訝焉道人曰風入巖坎耳問有神異曰夜靜時扉外有足聲令弟子無窺扉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為其師守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爾師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師以歸蓋山神也問有猿鳥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時來乞食一老猿猜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岡視衆猿採核輒又去之語久忘倦擁衾啜茶乃就枕戚而東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啟窗片月方起光上射巖端白雲纖潔如素錦月漸高浮雲蔽之擬觀日出狀及旦雲竟不開也道人炊胡麻飯余青雀飛止道人肩道人曰雀來矣就掌中食已復飛去出扉重臨巖端下望雲如飄棉飛絮平鋪萬里循岡北行觀仙掌巖祿壁黑色石膏自壑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後人好奇遂謂巨靈擘山掌跡猶存還復至王道人所乃余憩板屋已被風吹去蓋聞雷時也王導余左折觀新洞洞頗高廣猶未訖工同州馬君怡額之曰迎陽蓋華當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令有生氣云又上之為雷神洞復右所為朝元洞洞之下有賀老避靜處穴石垂鐵鏁而下

之鑠乃板道以銅杙插之峻壁而板載之銅杙之上復綴壁以鑠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絶壁松林隨山麓起伏翠濤彌望賀所棲室憑于深崖煬竈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逕復其室朱書全真巖三大字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閻王邊西折以上為避詔巖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怪狀與分宜之清水巖畧等西上為嶽殿下有希夷睡經句鍾離雲房過焉俟其息以紙墨作黑白圈圖之授純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為老君煉丹之所石爐徑丈餘高可六尺蓋托哄以增靈勝云耳北行為西峰石鏬二尺直下相傳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為西嶽大殿殿之北為捨身崖古之有道者皆於此仙去崖之東稍折而下為鎮嶽宮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圓徑半之記云池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或謂開花十丈藕如船豈人所不到易為怪誕耶又北上為蓮花峰視諸峰不知更高幾許覺得身在太清中吞吐靈氣皮毛心腑灑灑如濯昔李白僅登落雁峰便謂呼吸之氣上通帝坐不知上此更作何語峰之下有石窪如臼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為余指點雲臺白雲白羊松桂朝來玉掛玉秀毛女諸峰張超石羊黃神藏馬諸谷歷歷詳說余恨無羽翰橫飛又恨不遂躋巖結廬遯世以老夭漸晦道人曰雨至宜且歸乃與道人別取故道下山下山輙易蒼龍嶺遇雨淅淅灑面避之三元洞雨止復行下離

垢如初上時則先一人納余足坎中而上縋余者徐縱其手乃以身下下峽下撞如之抵青柯坪令僕夫倒輿而肩之峰巒層疊隱見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余亦如去知己又如劉郎之失天台漁郎桃源悔其還也 明陳以忠華山遊記

按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崧字或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嶽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漢武帝登中嶽聞有呼萬歲聲於是以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復改崇高為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次雜道書云自嶽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帝巡過此山見學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即堯聘許由處猶有壇墠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麓種之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 俞瞻白臥遊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至偃師縣三日自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漶不可讀三十里至轘嶺口兩山對峙巖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有碑

後魏孝文為番僧跋陀建者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以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曾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為講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為二祖山西廊百步為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摩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栢又士一室門外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汴書室中塑達摩像案前石高僅二尺廣半之達摩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摩洞茲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謂精神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寺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往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復誦文潞公遊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有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徑四寸遒偉可愛又傍有唐大歷二年敕戒壇碑寺左百步為會善去法堂中有後周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相傳唐高僧宴公於此誦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之水遂送此泉東南行時有飛雪

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霽東行嵩山近日雪蒙其巔如玉田瓊樹復相帶映其情逼人恨無工畫者如范寬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羣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為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宅神靈故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參過客憚於入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栢或喬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奮而欲騰又或如帷蓋之張幾二百株三門内左右列四嶽祠又有降神殿壁繪申吉甫像歲久剝落謁嶽神殿西為御祠祠多歷代碑刻南行二里折而東北又二里北麓入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為僧廬其上四里有盧巖上寺闘石壁飛瀑數丈視此加勝路陡雪深竟莫能至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觀記元五祖堂記二碑及三古栢栢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漢武迄今千七百年栢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可三圍予平生見古栢多矣若二封栢獨蓋出天下之壽木亦奇矣哉又東三里據三陽為崇福宮其後名萬歲山昔漢武臨幸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即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於此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奕棋樗蒲泛觴三亭今惟存泛觴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杯即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啟母

石石傍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啟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嘗辨之

明鄭穆遊嵩山記

按恒山五嶽之北嶽也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爾雅曰常山謂之恒山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後魏孝文道武立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 俞瞻白卧遊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為舜北巡狩之所為恒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為玄嶽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為總玄之天子家太行白巖之傍距嶽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虎士二十餘年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藩園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煴煴恖生於天縱盤於地其胸盪高雲其巔徑赤日余載喜載懼斂色循坡東迤嶺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憇俯視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為虎風口其間多横松強栢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懞懞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巔三里始至嶽廟頹楹古像余肅顏再拜廟之上有飛

石竅兩崖壁立谽然中虛相傳飛于曲陽縣今尚有石突峙故歷代怯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為亦嶽靈所寓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於西方如此豈旦護松栢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崖筆詩於碑及新廟之聽上又數十步許為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畫錦封龍諸山皆俛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又隱在京都時常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茲遊非偶然者 明喬宇遊恒山記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至元世祖始知其源出於星宿海也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濱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

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迴流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降水真定冀州北折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寍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寍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濮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

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楊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於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汝渠其跡尚可放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穎州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黄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黄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為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穎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於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為兗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或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 孫承澤輯河紀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敍州而馬湖江會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與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地圖條要

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濶一百四十五里為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濶一百二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為第三重門戶 同上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

南淮水又東得獅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流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壑水淮水又東北南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城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邱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 水經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𣶒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沇水所出𣶒沇聲相近蓋一水也

沇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入於海夫濟之為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池上有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於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為二池地志謂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虢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繞三四尺耳王屋山頂太乙池亦涸古今陵谷變遷乃爾 濟源記

名勝 六合之內毋論蓬萊方丈非人跡可到即近在千百里間而青鞋筇竹往往有不能遍者總彙之以寄吾遊興

西苑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

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齦齶鮮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掖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門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一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泒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峰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謁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白光潢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竅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深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

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

李賢西苑記

西山出都城西北行二十里至青龍橋北折八里經回龍菴復折而西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於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沿河行二里達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主遊樂更衣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寺極壯麗中立二穹碑其一明宣宗建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番刻莫能讀出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西南一河不甚深廣山之北麓鑿石為螭頭口出泉潴而為池即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淡靚掬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為京師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僅丈許深倍之寺之右躋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

都穆西山記

隆化寺可十餘里路漸高望有若石門者至即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柏夾之外不見林上不見巔枝幹交蔭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荇藻淩亂可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有十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絕壁壁皆甃石為之歲久若天造

柏從石磚出初登一二盤望柏稍上諸山如螺髻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精藍名墅棊布繡錯金碧晃耀盤窮為山門甚精麗又進為圓殿後為方丈東西偏為僧寮洪光為香山支院不復由十一盤穿柏中小徑數十步即香山藏經殿步而下即後殿從兩廊逶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迴廊復東為來青軒羣山拱揖蒼翠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十萬株此香山第一勝處也 沈守正香山記

余遊香山二律幾曾牲玉列西封荒隧殘垣綠蘚濃半壑鍾魚傳梵唄孤僧杖鉢踏雲松奔泉落響尋丹井積翠凝光簇乳峰石磴直躋王奈苑浮空烟靄變山容 喬松夾路覆流泉香界盤虛一徑穿貝葉曇花傳白馬慈雲法雨覆青蓮風幡自動空壇淨瓢笠長隨疊嶂遷趺坐深陰翠靄裏脫然世網得枯禪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號奇勝 錢習禮玉泉山記

甕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晶庵在焉 倪岳遊甕山記

天壽山形勝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岳連亘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達醫無閭逶迤千里于東惟此天壽山本同一脉廼奠居至北正中之處此固第一大形勝為天下之主山也 葉勝天壽山記

余往者過昌平出城北不十里前代諸陵纍纍天半極望丹堊粉堞遠映蒼岑碧落間石馬銅駝至今未埋荆棘蓋順治初年設陵戶以時掃除深仁厚澤史冊所無曾有詩云甃步紅門百丈隄黃沙衰草卧文犀九龍水落千山暗五鳳雲深一徑迷輦路東西封樹盡寶城朝夕野烏啼諸陵環列長陵下瞻拜窮碑上玉梯○北風昨夜鏤冰紋駐馬寒山細路分止見茂陵多古木尚留麋老一孤墳岣崖遠瀑横霜月石洞飛濤渡隴雲內侍萬餘零落盡宮中軼事向誰聞○峭壁寒風湧翠濤石門半塌没蓬蒿幽宮永閟龍長卧華表空留虎夜嘷薦食尚流中使淚遺弓誰傍小臣號當年王氣今消歇憑弔低徊山月高○停驂日午鳥關關怪石層巖未易攀百尺丹牆横碧瓦九重黃屋傍青山殘丁散落存三戶廢監荒涼剩數間只有坊前翁仲石終年執笏尚分班○堪輿勝氣半空騰天外雲霞大壑蒸銀嶂虛明撐鐵壁玉魚永夜伴金燈行厨野爨烟千縷老納危樵翠幾層太息定陵遺燹火（十三陵惟萬歷定陵破毀）止留斷碣卧荒藤○山迴水繞塚纍纍陰殿聳靈儀在茲赤脚園公懷慶曆白頭宮監說光熹曾探石匱來三浙似向蒼梧弔九疑碣署黿趺無一字千秋金鑑景綸絲○直北雲山十六州霸昌清望冠諸侯先公密奏存遺祀勝國幽陵守一抔誰禁鴝鵒巢寢殿自然龍虎抱明樓可憐南渡冬青樹朽骨何曾瘞故丘○深深陰塢半蒙茸石徑烟村過虎蹤夜半紅燈朝二井天中紫

極削三峰誰攀列帝龍髯墮止剩前朝馬鬣封傳說錦屛常駐蹕荒陵酹酒泣懷宗○高峰落影暮雲橫玉鴿南來集北平破屋何勞賢守駕巉崖又畏廣文迎長陵近接黃花鎮遠隧幽通白玉京坐到三更乘月去空山一片馬蹄聲

鳳凰山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乃至其地葢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為開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塲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閑空隙也 王慎中鳳凰山記

上方山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毗盧頂頂上為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巖際菴寺復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 徐渭上方山記

雲水洞橫突一山洞口啟巖下洞外一小天為游人息足處初進頗閎敞如三楹巖屋再入洞門一束俯而行可二十步人俱傴僂又二十步則屈踵匍伏再二十步則蛇蚓蜿蜒火光中望石竇僅容身焉越此忽寬濶石乳所結萬象羅日左行過仙人橋有老龍潭石壁有二龍鱗甲生動他如幢幡寶墖花卉鳳凰珍珠米雪之山皆玲瓏神肖二里許忽躋而上又復入一洞似行夾壁中蘧篨而蟹步者二十餘武更斜側而下復平廣高遠再入有大士講法臺臺高十數尺旁有木魚鍾鼓雲板玉磬石擊之音清辨各如其響再入則十

八羅漢修短不一而形態宛然入洞來已五里折而右景象變幻如左 吳啟元上方山雲水洞記

塞外霧靈山在曹家寨路之東牆子嶺路之北直上四十里一名孟廣硎其下為廣硎水東入潮湖山頂舊多奇花故又名萬花臺 朱長春霧靈山記

寒溪山在江原道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即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圓通驛而東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溪水縱橫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簀上拂雲霄旁無橫枝松柏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峰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狀禽鳥不能飛渡其下清泉觸岩成潭盤石平衍可坐又東數里洞口甚狹細徑緣崖竅穴崯岈峰巒峭拔如龍拏虎攫如累層臺者無數其形勝甲於嶺西 王維楨寒山記

石門兩山巀嶪正鎖驛道二十里為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羡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為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即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於下大小纍纍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顛頓良久乃下 王衡湯泉記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即玉泉龍泉所瀦蓋此地最窪受諸泉之委滙為巨浸土名大泊湖環湖十里餘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沒隱見於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 蔣一葵燕

京西湖

昔有贈坡公詩者曰我公到處有西湖蓋杭州潁州惠州皆有西湖也而此西湖獨不傳豈非不得其人哉予莽庄在渾河之傍被放、常徜徉其間有太古之風予甚樂焉不識後有傳之者不與此西湖同湮沒否與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隄垂陽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 袁宏道燕遊記

涿州多燕古跡西南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即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使荊軻賫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匕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葉盛華陽臺記

鷄鳴山之西三十里為上花園又三十里為鎮城上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頓長史銳詩嶺雲沉日暝烟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王貌委龍沙 前人上花園記

渾河即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云北渡桑乾氷欲結心畏窮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氷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為渾河

渾河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為盧溝本一水也王苣渾河記

余於癸酉夏五出西巖次渾河有詩云縣樓翳嶠翠空瀑濯巘邱峰矗疑山立水渾似士流石林深瀝瀝烟斬徑幽幽轟飲成忙事橫題壁石榴河因桑乾山名一名㶟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即此渡桑乾即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蔣一揆桑乾河記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鼦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為糧於穴中作岐穴則之若蒼囷然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於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食牝牡皆笮脰樹枝懸死若縊鎮將閔之為禁甚厲然不能止前人黃花鎮記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即今居庸關按圖經大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脉不斷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隘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陘也西域去山不十丈而山高於城數倍周坡漫衍可容萬騎前人居庸關記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勤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

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没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酈道元碣石山注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廬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鍾山實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盤是也宋周應合山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以達於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於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峗天印彭城雁門竹堂以達於南又南為聚寶戚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闕以達於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為覆舟鷄籠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大壯觀四望以達於西北又西北為幕府盧龍馬鞍以達於西是為石頭城亦止於江所謂虎踞之形也陳沂金陵圖考

牛首山形兩峰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闕從山背東折而南始見寺之浮圖與虛閣據峰之高處從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石磴百級而上古杉連抱夾磴而植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列木而上石檻環陛中有銀杏一株枝覆數遍乃經僧居之修廊緣石而登至浮圖躡其顛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如石壁谽谺如覆曰兜率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還喬宇牛首山記

余丁巳秋遊牛首時仙湖家玉峰邀君典試南闈李子介蕃以上谷名宿從遊適四孝廉招飲牛首予始識李子於雙峰高處各賦古詩紀事李子更出七言二律同人喜其格調高渾予復次韻請質○鑿石酣遊興未央又攜竹杖過山梁叢雲直作優曇現（禪院有叢雲閣直對獻花巖）倒影橫看舍利光（寺僧遊看浮圖倒影予曰不但爾爾人東走影乃西奔驗之果然寺僧合掌作禮目得居上指點木山從此多一奇觀矣）風落天門波浩瀚烟開佛窟樹蒼茫從今解得支公法寶地時聞勝水香○何年來此戴山鼇終古空翻萬頃濤犀指爐盂遺舊洞（宋人明中和郊壇于山之東逢一僧趺坐忽化去但遺香爐鉢盂而已今辭支洞是也）久遺松柏作征艘（時山中喬木俱供戰艦之用）巖花已獻諸天供迦葉猶傳老納袍呼嘯東西峰頂上楚雲遙接蜀江高

靈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寶誌塔明初以塔逼宮遷於此錫以金額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相傳鑿池時常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應有聲若彈絲然已而閱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記謂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除痾（都穆靈谷記）

盧龍山在儀鳳門內與獅子山相連蜿蜒而東故名盧龍山山阿有道觀因山之名山憑城瞰大江抱都邑崔嵬兀起實據龍江之險由臺字旁一徑叢樹環遶而上至其巔則平脊迴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愛明高祖嘗登其上建閱江樓（喬宇盧龍山記）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經石梁入徑至清涼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名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則都城宮闕軍廩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巘皆歷歷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盡登臨之勝者無如此山 前人金陵遊記

冶城乃吳冶鑄之地晉元帝移於石頭城東高阜唐韓滉築五城此其一也謂之冶城宋置天慶觀其上即今朝天宮也宮之制外門弘敞內立建置碑又入大門從修廊九曲而入臺殿崇峻侈麗諸司習儀之所殿宇後有亭翼其垣據高阜之巔云明高祖嘗於此更衣西下有西山道院門徑幽隱高臺短垣可以遠眺又從迂徑而出據山之西一亭林木扶疏岡壟起伏不見城市亦佳處也又西下乃晉卞忠貞墓前有祠亦掌於宮之道士 前人冶城山記

金陵之泉惟祈澤最清冽有惠山之味 前人祈澤山記

攝山出金陵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檜長松連抱夾路至棲霞寺 前人攝山記

弘濟寺自龍江獅子山連亘而東皆崖壁峭峻五里至幕府十里至弘濟又從南而東連亘不絕二十餘里至攝山而弘濟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觀音山山下臨大江麓有

一徑石甃而上八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數十丈詹阿峻起復繫鐵索於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淨練可以坐閱夜當明月橫江尤可愛也 前人弘濟山記

從牛首南緣山徑紆曲細數峰約五里至西風嶺東行有石窟如屋題曰獻花巖云 前人獻花巖記

莫愁湖古樂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艀艋江岸還飛雙鴛鴦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是也 顧起元莫愁湖考

後湖出太平門行可七八里一望瀰漫光映上下微風播揚文漪聿興其崖巀霄漢之表王氣鬱蔥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疊連如屏如幃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巒嶺偃蹇盤伏於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西出城頭殿閣參差浮閣聳空者雞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崚嶒冒水而出者島嶼也傍視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湄重岡疊阜遙連於其外巋然而鸞鳳峙騰然而蛟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

紅紫烟花華絢如匹錦 計宗道後湖記

金陵東北有燕子磯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 宗臣燕子磯記

附遊燕子磯詩烟浪半空白蒲帆落未收山依城影盡雲逐水聲流小艇磯邊月長蘆江上洲雙眸今夕豁浩蕩楚天浮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險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嘗幸此山易名北顧予舊讀謝靈運遊山詩及世說所載荀令則登山望海雲雖未覩三山使人有淩雲之意未嘗不賞歎其勝 都穆北固山記

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冷泉水品稱天下第一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所為萬山東注一島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譙山有羅漢崖有煉丹臺有桃花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粼粼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即江漢朝宗於海水道也合而觀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相距甚邇氣勢相抗世以並稱 高穀金焦兩山記

練湖即古曲阿後湖雲陽之巨浸也湖所名練由孔子登泰山觀吳門若疋練然而謝宣城亦稱澄江淨如練以水容目之耳或言昔開氏有道者居之而沉其宅數未露勿濟人

每於山年見之稔則否其產或以魚或以茭以芋以菌或茹蘆或蒜歲食其利而邑不害潘之恒練湖記

惠泉出惠山昔陸羽好飲泉能為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為第一而惠山二之虎邱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隸里遠莫得其處即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而虎邱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為滙池僅袤丈而大浸無加爍石不減囦淪鮮溷淆集凜列注瓶畜益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賫士醵錢以輸官家買郵而遞舸艑任載道路絡繹即風晨雨夕炎天雪候朱繩轆轤軋軋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於若若水洞一見旋從洞底潛㴱默走委輸兩池之內池上有亭亭焉亭外為墀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鄒迪光惠泉記

虎邱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於遊人雜沓之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羶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李流芳題江南卧遊冊

靈巖為館娃舊址響屧廊釆香逕琴臺皆在其上前人題靈巖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之水皆歸也其最大者二一自宣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

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王鏊遊五湖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湫然如世外郎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棊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橫山陰山秦餘長沙山為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峴小峴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島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峰稍南大隆小隆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節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手山紹山曰嶂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為粥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杵山曰大竹曰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

媚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𡾊嶭王柱稍郤金庭其南為崦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上掣虵石公石最奇與黿山龜山南北相對曰𪓟山山旁曰小𪓟若螺者青浮二𪓟之間若隱若見曰鷩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学浮又南為白浮澤陂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蒻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碑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前人七十二峰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雲漢可望而不可即前人登莫釐峰記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千步為海虞山山行若千步為東南前峰又若千步為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叠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巖然彼漸趨於平壤焉且長江大河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盖與羅浮匡廬相為髣髴張著虞山遊詠圖序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界於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輸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於

錢塘而墒萃於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蒙冪蓊翳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 西湖志

附遊西湖詩長堤邐迤岸深深百遍看山倚樹吟幾頃烟嵐浮塔頂一聲欸乃破湖心綺筵畫舫來青靄紺宇朱欄俯碧潯只恐春深重繫纜眼前楊柳蔽高岑 此余髫丱時遊聖湖詩鄉前輩汪旣明內翰最賞破湖心句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採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櫓聲聒耳壁間有蔣之奇篆書賈似道廖瑩中等題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居洞中讀書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綆缶斤斸陟峻如飛嘗月下登巖鼓琴流淙協奏天籟淒冷往往致鸞鶴之翔集 同上

靈隱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於錢塘如引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現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高峯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駝現嶺高峯之西者曰烏峰又

西曰石筍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於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藹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於白猿之前而雲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臙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峰又西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稱雞籠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迤流至白雲峰之下凡八逾橋北澗自龍脊橋迤流至白雲峰之下凡七逾橋南澗之源出自白雲峰而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會美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自西源峰而東注過騰雲塢偏楓樹塢瑞於第五橋下浸飛來峰趾滙於西塢漾渟於洗耳潭瀦於濯渚東嶼亦曰暖泉激灎於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於龍脊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在飛來峰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曰彌陀曰騰雲惟冷泉在澗壖其餘皆出支塢 同上

予髫年讀書靈隱五大夫樹下窗對北高峰峰半一僧每夜擊柝念佛遶山行山有虎

余夜讀聲高與虎聲念佛聲相間復跡僧與語則歛踞古貌自號桂峰住已三十年視所擊板盡蝕予爲鑄銅板易之踰夜聲寂寂駭問故則山中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擠之去得不死未幾予別去往事夢中矣今戊午中秋同李子分虎登韜光翫月忽聞念佛聲爲憶此北高峰也質明走問桂峰則年且八十咨嗟道故者久之予既登絕頂復下山麓尋五松精舍見桂峰方俯窗下視念佛數聲送我響振林谷若蘇門嘯焉因賦長句用李屺留題靈隱寺七虞韻分虎和之明日擇工鏤板懸桂峰所居之室（）崎磴千盤路曲紆憑凌雲海天爲衢龍鳳飛舞不模糊留下西溪作陪都石骨玲瓏鬼斧刓駮豹蹲獅誰刻鏤萬嶺廻伏少樵蘇北皇高處失浮屠華光廟下走覡巫嵗嵗祈蠶集苾蒭宿雲靉靆嶺畔鋪白衣蒼狗未可摹巖花峰葉化魚鳧半空碧浪翻來無火輪推出扶桑鳥海水明滅轉天樞江深湖白孤山孤濃淡變態氣色殊飛鳥下翔猨玃趨俯尋流泉探僧廚重逢老衲貌更癯三十年來曾相須青燈烏几對山嵎書聲佛號嘯於菟鐺忘乎虎吾忘吾重話前因意躊躇目送山椒足不踰嘹嘹清梵空中呼如聞天樂吹笙竽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爲最由寺觀言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搜勝物無遁形　白居易冷泉亭記

嚴陵嚴先生祠古柏陰風夾江滴翠氣象整峻有俯視雲臺之意由客星亭右逕二十餘折上西臺亭曰留鼎一絲復從龍春上騎過東臺亭曰垂竿百尺附東臺一平嶼陡削畏眺一石筍横起幽澗蹇仰恣傲頗似先生手足磴道中俱老松古木風冷骨髀此兩臺者或當日振衣之所空鉤意釣何必紡鯉吾不以滄桑泥高下也 王思任遊釣臺記

余遊釣臺詩盤旋上山椒立壁攬空翠掃苔得清陰衆鳥靜不避磊砢千丈松狂奴巖相値朗朗客星懸豈復攖世累物色徧安車三反乃一至公孤且不榮菜傭笑益宇千秋一釣竿烟波愜所寄笑彼往來舟紛紛競名利

東湖在明州東二十五里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灝溔瀰蓄足以溉鄞七鄉之田舊名萬金湖昭利溥也祠宇邃密卉木芬郁埒杭西湖之盛故並稱東湖云 李濂天童山記

循白雲山而南過小白嶺東行至天童山寺予聞晉僧義興嘗住是山篤戒律有童子曰給薪水居無何辭去曰吾太白長也倏忽不見宋孝宗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入寺路徑如斗形雙池並深跨池而橋築七塔以象斗外池有水碓磑內池曰萬工池木葉彫落不入其中即入焉經宿輒不見 同上

松陵集云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奇品爲九題索詩曰石窗過雲雲南雲北鹿亭樊榭潺溪洞青櫺子鞠侯皮曰休和之詩各

固題附見宋施宿乃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沈明臣四明山記

雪竇山在奉化縣治西登日嶺夫人廟嶺巔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濱湖江曰白作洋時旱地多赭獨是洋黍稻彌蔚如雲又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西至山麓緣麓西南數十折始覩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蓋五十里矣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為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險隘蒙蔚至此則巒開林豁曠視無際僧候官必于此平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北數歩即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曲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既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秔稌不殊平野殿閣僅在危坡忘其為萬山之絕頂也殿前數十歩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澗合流於西南合處作閣以道名曰觀瀾閣古漱玉亭或在茲與南澗寛若沼石文如錦蓋即錦鏡池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湮為田矣又南亦作閣以道名曰聽泉亭旁有峻徑曲折而南觀瀑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於千丈崖滙為隱潭奇麗甚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龍王祠古飛雪亭也間有妙高

徐鳧崖桃花坑皆勝景 楊守陳雪竇山記

招寶山臨大海四望浩淼與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鳧鷗拍浪時時飛貸欲墜日本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歷歷可指數誠天地一奇觀也 沈愷招寶山記

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敲數百面鼓聾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 張邦基普陀山記

世傳海市蜃樓不常見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童走報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以為甚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淼中矗如奇峰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歘起如眾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峩鍾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旆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林景熙蜃記

大龍湫瀑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湍滾而此瀑獨委蛇縹渺大有眤人媚人之意然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偪億盛氣以赴則飛雹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

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維沓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為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笳如籥而及其紛輪泑潏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鼖鼓如鍾如鏞如鬵如鏄之具奏也蓋蚴蟉者其常而砰磕者其變也火選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熒煌不定白者白堋青者青蓮綠者綠珩紅者紅罽紫者紫磨 鄒迪光大龍湫記

雁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白河芳林逾窑嶼過長嶴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岩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岩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嶴抵窑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岩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為勝有潭七而沐浴為大池一澗一曰筋竹巘一曰經行門一即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為會有嶺七而丹芳為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為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庵三而八扇為八庵有亭四而看不足為奇堂一曰資深遊人之所有事也 陸深雁山圖記

天台山以上應台星得名山有八重如張大帆而華頂居其上桐柏赤城瀑布佛隴東滄羣峰環列於下如華之有瓣有鬚儼若芙蕖一朶簇擁水面 鄒之嶧天台山紀畧

金華洞為初平叱石處余髫而聞之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即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抵

牾宛然如羊 謝翱金華記

近輝有黃花山為太行異境元人詩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荊浩關同得意山即此地也此即所謂林慮山也 林慮山記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 王屋山記

共城西北七里有蘇門山一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巖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 前人百泉山記

嘯臺迤邐西轉約里半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遂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曰安樂窩 同上

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於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於世 同上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為平邸妄為平岡魏平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耳 顧起元太行考

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雁出其門故名一名雁門塞闞因山以立凡山西之

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 喬宇晉陽遊記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勢甲於海內 呂柟晉遊雜記

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徼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荆駱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 同上

砥柱山有人門神門鬼門在黃河中最為險峻渡者殺牛剥去肉骨乾其皮以貨物實其中連一二十隻上横以木板乃得渡入人門者安然無恙如悞入鬼門則柁工死而貨在如入神門則人貨俱無矣

傅巖在平陸縣東二十里里曰商賢有水曰聖人澗為說版築之所 同上

五臺山本名清涼山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以歲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名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名五臺 僧延一五臺山志

萬卦山在交城縣西北五里羣峰峙立續斷開合如萬卦然天甯禪寺在山之趾為十景之一曰卦岳文峰毘盧閣在寺後面勢巖正簷阿圜欄崇高爽朗環山松柏蒼翠可挹下視雲林遠觀汾水宛若天台靈泉 交城志

酈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即抵其麓 都穆酈山記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 王思任游歷下諸勝記

孔林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蓊翳鬱靇至聖林曲輦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為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 前人孔林記

癸丑九月交城丁內艱歸路經東省因謁孔林有詩曰西周愚孤盡東家萬古存羲昊陵雖遠曾無一子孫伏羲少昊陵俱在曲阜嶧山千仞高洙水見真源松柏夾道立孤直不可捫其下絶寸棘神蓍蟠靈根蒼檜無生死秦火安能燔深林敝白日避巢鳥不喧小子瞻拜晚俯仰肅心魂潤芷一貽忠頌聖歸無言〇曲阜世令尹肅我真宮墻宰牲列桂醑尊彝簋古光趨蹌雲礽胄古壁響絲簧黻裘幨執鬯陪祭儼冠裳哲配左右列袞繡坐素王顧瞻東西廡諸儒首左盲既拜聖人墓又登聖人堂欣展還蹴踖對越轉徬徨

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 陸游登南樓記

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乃吳破曹之赤壁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誤為赤鼻非故地也 顧

起元赤壁考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　蘇軾臨臯閑題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　晉丈湘君山記

九疑山在寍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峰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　愼蒙九疑山記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處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即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日四舍許爲大西山即道書第二十六大西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於大西山小西山之中者是已　王世龍大西洞記

白鹿洞書院之脉自五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峰南下如頓萬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山之陽即今白鹿書院也昔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水曰犀牛塘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異石峻嶒盛有先賢剷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遙對五老獨對亭作馬臺左即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而南名廻流山其嶺空濶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映又前平疇數十畝隔溪層巒百仞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

去迴流東二里許為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隅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遥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棲賢為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為考亭十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白鹿志

匡廬山記云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 蓮社高賢傳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安得不森竪躍舞故飛瀑多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為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嚙而鬬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侵膚撲面皆冷翠 廬山觀瀑記

黃巖寺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 同上

嶺南觀音山在會城隅之三里許路不甚嶮峰不甚峻然嵯峨逼側之狀榕陰松翠之幽不減廬岳也 郭貽觀音山記

七星巖在肇慶府城之北五六里許翠螺拱立如斗故名而玉皇閣水月洞為尤勝 兩峰

羅浮本兩山也烟霧迷合若一故稱羅浮並無虎豹蛇虺之害人遊其中迷道必有神人為之指引不必裹粮持長鑱食鍋沿道掘山藥茯苓煮食之可以療饑奇物甚多不可名狀而蝴蝶甚大其翅如車輪五色燦爛不可畜畜輒飛歸門有人取其繭而育之者雖千里亦去蓋仙種也 行笈聞見錄

清遠一名中宿舊傳黃帝二少子隱此因號二禺山梁時有二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禪師曰峽據清遠上游欲建道場師許之乎俊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佛殿寶像已成師曰此殿飛來何不回去空中語曰動不如靜賜額飛來寺 地圖考

大好山水

新安名賢輩出無論忠臣義士即閨閣節烈一邑當大省之半豈非山峭水清激使之然哉靈奇秀拔在在而有黃海白嶽其最焉者耳三復梁祖之言固不獨為徐士秀作慰藉語

白嶽山在休寧城西三十里高三百仞周三十五里奇峰四起絕壁斷崖遊齊雲者必先登焉齊雲巖在白嶽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迴數十里縣西行峰皆平至白嶽嶺峰始奇石路盤迴如線遊人緣梯而升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巖夾峙結小屋曰中和亭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成窽睛曰石鱉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潺潺出草樹間曰桃花磵渡磵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曰天門門下舊有石楠一株

大數十圍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入門東南行騈巖如城其第一曰彌陀巖卽窣多巖也今有窣多院祥符經云木鎒中出蜜長吏嘗遺取之梁任昉為太守遂止皆誤傳也乃僧取梵書波羅窣多義耳第二曰觀音巖視彌陀稍旁前一石色正綠昂喙而觶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馬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蹴之疑為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結復意其為眞龍也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旁巖上飛泉灑灑落巖下如雨曰珍珠簾簾前有池池未嘗溢亦未嘗涸曰碧蓮池瀦水沸散於西磵曰龍池泉西巘有虎跡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嶺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祺嶺其峻視曰岳倍之車祺南二里至眞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屛倚天所謂齊雲巖也雲巖二字宋內翰程珌所題明嘉靖丙辰世宗以祈禱有應曰齊雲山勅建太素宮左一峰曰石鼓右一峰曰石鐘夾屛兩峰曰筆輅觀前水如帶委蛇而東為石橋以渡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峰挺然拔出蒼莽中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峰左右兩崖之門有巨石特起又謂之淩虛崖橋西高崖中斷一小峰離立下崖曰捨身崖崖西行上浮雲嶺南下數十步仰視棲霞洞其頂橫臥一石如螮蝀曰鵲橋下有洗藥池左崛起巨巖曰紫霄前一石蹲尾封脊引頸欲鳴曰橐駝西北人立數峰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蹻蹻類力士之舉金生者曰五丁又有類有道者比肩垂紳而來曰五老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險不可卽別一徑通獨聳巖一磵自西北逶

迤而來散而為井者九北三里一石洞屛㩉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峰並峙而中稍高曰五鳳樓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西北有沉香閣草木蒙茸蛇虎潛中不能往也玄殿初創自宋寶慶真武像相傳百鳥啣泥所塑然兩經火一髮不燬其異如此獨聳巖高三百仭周十五里頂有池水清澈可鑑崇崖凡數曲里人鑿渠引水下山溉田千畝忠休寍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遊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未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解脫集

附錯夏齋雲山嶽半山房作　穿林陟丹崖蒼翠滴人袖夾路響清湍幽篁暗白晝雲凝助石頑泉咽添松瘦引領望天門濃綠接烟岫嶺畔嘯孫登時聞鈞天奏

黃山去郭郡百二十里叠巘層巒冠絕江左而徑與雲伍遊者罕焉康熙丁未春家大人出守茲郡余登署中紫翠樓見雙嶺對屹識即雲門峰心怦怦為所動欲游不果戊申秋雨至俱為雨苦雖往返雲影烟蘿中者旬有九日而山水奇與未之見也已酉九月治芒屨竹杖偕胡霖野歐陽磐士諸子及沖谷弟往焉斯游也出郭之朝湖門而北十里許抵潭渡又十里許抵潛口紫霞山在焉又十里抵佛子嶺則黃山趾也黃山高四千仭天目高一萬八千丈而天目反出黃山下葢勢處卑下其巔僅與此趾平也又五里抵楊千寺

水色山光冷然善也又十里許為容溪係容城子仙處夾徑叢篁可以幕日由栗村石壁山泱嶺抵山口幾二十里蒼翠之色滴人衣袂遂止焉明晨越石磓嶺霧氣瀰漫十步之外僅以聲達下嶺霧開同諸子坐溪石看婦子曝稻又十里抵湯口則天都雲門入望矣又八里抵湯院即古祥符寺外有泉温洌可浴海內湯泉不一獨此甲天下他或足跡雜沓汚濁隨之否則氣帶硫礦開鑿半假人力茲生削壁下片石凸出以障風雨若為浴者作天然室也浴泉而上可六十武抵桃花源僧水琳出肅余囑覓前道明日坐飛白亭觀瀑布隨往龍潭四面濶可三丈清鑑鬚眉沿潭西為虎頭巖巖外巨磐橫溪一窟凹人濶不盈尺而深以丈計磓石覆之形同舌陸僧云雨後水射窟中石子互擊如聞鐘磬絲竹音是為丹井也背丹井而上為蓮花菴傳為鮑元則所建尚餘數楹斜峙由菴而南捫蘿直上山脊一罅則軒轅黃帝藥爐也爐邊坐可六七人望諸峰最清憩息良久復尋舊徑回桃源登峰造極期於明日夜將半枕上忽若雷轟僧云必峰頭有雨龍潭蓋諸水門戶也晨起果陰黑龍潭溢數尺矣須臾大雨若瀑潭勢溢猛飛越沸騰之狀若龍馳若虎躍若珠濺若雪舞一刻千變目不暇給雨四日同人有歸志余曰遊佳山水如讀好書展卷了了意味反覺索然何妨從稍處食蔗也况風聲樹聲雨聲濤聲不啻鼓吹遙見黛色隱隱出沒已坐我米襄陽畫圖中矣次日雨止路尚濕即同諸子由兜率庵之慈光寺拜四

面佛像莊古縹碧鎏金凡七級級萬像高兩丈許若浮屠熊殿宇雄麗規模類金陵之報恩而濶邃之黃子干升新建也去慈光寺而北望紫石青鸞撐出雲表而徑曲邃不三十武一憇約五十憇抵觀音巖石黑暗古樸典碌砂洞相對又五里許登老人峰仰睹穹窿非斲自削而俯睇青鸞紫石邈乎小矣下老人峰入天門羅漢洞為蛟龍所敗徑已塞兩山竝立虛懸百尺諸子股慄却步余令從者横木於上踞而度再以餘力接諸子始從焉又里許抵小心坡有根緣石起枝葉交結若揖若讓者則迎送松也又六十武松以卧龍名頗肖之而徑益狹臂不得縱導者曰此猶濶處也又五十武石壁剗束徑由中裂天可尺較是為小一綫天云出小一線天登峭壁磨背者可二十武沿而北度木橋入洞高二丈許一隙透天緣梯直上人從隙出不七十武抵文殊院僧壁立逆入飯畢登文殊座指點三十六峰位置但可遠望莫辨文理惟天都洞門可窺蜂房蟻穴斷續宛如村落而睠老人峰又拳石矣下而北登立雪臺望後海愈奇有平地矗起直聳天半者余曰塔也僧曰峰也有蹲踞懸崖如躍如舞者余曰獸也僧曰石也有緣成團而烟成縷者余曰舍也僧曰松也至紅紫萬狀森森林列微茫若雲浩渺若水者余莫辨僧亦莫辨也返而飲飲而卧渾忘人間事矣晨起復往立雪臺看雲而雲氣半山登文殊座看山而山體半雲壁立曰宿雲曉合此山常態今日不雨也俄頃雲果散遂之蓮花峰峰在文殊右由立雪背

而下石磴齒齒凌面若躡懸梯身虛其半同人懼而返者五六人霖野磐士差壯循級而上節不克翼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峰下約五百折得平石圍坐東望天都一隙若月導者曰即昨所見洞門也又三十步虬龍懸綴根縷縷上指一線串壁竇而蒼翠自若是為倒掛松云又二十武折而東峰之背也沿背而折者凡八抵元白靜室故址猶存左右截怪石徑不可轉人皆禹步又千武許石扇裂木橋濶數寸度者危之又十武折而西石夾若巷高與肩讓出巷傴而入者為洞風肅肅挾兩腋三折而出復之北腹附崖者可十武則極峰之巔矣巔濶丈許青石疊抱中凹若盂宛然蓮初開狀也傍有醴泉沙亦幽香取以煮茗絕非人間味極目四眺烟嵐蕩摩九華天目匡廬微見白嶽鄣郎咸在足下北望一線白與天隣者則大江也導者曰今日惜微雲否則一面千里金陵報恩浮屠可指也語未畢雲霧驟起繫幔天地峰為霧沒露尖可三尺霖野磐士恐從者亦恐余大呼曰不登此峰不知黃山之大無雲霧不見此峰之奇人生若寄瞬息間青山蒼海古人東燭夜遊豈無謂哉衆少定而霧氣愈重數辨危石若蓮葉浮水上余曰乘此可泛六合也衆大鼓掌霧漸薄諸峰次第出乃以前徑返抵立雪壁立已俟石上謂余曰今日之游快乎吾固知不雨也携而入次蚕之後海衆婉詞乞憐期於桃源以俟惟霖野不屈仍借往舊徑霜滑曉風刺骨足力遜昨日將午始抵峰下余仍欲登峰道者云舍卧雲無宿處遂繞峰

而西將二十武徑忽斷磾兀憑淵鑿壁爲磴衆大懼余審顧久之循序傳縋後之履及前之肩磴之受身處不二尺受足處不一尺字曰雲梯信不誣也下雲梯折而東徑少平行大壑中可三里甫躡而上隨山肢轉者五六折礫石若屛徑以穴通可容廿人數隙漏天亦不苦晦三折約七十級達巓曠然一望目不可繩西爲丹霞又西爲芙蓉南爲翠微北爲石柱俱遜天都惟蓮華差堪與並至是霖野不能支枕石臥壁上松甚奇獨往觀之而徑不逾踵余亦心慴也下壁入大一經天仰矚太虛渾如曳帛較小一線天遠可三十武出而下境衍曠林烟交錯遠近相連漸見沙土穿林約百武抵丹臺腹汨汨訴饑遥見茅舍陰喜之及至僧耳納慧大呼絶不聞導者張以手喻乃供薄粥遂得接力上丹臺臺敞平容千人俯視大壑深靡測奇峰環抱對臺一峰特起端方秀削色肖伽楠怪松如髮披覆其上則紫玉屛也余依依不忍去霖野指夕陽在樹導者復托虎駭緩步下去臺北里許坐蒲團松本高不三尺皮若龜甲枝葉平密匝圍數丈根盤屈悉貫百譁闇不知何伐物也去松而北二里許抵光明頂前後海門可望而始信諸峰又若招我往也下光明頂半行草中約百武遇吼堂上人來同坐林松移時霖野乃至耦一蒼頭比及菴星光射戶牖矣吼堂詢游狀余曰登老人山在天上登文殊山在面上登蓮花山在肩上登丹臺山在脚下吼堂曰黃山最奇在海明晨登獅子峰鋪海或不果日之初升可觀也余竟夕

不能寢時聞霖野從夢中說倦質明整衣出而吼堂已候戶外霖野適與夢戰余舍之同吼堂往不八百武抵峰下天光飄然雲冉冉自出脚起吼堂曰今日海矣東方漸白雲族四出雖匼匝中往來有序諸峰盡沒惟天都蓮華鍊丹不為掩余謂吼堂曰三峰真仙島矣爾我盍不可俱登耶無何而海勢已成風捲雲而聚者成瀾雲龍岫而橫者成漬成濱雲和霧起而時上時下者成濤成浪遠山間霧孤木而若往若來者成帆成檣一望浩浩若將千里吼堂曰雲乎水乎余曰水者天地之包五行之始上為雲雨下為江河水即雲雲即水也已而雲少解東矚金光爛爍目為之奪吼堂曰日也忽聲剌剌出草間回顧之則霖野扶節蹌踉至欲舉目海已收矣悵悵怨余余曰子不見海夢也余見海亦夢也吼堂笑攜之返俱以野饌味殊媚舌即拉吼堂為始信前導至則峰裂成五一松自東達西臥可橋伐其怪異雖不及峰西之擾龍功於游者實大字之接引允宜度松即巔嶙峋千仞而東北諸峰立者伏者屹者拔者支者結者崩者壓者踞者筍者人者獸者竄者戰者飛者橫者東者排者舞者懸而墜者眠而昂者或以萬計余躍然起曰峰耶幻耶夢耶真耶人為之耶造物為之耶立雪之望而莫辨者其此也耶藉非身到烏知天地間有此奇境也哉去峰而東可二百武為散花塢勢之淵大不及始信而靈奇無二余不意既有始信復有此地吼堂別去余繞而東折而下幽壑茂林約二十武得擲鉢庵止焉日未晚庵

前修竹可人意同霖野坐其下不見天影乃入次日去擲鉢而東五里許止于亭看九龍潭瀑布瀑凡九折遠可五六里疾若電回聲若雷閱舊志云黃山無瀑誇矣去亭十里抵湯口又八里抵桃源諸子迎入寺詢後海況余倦甚出袖詩答之少憩復浴溫泉乃令從者覓村醪酬導者並酬余兩足諸子曰讀吾子詩江南之奇信在黃山黃山之奇信在諸峰諸峰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掘古雲霧之奇信在鋪海惜窮荒絕漠即生長其側者亦不克多遨一盻也余曰黃山若不生窮荒絕漠車馬及之矣峰不生天半塗汚及之矣松不生奇峰斧斤及之矣而松有非餐雲吸霧又烏能斐亹可愛若斯也彼蒼之位置黃山正厚也諸子歎服各引滿就寢晨起別冰琳出山徑猶昨也霜風灑灑禾不在野會幾何時序令已更意劉阮初歸時亦猶是也歸以述之家大人大人曰余夢想黃山欲往不克者屢矣不意小子先我游也雖然游亦豈易言哉胸在牽滯興必不暢足無金力覓必不周筆墨無靈氣不能為山水寫照性情不與山水相近不能收之胸中放之紙上與人其見汝曷誌之我且作臥遊也鈖唯唯因追憶時日約畧步武舉似情狀走筆而為之記　漁陽曹鈖賓及記

黃山三十六峰遊者踵接名人題詠筆不勝書顧予酷愛茲記瀟灑閑適足以慰我山靈每讀一過如遊舊國惜其遊屐所至僅得其半然必慮其缺畧則有黃山全志在

附黃山詩○楊干寺題壁有序及為先慈卜地步出里門人莫知子投足何所偶遇羅景明王守之兩老人及僧普聞蘊白恒學輩坦炭寺後見程子非二題壁感懷一首○三春無刻是晴天蔬食芒鞵到處眠曲曲溪流蒼玉碎離離麥秀碧珠圓滚登未熟佳城閉巖腹將傾石梆懸偶過精盧題壁處四山烟樹恨無邊○渡石壁洽川橋○萬仞凌霄翠色連中通碧水聽濺濺田家麥怨三春雨茶市人烟四月天野渡舟横深柳岸小洲沙接斷橋烟花時行客無停屐妒殺鴛鴦淺水眠○慈光寺○客到山門噪白鴉（凡客至鵶輒鳴禪堂僧即出肅）向佛光四面現曇華鐘魚隱隱傳天梵臺閣層層簇石霞百囀時聞山樂鳥一株獨放木蓮花（惟黃山有此花鳥）長空碧落流丹液好向雲中泛月槎○文殊院○曲磴天邊路百回此身長傍白雲隈看山有膽雙眸豁鋪海無聲萬象來夜放佛光人指月上昇旭日下鳴雷文殊座出懸崖頂趺坐忘年長綠苔○蓮花峰○一望空蒼未有涯海雲千頃泛蓮花茫茫練影横三浙點點烟光簇九華崖際尚留春樂水峰尖長掛鍊丹霞懸松卧石皆成象半壁晴光半壁遮（隨看各成一象物形畢具松石之奇世間少有）

附懷黃詩○予甲寅春暮入黃山裏糧作半月遊四月朔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罩身銀世界中山鳥齊鳴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移時一無所見今十八年矣近友人以黃山記遊寄正夫兹山巖壑松石之奇朝夕變色今昔異狀出人意表雖善繪妙處

不傳也予閱山記夥矣誰盡其勝者旣未能盡其勝又烏乎記山有舊題額曰到者方知又曰豈有此理又曰不可思議得此十二字千百篇遊記可炬也偶觸予心用疊舊韻懷之要不過憶當年吾目之所及吾足之所到以志昔遊而已亦安能盡茲山之萬一哉○摩雲直躡谷中樓珠閣瓊臺得從遊紫石文虹窺澗飲青鸞翠靄逐巖流山瀰漠渤空濤湧僧學猱猿絕壁留一杖撥開瑤草徑涼生三伏已深秋○古壁苔封玉簡塵丹山碧水好尋眞名都定鼎來天子立石拖紳拜聖人（石丈孫聳冠裳特立儼然尼邱指目孫子峰子拜其下）巖窔玲瓏時萬變松虬蟠結老無伸書堂傍寺清潭近舊日逃名說鄭綸（鄭師山先生却聘隱此築室祥符寺畔至今鈞石尚存）○虛空皴染半留餘雲幟霞標擁梵居邃洞不知秦歲月空門安事漢詩書泉根噴沸塵心淨山骨蒼寒世味疎菜甲茶槍僧共好六時清響吼鐘魚○天工巧琢破庸論臼竈長留藥不存蓮母婆娑攜九子（蓮峯中立爲衆蓮母先明項居其下小岫聚如菡萏曰九子也）石人傴僂弄諸孫（石人峰即老人峯慈光至此二十里）清泉直瀉千秋谷丹液遙傾五斗樽憑仗鞋尖難遍踏雲深空盼錦霞墩（山中錦霞洞有仙墩可望而不可即）

再懷黃叠韻　可是崑崙十二樓攢峰疊巘舊曾遊猿蹲岫頂呼松渡雲過山椒學水流萎翳多年紅木出採樵無路紫芝留半空笙筑喧天樂六月平添萬頃秋○寺門誰掃落花塵松谷雲深認不眞山錫黃名留帝跡我吟白句尚仙人（黃山題詩自李謫仙起）劃開峭

壁丹砂濶界破空巖素練伸猸接蛇盤陰洞合蘿龕香篆展烟綸○崚嶒玉立百千餘洗竹剡桑隱者居掛瀑有聲皆薄激薄而為雷激而為霆圓屏無石不圖書仙燈晃朗迎還送蓮瓣芬葩窈復蹊隔絶深巖難棧渡毵毵松檜蔭龜魚龜魚石距蓮花峰數十步深巖四絶從無人到○烟封苔鎖靜推論留得仙棋一局存棋石峰有枰方正仙人對奕處天半松林峰名搖馬鬣嶺中石筍長龍孫嶺在石筍峰下□人間所有物衆松石無不備俱流來香髓分金液持去瓊漿飲玉樽軒轅至湯池見玉壺持歸石室飲瓊漿升天出周書異記我亦暮年思屏跡疑嵐積翠潤雲墩○三懷黃有序○於子章雲曰綸仲孫墩韻之最枯者疊至五百八章古今倡和所少茲懷黃八律自然渾合足為山靈寫照且無一重意複句正如黃河水從天注浩乎莫知其所止韻盡矣乎未也予曰黃山以峰名者三十六析之為三百六十再析之三千六百三萬六千無一松一石不耐人思思無窮詩亦無窮安有盡乎因疊前韻復作懷黃八章○四圍青翠骨丹樓壁立千尋漸上遊無火寒泉長鼎沸不花雜樹盡葩流深松鶯石聲聲囀松谷鶯石時聞其囀曲澗鳴絃裊裊留横石如琴水沸琴上有聲為鳴絃澗天際雲行多變幻懷黃入夢恰逢秋○繡嶺紅泉隔世塵何須遠慕潁陽真天都石室高千仞帝子仙蹤止一人海內無山觀已止徐霞客遊歷遍天下對人云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空中布海志方伸予遊黃山見佛光而未見鍾海柳宗元有吾聞九疑好夙志今欲伸之句予又何時得伸此志也雙溪齒齒傳曹阮咫尺烟波獨藺綸○經幢寺鼓放參餘百級砂巖架樹居禽樂分迎前後海苔花半

蝕古今書淩雲古檜盤雕健絕壁溫拙捲木疎拙木剜之可卷作瓢盤等器俯仰陰晴山鷳巧石中長水養巢魚山鷳有長水石於巢中養魚○吽絕高空未易論心眸了了夢魂存盪胸雲湧蓮中蕊繞膝峰羅乳下孫顧挹仙瓢分玉液不摧士鼓飲窪樽天然石琢留泉厂晞髮皴肌沐燠墩

四懷黃叠韻○峰羅巘峙拱僧樓可記蒼茫夢裏遊石腹松穿山骨斷巒頭瀑瀉練光流龍髯纖就纖纖長馬跡印深顆顆留俱軒轅中遺跡山海黑江黃雙到眼木蓮開落自春秋樹大如拱花葉皆九出惟黃山獨有○鍊塊蒸砂久去歷往來多半是羣真仙源曲徑通香谷石丈長年作老人鐵笛橫吹三弄去銀罌斜獻一肩伸登雲梯一道人嵌石壁中吹笛智聾老攜具至呼之同飲如夢中事矣無四投足憑空度挽葛攀蘿若轉綸○寒骨悽神股慄餘一僧掛衲老巢居丹梯古蘚封遺篆玉笈真言秘素書爛日掀霞峰攫搏耕烟織翠樹森疎錚錚暗響流何處亂石騰空駭躍魚○掀眉蹲坐口難論滴水凝膏玉髓存三竺五臺稱仲氏九華雙目作曾孫蝻頭長傍呼龍石山有四足魚蝻首疑其龍也峭壁題曰呼龍石苔脉遥分引液樽有苔脉出清泉一線晝夜盈石樽用供一僧題曰引液蒼豹斑龍空壁嘯懸藤垂蔦曳危墩

松蘿山高一百六十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插天峰巒攢簇松蘿交映有禪菴焉創於唐遷於元新有大悲殿寄蘿菴並勝槩也山蜿蜒數里如列屏障於縣治之北左幹騰躍東

下則入歙諸高峰乃旋面而西為邑巨鎮出北郭從東行為入山徑崎嶇幽絶不納輪蹄石嶂峽流人穿鳥道歷山隈踰峻嶺復坦夷而岡阜別一洞天再入則危石懮泉潺湲迸玉復數里而層巒迴合鬱葱吞吐俗呼為金佛山蓋未有金佛菴實為松蘿山也 休寧縣志

松蘿茶擅名天下實則唯山頂一片香甘異他産餘皆北源茶冒名松蘿者也松蘿産茶不過數觔而官司採取山民病之弃將絶其種類噫天下之名非其實者又豈獨一松蘿茶哉

古城巖在縣東七里上有歙州治舊基下有巨石高丈餘宋邑宰鄒補之手書兌卦為磨崖碑山麓兩巨石夾立如門術門而工有兩石如鵝兩鵝入洞各見後半體崖巔為汪王故宮宣和間改為萬安山相傳明太祖臨徽州曾駐蹕古巖後敕祀榜文云神兵助順復名萬歲山宮外有禪菴萬歷間祝令世祿建還古書院後建中台閣又東障建文筆峰西建文昌閣東之下流有高公橋依山為榭稱名勝焉 同上

休之奇峰巖岫如古城者多矣而余獨依依焉者則以余世居其下也昔越國公汪華王六州起兵於此巖山之下碧流如帶余與村人約倡放生池遊鱗萬計不避遊人樂矣哉斯邱乎前後記見萬青閣集○巖山前晚眺○宿靄捲晴空松颸沁心耳石門隅

塵氛谷聲追杖屨白浪翻長汀蒼翠擁舊市魴鯉振采鱗溪光疊羅綺雲幔覆霞城儼然新壁壘小小邱壑奇矚覽時從倚廻景風烟況天白翔陽紫〇叢羅夾路深清聲砭俗耳伸脚絶東襪誰慶彭澤覆急溜激高舂稌穭成小市古壇摩層窮半空散霞綺石溪勢廻縈列岫排運壘苔蘚繡荒臯翠屏恣攀倚虛烟出水南瞑色變蒼紫

鳳凰山一名鳳山又名靈鳥山在縣西二里自白雲峰翼然而來盡於夾溪二水之會下臨孔道趾方頂平為海陽舊治旁有小池曰鳳池金太史聲讀書處也登山遠眺東有古城蔚然蹲立南則落石兀然衡几西則齊雲峯律崒矗北則黃海天都千朶芙蓉灔灔雲表 同上

落石臺在縣西南二里舊名斷石山宋邑令呂大防題明張令汝懋題曰海陽多佳山水如落石臺更為奇勝當溪流環繞間嵌寄巨石若從天墮落石之名意有自乎 同上

袁中郎詩所云雙溪分燕尾即此處也廣輿記舊云舟經此必祭有二舟同泊一祭一不祭神夜吹祭者北岸巖崩壓不祭之舟其傳已久然屬荒唐

石橋巖在白嶽山西原名岐山石壁千尺有天成石梁一山上坦而下闕闕圓如月上坦如梁長十餘丈廣三丈可供登覽當闕半里特峙一峰曰逼霄形如立兔搗月宮皆天巧也 同上

張公山即古率山由五嶺西北重岡大嶺源深根盤周百餘里昔有張公隱此采藥鍊丹數十年忽不知所之故名山居婺休之間實爲鄱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酈道元所稱三天子都在黟南蠻山中即其地也其陽西流入彭蠡其陰則東流百七十里北合吉陽之水爲漸江 同上

漸水出一源而東西分流東行三百六十灘達嚴州下三浙即所謂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灘下汴梁入鄱湖徽郡形勢可謂最高

漢志云漸江水出黟縣南今浙嶺屬婺源溪屬休寧自此兩溪合水港益大渚清沙白岸濶竪深映日成藍拱陰聚碧千條萬派自上溪口至率口東來百餘里矣縠紋錦浪可數遊鱗下見白石歷歷如在鏡中泝流而上則川巖參差崗岫縈繞一線水道皆自硆砑怪石中百折而進灣曲險伏萬山俯瞰顧大史瑞屏謂處處皆惠泉在在皆龍井有以也又流四十里至浦口徽郡歙浦之水方合流而爲新安江袁中郎記曰新安江清澈見底峰巒疊翠隱隱見水中時有突出水而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爲山所夾東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視輔不能了而山喜爲廻合數歩一轉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爲實也新安江經嚴州至錢塘入海自張公山至錢塘共三百六十灘諺云一灘高一丈徽州在天上李供奉詩云聞説京華渡東連五百灘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

同上

問政山為縣治屏障宛若舞鳳翔鸞游龍伏虎一名華屏叢篠於霄濕翠霑人山椒有高眉峰唐有千方外者自荊南掌書記棄妻學道其從弟德晦刺史歙州來訪之德晦為築室山上號問政山房 歙縣志

龍井山一名鶴頂山横截練江雄挾漁梁澎湃之音驚川聒谷相傳宣州刺史訪仙待渡於此俗所謂訪仙橋也上建禹廟複道巍樓頳白綺分上有文昌閣登望見練江如帶馳波跳沫舟楫鱗次魚鳥上下最為遐矚 同上

岑山屹立中流石勢磊砢水聲瀺灂蚪松挿天蒼鮮薈蔚瀉入碧潭巔平夷唐天祐間建寺曰周流元鄭玉嘗結屋其上名讀書樓因更山曰小焦山下為鄭公釣臺 同上

豐樂溪出黃山湯溪其自曰雲溪松谷澗九龍潭消搖溪者皆趨太平其左支經桑嶺會文溪經海陽縣治入于漸江淮浮溪經雲門峰下會曹溪阮溪容溪入於豐樂而支於洼溪潨溪衆水會之溪流始大又五里為龍擺溪虬龍蜿蜒過筆溪琴溪四合於仙人臺折入谷口引溪流入澗名曰閶闔溪有庵曰圓通臨於北阜虬松翠壁居然有石峽想稍下為鶴林庵潘之恒有詩云經僻狭如線欑峰岙似雲蓋幽絶之嶠也又行二里許有潭澄清而波濤砰擊俱以狀元名以與舒雅之居近也中多飛鳧泛渚昔人呼為雪鳧焉又折

而東長林叢薄旌亭椽舍溪行至此漸覺魚鳥依人堪作濠濮間想又十里經嚴鎮繞陰山之下顥水會之趨於潛虬山鳴珠發籟淵無潛鱗飛虹翼之如在蓬島又折而東南二十里與富資水合流入如練江 同上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靈異夾澗石為巘崿風景忽殊在崖間時見瀑布奇甚凡垂如簾者一為三折及直而懸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間嶶摸捫蘿蔦揭厲漣漪蓋深淡於虎豹蛇虺之域已逼靈境又前及里許踰澗循其石崖青壁逕崩崖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峰距絕壁下石掬兩股為崖瀑自其後乘高矣噴直下數十尺達望如出穴中雹狂雨狠淙淙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砑而吸之周廻可二百餘步搖光蕩綠莫測其深曰是始流平地為澗潭上陰幽黯黑風雨水氣合而為清竦人肌骨闖其上復有小潭亦龍所窟水自石門入而注焉逕迂險不可上 汪古逸遊龍潭記

葉村之山最秀拔者為飛來峰攢青戲翠排雲御風踴躍奮迅自天而下其旁諸山羽翼兹峰亦皆搜奇抉怪以自納無隱焉 程影南山雨樓記

由屯溪遡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之源水皆自高汪下湍流淺急難殘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滙為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潭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於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

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滴聲震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深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深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於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魚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為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東山公月潭八景記

績溪之東淡端瀨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嶔立崖谷間巉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鑒人毛髮為一邑勝槩舒道原石照記

寄園寄所寄卷四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陳黃永叔嗣 姪 景徹
王奐曾思顯 同 孫 繼掄 校訂

撚鬚寄

詩原

詩話

乩詩

寄園主人曰天地非塊然者也雷激風號木喧谷響凡物皆然況人有靈氣且口與舌豈能默默哉卿云復旦始于中古而後踵事增華日趨月盛勢自使之然也溯其原根亦可以概詩之大凡矣唐人以後詩話頗多而近今缺如輯而補之自不可少乩詩雖涉怪誕當其揮灑錯落頗有出人意表者并錄其尤可信不可信一聽之人余無容心焉

撚鬚寄

詩原 山林廊廟莫不有抒發性情之具詩也者天地自然之音也風雨雷電日月星長孰非天地之詩哉顧吾獨不解夫世之師心自謝者遂謂短笛無腔不妨信口是何可不溯夫根源

五言詩始於李陵蘇武河梁之吟而五律之祖又推沈約八咏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 詩話叢談

七言詩肇於栢梁盛於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楚狂接輿歌甯戚扣牛歌項籍垓下歌漢高大風歌皆七字濫觴楊升庵千里面談引梁簡文帝春情一首陳後主聽筝一首溫子昇擣衣一首隋王勣北山一首為七律濫觴然八句中皆雜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耳 附詩春情 蝶黄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扉 聽筝 文牕玳瑁影嬋娟香幃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調弦繁爪雁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傳憐只愁芳夜促蘭膏無奈煎 擣衣 長安城中望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黄香杵紋砧知遠近傳聲遞響何悽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北山 舊知山裡絕氛埃登高日莫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淩雲濁酒杯稿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 幽草軒集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然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升庵外集

六朝沈君攸有桂檝汎中河詩雄渾工緻是七言排律仍先於七言律也若初唐則有蔡孚打毬篇云德陽宮北苑東陬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錘玉鑿千金地寶杖琱紋七寶毬竇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游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鬉風騄驥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裡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鬚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棊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莫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仝上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也或以為淵明詩非也杜詩兩箇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柏稍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散不知人換世煙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起黃鶯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仝上

黃帝彈歌斷竹戚木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振鷺鷺於飛歌咽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李長吉酒不到劉

伶璸上士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全上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峰有九言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卧寒屋角踈影横斜暗上書牕敲半枯半活幾箇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後楊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蕋蚤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認高樓三弄吽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盧贊元賸蘼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賸蘼洗粧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攙先梅瑶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頹風流何事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九字律也 珊瑚編

作九言詩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余曾有咏竹句

題於齊雲山岳半云祇覺清於孤山處士梅胡然灣若彭澤先生柳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中最為難工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回觧百萬横自陳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宋謝臯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苗

肥九錢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贓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吟風颯颯吹玉笙

雲南提學彭綱咏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 升庵外集

漁隱叢話白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沿襲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實起於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東齋記事

歐陽文忠守潁日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約不得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歐公一篇云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高家窺寞漠自後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元祐六年東坡在潁因禱雪於張龍公獲應遂復舉前體其末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漫叟詩話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荅鄱陽客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 金玉詩話

集句是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可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

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定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撾漁陽摻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方朔為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予乃顯言之巳落第二義矣 同上

梁武帝江南美云種花雜色滿上林野芳櫂彩垂輕陰連手躍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辭絕妙填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 升菴辭品

古詩皆咏之然後以聲依之咏以成曲謂之協律詩外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為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為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傳一闋云李白製即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府青瑣集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巳有其事矣 筆談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 稗史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

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効丘也亦瀟灑可喜 焦氏筆乘

漢官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窻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烟樹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堆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含烟閣詩話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為煩擄段成式盧陵官下記截取斑竹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惡韻或煎椀茶為八韻詩皆謂之集聯若志於不朽則太苦容揀穩韻無所得輒已謂之苦聯句句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書於竹筒謂之韻牒 仝上

稗史云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摵摵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雙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徑宿闇闇樹墻垣巘巘架庫廐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坡蕚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明狙超超出猶奔

蠢蠢駭不懋是也然宋人咏西溪云灣灣灣處復灣灣更疊更切愈出愈奇矣萬青閣偶談

子春游賦懷詩有看山山上山經看留客客中客易留亦殊不厭其疊也

閩僧懷濬有詩二絶云家住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人多誦之客中閒巢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以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居家頼嚴巘貧郭財斂積邑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疏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諼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稗史

稗史論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畫者寫真雖形色相肖而生人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題而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婚別無家別新安吏玉華宮參之樂府何嘗伯仲蓋平日造詣有淵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自別明李西崖咏古諸作近日尤展成明史一百首俱是異觀嘯虹筆記

古今樂錄云倉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升庵謂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 升菴外集

陳后山詩吳吟未至慢楚語不假些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休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瀟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嘖曲嘖與賾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中入破義亦如此 仝上

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於幕下影櫂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野有蔓草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稗史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木歌云惰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

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後白居易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石軟於詩永豐西角荒園裡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枝柳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株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株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劉禹錫等和其題自是為白氏楊柳枝令人渾為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詞則似近於唐人意矣仝上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仝上

梁武帝宴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韻已盡沈約與以所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摠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迮格白易夕擲斥折唶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詩韻為鈎座客探鈎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

世次韻格也唐之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酧和先唱者是小異耳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箔下蠶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以謝止次用絲時二韻則亦以倡和為次矣全上

少陵飲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異本非重韻金玉詩話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蘇李或云起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栢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鄴中七才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体一也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歷體（大歷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

江西宗派體（山谷為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武）

曹劉體（子建公幹）

陶體（淵明）

謝體（靈運）

徐庾體（徐陵庾信）

沈宋體（佺期之問）

陳拾遺體陳子昂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達夫體高常侍適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岑參

王右丞體王維

韋蘇州體韋應物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即西昆體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謂樂府體仝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荆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

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為五言古詩為選體非也）

栢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栢梁體）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韓偓之體皆裙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香奩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不一大槩不出此）

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不一大槩不出此）

有近體（即律詩也）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為二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擢云曹公謂劉元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珊瑚鈎詩話）

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稗史）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為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痛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南濠詩話）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

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傍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此也可忘致璇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考之詩二十四句每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漁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做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石林詩話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 臨漢詩話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之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諧義理致舉人詩賦或悞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

刋定其韻字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单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拘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摭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致云東齋記事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題於旅舍云揺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隣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貢父詩話

劉伯温思美人三字詩曰雨欲來風瀟瀟披桂枝拂陵苕繁英隕鮮葉飄揚烟埃靡招揺激房帷發綺綃中髮膚憯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岧嶢雲中鳥何翛翛欲寄書天路遥東逝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掩揺瑟閻玉簫魂眾眾心揺揺望明月歌且謡聊逍遥永今宵客中閒集

蕭叅將出鎮雅黎其妻流寓楚雄聞本朝兵至泣將七歲子托於家丁手刃幼女取壁間舊句驛梅驚别意堤柳暗離愁十字離合成詩馬革何人能裹屍四維不振笑男兒幸聞

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毋牽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雪寒苟合如何決意休文姬回漢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是誰無力挽江河總是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悲傷坐也傷日沉誰與起殘陽心憐夫壻免還幼意慘蠅汚女伴娘土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足練有緣紅粉斷提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為招日前送別囑陽關立意當如張別山音信須憑隴外寄暗傳夫信已投環凶莫凶兮國喪亡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用離却塵寰骨也香禾黍離離離最可憐火焚誰與救眉燃心灰猶念舊夫子愁殺妻孥聆杜鵑題畢自縊死時維已亥之春 續人鏡陽秋

自杜工部秋興詩一時興會恰成八律後人漫不論章法每奏八首輙謂慕杜豈知詩寫性情興盡即止獨不可減而為四為六為七增而為九為十乎要須加一分嫌長減一分嫌短乃為妙耳 嘯虹筆記

自宋員外迪以瀟湘風景寫平遠山水八幅一時觀者留題目為瀟湘八景南渡詩人若陳允平衡仲張榘叔安周密公瑾溪漢倬然皆有西湖十景詞而北平舊市載金明昌隨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為古風或演為小曲所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

太液秋風瓊瑤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已至永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倡和更薊門飛雨為薊門烟樹或又增益二題為十景和者相屬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畝之園以及琳宮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詩可惜甚矣

鮑泉和春日詩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新日麗新輝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披新枝新可結新愁詎解顏新詩獨氤氳新知不可聞新扇如新月新蓋學新雲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 仝上

叠字詞頗有叠字詩不多見嘉靖間倭子從紹興雨中往曹娥江賦詩曰渺渺茫茫浪潑天霏霏拂拂雨和煙蒼蒼翠翠山遮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雁來來往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天連泗水水連天煙鎖孤村村鎖煙樹繞藤蘿蘿繞樹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會應難難會此傳今話古古今傳亦甚有味 堯山堂外史

藥名詩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之類是也近世有禽言詩甚有巧趣然論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當無異尋常詩乃為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 名中閒集

舒狀元春遊用重疊意作詩曰春風春日競春華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戀鶯鶯戀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尋芳子入游芳伴買酒人投賣酒家去是路分歸是路馬頭相對日頭斜又用曲牌名作詩云惟愛宜春令去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黃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子沉醉東風裏笑剔銀燈上小樓仝上

甲戌秋日毛子行九寄我疊字詩因廣其體一句三用疊字極所至由二四五疊至疊十二字為一句有夜夜夜深看夜月山山山外訪山人句又以曲牌名入詩近俚改用詞名藥名各成四律即用林卧遥集韻

唐伯虎花月吟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卧轉轉月落漫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别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 客中閒

余效子畏體有花月吟四律云花輝玉蕚月凌樓問月評花徹夜遊花霧朣朧殘月度月波蕩漾落花流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語花姑月佩留憩月長歌花競秀月臨花嶼雁行秋花枝拂月裊香塵月色花姿共一真探月花驚棲宿鳥看花月傍旅行人月邀花步尋難遍花簇月眉曲不伸退谷誰為花月主花洲月渡夜投綸秋老荷殘菊月餘月初纔别浣花居曾繡月樣花王譜新檢花叢月老書衰草殘花沙月白曉風斜月野花舒練光縈月花溪碎吞月御花蹤刺魚開盡心花對月論花身月魄雨溫存花朝月夜

餐雲母月窗花房繞竹孫急掔花鈴催月御高磨月鏡印花樽撚花弄月憐尤惜重疊花陰草月墩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為考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為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取羅公福為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為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 麓堂詩話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為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西涯即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棋出端觀二韻即曰勝與負相為端我因君得大觀 仝上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敞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建議大夫章維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日知錄

溫飛卿題賀之章故居疊韻作絕句云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寶藁草愚儒輸逋租又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因作疊韻絕句云隔石覓履跡西溪迷鷄啼小鳥

擾曉沼犂泥齊低畦 晚唐詩

燈謎詩前人間亦有之然皆鄙俚不足諷詠予友遂安毛會侯令尹名際可有燈謎詩十六首每首各自為題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共在一部孟子內為燈謎開一生面 嘯虹筆記

太平樂　虎旅歸來已罷兵 畢戰 關梁無禁任遥征 言行 九重天子稱仁聖 王良 異獸趨朝貢輩行 象

春閨　春日問花花解語 桃應 兒家庭樹綠楊多 子柳 東隣相對憐嬌小 西子 争比椒房絕艷何 宮之奇

贈友　綠柳陰中點絳紅 楊朱 良材勝任棟方隆 杞梁 少年意氣皆堪托 子懷 一諾何妨縞紵通 然友

歸田樂　垂楊枝上漏春光 泄柳 歸去來辭獨擅揚 晉文 從此塵勞皆頓歇 長息 素絲良馬為誰忙 綿駒

凱歌　節誦陽和萬彙蘇 景春 降藩歸化效前驅 王順 北門鎖鑰推良佐 司城貞子 絕域從今接版圖 貊稽

嘲一家棋低　滿院棋聲暑氣收 奕秋 乃翁局敗少機謀 公輸子 君家季父還猶豫 子叔疑 為語兒童且自休 子莫

王會圖　美玉無瑕輯瑞同 白圭 岐豐佳氣慶雲中 周霄 從天産下麟蟲長 龍子 兩道祥光一色紅 丹朱

少年行　廣厦華堂俠少游 屋廬子 更偕同輩結綢繆 曹交 端居忽覺雄心起 莊暴 反哺慈禽一綢收 烏獲

官怨　夜永雞鳴漏未收 景丑 官家沉醉百無憂 王驩 蛾眉一色誰相讓 顏般 南院光輝對院幽 此官黔

湯餅會　將逢彌月祝無災 浩生不害 繡褓殷勤擁抱來 慎子 諸子兒孫皆長大 公孫衍 含飴最喜是初孩 曾元

感舊　絃管聲調豹袖鮮 樂正裘 當年遺跡幾推遷

東代阿樓清興原如此原公之斯郄喜塵勞久已捐陳辛　春怨　欲絕良緣美日窺成瞷檀郎年少好丰姿子都為伊消瘦腸迴轉瘖環細數更籌夜半知時子　嘲村學究　身長九尺皓鬚眉高叟俯首長如持滿時戴盈之村塾全然無約束　任兒攜幼清池浴子灌孺子　村居

中男驅犢向前村牧仲須避南山百獸尊陽虎更與諸兒相其語告子年來齒落復王根楊容況　岩堯西嶽接西京華闕天際冥鴻物外情飛　莫道途遙頻顧僕百里奚衰年負荷托勞主戴不勝　家慶　舊事追思陟鼎台陳相長男濟困散家財孟施舍更傳遲暮添丁好晏子疑是錢鏗改姓來彭更

詩牌集字詳于吳興王良樞一譜其式用牙牌六百扇廣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其字聲平仄以硃墨別之椿牌一扇長準詩牌二刻曰詩伯凡易牌均為四分每一百扇以一人為詩伯執椿牌內取一扇以字畫數到某人次第取用以紙筆令詩伯掌之聽各人自取韻自製題詩成細評優劣分牌式之外又有分韻式立題式用字式借字式較勝式品第式賡寄式翻新式和韻式收殘式洗荒式疊錦式聯珠式合璧式煥彩式其跋云余得是譜藏之舊矣小峰先生一見而奇之先生性不飲然多飲興為近世觴政繁俗宜歸于雅乃刻而傳焉夫嘉賓式讌導樂宣和即不如唐人擅場而適趣遠矣詩牌譜

詩話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衰詩可須臾離耶況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傳千古人品心術胥于是乎在予林邱遙集疊千五百律意不

詩非苦吟不工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存餘堂詩話 可盡益知詩學無窮移情風雅者當有同心

韓詩多悲韓詩三百六十首哭泣三百首白詩多樂白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詩本性情多悲多樂不免性情之偏 說儲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歸 南濠詩話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偬何暇筆硯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營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 升庵外草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杯中瀉與老杜所謂盪胸盪層雲決眥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稗史

米元章書法固精詩律更妙予愛其望海樓云雲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

風秋月雨茫然又咏潮云怒氣號聲逝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升菴外集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划看晚濤接䍦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海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榮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是一絲輕浪花深處魚如舞只為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鬅鬙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說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裡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鯿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烏衣佳話

明太祖題隱者詩云固潔精魂欲上天幽居深處水雲邊烟封遠浦沙鷗盡樹鎖前山草鹿眠書假管城應復路楮生墨客未回川逢人更祝堅清志邪必雲衢足躡前其早行云

忙着征衣快着鞭回頭月掛柳稍邊兩三點露不為雨七八個星尚在天茅店雞鳴人過語竹籬犬吠客驚眠等閑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其咏新月云誰將玉爪指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鈎魚怯釣御山無箭鳥疑弓清光未放雲霄外素影遥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無窮其咏接樹云老幹將柯伐去燒從新接起舊枝條雖然未歷風霜苦自是先沾雨露饒四五鍬泥牢護足二三度篾緊纏腰東君看顧歸家后分付兒童莫去摇餘多見小說不具載 御製文集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蚕婦圖云蚕未成絲葉已無鬓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仰山脞錄

劉基初見明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顰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留侯一借間帝大悅恨相見晚 堯山堂外紀

劉基病足詩曰天容我作支離病痿纔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猶似鱉蹣行那得更憐夔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收龐亦未逞塞叟於今知匪禍周鷄從此免爲犧 客中聞集

太祖嘗微行入酒坊遇一監生時坐客滿案乃移土地神几與生對席問其里居則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句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案几小木命生賦詩應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喜翌日名生命為按察司令人家供土神於地始此 堯山堂外記

明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已故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喜蠲其役 仝上

新知錄云全兵南下宋室播遷金沙潘武目擊中原之荼毒而為四禽言詩以寓慨焉辭意惋切因錄之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旁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秖憶兒女無衣裳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讎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　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馳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斫殺　鵓鴣鴣鵓鴣鴣帳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新安黃黃生

道京官之苦亦作五禽言云泥滑滑我欲舉步前顛後蹶官途此日泥沒脛草鞋索斷足無襪泥滑滑前路漫漫何時達　提壺盧客來置酒悶中廚糟坊昨日索酒債僮僕空手難為沽提壺盧主人無錢空嗟吁　不如歸去淵明有辭平子有賦月俸但勾充馬料京城冷宦實難措不如歸去三年兩滿隨分度　姑姑姑中夜太息婦語夫良人為官妾不樂面無粉黛衣無襦姑姑姑不如商婦多金珠　得過且過外官原是京官作州府司道缺如林宦囊有日裒然大得過且過爾我耐心守窮餓 嘯虹筆記

明高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征偽漢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滿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說海

洪武間張彥倫詠愁詩來何容易去何遲半在胸中半在眉門掩落花春去後牕含殘月酒醒時濃如野外連天草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卻五侯歌舞地人間無處不相隨 堯山堂外記

毗陵李氏年十六咏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稗史

高皇誅藍玉籍其家佳又字往來皆連罪孫蕡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鼉鼓三聲近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高皇問監殺指揮孫蕡死時何語以此詩對高

皇怒曰有此好詩何不早奏竟殺指揮 列朝詩集

虎丘劍池云是闔閭埋玉處一潭清冷深不可測宋戊子歲忽乾瞙中見石扉游人競下探之見石扉上題二絕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攜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欄杆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 叢編

明太祖初渡江時潛行至太平府不惹庵因宿焉僧異之苦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光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嘵嘵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僅有臣亡師一偈在焉問偈云何即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深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笑而釋之 龍興記

楊按察基字孟載少負詩名會稽楊廉夫來吳下於坐上屬賦鐵笛歌即倣鐵體廉夫驚喜與俱東謂從遊者曰吾在東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與高啟張羽徐賁為詩友人稱國初吳中四傑 列朝詩集

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揚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終局亦不相遠眉菴盈川令終如一太史之甍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按察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 同上

唐子儀名文鳳以字行歙人山長仲實次子生而穎悟過人以文見重當世知名之士得

從諸故老游經史百氏無不精究善真草篆隸書辟教紫陽書院以文學徵於朝授知興國縣擢趙王府紀善以禮義導翼數有諫諍卒年八十六歲子儀與祖元父仲實俱以文學擅名時號小三蘇為詩文豐縟閎深有梧岡集 仝上

明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嗒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嗒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蒭新酒金刀繪錦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 遵聞錄

明初詩僧稱宗泐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游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咏蟬云玉貌名並世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 南濠詩話

錢塘吳憕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擲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憕始以丁憂還家沉浮宦海者念此詩能不悚然 昨非菴集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材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為僧改今名云來復鬚甚長後為僧而鬚如故尤工於詩所與游皆名士初為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鬮得賦閑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後曉臨荷芰酒醒初打牕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

憶候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雁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詩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邱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牕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又云鸕鶿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灑出塵溢為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為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為澄心觀書堂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為僧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蕊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胆如此欲殺之復遂玉筯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或曰見心之從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世　孫樹良誌

明初一僧敲鉢賣詩聲絕詩就有以鷄卵命之賦僧應聲曰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

然成五德呌落滿天星 莫氏八材

蘇景元名大休寧人貫穿群經通趙東山春秋屬辭之學教授弟子嘗輯新安文粹撰國朝人歌詩為皇明正音成化中年七十自為墓誌而卒 列朝詩集

周子羽名翼號懿齋有題鴈來紅一絶云翔雁南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鴈來紅草名 堯山堂外紀

瞿宗吉熨斗詩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斡旋天上陽和氣平貼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顆何時肘後黄 綠雅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其葉可以染指甲為紅色元人瞿宗吉詩金盆玉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抛紅豆戲搯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𡖖回錯認守宮砂又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多求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氷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畔傍 仝上

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警聯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又咏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别离心風來東面知深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宫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咏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

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滚滚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渡甌邊渡湓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橈　鹿堂詩話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聞靖難兵起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悲歌聞者壯之　仝上

方正學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　三異人書

梅窓小史云有御史登臺弔古欲留題見與夫沉吟問之曰小人有詩好個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御史驚奇擲筆去臺上題石甚多中有一絕云嚴陵臺下大江横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詩非不佳不若與夫是英雄本色余往來武林每過嚴瀨必維舟臺下擷蘋野三兒景行鄭呈登釣壇詩有故人止剩先生在客宿還從帝座觀之句予心有所觸因次林卧韻懷桐洲石瀨寄正先生以代奠其一有聯曰纏帛盈輪空物色釣絲千尺獨臨流二有聯曰披裘傲睨無天子撫腹溫存有古人三有聯曰狂奴北舍方瞑目痴漢西臺尚奉書四起結曰寇貴馮吳未足論雲台湮没釣臺存高風止有先生獨羞過嚴陵百仞墩頗為作家見

許今勤之石

交趾使遊西湖絶句一株楊柳幾枝花醉飲西湖賣酒家我國繁華不如此春風遍地是桑麻　堯山堂外紀

練公子寧嘗過安慶謁余忠宣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荊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真敝發識者知其必以忠顯　士氣記

杜庠字公序號西河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裡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蕭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烟蕪一時人傳誦稱曰杜赤壁　文撮

與化沙溪驛有詩題壁去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　座右銘

一尼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絶似悟後人語　雪濤詩評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麾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火食人語　仝上

蘇城淤川張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曲高太史啟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治西衣帶水是也 壟起雜事

解學士縉生而穎絕未能言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五歲時族祖抱置膝上戲之曰小兒何所愛應聲作四句其一句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挽筠澗先生逐鹿兵還郊鼎稀故家風節似君稀山河百二還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香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九原若遇余蠡國猶話孤城未解圍 列朝詩集

蜀中一耆儒贊張果老倒騎驢圖曰舉世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 雪濤詩評

明仁宗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弈因命曹子棨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過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帝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又云楚漢爭雄動戰爭不勞金鼓便興兵馬行二步鴻溝渡將守三宮細柳營擺陣

出車當要路隔河飛砲破重城幄幃士相多機變一卒功成見太平　莫氏八林

後山詩話云呂某公歸老於洛嘗游龍門還閽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氏也曾三到鳳池來明黃州郡守夜巡獲一犯禁者供狀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士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禮而去之識者謂為解春雨　嘯虹筆記

林清元人高尚不仕隱居寺中府公來寺檢冊詰問且曰能詩乎對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云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舍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未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移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君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去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得見矣　客中閒集

楊充浦有咏梅集句百首又有香奩集句云垂柳陰陰晝掩扉流鶯百囀最高枝春閨幾許關心事夫壻多情亦未知　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限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時　紅芳落盡井邊桃病酒懨懨日正高百尺朱樓閒倚遍靜看燕子壘新

巢　細草春莎沒繡鞋閒尋女伴過西家東風不管人憔悴開遍薔薇一樹花　氷雪肌膚力不勝酷憐風月為多情自慚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過一生　倚闌無語倍傷情夜合花開香滿庭羌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郎上孤舟妾上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異西江水流到辰洲古渡頭　曉角昏鐘為底忙怕黃昏後又黃昏近來欲睡兼難睡半是思郎半恨郎　盡日無人獨倚樓愁來對鏡懶梳頭深知身在情長在嫁得蕭郎愛遠遊 堯山堂外紀

題焚書坑絕句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不知何人所作陸式齋嘗誦之 仝上

舒州下寨驛中詩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侯鯖錄

朱權明高皇之十六子也神姿朗秀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旁通釋老尤精于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大寧文皇踐祚改封南昌恃靖難功頗驕恣多怨望不遜晚年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搆精廬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晚節益慕沖舉自號臞仙有日蝕詩云光浴咸池正皎然忽如投暮落虞淵青天俄有星千點白晝爭看月一弦蜀鳥亂啼疑入夜杞人狂走怨無天舉頭不見長安日世事分明在眼前詩真怨望不

遯矣客中閒集

周憲王朱㦤明高皇之孫周定王長子勤學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歷代重之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王有誠齋錄諸集傳於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樓風靜落花閒春夜云彩檻露華垂柳濕珠簾風靜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鴛鴦瓦楊柳風寒翡翠堂牡丹亭書景云鶯歸小院穿青柳燕蹴飛花過粉牆日暮云林鳩喚友常知雨海燕將雛不避人雪林清趣云采藥一僧雲外去巢松雙鶴雨中還送人云南浦斷雲收雨去西風新鴈帶霜來漫興云南國音書歸鴈盡西園風雨落花愁和王長史云採得藥苗還竹徑着殘棋子坐花陰紅心驛云枕上夢回鶯語滑窗前風定柳陰涼橫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淨心似中原萬里平皆風華和婉盛世之音也又作柳枝歌三首序云白居易楊柳枝云永豐西角荒園裡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樂工倡此詞遂令中使取二株植於苑中予於洪武年間至長安尋訪永豐坊乃在陝西城內東西兩街尚有垂楊柔枝拂地愛而賦之歌云蘇小門前萬縷垂白家園內雨三枝聽歌看舞人何在惟有東風展翠眉三月風和散麴塵枝枝垂地每傷神為君繫得春心住忍折長條送遠人宛轉千

條冒晚風拖烟帶雨渭城東征衫點得輕輕絮寄入陽關曲調中　仝上

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范云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口八書空山靈恨何事　仝上

夏忠靖公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熊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象卻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氷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與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驗云　堯山堂外紀

蘇平咏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個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　仝上

凌雲翰字彥翀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尚芳奈牝鷄晨語鶺鴒憔悴妖猳晝嘯鴻雁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舜一旦天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　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況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心鑒戒不在文章　仝上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

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濶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仲建笑曰是子未室也即擇吉以女妻焉仝上

天順朝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鬨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墀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裳繡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乏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媢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飡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陋軒外集

正統間處州葉宗留謀逆梳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為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以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枝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索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相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之 稗史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綱攬地龍等

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破一發五百步顧又嫺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寃鬼慘酸月夜啼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登以勇將而風流儒雅若此 焦氏筆乘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䆫泣惟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鈎立 仝上

道士席應眞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術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云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曰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堯山堂外紀

林廷玉挑燈杖詩云檠椀常存竹木莖餘功時或賴扶傾卻憐形體纖還短能使光芒暗復明天上長庚原有焰人間太乙又騰精心燈闡識無明滅何用區區得擅名 仝上

成化初張方州忤權要出爲汀州知府無何引疾歸田雅好山水歲率一再至杭州至輒擕親朋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緣舟蠟屐隨意所之興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題蘇堤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

靜片雲消寒浸波涼月疑有夜吟人推窓落楓葉花港觀魚云圉圉復洋洋荇青露藻香
前湖漲水戲誰解步濠梁柳浪聞鶯云藜杖憩蘇灣風温翠漲聞鶯鬪雙語鳥如在畫船
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曉鐘云幽夢忽
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粧人兩峰出雲云南峰雲乍晴北峯雲欲雨中有
化霖人高眠兩峯裡雷峰夕照云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麯
院風和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遍溪橋
寒香閙蓬户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仝上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人問之題詩云花如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
一般五尺欄杆時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 西墅雜記

張給事寧字靜之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朴元亨爲館伴從游太平館靜之賦百韻朴隨
手和之殊不相下靜之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風之句朴乃閣筆曰不能屬
和矣 列朝詩話

陳士英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見題詩多不稱意歸安陳大祐題曰露下銀河月
上遲黎花雪裡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河山會玉肌時號絶唱 仝上

弘治間人稱何李謂信陽何大復景明慶陽李空同夢陽何十三舉于鄉十七成進士懐

慨負義終提學副使年僅三十有九李數以爲言構禍剗殺不撓未免有尚氣傲物之誚官亦提學副使詩學杜子美壽五十八亦與子美同雖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適於子美與大復論詩不合竟絕交亦其尚氣之過 蘇譚

弘治間海鹽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甚佳 堯山堂外紀

潯州張尚書燦爲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斜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肅以燕子單學士稱之 柳潭詩話

此與作紅梅詩限牛字曰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花誤放牛相同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汪石潭俊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諸人傳玩以爲絕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後一句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于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好不知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

即援筆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歡服 玉堂叢話

李兆先嘗見西涯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卧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卧而起耶西涯曰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西涯曰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請用廻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遏而廻也西涯曰善遂用之仝上

李西涯次張京父韻題醉楊妃菊云誰采繁花席上題偶將名姓記唐妃日烘花萼醺時面雨換華清浴後衣隔坐似邀秦國語揮毫不放謫仙歸欲從顏色窺生相已落詩家第二機 堯山堂外紀

黃巖王山人佐字仁甫自號古直老人旅遊京師客公卿間三十年不置釜甑無童僕李西涯贈詩曰長安信脚自來往醉醒不信東君誰實録也古直題嚴陵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游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 列朝詩集

周詩字以言嘗之京師以詩文游公卿間少試方藥皆神驗欲以尚醫官之拂袖而去游武林敝衣匿僧寺中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岳鄂王廟題壁詩曰何事旃吾壁也命隸人簒墨掃之至以詩言乃大驚立命駕往謁與定交其詩云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悽斷封丘草蒼蒼落照中仝上

楊文理紈綺子也善吟侈靡以至於貧與杜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闗道里費趦趄久之楚有商於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咏即載以往題曰篷檣篙櫓貓纜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焉其咏篷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纔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閬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游檣曰誰倩公輸巧作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闗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裡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檣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瀟湘玉一枝禅郎常向手中持撐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洞口祠猫曰一鐶似月分中墜四齒如錐向上鸞纜曰秋風任撇孤篷外夜月長維古渡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何可多得惜不見其全集莫氏入林

明朝欲征安南國作一萍書當檄文曰穿田渡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但知聚處焉知散祇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難尋安南得檄即次韻一律云錦雲密密莫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難破萬頃風濤滚不沉多少魚龍藏水底漁郎無計把鈎

尋明遂罷兵仝上

劉欽謨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從劉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腸半焦枯聞有黄封在何勞市上沽劉悉其所藏與之堯山堂外紀

汪應珍由諫垣出僉江右巡歷郡縣名山勝跡多有題咏登餘干東山書院題云趙相空懷汗馬勞紫陽曽此弔英豪乾坤何地忘淵聖日月中天讀楚騷江水帯雲來晩棹山風吹雨濕春袍前途疑是楊花泊錯認鄱湖雪浪高考之趙汝愚罷相請晦翁訓其子崇憲因註楚辭人皆服其用事切實云餘干志

汝餘讀書邑西之藏山理宗賜梅巖二字鐫之石今猶存邑鳳雲堂為朱子手跡嘉靖間改東山書院汝愚宋宗室孝宗乾道丙戌狀元後封沂國公文善應封慶國公祖不求贈中國公理宗時汝愚又贈福王

有投剌稱詩伯者主人訝之偶見地上沙面試以詩其人應聲賦曰平平黄出塞漠漠日鋪汀烏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主人遂歎服樗鄉集

邊尚書貢癖於求書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天大哭曰嗟呼甚於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有華泉詩集八巻流傳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北都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也吳人袁袠曰李何

徐邊世懋西傑邊稍不逮祗堪鼓吹三家耳列朝詩集

寍庶人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盂與盥洗仍責取銀者其習於奢侈如此嘗作二律貽巡撫王守仁一曰可憐輕棄牡丹臺細掩重門晝不開楊柳宮中和淚舞芙蓉雨上帶愁回痛思狗監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馬玉堂歸去路等閑惟有庶人來二曰懶與乾坤擔此憂我今隨步過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荒草斜陽土一坵夢去夢來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許多心事憑誰訴滿目黃花別樣秋狗監指劉養正李士實狡童蓋自謂也堯山堂外紀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婁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不聽因作早行詩見意曰雞聲忽叫五更月馬足先追十里風欲買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後宸濠兵敗成擒群小皆鼠竄獨婁妃投水死仝上

武宗幸蓟之湯泉宮女王氏隨行題詩賜之云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自煖如湯溶溶一脈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仝上

鄭少谷初不識王浚川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說統

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

上過盡工還欠着工夫　堯山堂外紀

文待詔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尚書李充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其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其乞猫詩甚趣珍重從君乞小貍女郎先已辦氍毹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遺聘自將鹽裹箬策勳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　列朝詩集

衡山有病起遣懷二律詞婉而峻蓋不就宸濠之徵所作也詩曰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新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宸濠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宴然　玉堂叢話

文徵明咏蛙詩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分兩忘寄謝繁聲休强聒吳城明日是端陽　初日錄

胡賓客儼南昌人有續十二辰詩鼷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兎天漫漫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徒怨

愎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列朝詩集

彭華長于絶句咏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童滴露寫前朝叮嚀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　說統

越僧某索畫于石田翁嘗寄一絶云寄將一副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彝白齋詩話

集唐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雁無消息萬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又此地空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落葉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烟蹤跡似東周此時悵望人多少仙鶴恐成萬古愁又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却望千門草色間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啣山征帆去棹殘春裡飛鳥空慚倦未還又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渡秋縱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千里天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又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烟樓上北風斜捲席洞庭秋色遠連天公連未結王孫襪壯志仍輸祖逖鞭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烟淡落花前又芳草淒淒鸚鵡洲謝公此地昔曾游鳥

啼花發人何在仙去臺空跡尚留知愛魯連歸海上空嗟王粲滯荊洲高樓惆悵凴欄久惟見長江天際流又暮日鄉關何處是杜陵遠客不勝悲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笛時又烟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騎黃鶴身外無機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滯歸舟 客中閒集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為對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曰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改春字南濠不覺嘆服 堯山堂外紀

朱少宰蘭嵎與衛桐楊司馬交厚司馬官留都少宰迎之喜曰余與君性情相近官轍亦安得相遠在南中候車騎久矣因以風箏詩呈司馬曰自負雲霄早致身安排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暫聳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埃塵牽來曳去成何用驟雨淋頭斷送春司馬亦和一首曰糊腔駕筏競高危笑笑人間鬪小兒無樣蜉蝣驕燕雀幾番荊棘入棠梨飽看飈去情如紙强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二詩皆可警世 觚談

劉邦彥有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

圓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花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啟重城少年結伴嬉游去遍莫鷄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鎖闥烟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抛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迭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鼇背星毬亂雲散魚璘碧月圓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兔魄還如昨夜圓尚覺繁華誇樂上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繡簾寥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沉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鐙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燭燒如白日鼇山無影海漫漫 同上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麗堂詩話

徐階應制賦嘉靖二字曰士本原來大永夫口稱萬歲與山呼一橫直過乾坤大兩豎斜飛社稷扶加官加祿加爵位立綱立紀立皇圖主人自有千秋福月正當天照五湖上大悅 堯山堂外紀

下戶部未第時一日過常熟聞錢允輝曄詩名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下及門與閽者曰

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讌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艎降湘為韻下不攙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艅艎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倒屣迎入遂定交焉堯山堂外紀

張以寧題爛柯山圖詩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 同上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叉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傳秘閣本校正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授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胆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 同上

雲間唐汝詢字仲言五歲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為諸體詩箋注唐詩援據該博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鏘金戛玉琅琅不遺一字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列朝詩集

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足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滿作綿料得故園烟雨

裡輕寒猶作養花天丹陽王乳泉壁間一絶云騎馬出門三月莫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姓 客中閒集

咏料絲燈罕佳者薛郎中蕙字君采有排律云淮南玉爲盌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微狀蟬翼連娟佯細絲烟空不碍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蔥鬱彩石染萎蕤霞含有無色雲攢深淺姿焚蘭發香氣對燭映紅滋明月詎須侈夜光方可嗤 列朝詩集

曹南宮學佺咏墨紗燈詩云質裂橫疑水先生薄似苔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曉風催 同上

王守仁嘗登廬山一至天池累月不出有句云昨夜月明峰頂宿雷聲隱隱在山麓醒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親書四幅留寺後奉命討宸濠勒功於開先之石壁 廬山通志

莊泉喜爲詩咏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瑣窻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見之曰可泣鬼神矣泉不以爲然惟乾坤鳶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爲佳云 堯山堂外紀

陸靜逸嘗對景試張滄洲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滄洲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撇下秋來 同上

祝京兆允明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少年習歌曲間傅粉墨登

塲梨園子弟相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游使女伎掩之皆捆載以去為家未嘗問有無俸錢及四方餉遺召所善客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于道路更用為忭笑資其殁也幾無以斂云 列朝詩話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丘文莊公少時咏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美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 堯山堂外紀

縫衣詩鮮佳者近惟謝幼膚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户敢辭纖手冷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羸得宵來覆妾牀 玄散詩話

放翁詩跋余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跡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格高放翁詩集不載此故錄之後有明初高僧洽南州一跋頗佳亦不可不為傳之也寓蓬萊舘絕句二首桐葉吹殘舊葉黃驛窗微雨送淒凉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吹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記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二首樓上鼕鼕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搖新漲壯燈影驛路殘泥莊屐聲闤闠變遷非曩日

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酤樂太平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人悲歌劍關曾戲連云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挿江崖石竟須磨跋曰吾祖放翁老人以詩文鳴於宋雖不以書學顯觀其手澤跌蕩蒼古無一筆不合古人遺法而況詞章字畫發乎忠肝義胆者哉此軸詩四首廼由劍南歸越之作耿介之懷益愈可見長洲靜中山首座裝潢成軸卷要余跋其尾嗚呼吾為吾為公遠孫不能先昭先德逃形空虛尚敢贅言於其間哉尚觀南渡名公鉅儒多為權幸所忌抑雖若考亭之賢當時稱為第一等人卒不見用時事亦可知矣然權幸敗績夸毗苟進之士同為澌盡而公之片言隻字散落人間歷千百禩而知秘惜之以彼視此不亦大有徑庭也歟中山其襲藏之時洪武辛未二月望日天竺靈山講寺住山沙門會稽溥洽識　應庵隨錄

雪濤詩評云初月新月詩甚多余獨愛一閨秀絕句尾語云天邊怕看如鈎月鈎起新愁與舊愁下字最巧

有一僕新婚甚昵其主命之隨往武陵侯在舟日夜思妻吟云相思恰似船頭水兩槳平分劈不開主惻然令之歸

劉章子克明江右人妻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

繡隐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客中閒集

沈愚為人風流縕藉有續香奩四卷蓋倣韓致堯之作繡鞋一首曰幾日深閨繡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一灣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窻前趁晚晴堯山堂外紀

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分韻元美得漢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同上

崑山王逢年字舜華往謁袁文榮公於政府文榮以故人子厚遇之令草應制文字有所更竄退而上書閣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文哉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不得嘗作五歒詩謂慢世歒嵇康綴文歒馬遷賦詩歒阮籍述騷歒屈宋書法歒二王著書一編曰天祿閣外史妄男子輯東漢文誤入之益自喜以為當吾世得追配古人也列朝詩話

一驛丞題壁云碌碌庸庸馬跡間朝來直到晚時閒誰知夢裡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今之薄宦遠遊者亦可悲矣蘇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剌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慇勤

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昨非錄

馬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笑史

衣介踏災行有一老農如病起破衲毶毶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哀求行人乞錢米予時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納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是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渭渠農家爭水勝爭珠數溝用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粮吃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粮望全放當年隔庄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四鄰百姓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嗟嗟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粮阿孫賣與運粮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賣向湖州山裡去我老今年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忽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日知錄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色銀箏白

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孫雁長城外叫斷南云總不知其兄得詩為之墮淚而罷宴 遵聞錄

鄭宣述名作歙人讀書方山上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為商往來宋梁間時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兎則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為詩敏絕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其它雖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餘病疾別空同南歸沒於豐沛舟中方山初見空同空同規其詩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復放筆塗抹詩數千百篇空同選得二百餘序而傳之然方山詩如寒燈坐愈親寒葉動秋聲之類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 列朝詩集

歙程主事烈字惟光博學苦吟若朔風如有鍔寒日欲無光山形關塞北日影樹林西孤舟不同載行露有深悲皆奇句可吟 同上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畫工喻典試者 雪濤詩評

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孫山後身所著溪山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不如孫山之率真也 解脫集

白雲先生陳昂不知何許人莆田城破奔豫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沉彭蠡憩匡

廬山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徧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馬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為人傭作詩文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閩人寓居金陵一日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灶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詩輒反面向壁流涕嗚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就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列朝詩集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出禿嫗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貴妃血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諸公媿服由是以詩豪名海內而其咏物尤妙如咏錢云有堪使鬼原非謬無即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人門戶有長情咏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裡邊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己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堯山堂外紀

噩夢堂貌寢有學一日於五云門外覓舟遇詞客坐久諸客分韻賦詩夢堂預坐乃起告曰諸公間有落韻毋吝見施一客云小郎也能詩耶遂以蕉字與之頃間夢堂告曰我詩

就矣促誦之云平明飲罷促高標撐出五云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飄晴雪楊花落綠弄晚風蒲葉搖南北沉沉天作雨卧聽蓬韻學芭蕉於是衆客悚服因嘆曰不可謂秦無人也仝上

破瓢道人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棄產購古法書名畫游江湖間遇一水一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游雁蕩絕根取吹蘆服四十日不返逾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豹製為曲機可憑可寐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鏇錫暗室發光過荊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灶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剩餘葉為薤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粱肉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氣有索看者窓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篋中藏一劍自言得煉劍秘法戒人勿令觸近干犯先怪酒半撫鐵如意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聞人詢辞若為不聞而去之自言曾得落葉識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客泰州寒甚得寒風知絮敗足成之列朝詩集

荷珠詩朝來毛女出邯鄲手撒珍珠葉葉寒金谷三車風裡碎江妃一斛雨中圓露丹凉滴青銅爵鮫淚香凝古玉盤持贈蘇公須仔細休將逼水誤相看客中閒集

陳仲醇嘗過一山林老而嗜花紅紫暎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東馬之鬧因贈

以詩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岩栖幽事）

稗史彙編云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游人士女畫船笙歌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為銷金鍋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寶叔山天然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公一聯深愜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湖心亭舊有一聯云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月夜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更關國計民生又縕藉可玩六橋柳及坡公所種老梅皆為牧監斬伐識者謂西湖無柳如美人無眉無名子改舊作題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馬通薰得遊人臭直把杭州作汴州（懷秋集）

癸亥家少宰玉峯撫浙內外西湖遍植花柳甲子南巡當事更加培植倍盛於昔矣

劉師臯雅負知人一日見米僧兒于草奇其才授箋俾賦以箋之蘆鴈為題革曰七八葉蘆秋水裏兩三個鴈夕陽邊筆頭到處渾無礙掃破寒潭萬頃烟劉遂以其子妻之師臯死革已典郡徒跣奔訃報其受知于未遇也（客中閒集）

峴山碑碣預慮滄桑余每笑古人好名乃余壬辰在衢州弔趙姬詩門孫鹿祐宰西安鑱之石戊戌金山詩明經范良勒碣已已金焦二十律丹徒令受業朱城鐫壁間癸丑曲阜謁林廟詩兗守家蕙芽立碑孔林庚申游泰山八首及門萊蕪令李欽式勒石山

項平山堂次先東山韻太史許承家作跋砌石壁間嚴陵釣台詩弟猶鐫碣子陵祠當
余輿至成詩偶勞寸管如雪中鴻爪不意數十年後皆灾金石殊屬意外

吳江葉氏瓊章月府侍書女也卒後從泐師授記師曰既願皈衣必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仙子身三惡業曾犯殺否對云曾呼小玉除花虱嘗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對云不知新綠誰家樹怯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對曰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繡鳥雙雙口四惡業曾妄言否對曰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世辨才天曾綺語否對云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裁成幼婦詩曾兩舌否對云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詩評出短長詞曾惡口否對云生怕簾開譏燕子為憐花謝罵東風意三惡業曾犯貪否對云經營緯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對云怪他道韞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痴否對云勉棄珠環牧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泐人遂授記弘雅堂外集

邵飛飛福州府人色藝俱絕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旗下羅御史者隨王師入閩羅見而說之賄媒氏佯為欲娶繼室其父母得千金許之既嫁隨羅北歸其大婦妒悍以飛飛配一奴飛飛作薄命詞三十首流傳京師有謀欲娶之者飛飛旋死蘆中集
附詩曰韋韛仍是紫臺宮馬上琵琶曲未終嫁得傖夫雙足健報人佳婿好乘龍烟樹關山幾萬重殘妝零落為誰容如何的的親生女只愛金錢不愛儂踈風冷雨對銀釭

心自酸辛淚自雙高壘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荻簾日影上遲遲亂綰烏雲不畫眉羨殺隔隣誰氏女金錢閑擲買胭脂鶼鶼比翼兩相依文彩蹁躚世所稀不料風濤生洛浦鎩翎又逐野鷄飛自傷薄命更誰如蘭蕙當年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風流好似夢華胥無端遽婿慕金珠堪慟雙親一樣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荊釵裙布好歡娛白雲飄緲望中迷獨倚南窗掩面啼萬里飄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凰栖積雨汚泥已沒階行行濕透小弓鞋遥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驄對對排騾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春葱纖似玉自生爐火簇煙煤土屋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端坐華軒常帶嗔炎天斗室穢難聞蒜蒜葱葱韮日薰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紗襯石榴裙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奴去嫁司閽兒郎薄幸真堪恨不記添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曾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如秋葉忍把琵琶別調彈哮言狺語儂多般翻 道奴儂缺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聲嘹嚦語家山挑燈含淚疊云箋萬里函封報可憐 為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願食鶬鶊婦相見誰憐竟不饒奈爾鳲鳩居鵲巢啄將紅蕊出枝梢堪嗟薄冷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自悔當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無情物莫怪絲絲綫不牢鮫綃染血感雙蛾搔手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燈前口管唱

燕歌想後思前恨轉加悞人多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良宵無奈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難成鄉國夢凄其殘月照空梁丰韻全消病已生人人猶道妾傾城郎心何似春江水一任桃花逐浪萍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紅顏千古同悽惻我又如斯慟小青冢園鷄棲暑氣蒸嗡嗡滿屋鬧蒼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説今朝熱不勝十里湖西憶舊遊而今無復泛蘭舟孤山曾弔真娘墓此日相思泣素秋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丘黃土百年心柳色依依逐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髻簪北地亞溟風太嚴滿天飛絮壓茅簷炕頭不是金爐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褲褪郎襠短短衫金箍頭髻更巉巗教奴依樣更妝來滿漢平分道不凡

詩貴確切如路德延詠孩兒詩最爲不可移動絶唱也詩曰情態任天然桃花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蹋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作掉鞭鸚雛金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䃜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拿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氈展

畫趣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苔小華額綠荷圓鷺滴沾羅淚嬌流汚錦涎倭書饒姬妃
懵藥巧遷延弄帳鸞綃睽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垂雁柱
偏碁圖添路盡笛管吹笙鑴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株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碯
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稽枇朝聚戲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跨輪水磑相效
打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絃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
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閒草當春徑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
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喂樹捉鳴蟬平島跨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
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窩尋徑斷蜂穴繞階填樵唱迴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為
屋木和土作盤延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隣舍樹旋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
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狂癲　又張師錫次路德延韻作老兒詩亦妙詩曰鬓髮盡
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共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
仗揞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鐵石蓮耳
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贏憑几乘騎困嚲鞭頭搖如旋轉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
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嬾繫濯手袖慵
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

下幕床遺厚鋪氊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杯餘酒帶涎樂來須遺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横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遺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怨聞禪養茶懸炷壁晒艾曝櫓椽怒僕空睁眼嗔兒漫握拳心驚嫌蹴踘足軟怕鞦韆蹋蹈同寒狖推陘似飽鳶觀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女嫁來紅燭男婚乞彩箋巳聞捐几杖寧更佩韋絃實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來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鷄皮塵漸漬齯齒食頻塡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階危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打魚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犢狂顛詩選

乩詩 扶鸞頗類鬼怪何以不列之滅燭顧余少壯以來所目擊乩仙咸工於吟咏為騷壇所不及而烟霞隱者尤異特列之詩話後

洪武辛酉林鴻子羽為將樂縣訓導與客游玉華洞酒乾藉草而卧夢入瑶華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軒案有詩集題曰霞光女郎曰嚴君身列地仙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其中以備上帝御覽妾見君詩數十首至一鳥鏡天淨萬花潭雨香與檄雨古壇瞑禮星寒殿開之句尤嚴君所稱賞也因揮翰賦詩留連而覺翌日避客獨

游夢徑宛然石壁阻絶潭深莫測鴻書一詩投之如炊黍許見蠟箋浮詩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别來幽意苦晚峰常想黛眉青覽畢視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矣 列朝詩集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裡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迴雙舞袖綠牕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只為相思放却鍼詩甚清婉 鴻書

教諭劉固字永貞陜真寧人其弟國娶景都御史清之姐因與國依景壬午六月燕兵追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況固畱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潛寄甥于王氏及城陷固兀坐又恐驚老母已而清以挾劍被族罪連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僇於聚寶門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惻然憤怒髮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奪刑人刀連砍十餘人事聞詔凌遲固年三十六按幽忠仙跡云近有降於乩者曰我劉永貞也題詩曰一門都受戮獨有外甥存傷僅離娘乳言之聲亦吞又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人問先生今何仙曰財入童初宮適年又有降於乩者詩云短劍光飛雪還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笑蜀王都燕客窮途見秦宮擁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亡臣劉固書又詩曰烏行白沙上烏去跡不滅

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鶉邪紉蘭椒渠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栖鳥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徽書法遒宕侍郎徐良彥大學士錢士升記之 正氣記

嘗有一乩題鷄冠花云鷄冠本是胭脂染其人曰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妝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堯山堂外紀

伯虎常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乩即書云月滿兎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書云九溪蠻洞經過中洞五谿中嘉興有三塔寺有人作對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時降乩者批云吾游徧天下乃能對對云北京京北五臺山下五層臺 唐伯虎紀事

甲午余偶與桐城方爾止聯舟月夜各座舟首爾止咏離騷終其篇不誤一字歿已多年忽見於乩題詩云從來詩酒是寃家腸斷西風日又斜初到黃泉無所見閻王依舊戴烏紗

辛丑夏余客胡謙院道南署中時杭州顧瞿甫善扶鸞夜飲畢余問乩仙明日主人何事乩仙云胡老胡老又胡老惟長嘆而已不解其故次早道南退署相見嘆聲不絕問之曰一敝同宗來游客死我殯後固應歸其櫬乃胡太乙自南而北胡太翁送山陰相

國柩自北而南即午齋至河下叫我如何支撐所以嘆也余曰不必嘆乩仙昨夜所批如此滿堂閧然

烟霞隱者詩小引

順治庚子予寓都城峨眉古寺西陵顧子瞿甫每行必以乩鸞隨偶焚其符有青老人降焉懸筆盡沙云梁上君子來窺公室余急返書齋偷兒踰牆走棄所竊於路未失一物當時同陳子奕先徐子敬菴與老人倡和有詩成帙今三十餘年矣康熙癸酉秋候補寄園舊邸烏程夏酉山鐵嶺王宛先休寧汪紫滄三子從焉暇日偶與子壻戴子嘉猷偶焚前符乩輒動自署烟霞隱者積日夜所著詩文富甚問青老人何在竟不知所向矣余懇作寄園十二月詩并贈余一序隱者囑胡子鹿亭代書於壁字字新鮮絕無烟火氣固知靈性長存不共朝市磨滅也詢姓氏言而復止者再三胡子虔求復書茗柯二字與酉山鄉情頗篤知為茗溪凌忠愍公也公甲申殉難服緋正笏觸柱流血焚其平生著述鑿帛絕吭而死予生也晚未識公面邂逅瓣香杯茗間前賢典型不遠安可無詩記之因述以六律另列萬青閣集中先生盤桓累月吟詠無虛日余命汪子紫滄撮其尤者於左

降壇詩

木落草枯風蕭蕭天將欲雪幽香遥可知山裡梅花發只恐嚴寒凍未消

六言詩

夜寒風急如何鳥啼霜冷踈柯雪落欲來逼歲梅花何處山阿

銀燭欲殘夜半鐘聲數里人家月到踈林鳥静石牀冷透霜花

香消多恨綿綿偶到名園悄然聽得竹爐聲細枝松透出茶烟

落霜滿屋蕭條睡鳥驚風墮橋小犬嘵嘵不已莫非山鬼逍遥

塞外觀獵作

將軍出獵陰山下毳帳旌旗蔽曠野萬馬奔騰如錦雲威策一聲競掩犀上窮飛鳥下窮獸百發百中任左右貫睛及項無遁逃虎吼猿啼聲號呴天風捲沙如飛雪將軍殺渴還飲血壯士放草野燒紅火燒生肉嚥喉嚨落日御山天無色且請將軍少休息唱凱如同戰勝回馬駝絡繹肉山堆皓月一升千里白琵琶絃索無停歇歸來再拜賀萬年預貽冉青圖凌烟

香奩詩五十首之十

百花釀酒醉春風蜂蝶誰家鬪落紅隔院鞦韆人影亂鶯聲燕語在墻東

百和香温銀蠟殘合歡帳裡聽風酸呼奴喂飽飢鸚鵡莫使深宵喚未餐

芭蕉深綠映紗窗析學名書美女腔寫到鴛鴦頻住筆倩郎合寫湊成雙
十二樓中玉笛横朝臨新鏡兩傾城兒郎慳道逢奴笑秋水芙蓉一樣清
茉莉花開似素馨空階紈扇撲流螢夜長撒下冰綃帳擬當牽牛織女星
杏花釵畔趁春濃靜院深沉柳萬重欲打鞦韆忽又住愁郎嗔道髩鬅鬆
爲看金魚臨小池萍開凑巧見奴姿微風忽起春波皺誰叫郎來若樣遲
上元十五競繁華打謎從來數慣家故把紅絲綰串字會心正是在猜差
階下亭亭吐素葩臨風搖曳競爭誇兒郎故意來相問可是人間夜合花
畫樓燕子任飛來剪落梨花滿綠苔好夢驟驚成未半補全應否待郎回

拜問姓名作

生平餘恨在秋山號泣春風碧落間惆悵信公身後事一腔熱血點花斑

甲戌帝京元旦

旬浹春方至搖光昏指東此朝誰得百久歷漸成翁青帝叅寥廓蒼龍馭溟濛析津星奕
奕若木景曨曨氣貫蒸勾甲陽回閃蝶蝀晴光散宿霧霽靄解陰風歷換梅偏逸時更竹
亦忠雪消山意復寒退物生濛蓂葉初榮砌椒芬乍洩筒六花衣獻瑞五色賦稱工鶴老
新添歲松貞久耐窮土牛將賽社紙燕盡朝宮百務從寬限千愁未到衷按方圖壯相對

軸念宗功開口嵌詞吉逢人祝賀充枕邊剩赤橘楣上插青蔥守歲氈圍坐催妝大映攏
敝衣燒炭熨艷服着香烘防哭遺兒果修容戒婢蓬炎爐猶爍爍鬧鼓正鼕鼕放炮依宮
樣郊天玩帝夢泥金書戳穀裂彩貼興隆灶下安炊婦堂前樂掃童香凝神降界馬化佛
騰空邀福推葷酒守鏗愛臭銅違心聽剝啄着力小喉嚨禱祝文相似寒喧套畧同錦聯
攢丐語妙畫奚造曈雞卜祈年稔雲占識歲豐摇籤人語亂念咒媼聲洪禮縛能藏傻鬒
多不嚇聾獅神換禮袺靈廟獻朦朧旛掛鈴霄碎燭燒紗畫籠僧魚敲木櫃道笏仰蒼穹
閭閻陳雙象康衢襍五駿庭燎齊頌壽畫漏亂鳴璁墀塗添麾犬班行重虎熊社壇散種
穀飼牢豢犧犢烟禁猶嚴祭馨聞僅及騰內朝捐翟茀恩宴藉毛絨攘脖尤騎馬彎腰只
學弓女莊行轎裡人向冶場中鬼臉粉無墜歪腔頭滿叢伏魔塗判醜捕鼠放猫騰拔拔
憑誰轉穰穰欲上渺廠門吹喇叭燈市競玲瓏婦醉嫌驢倦奴豪仗主雄比丘尊賜赭優
寵貴乘騃妓館偏閒夕盧場不避公達官依斗坐賤士買門通碌碌紛儕輩彬彬任僕童
扣鐶傳姓氏投刺記衙衙爆紙如梅屑錢標似笑叢平交增款曲親串故謙沖過午驕輿
靜將晡額頻紅衛歌欣閒左恩詔起疲癃十部翻伶局千般鬪大攻花房開爛熳水阜結
嵷巃白塔全鞭集樁台熾扆龐驤騰疑逐雷車轉若飛逢佳客琴箏合名園景象融殘年
多草草此會莫匆匆分韻思金谷行杯恥石崇衣冠偉楚楚篇什雅渢渢七子俱能賦羣

賢總不倥馳才休畫足奏技豈雕虫吉宴來張仲黃壚得阿戎清音入徵角高韻壓絲桐
揺管喋春酒支鑪煑雪菘松筠鏗蔌蔌簾幕响颼颼草動過殘東雪飛漏斷虹竿翹駐聽
矖轉輪靈霳桂老山猶立菊乾徑可礲錦屏圍臘雪石磴掃秋風得喜將招燕迎麻但望
鴻水仙嬌出屋綠萼煖歌幪好客投朱轄留賓繫玉驄小園或仿庾大樹獨依馮歷帶去
年節詩刪昨夜仲下元今又甲天氣欲成雰我亦忘其故陶然樂未終

康熙甲戌元旦集寄園者海寧張昆詒寧波胡鹿亭金壇于穉卿鐵嶺王宪仙代州馮
敬南烏程夏酉山休寧汪紫滄與余聯吟元旦詩詩成質之隱者隱者批曰諸公詩佳
甚陳人亦有里句請教何如乱動如飛依原韻倐成此作諸子歎服

寒林落葉詩用霜葉紅于二月花為韻各賦七律共吐奇葩以求擅勝吾亦得憑乩一
觀作園林韻事

西風如剪過南塘斷盡寒蛩泣月光枯樹欲成庾信賦棲烏無計避嚴霜〇一片西風雲
萬疊霜花凍結無行藤夜深睡犬忽驚風蔌蔌階前翻墜葉〇疎星明月掛林空萬柳堂
前不禁風若個秋懷猶未盡御溝零落剩殘紅〇輪菌曲幹曉山枯鳥啄虫書日未餔妝
笛一聲齋拍手隔林風起唱隅于〇籬落蕭蕭驚未醒曉林一望增憔悴丹楓如蝶悞遊
人風景猶如二月二〇劃然驚起平林鵲老樹心空風透窟脫盡霜柯影寂寥夜來誰掃

寒潭月。紛紛歷亂任欹斜黃葉山頭何處家一夜西風吹不盡要排疏影織霜花

降壇詩

近到瑶宮訪玉真偶聞天樂迴凡塵碧桃花發三千樹莫道人間有是春

超臺

超然蘇子久名臺登此蕭蕭草木哀徘徊不敢舒長嘯只恐山中鸞鳳來

蓼庄

國門西去絕塵氛庭樹池魚向日曛地僻可稱高隱處草堂誰個續京文

獨倚樓

傑閣巍然冠小園（庚子山賦也）松風終日到籬藩焚香正可讀周易只與羲皇共討論

叢桂小山

淮南賓客竟如何此地山阿桂影疏門掛黃金易一字主人牀上幾多書

羾青閣望西山

為看西山作畫樓憑欄真個是風流青青不斷如人意莫把珠簾上玉鈎

寄園十二月　并序

寄園者黃門趙公退食之園也地非偏僻境隔塵囂有臺有亭有橋有池有山有林有

竹有石裴晉公之綠野李文饒之平泉不是過也四時之興不窮九州之客常集看花玩月飲酒賦詩琴尊不輟嘯咏繼之知黄都京闕之外别有清凉閑曠之地衹覺蓬萊方丈主人不遠而一時從游者亦胥忘其為何處也夫居山林之下者不問功名之事而處朝廷之上者又少烟霞之趣於是或仕或隱各不相伴而兼之者為難惟公以特達之姿起時獨立退無長往之譏進無沉溺之戀故束髮立朝名動當世而沉抑梧垣悠游數載門無棨戟車少八騶不幾令鄧禹笑人哉人方共為公惜而公泱如也乃於園中蒔花壘石編竹籬引清泉補前人所未備日與賓客詞人吟咏其中正孔北海所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者也余山水雲游未嘗親登公之堂覿公之面兹以扶乩之戲偶爾周旋因辱公命不敢以不文辭爰次第之聊以塞責而已

東風昨夜歸來了樹上交交啼好鳥試把梅花移向窗清香滿座如春曉 正月

中和節過冰方泮草透平江迷曲岸燕子飛來梁棟間喃呢喚道春將半 二月

遲遲春暖時方暮夜静梨花逢小雨曲水流觴好賦詩問人可是蘭亭數 三月

牡丹花謝逢新夏時雨成泉階面瀉綠樹婆娑陰滿庭湘簾高捲人瀟灑 四月

五月榴花紅似火菖蒲如筆錦葵吐主人愛咏陶潛詩跂足南窗日未午 五月

濃陰覆地宜秋早吞影全魚依荇藻高咏坡公水調詞人間何必非瑶島 六月

梧桐葉下涼風至蟋蟀空階勞寤寐曉起臨池漱水清長空忽落一行字 七月

槐花黃落秋猶未零露瀼瀼擁庭卉墻外搗衣誰送聲令人長嘯增豪氣 八月

落木蕭蕭繞石屋呼童起掃聲簌簌乍風乍雨到重陽只苦東籬猶未菊 九月

霜濃泉石寒應怯早已陰山幾次獵未見江南二月花園林飽看紅楓葉 十月

霏霏寒雪亭臯晚古樹枯林入畫苑包竹裹花底樣忙水仙也要同人暖 十一月

朔風獵獵年將盡酒酌醇醪常酩酊洱青閣上看西山萬里遥天杳冥冥 十二月

已往之氣假生者之靈以發舒苟非生者之靈則感通路絕何所發舒乎而諸子以非意之所及者來相瀆問吾不復道也　今日寫字甚妙借光多矣

憶梅花詩聯句

夢想羅浮花盛開 乩 清芬繚繞撲人懷 鹿亭 滿山蝴蝶添紅紫 乩 踈蕊繁英任參差 恒夫

林下高風人不見 乩 天涯寄得南枝倩 章雲 孤山處士尚高眠 恒夫 酒債還須千足絹 紫滄

冷顏倚石見姿仙 乩 鐵笛一聲弄月明 酉山 國色全無脂粉態 恒夫 婆娑清影澹無聲 究先

蔣家三徑餘二友 乩 呼鶴攜琴得未有 鹿亭 含烟洗露見孤真 乩 香中逸韻開別趣 恒夫

林英已燦首重搔 乩 靜影瘦橫夢想勞 恒夫 半清淺處絕塵俗 章雲 最愁雪虐與風饕 紫滄

踈星亂點橫空黛 乩 隔籬彷彿瓊花碎 酉山 嫵媚曾傳宋廣平 乩 鐵石剛腸年年

在 恒夫 一片寒雲壓塞垣 乩 催花風信幾回翻 鹿亭 瓊田萬頃浮光注 宛先 蔌蔌霜花踏破痕 恒夫 攜回南窗待春暖 乩 深護香魂簾不捲 章雲 霜前雪後峭寒枝 乩 移上闌干共纏綿 紫滄 玉蕊檀心不可求 乩 遠憶烟菲簇一丘 酉山 梅花不發雪花發 乩 雪碍梅花何處尋 宛先

夜花風緊酒散人閒諸子不棄陳人羣相酬倡無以寄遣乃以憶梅花爲題相次聯句得成九韻但思路不一血脉不貫未甚快心然亦見一時相與之樂時同事者胡子鹿亭于子章雲汪子紫滄夏子酉山王子宛先及寄園主人也癸酉長至前十有七日烟霞隱者跋

降壇詩

蕭蕭霜落不聞聲斷盡棲烏樹上驚賓客散來參嚮掛無人知道此時情

座客有問當年殉難事賦此以答

龍髯攀墮鼎湖弓碧落猶聞長樂鐘臣罪當誅慚入地此來不復覲歡容

和趙給諫贈詩原韻六首 有序

杜鵑夜怨知爲望帝之魂燕子春歸乃是靈皇之魄 出天祿外傳 心有所感言以舒情況手僕本悵人久有寒蛩之泣遭時多難能無窮鳥之思哉舊事不可告人我懐豈能忘本

為人為鬼靜聽鵂黄或古或今憑誰媲白乃者寄園主人索我陳言贈之佳什曲終不見空有峰青夢醒求之惟餘月白然西風葉捲誰非清嘯之聲北郭鐘鳴聊作遊仙之會隱几則燈炧欲謝入幕則香縷將殘新句時成舊狂復發承君不棄願從世外之交為日無多幸有知人之論投桃不可無報製錦姑且學裁依聲而和刻燭以成問我何人已化遼東之鶴豈云復作終成榆上之鳩

比來正苦憶從前暫爾清宵一晌緣月掛枯林隨雁至風吹黄葉候鐘旋白虹未散人何在碧血長埋意惘然猶記舊遊零落甚莫將山鬼喚成仙

清風明月夜窗前不信生平有夙緣老淚竟如花露滴傷心猶比指紋旋魂飛白草驚沙走血化丹楓照雪然殊愧長源當日事姍姍枉自號神仙

枯林霜冷小臺前點點鐘聲悟昔緣白苧欲成歌石爛絳桃已謝羽人旋井中心史憑誰出閣上青藜仗火然幸有茗香恣往復閑情試一賦遊仙

蘭膏欲盡小燈前一刻清談一刻緣茶沸竹爐如瀑瀉烟生磁鼎似風旋千年未老廣成子絕代高才孟浩然無意往來飄忽甚遼陽丁令已昇仙

我豈無因一至前問君可是有情緣身如蠟鳳隨音製心結爐烟似縷旋翠栢霜凌猶未改梅花寒噤尚飄然生平遺恨滄桑外枉作人間邋遢仙

無端身世在君前偶假靈鸞一結緣海水未枯何日至馬頭不角幾時旋上林神樹從新萎長樂疎鐘記昔然醉酒敢同天帝夢逍遥强作地行仙



